CHOICE 42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

阿茲卡班的逃犯

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J.K.羅琳 J.K.ROWLING ◎著 彭倩文◎譯

號外！號外！阿茲卡班監獄最惡名昭彰的囚犯脫逃了！

魔法部長康尼留斯今天證實，天狼星·布萊克這名有史以來最凶惡的犯人，依然在逃。

魔法界的大眾要小心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哈利波特3：阿茲卡班的逃犯

III of 哈利波特

J. K. 羅琳

皇冠文化出版公司 (2001)

評分:★★★★☆

標籤:哈利波特, j.k.罗琳, 魔幻, 小说, HarryPotter, 英国, 外国文学, 哈利·波特

『佛地魔的僕人已被束縛了十二年之久，今晚午夜以前，他將幫助佛地魔東山再起……』

哈利波特升上三年級了，占卜學教授卻對他發出可怕的預言，到底『佛地魔的僕人』指的是誰？

暑假才剛要結束，阿茲卡班監獄就發生了空前的越獄事件！傳言逃犯天狼星·布萊克就是十三年前出賣了詹姆和莉莉的人！現在他將矛頭指向哈利波特，因此連一向安全的霍格華茲學校，也進駐了魔法界最令人膽寒的獄卒『催狂魔』負責守護，校園裡一片風聲鶴唳！

除了要防範天狼星·布萊克的偷襲行動，更讓哈利波特覺得丟臉的是，他一碰到全身罩著斗篷、陰森恐怖的『催狂魔』就會昏倒！同時寒意竄入他的胸膛、腦袋裡不斷出現莫名的尖叫聲，並吸去他所有快樂的感覺。

哈利波特要如何對抗『催狂魔』的威脅，並趕在午夜時限到達之前，找出潛伏的佛地魔僕人，阻止一場大災難的發生呢？

目錄

第 1 章　貓頭鷹郵遞
第 2 章　瑪姬姑媽的大錯誤
第 3 章　騎士公共汽車
第 4 章　破釜酒吧
第 5 章　催狂魔1
第 6 章　獵鷹和茶葉
第 7 章　衣櫃裡的幻形怪
第 8 章　胖夫人逃走
第 9 章　不祥的失敗
第10章　劫盜地圖
第11章　光閃電
第12章　護法
第13章　葛萊芬多對雷文克勞
第14章　石內卜的妒忌
第15章　魁地奇決賽
第16章　特裡勞妮教授的預言
第17章　貓，耗子和狗
第18章　月影，蟲尾，獸足和鹿角
第19章　佛地魔的僕人
第20章　催狂魔的吻
第21章　妙麗的秘密
第22章　又見貓頭鷹郵遞

主要人物表

哈利波特　本書主人公，霍格華茲魔法學校二年級學生

佩妮　哈利的阿姨

威農·德思禮　哈利的姨丈

達力　哈利的表哥，德思禮夫婦的兒子

阿不思·鄧不利多　霍格華茲魔法學校校長

麥教授　霍格華茲魔法學校副校長

石內卜教授　霍格華茲魔法學校魔藥課教師

路平　霍格華茲魔法學校黑魔法防禦術課教師

海格　霍格華茲魔法學校鑰匙保管員，狩獵場看守

天狼星·布萊克　阿茲卡班的囚徒、哈利的教父

詹姆·波特　哈利的父親

榮恩　哈利在魔法學校的好朋友

妙麗　哈利在魔法學校的好朋友

奈威　哈利在魔法學校的同學

馬份　哈利在魔法學校的同學

彼得·佩迪魯　哈利父母在霍格華茲魔法學校時的同學

第 1 章　貓頭鷹郵遞

就許多方面來說，哈利波特是個不同尋常的男孩。比如說，他在一年中最恨的就是暑假。再比如說，他倒是真心想做他的家庭作業，但他卻被迫偷偷地、總是在深夜才做。而且，他碰巧是個男巫。

現在差不多已經是半夜了，他正趴在床上，被單像帳篷一樣罩在腦袋上。他一手拿著電筒，靠在枕頭上，打開了一本皮面書——巴希達巴沙特所著的《魔法史》。哈利皺著眉頭，在書頁上從上而下地移動著那支羽毛筆的筆尖，他正在尋找能幫助他寫論文的材料，論文題目是《十四世紀焚燒女巫的做法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討論稿》。

羽毛筆停留在一段似乎會有用的文字開頭。哈利把鼻樑上的圓形眼鏡向上推了推，又讓電筒發出的光更靠近那本書。他讀道：

在中世紀的時候，非魔法界人士（更普遍的叫法是「麻瓜」）是特別害怕魔法的，但是他們並不善於識別魔法。他們偶爾真地抓到男巫或女巫，但在這種時候，焚燒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男巫或女巫在被焚燒的時候會施展一種凍結火焰的基本魔法，一面享受著火焰所產生的溫和的刺癢快感，一面假裝痛苦而發出尖叫。占卜者溫德林十分喜歡被焚燒，曾讓自己在各種各樣的化裝形態下被人們抓住，其次數達四十七次之多。

哈利把筆放在兩排牙齒之間咬著，伸手到枕頭下面拿墨水瓶和一卷羊皮紙。他慢慢地、很小心地打開墨水瓶，把那支羽毛筆伸進去蘸了蘸，然後開始書寫，時不時地停下來諦聽。因為如果德思禮家的人去洗手間的路上昕到了他的羽毛筆寫字的聲音，這整個夏天他就很可能要被他們鎖在樓梯下面的碗櫃裡。

住在水蠟樹街四號的德思禮一家正是哈利從來不能好好過暑假的原因。威農姨丈、佩妮阿姨以及他們的兒子達力是哈利在世界上僅有的親戚。他們都是麻瓜，就是說，是不懂魔法的世俗之人，他們對魔法採取的態

度仍停留在中世紀。哈利雙親已故，他們生前分別是男巫和女巫，他們的名字德思禮一家從來是絕口不提的。多年來，佩妮阿姨和威農姨丈一直認為，如果他們能夠儘量地作踐哈利，他們興許就能夠把魔法從哈剩身上榨出來。令他們極其憤怒的是，他們一直沒有成功。現在他們天天擔驚受怕，怕的是有誰發現哈利過去兩年來的大部分時間一直在培養魔法師的霍格華茲學校就讀。最近德思禮一家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在暑假開始時把哈利的咒語書、魔杖、大釜和飛天掃帚鎖起來，並且不准他和鄰居說話。

對於哈利來說，接觸不到咒語書可真是不方便，因為霍格華茲學校的老師給他佈置了一大堆家庭作業。論文之一，就是關於縮身藥劑的那篇，特別煩人，那是要交給哈利最不喜歡的老師石內卜教授的，石內卜正巴不得有個藉口罰他留校一個月呢。因此，哈利在暑假的第一個星期就抓住了一個機會。正當威農姨丈、佩妮阿姨和達力到前花園去欣賞威農姨丈的公司為僱員買的那輛新車（他們說話聲音很響，為的是讓鄰居們也都注意到這輛新車）時，哈利就悄悄下了樓，打開樓梯下麵碗柜上的鎖，一把抓出他的幾本書，並且把書藏在他自己的臥室裡。只要他不在被單上留下墨水漬，德思禮一家就不會知道他在夜裡研究魔法。

現在哈利儘量不和他的阿姨姨丈發生矛盾，因為他們已經對他不高興了，這都是因為暑假開始以後的第一個星期裡他接到了魔法學校同學的一個電話。

榮恩衛斯理是哈利在霍格華茲學校的一個好朋友，他全家都是巫師。這就是說，他懂得哈利不懂的許多事情，但他從來沒有用過電話。倒霉的是，那天接電話的是威農姨丈。

「我是威農德思禮。」

這時哈利正好也在房間裡，他聽到榮恩回答的聲音時，不由得愣住了。

「喂——喂——聽得見我說話嗎？我——找——哈利——波特！」

榮恩使勁地嚷，威農姨丈為此嚇了一跳，把電話聽筒拿到離他的耳朵足有一英呎遠的地方，瞪眼看著它，一臉既是狂怒又是驚駭的表情。

「你是誰？」他對著電話聽筒的方向吼道，「你是誰？」

「榮恩——衛斯理！」榮恩吼回來，好像是在對足球場另一端的威農姨丈喊話，「我是——哈利——學校——裡的朋友——」威農姨丈的小眼睛轉向哈利，哈利像生了根似的站在當地。

「這裡沒有什麼哈利波特！」他吼道，現在他手上握的電話聽筒離他有一臂之遙，好像怕聽筒會爆炸似的。「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學校！再不要打電話給我！我看你敢到我家裡來！」

於是他把聽筒扔回到電話機上，好像是在扔一個有毒的蜘蛛。

隨之而來的痛斥是前所未有的。

「你怎麼膽敢把電話號碼給這種——像你這樣的人！」威農姨丈吼道，唾沫星子濺了哈利一頭一臉。

榮恩顯然明白他給哈利惹了麻煩，因為他再也沒有打電話來過。哈利在霍格華茲學校的另外一個好朋友妙麗格蘭傑也沒有和哈利聯繫過。哈利猜想是不是榮恩警告過妙麗，叫她不要打電話。榮恩這樣做沒有必要，因為妙麗是哈利那個年級裡最聰明的女巫。她的父母都是麻瓜，她完全懂得怎樣打電話，而且她很可能頭腦清楚，不會說她是霍格華茲學校的。

所以，哈利在長長的五個星期裡沒有從他的魔法界朋友那裡得到任何信息，而這個暑假和去年暑假一樣糟。只有一個小小的改進：在哈利發誓說不會用貓頭鷹給他的任何朋友遞送信息之後，他得到允許，可以在夜裡把他的貓頭鷹嘿美放出去。威農姨丈讓了步，因為嘿美如果一直關在籠子裡，它就會鬧個不停。

哈利寫完了有關溫德林的論述，停下筆來，再度諦聽。房子裡黑黑的，一片靜寂，只有遠處傳來他那位膀大腰圓的表哥達力的鼾聲。一定已經很晚了。哈利的眼睛很疲倦。明天寫完這篇論文怎麼樣……他蓋好墨水瓶的蓋子，從床底下拖出一個舊枕套來，把電筒、《魔法史》、論文、羽毛筆和墨水瓶都放了進去，然後爬下床來，把這一堆東西放到床底下一塊鬆動的地板下面。最後他站起身來，伸了伸懶腰，看了一下床邊的

夜光鐘所顯示的時間。

此刻是凌晨一點。哈利肚子裡一陣翻騰。一個小時以前，他滿十三歲了，而他剛剛還不知道呢。

哈利極少盼望過生日，這是他的另外一個和平常孩子不一樣的地方。他還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生日賀卡。德思禮家的人完全忽略了他前兩年的生日。他沒有理由指望他們會記得他今年的生日。

哈利穿過黑暗的房間，經過嘿美的空空的大籠子，走向窗口。他靠在窗檯上，在被單下面待了那麼長時間以後，夜晚的涼爽空氣拂在他臉上特別舒服。嘿美已經有兩夜沒有回來了。哈利並不擔心它——以前它也有過這麼長時間不回來的情況——但是他希望它很快會回來。它是這所房子裡惟一看見他不會退縮的生物。

就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而言，哈利顯得很小很瘦，不過去年以來他也長高了幾英吋。然而，他烏黑的頭髮仍舊和以前一樣：不管他想什麼法子，它們仍舊亂糟糟地不聽話。眼鏡後面的眼睛閃著明亮的綠色，在前額上的頭髮中間，明顯可見有一道細長的傷疤，傷疤的形狀好像是一道閃電。

在哈利所具有的一切與眾不同的特點之中，這道傷疤是最特殊的。十年來，德思禮一家一直硬說這是一次車禍留下的紀念，哈利的父母就是在那次車禍中喪生的。但他們並不是死於車禍，他們是被人殺死的，是被百年以來最可怕的黑巫師佛地魔殺死的。哈利逃脫了這次厄運，只在前額留下了這道傷疤，那時，佛地魔的詛咒沒有殺死他，反而返回到他自己身上。佛地魔九死一生，逃脫了……但是，自從哈利到霍格華茲學校上學以來，曾經與這個魔頭面對面地相遇過。哈利站在黑暗的窗口，想起上次的相遇，不能不承認他能活到十三歲，實在是幸運。

他掃視滿佈星星的天空，尋找嘿美的蹤影，也許它嘴裡銜著一隻晃晃悠悠的死耗子，就這樣向著他飛回來了，還等著他的稱讚。哈利心不在焉地往外面的屋頂上看去，幾秒鐘之後才醒悟過來他看到了什麼。

在金黃色的月亮照耀之下，一個奇形怪狀、歪歪扭扭的黑影正在向哈利這邊飛來，而且越來越大。哈利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眼看它飛得越來越低。他遲疑了一剎那，手抓住窗栓，心想是不是應該關上窗子。但那

個稀奇古怪的東西飛到了水蠟樹街的一根燈柱上方，於是哈利看出來那是個什麼東西，一跳閃開了。

三隻貓頭鷹從窗口飛了進來，其中兩隻護著第三隻，那第三隻似乎失去了知覺。它們噗的一聲落在哈利的床上，中間那只灰色的大貓頭鷹一頭栽了下來，不動了。它的腿上拴著一個大包裹。

哈利馬上就認出了這只失去知覺的貓頭鷹——它的名字叫愛落，是衛斯理家養的。哈利立刻衝向床邊，解開愛落腿上的帶子，拿下那個包裹，然後把愛落放到了嘿美的籠子裡。愛落睜開一隻朦朧的眼睛，發出一聲表示感謝的聲音，然後開始喝了幾口水。

哈利再去看那兩隻貓頭鷹。其中之一，就是那只大的、雪白的雌貓頭鷹，是他自己的嘿美。它也帶著一個包裹，而且看上去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他解下它的包裹，這時，它用喙輕啄了哈利一下，表示愛撫，然後就穿過房間和愛落站到一處去了。

哈利不認識那第三隻貓頭鷹，這是隻黃褐色的漂亮的貓頭鷹，不過他立刻知道了它來自哪裡，因為它除了攜帶著一個小包裹以外，還帶得有一封信，信封上有霍格華茲學校的飾章。哈利取下這只貓頭鷹攜帶的郵件，它鄭重其事地抖抖羽毛，展開雙翼，就從窗口飛向夜空去了。

哈利坐在床上，抓過愛落帶來的包裹，一把撕開外面的牛皮紙，看到了用金色紙包起來的禮物，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收到的生日賀卡。哈利的手有一點兒發抖，他打開了信封。兩張紙掉了出來——一張是信，另外一張是剪報。

這張剪報顯然是從魔法界的報紙《預言家日報》上剪下來的，因為那張黑白照片上的人物是活動的。哈利拿起這張剪報，把它撫平，讀到了以下的內容：

魔法部工作人員得大獎

魔法部禁止濫用麻瓜物品司主任亞瑟衛斯理得到了《預言家日報》年度大獎加隆獎。

興高采烈的衛斯理先生告訴《預言家日報》的記者說：「我們將把這筆錢花到夏季埃及旅遊上去。我們的大兒子比爾在埃及為古靈閣魔法銀行做破咒語的工作。」

衛斯理一家將在埃及待一個月。在霍格華茲學校開學以前回來。目前衛斯理家有五個孩子在那裡上學。

哈利看了看那張活動的照片。他看到衛斯理家九個人站在金字塔前，都在使勁向他招手，臉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衛斯理太太身材小而胖，禿頂的衛斯理先生卻很高大，他們的六個兒子、一個女兒都有一頭火紅色的頭髮（儘管這張黑白照片上看不出來）。榮恩正站在這張照片的中間，又高又瘦，他的寵物小耗子斑斑站在他肩上，他的手臂摟著他的妹妹金妮。

哈利想不出誰能比衛斯理一家更應該得到這麼一大筆錢，這家人很好，但是很窮。他拿起榮恩的信，打開來看。

親愛的哈利：

生日快樂！打電話的事我真抱歉。我希望麻瓜們沒有讓你日子難過。我問過我爸，他說我不應該那麼瞎嚷嚷。

埃及真棒。比爾帶我們去了所有的金字塔，你真不知道古埃及的巫師對這些金字塔施過多少咒語。媽媽不讓比爾到最後一座金字塔裡去。那裡有許多樣子古怪的骨架，是強行進入金字塔的麻瓜們留下的。他們長出了多餘的腦袋等等東西來。

我真不能相信我爸竟然得到了《預言家日報》的抽獎！有七百加隆呢！這筆錢大部分都花在這次旅遊上了，不過他們要給我買一根新魔杖，以便明年用。

那次榮恩的舊魔杖突然折斷了，哈利對這件事記得很清楚。那次他們兩人一起乘車到霍格華茲去，車撞到了學校禁忌森林的一棵樹上，魔杖就此折斷了。

我們大約在開學以前一星期回來，我們還要到倫敦去買我的魔杖和我們

的新書，會在倫敦遇到你嗎？

別讓麻瓜們掃你的興！

爭取到倫敦來吧。

榮恩

派西當上男生學生會主席了。上周他得到通知的。

又及。

哈利又看那張照片。派西七年級了，這是他在霍格華茲的最後一年，他在照片上看起來特別自命不凡。整齊的頭髮上戴著一頂土耳其帽，他已經洋洋得意地把男生領袖的徽章別在這頂帽子上了，角質邊的眼鏡在埃及的陽光下眨眨發光。

現在哈利轉向給自己的禮物，動手拆開包裹。包裹裡面的東西好像是小型的陀螺。陀螺下面還有榮恩寫的一張便條：

哈利——這是一個袖珍測奸器。如果周圍有什麼不可信任的人，它就會發出亮光並且旋轉起來。比爾說這等於垃圾，是賣給旅遊的男巫的，而且這東西不可信賴，因為昨晚晚餐時分它一直在發亮。但他不知道弗雷和喬治已經往他的湯裡放了甲蟲。

再見

榮恩

哈利把這個袖珍測奸器放在他床邊的小桌子上，陀螺在它的尖端部分上取得了平衡，很穩當地站在那裡，反映出哈利鐘上發光的指針。他高興地看著陀螺，看了好幾秒鐘，然後拿起嘿美帶來的包裹。

包裹裡面也有一份包紮起來的禮物、一張卡片和一封信，這是妙麗送

的。

親愛的哈利：

榮恩寫信給我，把他打電話給你威農姨丈的事告訴了我。我真希望你沒事。

目前我在法國度假，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這封信送給你——如果海關的人打開了這封信怎麼辦？但是嘿美出現了！我想它希望你確信能收到生日禮物以改變你的心情。我通過貓頭鷹訂單買到了給你的禮物；《預言家日報》登了這個廣告（我讓人們把報紙寄給我，一直能夠瞭解魔法界的動態是很好的）。你看到了一星期以前報上登的榮恩一家人的照片嗎？我打賭他學到了許多東西，我真的妒忌啊——古埃及的巫師真令人著迷。

法國這裡也有些令人感興趣的魔法。我已經全部改寫了我的關於魔法史的論文，為的是把我在這裡發現的一些事情也包括進去。

榮恩說他要在暑假的最後一周到倫敦去。你也能去嗎？你的阿姨和姨丈會讓你去嗎？我真希望你能去。如果不能，我會在九月一日的霍格華茲特別快車上見到你！

愛你的妙麗。

榮恩說派西當上了男生學生會主席。我打賭派西高興得不得了。榮恩對這件事似乎不那麼高興。

又及。

哈利又哈哈大笑起來。他放下妙麗的信，拿起她的禮物。這禮物很沉。他熟悉妙麗，肯定這是本充滿了艱難咒語的大書——但他猜錯了。他撕開了包裝紙，心兒大大地一跳。他看見一個細長的黑色皮匣子，匣子上印著一行銀色的字：飛天掃帚維修工具箱。

「哇，妙麗！」哈利低聲說道，拉開這匣子的拉鏈，看看匣子裡面的東

西。

裡面有一大罐弗裡特木透牌子的高度完美的飛天掃帚上光劑、一雙銀光既既的掃尾細枝修剪刀、一個可以在長途旅行時安裝在飛天掃帚上的小小的黃銅指南針，還有一本《飛天掃帚護理手冊》。

哈利除了想念朋友以外，對有關霍格華茲的東西想得最多的就是魁地奇了。魁地奇是魔術界最受人喜愛的一項運動——危險程度很高，極其令人興奮，而且是騎在飛天掃帚上玩的。哈利碰巧是玩魁地奇的一把好手，他是百年以來入選霍格華茲學院隊的最年輕的隊員。哈利最心愛的三件寶物之一就是他的光輪2000飛天掃帚。

哈利把這個皮匣子放在一旁，拿起最後一個包裹。他立刻就認出了牛皮紙上那不整齊的字跡：這件禮物來自海格，他是霍格華茲的狩獵場看守。他撕開最上面的一層紙，看到了一件綠色皮質的東西，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好好地打開包裝，這個包裹就古怪地顫抖了一下，先不說裡面的東西是什麼，就厲聲大叫起來——好像它是有嘴巴似的。

哈利愣住了。他知道海格決不會有意送他什麼危險的東西，但對什麼東西危險，海格的看法是和普通人不一樣的。人們知道海格曾經與巨大的毒蜘蛛為友，曾經從小酒吧的客人手裡買過有三個腦袋的烈性大狗，還曾經偷偷地把非法的龍蛋拿到了他的小屋裡。

哈利神經質地碰碰這個包裹。它又厲聲叫了起來。哈利伸手去夠床邊的燈，一手牢牢地抓住這盞燈，並且把它高舉過頭，隨時準備打下來。然後他另一隻手抓住其餘的包裝紙一拉。

於是裡面的東西掉下來了——是一本書。哈利只來得及看到這是一本漂亮的有綠色封面的書，上面印著金色的書名：《怪獸的怪獸書》，這本書就隨即一彈上了床，站立起來，沿著床邊急促奔跑，活像某種奇形怪狀的螃蟹。

「哦，哦。」哈利低聲說。

一聲脆響，這本書從床上栽到地上，在房間裡急促地拖拖拉拉地走著。哈利偷偷地跟著它。這本書躲到了他書桌下面黑暗的地方。哈利一面心

裡禱告著德思禮一家千萬別醒過來，一面趴在地上去夠那本書。

「哇！」

這本書啪的一聲在他手上合了起來，然後就拍動著離開了他，仍舊憑藉它的封面急促地奔跑著。哈利到處爬行，向前撲去，想把這本書拍倒在她。威農姨丈在隔壁房間發出一聲響亮的夢囈。

哈利把這本還在掙扎的書緊緊抱在懷裡，嘿美和愛落這兩隻貓頭鷹在一旁饒有興趣地看著。哈利急忙走到五斗櫥那裡，拉出一根皮帶來，用皮帶緊緊捆住這本書。這本書惱怒地顫抖著，但它再也不能急促奔跑和厲聲喊叫了。所以哈利把它扔在床上，伸手拿起海格的卡片。

親愛的哈利：

生日快樂！

這件東西下一年也許對你有用。不多說了。面談。

希望麻瓜們對你好。

祝

諸事順利

海格

海格認為一本會咬人的書竟然可能有用，哈利覺得這兆頭不好，不過他把海格的賀卡和榮恩的、妙麗的放在一起，臉上的笑意比什麼時候都要濃。現在還沒有看的只剩下來自霍格華茲的信了。

哈利注意到這封信比以往的要厚。他撕開封口，抽出裡面的第一張羊皮紙讀起來：

親愛的波特先生：

請注意新學年將在九月一日開始。霍格華茲特快列車將於十一點鐘從王十字車站9又3/4站台出發。

在某幾個周末，三年級學生獲准訪問活米村。請將隨信附上的同意表交給你的父母或監護人簽字。隨信附上新學年的書單。

你的忠誠的

副校長　麥教授

哈利抽出霍格華茲學校的同意表來看，臉上的笑容不見了。周末訪問活米村村，那真是太棒了。他知道那完全是個魔法村，他還從來沒有去過。但他怎麼才能說服威農姨丈或是佩妮阿姨簽字同意呢？他看看鬧鐘。此刻已經是凌晨兩點了。

哈利決定等到睡醒以後再為活米村村的事發愁，於是他就回到床上，伸手去拿他自己畫的那張日曆，又划去了一天，他在為回到霍格華茲學校的那一天倒計時呢。然後他拿下眼鏡，躺了下來，眼睛睜開著，面對著他那三張生日賀卡。

儘管哈利是那麼突出地與眾不同，此刻他的感覺和一般人是一樣的：他生平第一次為過生日而高興。

第 2 章　瑪姬姑媽的大錯誤

第二天早上，哈利下樓去吃早飯，這時他發現德思禮一家三口都已經坐在廚房的飯桌旁了。他們正在看一台嶄新的電視機，這是為歡迎達力回家過暑假而買給他的禮物，達力一直在大聲抱怨，說起居室裡的冰箱離電視機太遠了。在夏季的大部分時間，達力都泡在廚房裡，他那雙貪婪的小眼睛盯著電視機的螢屏，一面不斷地吃東西，那五層下巴不斷地顫動。

哈利在達力和威農姨丈之間坐了下來。威農姨丈是個粗壯的大個子，脖子很短，唇髭很重。德思禮一家人不但沒有祝哈利生日快樂，而且根本沒有表示出他們看見哈利走進廚房來了，但哈利對這種冷淡早已習以為常。他自己拿了一片吐司，然後看看電視上的新聞播音員，那播音員正在播報一名在逃罪犯的新聞，正說到了一半。

「……公眾必須注意布萊克帶有武器，極其危險。已經特地設了一條熱線，誰知道布萊克的蹤跡，必須馬上報告。」

「不用告訴我們他不懷好意，」威農姨丈哼著鼻子說，眼睛越過他正看著的報紙上方瞪著那名犯人，「瞧他那德性，一副臟相！看他那頭髮！」

他惡意地斜著看了哈利一眼，哈利的一頭亂髮一直使威農姨丈看了就惱怒。然而，屏幕上那個人臉龐瘦削，周圍都是糾結在一起、足有一尺長的亂髮，與他相比，哈利覺得自己的確很整潔。

新聞播音員又出現在屏幕上了。「農業和漁業部長今天將宣佈——」

「說下去！」威農姨丈咆哮道，狂怒地盯著這位播音員，「你還沒有告訴我們這個瘋子是從哪裡逃出來的！這有什麼用？瘋子可能就要到這條街上來了！」

佩妮阿姨骨瘦如柴，長著一張馬臉，她突然轉過身子，目不轉睛地從廚房的窗子向外張望。哈利知道佩妮阿姨就是熱切地想成為撥通熱線電話的人。她是世界上最能吵吵嚷嚷的婦人，她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暗中監視她那些守法而令人厭煩的鄰居這件事上了。

「他們什麼時候才能明白，」威農姨丈用他那紫色的大拳頭擂著桌子，說，「只有絞刑才能對付這種人！」

「說得是呀。」佩妮阿姨說，她還在斜眼看著鄰居家的紅花菜豆。

威農姨丈喝乾了他的茶杯，朝手錶溜了一眼，又說：「我不如馬上走的好，佩妮，瑪姬的火車十點鐘就到了。」

哈利本來還在想著樓上的飛天掃帚維修工具箱，聽到這句話不禁一跳，很不愉快地回到現實中來了。「瑪姬姑媽？」他脫口問道，「她——她不是要到這裡來吧，是嗎？」

瑪姬姑媽是威農姨丈的姐妹。儘管她不是哈利的血親（哈利的媽媽和佩妮阿姨是姐妹），但是人們一直逼哈利叫她姑媽。瑪姬姑媽住在鄉下，房子周圍有一個大花園，她在那裡養叭喇狗。她不常到水蠟樹街來，因為她捨不得離開她那些珍貴的狗，但她每次來訪都給哈利留下可怕的、歷歷如新的記憶。

在達力五歲的生日宴會上，瑪姬姑媽曾經用手杖痛打哈利的小腿，不讓他在音樂造型遊戲1中勝過達力。幾年以後，她在聖誕節的時候來過，給達力的禮物是裝有電腦的機器人，給哈利的是一盒狗餅乾。她上一次來訪的時候，正是哈利到霍格華茲上學的前一年，哈利無意中踩了她的愛狗的爪子，這條狗就把哈利一直追到花園裡，把他逼得爬上了樹，而瑪姬姑媽到了午夜以後才肯把狗叫回屋。達力家的人一說起這件事，至今還會捧腹大笑。

「瑪姬要在這裡住上一個星期，」威農姨丈咆哮道，「既然我們說到了這件事，」他的一隻肥胖的手指著哈利，「在我去接她以前，我們有必要把事情說說清楚。」

達力痴笑起來，把視線從電視上收回了。達力看著哈利受父親的欺負，

因為這是他喜愛的娛樂方式。

「第一，」威農姨丈吼道，「不准對瑪姬說話無禮。」

「好的，」哈利痛苦地說，「只要她對我說話時有禮。」

「第二，」威農姨丈說，裝作沒聽見哈利的回答，「瑪姬還不知道你那些不正常的地方，所以，她在這裡的時候，我可不要——不要看見任何古怪的事情。你要規矩點，聽懂了嗎？」

「只要她守規矩。」哈利咬著牙說。

「還有第三點，」威農姨丈說，現在他那雙卑鄙的小眼睛在他那張紫色的大臉上成了兩條縫，「我們已經告訴瑪姬，說你上的是聖布魯斯安全中心少年犯學校。」

「什麼？」哈利嚷道。

「你必須堅持這樣說，小子，要不然就會有麻煩的。」威農姨丈憤怒地說。

哈利坐在那裡，心中大怒，氣得臉發白，他瞪眼看著威農姨丈，簡直不能相信這種說法。瑪姬姑媽要來這裡住一個星期——在德思禮家給他的生日禮物中，這是最壞的，包括威農姨丈的那雙舊襪子在內。

「好吧，佩妮，」威農姨丈說，沉重地站起身來，「那我就到火車站去了。達力，要和我一起去嗎？」

「不去。」達力說，既然父親已經對哈和威脅完畢，他的注意力又回到電視上去了。

「達力為了迎接姑媽的到來，要把自已打扮得漂亮一點，」佩妮阿姨說，撫摸著達力濃密的金髮，「媽媽已經給你買了一個可愛的領結。」

威農姨丈拍拍達力那肥厚的肩膀。「那麼，回頭見了。」威農姨丈說，於是他離開了廚房。

哈利本來是被嚇得恍惚出神地坐在那裡，這時忽然有了主意。他丟下那片吐司，迅速地站起來，跟著威農姨丈走到了前門。威農姨丈正在穿外套。

「我可不帶你去。」他回身看見哈利在看著他，就這樣吼道。

「好像我想去似的，」哈利冷冷地說，「我有事想問您。」

威農姨丈猜疑地看著他。

「霍格——我們學校的三年級學生有時可以訪問那座村子。」哈利說。

「那又怎樣？」威農姨丈厲聲說，從大門旁邊的一個鉤子上取下車鑰匙。

「我需要您給我簽字表示同意。」哈利一口氣說出來。

「我幹嗎要同意？」威農姨丈嘲諷地說。

「好吧，」哈利說，一面小心地選擇字眼，「在瑪姬姑媽面前假裝我是在聖什麼地方上學，這是一樁很難的事……」

「聖布魯斯安全中心少年犯學校！」威農姨丈怒吼道。

哈利從他的聲音裡聽出明顯有驚慌的成分，心裡很高興。「正是，」哈利說道，鎮靜地看著威農姨丈那張紫色的大臉，「太長了，不好記啊。我總要說得像那麼回事吧？要是我不小心說走了嘴呢？」

「你想吃點苦頭，是嗎？」威農姨丈怒吼起來，舉著拳頭就沖哈利走過來。

但哈利站在原地沒動。「如果我吃了苦頭，瑪姬姑媽就不會忘記我可能告訴她的事情了。」哈利陰鬱地說。

威農姨丈停住了，拳頭仍舊舉在半空中，臉氣得成了紫褐色。

「但是，如果您在我的同意表上簽字，」哈利迅速地說下去，「我發誓我會記住我是到哪裡去上學的，而且我會像麻——像平常人一樣說話做事的。」

哈利可以看出威農姨丈正在考慮，儘管他的牙齒露了出來，太陽穴那裡有一根血管在跳動。

「好吧，」他終於厲聲說，「瑪姬在的時候，我會小心監視你的行為的。如果，一直到最後，你守規矩，一直那麼說，我就在你那倒霉的表上簽字。」

他轉過身去，拉開前門，再使勁關上，他使的勁兒那麼大，以至於門頂上玻璃都掉下來一塊。

哈利沒有回到廚房去。他回到樓上自己的臥室裡去了。如果他要像真正的世俗之人一樣行事，不如現在就開始。他緩慢而憂傷地把他所有的禮物和生日賀卡收集在一起，再把它們和他的家庭作業一塊兒藏到那塊鬆動的地板下面。然後他走向嘿美的籠子。愛落好像已經恢復了，它和嘿美都睡著了，腦袋藏在翅膀下面。哈利嘆了口氣，然後把它們兩個都捅醒了。

「嘿美，」他悶悶不樂地說，「你必須離開這裡一星期。和愛落一起去吧，榮恩會照顧你的。我會給他寫張便條，向他解釋。不要這樣地看著我，」嘿美琥珀色的大眼睛充滿了譴責的神色，「這不是我的過錯。只有這樣，我才能得到允許，和榮恩、妙麗一塊兒到活米村去。」

十分鐘以後，愛落和嘿美（它腿上綁著給榮恩的便條）飛出了窗子。飛得看不見了。哈利現在感到了徹底地悲哀，把嘿美的空籠子收到衣櫥裡去了。

但是哈利沉思的時間並不久。不一會兒，佩妮阿姨就從樓梯那裡尖叫著

要哈利下樓準備迎接客人了。

哈利認為把自己的頭髮弄平沒有什麼意思。瑪姬姑媽就是喜歡批評哈利，所以，哈利越是不整潔，她就越高興。

一會兒工夫，就傳來小石子兒的嘎吱聲，這是威農姨丈的車子開回門前的車道上了，然後是汽車門關上的聲音，還有花園小路上的腳步聲。

「到門口去！」佩妮阿姨尖叫著對哈利說道。

哈利心裡老大不情願地打開了門。

瑪姬姑媽站在門檻上。她和威農姨丈長得很像：大個子、粗壯、紫色的臉，甚至還有唇髭，只不過沒有威農姨丈那樣重。她一手提著個巨大的手提箱，另一邊的腋下夾著一頭脾氣很壞的老叭喇狗利皮。

「我的達力兒哪裡去了？」瑪姬姑媽叫道，「我的寶貝侄子呢？」

達力搖搖擺擺地從廳裡走了過來，他的金髮平平地貼在他那扁平的腦袋上，在他的多層下巴下面，一個領結隱約可見。瑪姬姑媽把手提箱一把推到哈利的懷裡，抵得他喘不過氣來，她一手緊緊摟住達力，同時在達力面頰上大大地親了一口。哈利清清楚楚地知道，達力之所以能容忍瑪姬姑媽的擁抱，完全是因為他會得到很好的報酬。事情也果然如此，這兩人分開以後，達力的胖拳頭裡就攥著一張嶄新的二十英鎊鈔票。

「佩妮！」瑪姬姑媽叫道，大步跨過哈利，就好像哈利只不過是個帽架子似的。瑪姬姑媽和佩妮阿姨親吻，或者不如說，瑪姬姑媽的大下巴在佩妮阿姨瘦瘦的頰骨上撞了一下。

威農姨丈現在進來了，關門的時候顯得很高興。「喝茶嗎，瑪姬？」他問，「利皮喝點什麼呢？」

「利皮從我的茶托裡喝一點就成了。」瑪姬姑媽說道，於是他們魚貫進入廚房，只留下哈利一個人拿著手提箱站在廳裡。但是哈利並不抱怨，對於他來說，不和瑪姬姑媽在一起的任何藉口都是好的，所以他開始努

力地將這只箱子抱到樓上的空閒房間裡去，儘量拖長做這件事的時間。

等他回到廚房的時候，瑪姬姑媽已經喝上了茶，吃上了水果蛋糕，利皮則在角落裡喧鬧地舔食。佩妮阿姨見到她潔淨地板上斑駁的茶漬和口水，不覺畏縮了一下，哈利看在眼裡。佩妮阿姨痛恨動物。

「剩下的狗誰在照顧呀，瑪姬？」威農姨丈問道。

「哦，我叫富布斯特上校照管它們，」瑪姬姑媽滿臉生輝地說，「他現在退休了，有點事情做做對他有好處。我離不開可憐的利皮。要是它不在我身邊，它就會消瘦的。」

正當哈利坐下來的時候，利皮開始吠叫起來。瑪姬姑媽這才第一次把注意力轉向哈利。

「這麼說！」瑪姬姑媽怒氣沖沖地說，「你還在這裡，是不是？」

「是。」哈利說。

「不要用這種不知道好歹的腔調說『是』，」瑪姬姑媽咆哮道，「威農和佩妮收留了你，他們真是夠好的了。要是我才不幹呢。要是有人把你扔到我的大門口，你早就直截了當地到孤兒院了。」

哈利真想說他寧願待在孤兒院也不願意和德思禮家人住在一起，但他想到那張同意表，就忍住了沒說。他勉強在臉上擠出痛苦的笑容來。

「別對我假笑！」瑪姬姑媽聲音隆隆地說道，「我看得出來，自從上次我看見你以來，你沒有什麼進步。我希望學校能強迫你學會些禮貌。」她吞下一大口茶，擦擦她的唇髭，又說：「威農，我又忘了，你把他送到什麼地方去了啊？」

「聖布魯斯，」威農姨丈立即說，「對於那些無可救藥的人來說，那是家第一流的機構。」

「我明白了。」瑪姬姑媽說，「小子，聖布魯斯的人使用藤杖嗎？」她

隔著桌子對哈利怒氣沖沖地說。

「唔……」威農姨丈在瑪姬姑媽背後簡短地點了一下頭。

「是啊。」哈利說。然後，他覺得似乎應該把事情做得像樣些，就說：「一直用的。」

「太好了，」瑪姬姑媽說，「我可不要聽那些哼哼嘰嘰、空洞無聊的廢話，說什麼不要打那些該打的人。十之八九，這類人需要好好地痛打一頓。你時常挨打嗎？」

「哦，是的，」哈利說，「許多次了。」

瑪姬姑媽把眼睛眯起來。「我仍舊不喜歡你說話的腔調，小子。」她說道，「如果你能夠用這種隨隨便便的口氣說出你挨打的事，那他們顯然打你打得不夠狠。佩妮，我要是你的話，我會給學校寫信的，寫清楚你同意對這小子使用極端力量。」

也許威農姨丈擔心哈利會忘記他們之間的交易，不管怎麼說，他突然改變了話題。「聽到今天早晨的新聞了嗎，瑪姬？那個在逃的犯人怎樣了，嗯？」

瑪姬姑媽開始安頓下來，哈利卻發現自己幾乎在渴望這家裡過著沒有瑪姬的日子。威農姨丈和佩妮阿姨通常告誡哈利不要礙他們的事，哈利也巴不得他們這樣對待他。瑪姬姑媽卻正相反，什麼時候都要哈利在她眼皮子底下，以便她能提出讓他改進的意見來。她喜歡拿哈利和達力進行比較，她對哈利總是怒目注視，同時給達力買昂貴的禮物，這樣做事她感到極大地愉抉，好像在向他挑戰，看他敢不敢質問為什麼他不能得到禮物。她還不斷陰險地暗示哈利為什麼會成為這樣一個不知感恩的人。

「你一定不要為這傢伙竟然會是這副樣子而譴責自己，威農。」第三天她在午飯時說，「如果骨子裡有什麼東西腐敗了，那就誰也沒辦法了。」

哈利努力把注意力只放在食物上，但他的手抖了起來，他的臉因生氣而漲得通紅。記住那張表，他告訴自己。想想活米村。不要說什麼話。不

要站——

瑪姬姑媽起身去夠她那瓶葡萄酒。「這是育種的一條基本規則，」她說道，「你看養狗就一直是這樣的。如果母狗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小狗也必定有什麼地方不好——」

這時，瑪姬姑媽手裡握著的酒瓶爆炸了。玻璃碎片飛向四面八方，瑪姬姑媽因生氣而激動起來，眼睛眨巴著，酒在她那張大臉上直往下流。

「瑪姬！」佩妮阿姨尖叫起來，「瑪姬，你沒事吧？」

「不必擔心，」瑪姬姑媽咕噥著說，用餐巾擦著臉，「一定是剛才握得太緊了。那天在富布斯特上校那裡也出過同樣的事。不用慌張，佩妮，我是很堅強的……」

但是佩妮阿姨和威農姨丈都用懷疑的眼光看著哈利，所以哈利認為他不如放棄布丁，儘快離開餐桌為好。

他走到廳裡，靠在牆上，深深地呼吸。從他上一次失去控制並且使某個東西爆炸到現在，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他可不能再讓這種事情發生。去活米村的那張表還不是現在最需要考慮的事情——如果他這樣幹下去，魔法部就會找他的麻煩了。

哈利還是未成年的男巫，魔法界的法律禁止他在學校以外的地方施展魔法。他的記錄可不是很好，就在去年夏天，他得到一次正式警告，警告說得很清楚：如果魔法部得到風聲，說他如果在水蠟樹街再次施展魔法，那霍格華茲就有可能開除哈利。

他聽到德思禮一家人離開了餐桌，於是他急忙上樓避開他們。

以後的三天裡，只要姑媽瞪著哈利，他就強迫自己想想那本《飛天掃帚護理手冊》。這個辦法很能奏效，儘管這麼做讓他有一種發呆的樣子，因為瑪姬姑媽開始發表意見說他精神不正常。

最後，終於到了這一天，這是瑪姬姑媽在這裡做客的最後一個晚上，佩

妮阿姨準備了高級的正餐，威農姨丈打開了好幾瓶葡萄酒。大家喝了湯，吃了大馬哈魚，一次也沒有提到哈利的種種不是。在吃檸檬蛋白酥皮餡餅的時候，威農姨丈絮絮不休地談到他那製造鑽機的格朗寧公司，讓大家都感到心煩。然後佩妮阿姨燒了咖啡，威農姨丈拿出一瓶白蘭地來。

「瑪姬，你也來一點吧？」

瑪姬姑媽已經喝了不少葡萄酒了，她那張大臉已經很紅了。「那麼，少喝一點，」她咯咯笑著說，「比這個多一點……再多一點……這就妥了。」

達力正在吃第四片餡餅。佩妮阿姨正翹著小指頭啜飲咖啡。哈利真想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但他遇到了威農姨丈憤怒的小眼睛，於是他知道他必須一直坐到最後大家都吃完的時候。

「啊，」瑪姬姑媽說，咂咂嘴唇，把已經喝空的杯子放了下來，「點心做得真好，佩妮。通常我晚上只吃一份油炸食品，我有十二條狗要照顧啊……」她響亮地打著嗝兒，拍拍她那大肚子。「原諒我。不過我的確喜歡看到健康正常的孩子，」她繼續說下去，向達力眨眨眼，「你會長成身材正常的男人的，達力兒，就像你的爸爸一樣。哦，威農，我還想要一點白蘭地……」

「喏，這一個——」她把腦袋向哈利一揚，哈利感到胃裡一陣緊。手冊，他提醒自己。「這一個有一副卑鄙自私、比正常人要小的樣子。狗就有這種情況。去年我就叫富布斯特上校淹死了一條狗。那是一條像耗子一樣的小東西，它很瘦弱，發育不好。」哈利努力回憶著手冊第十二頁的內容：糾正腦筋不願拐彎的魔咒。

「這都是由於血統不好，那天我就是這樣說的。壞的血統會表現出來的。我不是在說你家庭的壞話，佩妮——」她用她那像小鏟子一樣的手拍拍佩妮那瘦骨嶙嶙的手，「但是你的妹妹是壞傢伙。她出身於最好的家庭。然後她跟一個飯桶跑了，其後果現在就在我們眼前。」

哈利瞪著他的盤子，耳朵裡有一種奇異的聲音。牢牢抓住掃帚尾部，他心裡念叨著。但底下還有什麼他就記不住了。

瑪姬姑媽的聲音好像直鑽進了他的心裡，就像威農姨丈的鑽機一樣。「這個波特，」瑪姬姑媽大聲說，一面抓住那個白蘭地酒瓶，又向她的酒杯裡和桌布上潑潑灑灑地倒了一些酒，「你怎麼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是做什麼的呢？」

威農姨丈和佩妮阿姨看上去神情極其專注。達力甚至從他的餡餅上抬起頭，目瞪口呆地看著他的雙親。

「他——不工作的，」威農姨丈說，偷眼看了看哈利，「失業了。」

「我猜的沒錯吧！」瑪姬姑媽說著，喝了一大口白蘭地，用袖子擦了擦嘴。「一個沒有價值、一無是處、懶惰的乞討者，這種人——」

「他不是這種人。」哈利突然說道。餐桌上沒人說話，很安靜。哈利渾身發抖，他一生之中還從來沒有這樣動過怒。

「再來一點白蘭地！」威農姨丈嚷道，他的臉已經很白了。他把瓶裡的酒都倒在了瑪姬姑媽的杯子裡。「你，小子，」他對哈利粗暴地說道，「睡覺去，去——」

「別，威農。」瑪姬姑媽打著嗝兒說，一面舉起手來，她那雙充血的小眼睛緊盯著哈利。「說下去，小子。為你的雙親驕傲，對嗎？他們出門，遇到車禍，死了（我想，是喝醉了吧）——」

「他們不是因為車禍才死的！」哈利說，不知不覺，他已經站了起來。

「他們是因為車禍死的，你這個小撒謊精！他們還把你這個負擔丟下來，丟給他們體面的、努力工作的親戚！」瑪姬姑媽尖叫道，憤怒得一塌糊塗。「你是個傲慢無禮、不知感激的小——」

但瑪姬姑媽突然住嘴不說了。有一會兒工夫，好像她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似的。她似乎由於沒法形容的憤怒而膨脹開來了——但是這種膨脹並沒有停止。她那張通紅的大臉開始擴展，她那雙小眼睛向外突出，她的嘴張得太大，沒法說話。過了一秒鐘，好幾枚紐扣從她的花呢衣服上迸了下來，砰砰地撞在牆上——她膨脹著，活像一隻大得嚇人的氣球，她的肚子脹得掙開了那根花呢腰帶，她的每一根手指都脹得像香腸那樣

粗……

「瑪姬！」

威農姨丈和佩妮阿姨一起大叫道，此時瑪姬姑媽的整個身體開始離開她的座椅，向天花板升去。現在她完全是圓的了，她像個有一雙小眼睛的救生圈一樣，在她向空中飄浮的時候。她的雙手和雙腳古怪地伸著，發出一陣陣爆破聲。利皮溜進房間，發瘋似的吠叫著。

「別——」

威農姨丈抓住瑪姬姑媽的一條腿，想把她拉下來，但他自己也差一點兒被拉得離開了地板。又過了一秒鐘，利皮向前一跳，咬住了威農姨丈的腿。

在還未來得及阻止哈利以前，哈利就離開了這個房間，衝向樓梯下面的那個碗櫃。他走到那裡去的時候，碗櫃的門神秘地打開了。幾秒鐘之內，他已經用力舉起他的衣箱放到了大門口。他全速奔跑上樓，一頭鑽到床下，猛然掀開那塊鬆動的地板，抓出那個裝滿了他的書和生日禮物的枕套。他扭動著身子從床底下退出來，一把抓住嘿美的空籠子，衝下樓梯奔向他的衣箱，這時威農姨丈正好從餐室出來。他的褲腿成了破破爛爛的布條。

「回到這裡來！」他咆哮道，「回來，把事情弄好！」

但是，哈利正在不顧一切的狂怒之中。他一腳踢開那只衣箱，拉出了他的魔杖，用魔杖指著威農姨丈。「她活該，」哈利說，呼吸急促，「她是自作自受。你離我遠點兒。」

他在身後摸索著尋找門栓。

「我走了，」哈利說。「我受夠了。」

一會兒，他就出門到了黑暗、安靜的街上了，他身後拖著沉重的衣箱，脅下夾著嘿美的籠子。

* * *

1 音樂造型遊戲，參加者隨音樂聲原地旋轉，聽到音樂終止後立即停住。然後評判各人的滑稽姿勢。

第 3 章　騎士公共汽車

哈利癱坐在蘭月街的一道矮牆上的時候，他已經離家有幾條街了，由於拖著箱子，累得氣喘吁吁。他很安靜地坐著，滿腔怒氣仍然沒有平息，心臟還在猛烈地跳動。

但是，在這條黑暗的街上獨自坐了十分鐘以後，一種新的感覺突然侵襲到他心中，那就是：恐慌。不管怎麼樣，他從來沒有遇到過比現在更壞的情況。他很孤獨地擱淺在黑暗的麻瓜世界裡，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最糟的是，他剛才已經施展了魔法，這意味著他幾乎肯定要被霍格華茲學校開除了。他嚴重破壞了《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魔法的法令》，魔法部的代表竟然沒有到他現在坐著的地方對他進行突擊，這讓他詫異不已。

哈利全身顫抖，往蘭月街左右看著。他會遇到什麼事呢？他會被捕或是乾脆被逐出魔法界嗎？他想到了榮恩和妙麗，情緒更低落了。哈利可以肯定，不管他是不是罪犯，榮恩和妙麗都會想法幫助他的，不過現在他們兩個人都在國外，而且嘿美又飛走了，他沒法和他們倆取得聯絡。

他身上也沒有麻瓜通用的錢。在他的衣箱底的錢袋裏，有一點兒魔法界的黃金，但他父母留給他的其餘財產都在古靈閣魔法銀行的地下金庫裡。他可不能一路拖著衣箱上倫敦啊。除非……他低頭看看魔杖，魔杖還被他抓在手裡。如果他已經被開除了（想到這一點，他的心臟就痛苦地快速跳動），再施展一點魔法也不妨事。他有爸爸留給他的隱形斗篷——如果他對衣箱施展魔法，讓衣箱變得輕如鴻毛，把衣箱捆在飛天掃帚上，自己再穿上隱形斗篷飛到倫敦去，那又怎麼樣？然後他可以從地下金庫裡取出其餘的錢，然後他去流浪。這樣的前景非常可怕，但他總不能老是坐在這道矮牆上啊，要不然他就不得不向麻瓜的警察解釋他為什麼深更半夜還待在大街上，帶著一個箱子、咒語書和一把飛天掃帚。

哈利又打開了衣箱，把裡面的東西撥拉到一邊，他要找的是那件隱形斗篷——但在他找到以前，他突然直起了身子，再次向四面張望著。

哈利脖子上突然有一種針刺般的奇異感覺，讓他感到有人在監視他，但這條街上似乎沒有人啊，那些方方正正的大房子裡也沒有露出什麼燈光的地方。

哈利又俯身向著衣箱，但他幾乎又馬上站直了身子，他的手抓緊了魔杖。與其說他聽到了什麼，還不如說他感覺到了什麼：有什麼人或什麼東西站在他身後的籬笆和車庫之間的狹小空間裡。哈利斜眼看看那條黑暗的衚衕。只要那東西會動，哈利就會知道這只不過是一頭迷路的貓還是——別的什麼。

「路摸思，」哈利輕聲低語道，於是他的魔杖末端發出一道光來，他幾乎感到眩暈了。他把魔杖高舉過頭，佈滿礫石的二號牆體忽然閃爍著亮光；車庫的門發出微光，在這兩者之間，哈利清楚地看到，一個很大的、有著發微光大眼睛的什麼東西的龐大輪廓。

哈利向後退去。他的腿碰到了衣箱，絆了一下。他伸出一條手臂以保持身體平衡，這時，魔杖從他手裡飛了出去，他摔到了街溝裡。

震耳欲聾的砰的一聲，哈利舉起雙手掩住眼睛以抵禦一道突然襲來、令人眼花的強光。

哈利大叫一聲，滾回到人行道上，非常及時。一秒鐘以後，一對巨大的車輪和車燈尖叫著恰恰在哈利剛才躺著的地方剎住了。哈利抬起頭來，發現這車輪和車燈屬於一輛三層的公共汽車，這輛汽車是從稀薄的空氣裡出現的。汽車擋風玻璃上的金色字母組成了這樣幾個字：騎士公共汽車。

「歡迎乘坐騎士公共汽車，這是為處於困境的女巫或男巫開設的應急客運。只要伸出你的魔杖並且走上車來，我們就可將你帶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我的名字是史坦桑帕克，今晚我是你們的售票員——」

這位售票員突然住了嘴。他剛剛看到哈利，其時哈利還坐在地上。哈利又抓起了魔杖，努力站起身來。走近了，他發現桑帕克比他大不了幾歲；十八歲，最多十九歲，長著一雙大大的搧風耳，臉上還有幾個小丘疹。

「你在那裡幹嗎？」桑帕克問道，放下了他那副職業勁頭。

「我摔在那兒了。」哈利說。

「特地摔在那裡的嗎？」桑帕克竊笑著說。

「我不是故意要摔的。」哈利說，不覺著惱了。他的牛仔褲有一條褲腿撕破了，他伸出去以保持身體平衡的那隻手在流血。他突然記起他為什麼會摔倒，於是他轉過身去，瞪著汽車庫與籬笆之間的那條衚衕。騎士公共汽車的頭燈將那裡照亮了，那裡空蕩蕩的。

「願意往那兒看嗎？」史坦問。

「剛才那裡有一個大的黑東西，」哈利說，不肯定地指著那塊空地，「好像是條狗……但是大得……」他回過頭來看史坦，史坦的嘴張開了一點。哈利帶著一種不安的心情，看到史坦的眼睛轉到哈利前額上的那個疤上了。

「你頭上那是什麼？」史坦突然問道。

「沒什麼。」哈利迅速地說，一面用頭髮蓋住那塊疤。如果魔法部在找他，他可不想讓他們太輕易就找到了。

「你叫什麼名字？」史坦繼續問道。

「奈威隆巴頓，」哈利說道，這是他首先想起來的一個名字，「那——那麼說，這輛公共汽車，」他迅速地說下去，希望分散史坦的注意力，「你剛才是說它什麼地方都能去，是嗎？」

「是啊，」史坦驕傲地說，「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只要是在陸地上的地方都行。水底下可去不了。咦，」他說，看上去又懷疑起來了，「你不是打信號要我們停車的嗎？你伸出你的魔杖，不是嗎？」

「對呀，」哈利趕快說，「聽著，到倫敦去要多少錢？」

「十一個銀西可，」史坦說道，「不過要是你付十四個，你就可以得到巧克力，付十五個，就可以拿到一個熱水瓶和一把牙刷，顏色由你挑。」

哈利又在他的衣箱裡仔細尋找，扯出他的錢袋。把一些銀幣倒在史坦手裡。然後他和史坦舉起他的衣箱，箱子上放著嘿美的籠子，兩人就這樣走上了公共汽車。

汽車裡沒有座位，在拉上窗簾的窗子後面，放有六張帶黃銅柱的床。每張床旁邊的托架上都點著蠟燭，照亮了有護壁板的牆。一個小個子男巫，戴著睡帽，在汽車後部咕噥道：「現在可不要，多謝了，我在醃鼻涕蟲呢。」一面在睡夢中翻了個身。

「你睡這張。」史坦耳語道，把哈利的箱子塞到司機後面的那張床底下，司機坐在方向盤前面的一張扶手椅上。「這是我們的司機，老爾普蘭。老爾，這是奈威隆巴頓。」

老爾普蘭是一位年長的男巫，戴著鏡片很厚的眼鏡。他向哈利點點頭，哈利慌張地再次撫平他的額發，坐在了他的床上。「開車吧，老爾。」史坦說，坐在老爾旁邊的扶手椅上。

又是巨大的砰的一聲，哈利不由得倒在了床上，是騎士公共汽車的速度把他向後拋去的結果。哈利振作起來，向黑暗的窗外看去，看到他們現在正沿著一條完全不同的街道穩而快地行駛著。史坦正饒有興趣地看著哈利那張驚訝的臉。

「這就是你打信號要我們下來的地方。」他說，「我們現在在哪裡，老爾？是在威爾士的什麼地方嗎？」

「唔。」老爾說。

「麻瓜為什麼聽不見這車？」哈利問。

「他們！」史坦輕蔑地說，「不好好兒聽，是這樣嗎？也不好好兒看。他們什麼也不注意。」

「最好現在把馬什女士叫醒，史坦，」老爾說，「我們馬上就要到阿伯加文尼1了。」

史坦走過哈利身旁，消失在一道狹窄的樓梯上。哈利仍舊在看著窗外，越來越感到緊張。老爾似乎對掌握方向盤並不熟練。這輛騎士公共汽車總是往人行道上撞，但倒是什麼也撞不著；一行行的燈柱、信箱和垃圾桶在這輛車開過來的時候都跳讓著避開，等它開過去了，就又回到原來的位置。

史坦回到樓下來了，身後跟著一位身穿淺綠色旅行外套的女巫。

「你慢走，馬什女士。」史坦快樂地說。

這時老爾踩了剎車，車上的床都向車的前方滑行了大約一英呎。馬什女士將一塊手帕掩在嘴上，然後蹣跚地走下車去。史坦把她的袋子扔給她，砰的一聲關上車門；又是響亮的砰的一聲，汽車轟隆隆地沿著一條狹窄的鄉間道路行駛，兩旁的樹都跳開讓路。

哈利即使坐的不是一輛砰砰作響、一下子就向前跳一百英里的公共汽車，也不會睡得著。他重新想到下一步自己會遇到什麼事，德思禮家是不是設法把瑪姬姑媽從天花板上弄下來了，一想到這些，他胃裡就翻騰。

史坦打開了一份《預言家日報》，他在讀著報，舌頭放在兩排牙齒之間。頭版大照片上有一個人，臉龐凹陷，長頭髮糾結在一起，他緩慢地向哈利眨眼。他看上去令人眼熟得奇怪。

「那個人！」哈利說，暫時忘了他自己的麻煩事。麻瓜的報紙也登了他！」

史坦重新翻到了第一版，咯咯地笑起來。

「天狼星·布萊克，」他說道，點著頭，「他當然會在麻瓜的報紙上了，奈威。你原來在哪裡？」

哈利臉上一片空白。史坦看了，咯咯的笑了起來，露出了優越感。他撕下第一版，把它遞給哈利。「你應該多讀讀報，奈威。」

哈利把報紙湊近蠟燭光讀起來：

布萊克仍然在逃

魔法部今天證實：被認為是阿茲卡班城堡中待過的囚犯中最臭名昭著的天狼星·布萊克，現在仍然未被捉拿歸案。

「我們正在努力重新捉拿布萊克，」魔法部長康尼留斯夫子今天早晨說，「我們請求魔法界保持鎮靜。」

國際巫師聯合會的某些成員曾批評夫子不該將布萊克在逃這件事通知麻瓜的首相。

容易激怒的夫子說道：「噢，我不得不這樣做，難道你們不知道嗎？布萊克瘋了。誰遇到他都會有危險，不管你是魔法界的人還是麻瓜。我得到了首相的保證，他說在布萊克的真實身分方面，不向任何人吐露一個字。讓我們來面對這個現實——如果他說出去了，誰還會相信他？」

麻瓜們被告知布萊克帶著槍（一種金屬魔杖，麻瓜們用來自相殘殺的），而魔法界人士時刻擔心一年前的大屠殺會再現，當年布萊克曾經用一句魔咒就殺死了十三條人命。

哈利盯著布萊克那雙模糊不清的眼睛，在那張凹陷的臉上，只有這雙眼睛似乎有些生氣。哈利還從來沒有遇到過吸血鬼，但是他在黑魔法防禦術課上看到過他們的照片，而布萊克有著蠟一樣的白色皮膚，看上去就像是吸血鬼。

「他看上去很嚇人，是不是？」史坦說道。哈利讀報的時候他一直在觀察哈利。

「他殺死過十三個人嗎？」哈利說，把報紙還給了史坦。「用一句咒語就殺了？」

「對啊，」史坦說，「當著目擊者的面，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好大的麻煩，老爾，是不是？」

「唔。」老爾陰鬱地說。

史坦在扶手椅裡轉了一圈，把手放在椅背上，以便更好地看著哈利。「布萊克是竭力支持那個人的。」

「什麼？佛地魔嗎？」哈利想也沒想就這樣說了。

就連史坦的丘疹也發白了；老爾急速地轉著方向盤，整個農莊都不得不跳到一邊以便避讓這輛車。

「你瘋啦？」史坦嚷道，「故意提他的名字幹嗎？」

「對不起，」哈利即刻道歉地說，「對不起，我——我忘了——」

「忘了！」史坦軟弱無力地說，「哎呀，我的心跳得那個快啊……」

「那麼——那麼說，布萊克是那個人的支持者了？」哈利急忙說。

「對啦，」史坦說，仍舊撫摸著他的心口，「對啦，說得對。和那個人的關係非常密切，人們是這麼說的……不管怎麼說，當年小哈利波特要被那個人殺死的時候——」哈利不安地將前額的頭髮又拉了下來。「那個人的所有支持者都受到了追捕，對不對，老爾？這些人多數都知道，既然那個人已經逃走了，他們也就完了，所以他們都老實了。天狼星·布萊克可不這樣。我聽說他認為有一天那個人會當權，那他就是第二號人物了。」

「不管怎麼說，他們在大街上把布萊克逼得走投無路，街上還滿是麻瓜，布萊克拿出他的魔杖，炸了半條街，一個男巫被殺死了，十二個麻瓜也沒命了。可怕，是不是？你知道布萊克接下來幹什麼了嗎？」史坦誇張地耳語道。

「什麼？」哈利說。

「大笑，」史坦說，「就是站在那裡大笑。等魔法部增援的人趕到的時候，他安靜地跟著他們走了，一路上還在大笑。當然他是瘋了，老爾，是不是？他瘋了吧？」

「要是他到阿茲卡班時還沒有瘋，他現在也瘋了。」老爾慢慢地說，「要是我，到那種地方以前自己就先爆炸了。他這是活該，想想看……他都幹了些什麼……」

「他們費了好大勁才把這件事瞞了起來，是不是啊，老爾？」史坦問，「整條街都挨炸了，所有的麻瓜都死了。老爾，關於這件事，他們是怎麼說的？」

「煤氣爆炸。」老爾咕噥道。

「可是現在他出來了，」史坦說著，又去看報紙上那張布萊克面容憔悴的照片，「阿茲卡班以前可從來沒人逃出來，是不是，老爾？真弄不懂他是怎麼出來的。真嚇人，是不是？我認為阿茲卡班的守衛是沒法反抗的，是不是，老爾？」

老爾突然顫抖起來。「你說點別的什麼吧，史坦，聽話。提到阿茲卡班的守衛，我就起雞皮疙瘩。」

史坦不情願地放下報紙。哈利靠在騎士公共汽車的車窗上，心情比什麼時候都糟。他情不自禁地想象幾天之後史坦會對乘客說些什麼。

「聽說過那個哈利波特嗎？他把他的姑媽吹脹了！他來乘過我們這輛公共汽車，是不是，老爾？他還努力跑著趕我們的車呢……」

他，哈利，已經破壞了魔法界的法律，就和天狼星·布萊克一樣。把瑪姬姑媽吹脹了，這件事夠得上讓他到阿茲卡班去嗎？哈利對魔法界的監獄一無所知，不過他聽到任何人提起那個地方都是戰戰兢兢的。霍格華茲的狩獵場看守海格去年就在那裡待過兩個月。哈利不會馬上忘記，當人家告訴海格他要到那裡去的時候，他臉上那種恐怖的表情，而且海格是哈利認識的最勇敢的人之一。

騎士公共汽車在黑暗裡前進著，一路衝散灌木、行人安全島頂端的護

柱、電話亭和樹木，哈利躺在他的羽毛床上，躁動不安，悲慘可憐。過了一會兒，史坦想起哈利付過巧克力的錢，但是當這輛汽車突然從阿恩格利西駛往阿伯丁2的時候，他把巧克力全灑在了哈利的枕頭上。穿著晨衣和拖鞋的男巫和女巫們一個個地從汽車上層下來，離開了汽車。他們好像都很樂意離開。

最後，哈利成了惟一的乘客。

「那麼好吧，奈威，」史坦說，拍著手，「到倫敦去什麼地方呀？」

「斜角巷。」

「好，」史坦說，「那麼，抓緊……」

砰。

他們沿著查林十字路隆隆前進。哈利坐起來，看著房子和長凳擠在一邊，給騎士公共汽車讓道。天空比以前亮了一些。他還要躲躲藏藏兩個小時，古靈閣銀行一開門就進去，然後出發——到哪裡去，他不知道。

老爾猛踩一下剎車，騎士公共汽車就滑行著停了下來，停在一家破破爛爛的小酒吧前面。這家小酒吧的名字叫做破釜酒吧，它後面就是通往魔法世界的斜角巷的入口。

「多謝。」哈利對老爾說。他跳下汽車的台階，幫史坦把他的衣箱和嘿美的籠子放在人行道上。「那麼，」哈利說，「再見了。」

但是史坦並沒注意他。他仍然站在公共汽車的門道里，對著通往破釜酒吧的陰暗入口傻笑。

「你到了，哈利。」一個聲音說。哈利還來不及轉身，就覺得有一隻手放在了他的肩上。同時，只聽史坦叫道：「哎呀！老爾，你來看！你來看！」

哈利抬頭看見了那隻手的主人，馬上覺得胃裡給倒上了一大桶冰——他

正好撞上了魔法部部長康尼留斯夫子本人。

史坦跳到人行道上站在哈利旁邊。

「部長，你叫奈威什麼？」他興奮地問。

夫子是個粗壯的小個子，身穿一件細條紋的長袍，看上去冷淡而疲憊。「奈威？」他重複道，皺著眉頭，「這是哈利波特。」

「我早就知道啦！」史坦高興地叫道，「老爾！老爾！你猜猜奈威是誰，老爾！他是哈利波特！我能看見他的傷疤！」

「對，」夫子煩躁地說，「好吧，騎士公共汽車把哈利接到了這裡，我很高興，但我和他現在一定要到破釜酒吧裡去……」

夫子加大了哈利肩上的壓力，哈利發現自己被推著進入了這家小酒吧。一個彎著背、手拿燈籠的人在吧檯後面的門道里出現了。這是湯姆，一個滿臉皺紋、沒有牙齒的老闆。

「你找到他了，部長！」湯姆說，「您要喝什麼？啤酒？白蘭地？」

「也許來一罐茶吧。」夫子說，仍舊沒有放開哈利。

他們身後傳來一陣拖拖拉拉和一陣陣吹氣的聲音，史坦和老爾出現了，帶著哈利的衣箱和嘿美的籠子，他們向四周興奮地張望著。

「你怎麼竟然不告訴我們你就是哈利波特呢，奈威？」史坦說，滿臉是笑地對著哈利。

此時老爾那張像貓頭鷹一樣的臉在史坦的肩頭上饒有興趣地凝視著。「要一個包間，湯姆。」夫子直截了當地說。

「再見。」哈利可憐巴巴地對史坦和老爾說，這時湯姆向夫子示意要他離開吧檯到那條走道去。

「再見，奈威！」史坦叫道。

夫子迫使哈利跟著湯姆的提燈沿著狹窄的通道往前走，然後他們走進了一個小雅座。湯姆彈了一下手指，壁爐裡就生起了火；他鞠了一躬，離開了。

「坐下，哈利。」夫子說，指著火爐旁的一把椅子。

哈利坐下了。儘管有火，他還是覺得手臂上起了鷄皮疙瘩。夫子脫下他的細條紋長袍，把它扔在了一旁，然後急速拉起他那套深綠色西裝的褲子，在哈利對面坐下來。「我是康尼留斯夫子，哈利。魔法部部長。」哈利當然早巳知道，以前他見過夫子一次，但那時他穿著他爸爸的隱形斗篷，可不能讓夫子知道這件事。

酒吧老闆湯姆又出現了，在睡衣外面加了一條圍裙，用托盤拿來了茶和烤麵餅。他把托盤放在夫子和哈利之間的桌子上，離開雅座，隨手帶上了門。

「好吧，哈利，」夫子說，一面把茶倒出來，「我不怕你知道，你讓我們慌作一團了。從你阿姨和姨丈家這樣跑出來！我原來以為……不過你沒出事，要緊的是這一點。」夫子給自己的烤麵餅抹上黃油，然後把盤子向哈利推過去。

「吃，哈利，你看上去死氣沉沉的。現在……你會高興地聽到我們是怎樣解決瑪姬小姐不幸被吹脹這件事的。幾個鐘點以前，偶發事件逆轉部的兩名成員奉命到了水蠟樹街。瑪姬小姐恢復過來了，她的記憶也被調整過了。她不記得這件事了。事情就是這樣。沒有造成任何傷害。」夫子從他的茶杯邊上對著哈利微笑，倒像是一位叔叔在看心愛的侄子。哈利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張開嘴要說話，又想不出來該說什麼，只好閉上了嘴巴。

「啊，你在擔心你的阿姨和姨丈的反應吧？」夫子說，「好吧，我不否認他們極其生氣，哈利，不過，只要你聖誕節和復活節都留在霍格華茲，他們是準備明年夏天讓你回去的。」

哈利的嗓子眼兒不再堵得慌了。

「我永遠在霍格華茲過聖誕節和復活節的，」他說道，「我不想再回水蠟樹街了。」

「喏，喏，等你鎮靜下來以後，我肯定你就不會這樣想了。」夫子說，帶著擔心的聲調。「他們畢竟是你的家人，我肯定你們——哦——內心深處是彼此喜愛的。」哈利不想去糾正夫子的看法，他仍舊等著聽怎樣發落他。

「那現在剩下的就是，」夫子說，又在給他第二塊烤麵餅涂黃油，「你剩下的兩星期假期在哪裡過。我建議你在破釜酒吧開一個房間，並且——」

「等一等，」哈利急促地說，「給我的處分怎麼說？」

夫子眨了眨眼，「處分？」

「我違法了！」哈利說，「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魔法的法令！」

「哦，親愛的孩子，我們不會為這樣一點小事處分你的！」夫子叫道，不耐煩地揮舞著他的烤麵餅。「那是個偶然事件！我們不會僅僅為了人們吹脹姑媽就把他們送到阿茲卡班去的！」但這些話和哈利過去與魔法部所打的交道完全合不上拍。

「去年，只不過因為我姨丈家裡的小妖精弄壞了一塊布丁，我就受到了一次正式警告！」哈利皺著眉頭說，「魔法部說，如果再在那裡施展任何魔法，霍格華茲就要開除我！」

除非哈利的眼睛騙了他，因為夫子突然顯得尷尬起來。

「情況常常變化，哈利……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必須要考慮的是……你肯定不想被開除吧？」

「當然不了。」哈利說。

「那好，那你還慌張什麼？」夫子輕鬆地大笑起來，「喏，來一片烤麵

餅，哈利，讓我去找湯姆給你弄一間房子。」

夫子走出雅座去了，哈利瞪眼看著他的背影。肯定正在發生著什麼特別不尋常的事情。如果不是為了他做過的事懲罰他，夫子為什麼在破釜酒吧等他呢？而且現在哈利想到了這一點：魔法部部長本人參與未成年人使用魔法的事情，這肯定是不尋常的。

夫子回來了，一起來的還有小酒吧的老闆湯姆。

「第十一號房間空著，哈利，」夫子說，「我想你住在那裡會是很舒服的。只有一件事，而且我想你會理解的：你不要到麻瓜的倫敦去亂逛，行嗎？就待在斜角巷不要出去，而且每天天黑以前必須回來。你肯定明白這是為什麼。湯姆會替我留神你的。」

「好吧，」哈利慢慢地說，「但是，這為什麼呢？」

「不想再失去你，難道我們想嗎？」夫子開懷大笑，「不，不……我們最好能知道你在哪裡……我的意思是……」夫子大聲清了清嗓子，拿起了他那件細條紋長袍。「好吧，我要走了，忙著呢，你知道的。」

「你們有天狼星·布萊克的消息嗎？」

夫子的手指在長袍的銀扣上面滑了一下。「什麼意思？哦，你聽到了——好吧，沒有，還沒有呢，不過這只是時間問題。阿茲卡班的守衛還從來沒有失敗過……它們這次惱怒得不得了，比我知道的哪次都厲害。」夫子有一點兒顫抖。

「那我就說再見了。」他伸出手來，哈利和他握手，突然有了個主意。「啊——部長？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夫子微笑著說。

「好吧，三年級學生可以訪問活米村，但是，我的阿姨和姨丈沒有在我的同意表上簽字。您能給我簽嗎？」

夫子看上去一副不舒服的樣子。

「啊，」他說，「不，不，我很抱歉，哈利，因為我不是你的家長，也不是你的監護人——」

「可您是魔法部部長啊，」哈利急切地說，「如果您允許我——」

「不，抱歉，哈利，因為規定就是規定，」夫子斷然說，「也許明年你可以訪問活米村。其實，我認為你最好是不……是……好吧，我要走了。在這裡好好過。哈利。」夫子最後一次對哈利微微一笑，又握了一下手，就離開了房間。

於是湯姆走上前來，對哈利微笑著。「波特先生，請跟我來，」湯姆說道，「我已經把你的東西都搬上去了。」

哈利跟隨湯姆走上一道漂亮的木樓梯，來到一間門口有一個黃銅牌子標明是十一號的房間，湯姆為哈利打開鎖，開了房門。房間裡面有一張看上去很舒服的床，幾件很光亮的橡木傢具，壁爐裡的火燒得噼啪作響，衣櫥頂上站立著——

「嘿美！」哈利驚喜地叫道。這只雪白的貓頭鷹的喙咔噠響了一下，然後就飛到了哈利的肩頭上。

「你這只貓頭鷹真神奇。」湯姆咯咯笑著說道，「你來到這裡以後大約五分鐘，它就飛來了。如果需要什麼，波特先生，馬上說好了。」他又鞠了一躬，離開了。

哈利在床上坐了很久，心不在焉地撫摸著嘿美。窗外的天空從深深的紫藍色迅速變成冷冰冰的鐵灰色，然後又慢慢地變成一道道的泛著粉紅的金色。哈利簡直不能相信自己離開水蠟樹街才不過幾個小時，他沒有被開除，而且他還有整整兩周可以擺脫德思禮一家的好日子。

「這是個很古怪的夜晚，嘿美。」他打著哈欠說。

他甚至沒有拿掉眼鏡，就倒在枕頭上睡著了。

* * *

1 阿伯加文尼，英國一地名。

2 阿伯丁，英國一舊郡名。

第 4 章　破釜酒吧

哈利過了好幾天才習慣了他奇異的新自由。以前他從來不能什麼時候想睡就睡，想吃就吃。現在他甚至可以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只要那地方在斜角巷裡面就行，這條長長的鋪滿小石子的街道兩旁都是世界上最讓人著迷的魔法商店。因此，哈利並不想破壞他對夫子許下的諾言，沒有偏離正道又到麻瓜的世界裡去。

哈利每天早晨在破釜酒吧吃早飯，他喜歡在那裡觀察其他住客：鄉下來的有趣的小女巫到這裡來是為了一整天進行採購；看上去易受傷害的男巫們就《今日變形術》上的新文章進行爭論；野頭野腦的巫師、喧鬧的侏儒；還有，有一次，一個頭戴厚厚的巴拉克拉瓦盔帽、看上去令人懷疑是鬼怪的人要了一碟子生肝。

早飯後，哈利往往到後院去，拿出他的魔杖，敲敲垃圾桶上方從左面數第三塊磚頭，然後後退一步，看著牆上打開的通向斜角巷的拱道。

哈利把長長的夏日花在逛商店和在咖啡店外色彩鮮艷的遮陽傘下吃東西上，與他同時進餐的人在那裡彼此展覽買到的東西（「這是一架月亮觀測儀，夥計——再不用擺弄月亮圖表了，明白嗎？」）或者討論天狼星·布萊克案件（「我個人認為，在他回到阿茲卡班以前，任何小孩都不能單獨出門。」）。哈利再也不用躲在被單下拿著手電筒做家庭作業了，現在他可以坐在伏林·伏德秋冰淇淋店外面的燦爛陽光下，完成他所有的論文，有時候還能得到弗洛林本人的指導，弗洛林除了在中世紀焚燒女巫方面具有廣泛的知識以外，還每隔半小時就免費供給哈利一盒冰淇淋。

哈利一旦把錢袋又放滿了金加隆、銀西可和銅納特以後，他就需要實行自我控制，以免把錢一下子花光。他必須不斷提醒自己：他還要在霍格華茲過五年，而且，向德思禮家人要錢買魔法書會是什麼滋味，這樣他才能忍住不買一套漂亮的結結實實的金戈布石（魔法界的一種遊戲，有點像彈子戲，在這種遊戲中，誰丟了一分，那些小石子兒就會把發臭的

液體噴射到他臉上）。有一種大玻璃球，裡面是美妙的活動星座模型，有了它，就可以不必再上天文學課了；哈利也很想買。但最使哈利動心的東西在他最喜愛的商店，優質魁地奇用品商店裡，這是他到了破釜酒吧一星期以後的事。

當時有許多人擠在那裡看，哈利很好奇，於是便擠了進去。他擠在興奮的女巫和男巫中間，直到他看到在一個新樹立起來的墩座上，有一把掃帚，那是他平生所見過的漂亮得令人吃驚的掃帚。

「剛剛問世……樣品掃帚……」一個長著方下巴的男巫在告訴他的同伴。

「這是世界上最快的掃帚，是不是，爸爸？」一個比哈利小的男孩尖聲問他的爸爸，這個男孩正弔在他爸爸的手臂上搖晃著。

「愛爾蘭國際隊剛剛訂購了七把這樣漂亮的掃帚！」店主對大家說，「這種產品是世界盃賽上的寵兒！」

哈利前面一個高大的女巫走開了，因此他得以讀到這把掃帚旁邊的說明：

光閃電

此類飛天掃帚代表目前最高工藝水平，其帚把系用白蠟樹木材精製而成，呈流線型，精美無比，經硬如鑽石之擦光劑加以處理，並有手工鏤刻之註冊號碼。本產品尾部的每一掃帚細枝皆經過篩選，務使其流線型臻於完美，故本產品在平衡與精確度方面無與倫比。光閃電十秒之內加速可達每小時一百五十英里，且其制動裝置魅力無窮。價格面議。

價格面議……哈利不願意去想這種光閃電值多少錢。在他整個一生中，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得到它——但是他騎著「光輪2000」，在魁她奇比賽中從來沒有敗過。他既然已經有了一把很好的掃帚，那他傾囊而出購買光閃電有什麼意義呢？哈利沒有詢問價格，但在這以後，他幾乎每天都到那家店裡去，為的是能看看那光閃電。

然而，有些東西是哈利必須買的。他到藥店去補充藥劑的各種成分，而

且，由於他的校服與四肢相比短了好幾英吋，他去了摩金夫人的各式長袍買了幾件新袍子。最重要的是，他必須購買新的教科書，這類書包括兩門新課程，即保護神奇生物和占卜術。

哈利看了看書店的櫥窗，不覺嚇了一跳。書店櫥窗裡通常展示的是有地磚那麼大、帶金色浮雕的咒語書，現在這類書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大鐵籠子，裡面裝著約有一百本《怪獸的怪獸書》。這些書關在一起，狂怒地進行著角力競賽，好戰成性地猛咬、打鬥，破碎的書頁到處飛揚。

哈利從口袋裏抽出書單，第一次加以查閱。《怪獸的怪獸書》被列為保護神奇生物這門課必備的書。現在哈利懂得海格為什麼說這本書他可能用得著了，他感到鬆了一口氣。他以前一直想不通，以為海格養了幾個可怕的新寵物，需要幫助。

哈利走進這家書店，經理急忙迎上前來。「霍格華茲的嗎？」他出其不意地問道，「是來買新書的嗎？」

「是的，」哈利說，「我需要——」

「請讓開一點兒。」經理不耐煩地說，把哈利推向一邊。他戴上一副很厚的手套，拿起一根很粗的、滿是節疤的手杖，走向那裝有《怪獸的怪獸書》的鐵籠子。

「等一等，」哈利急忙說，「這本書我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嗎？」經理的臉上馬上露出大為寬慰的神色，「多謝老天了，今天早晨我已經被咬了五次了。」

忽然傳來一陣響亮的撕扯聲音，兩本《怪獸的怪獸書》抓住了第三本，合力將它撕散。

「住手！住手！」經理嚷道，把那根手杖從鐵條之間伸進去，把這幾本書打開。「我再也不儲存這些書了，永遠不！簡直鬧得不可開交！我們以前進過兩百本《隱形的隱形書》，我還以為沒有什麼比它們更糟的了——那些書好貴啊，而且我們永遠沒有……好吧，你要別的什麼書

嗎？」

「要的，」哈利說，看著他的書單，「我需要一本卡桑德拉瓦布拉斯基著的《撥開迷霧看未來》。」

「啊，開始要學預言了，是不是？」經理說著就脫下了手套，把哈利領到書店的後半部去了。

那裡有一個角落，放的全都是占卜方面的書。一張小桌子上放了許多書，如《預言無法預見的事：使你自己免受打擊》和《破碎的球：命運不濟的時候》。

「這裡就是，」經理說，他爬上梯子拿下一本黑色封面的厚書，「《撥開迷霧看未來》對你所有的基本占卜方法——看手相、水晶球、鳥類內臟……都具備很有用的指導作用。」

但哈利並沒有聽他說話。他的眼光落到了另外一本書上，那是放在小桌子上的一本書：《死亡預兆：當你知道最壞的事即將到來的時候，你該怎麼辦？》。

「哦，我要是你，我可不看這樣的書。」書店的店員看到哈利的目光落在那本書上，便輕鬆地說，「你看了這本書，就會看到死亡的預兆無處不在，這本書會嚇死人的。」

但是哈利仍然瞪著那本書的封面：封面上有一條狗，差不多有熊那麼大，兩眼發光。這條狗看上去出奇地眼熟……書店店員把《撥開迷霧看未來》這本書塞到了哈利手中。

「還要什麼嗎？」他說。

「要的，」哈利說，好不容易眼睛才離開了那條狗，昏昏然地查閱他那張書單，「哦——我要《中級變形術》和《標準咒語（三級）》。」

十分鐘以後，哈利從書店裡走了出來，腋下夾著新書，往破釜酒吧走去，幾乎沒有注意自己在往哪裡去，一路上撞了好幾個人。

他腳步沉重地上樓回到自己的房間，把新買的書都傾卸到床上。有人進房間打掃過了，窗子是開著的，陽光傾瀉而進。哈利可以聽到從他身後看不見的麻瓜街上傳來的汽車聲，也聽得到斜角巷中看不見的人群聲。他從洗手池上方的鏡子裡看到了自己。

「那不會是死亡的預兆，」他不顧一切地對鏡中的自己說，「我在木蘭花新月看到它的時候，正在神魂不定呢。那可能只不過是一條迷路的狗罷了……」

他機械地舉起了手，想撫平頭髮。

「你在打一場要失敗的戰爭呢，親愛的。」他的鏡子氣喘吁吁地說道。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哈利開始到什麼地方都盼望著能遇到榮恩或是妙麗。現在，霍格華茲學校的許多學生都到斜角巷來了，因為不久就要開學了。哈利遇到西莫斐尼干和丁湯馬斯，他們都是他在葛萊芬多院的同學，他們也在優質魁地奇用品商店貪婪地盯視那把光閃電；他還在書店外面碰到過真正的奈威隆巴頓，一個圓臉、愛忘事的男孩。哈利沒有停下來和他閒談；奈威似乎把他的書單不知擱在什麼地方了，因而被他那位看上去很可怕的祖母數落了一番。哈利希望她一直不會發現他在逃離水蠟樹街時假冒過奈威的名字。

哈利在暑假的最後一天醒來，認為他至少第二天會在霍格華茲特快專列上遇到榮恩和妙麗。他起床後，穿戴整齊，最後一次去看光閃電。正在考慮上哪兒吃飯，這時，有人使勁叫他的名字，他回過頭來。

「哈利！哈利！」他們在那裡，兩個人都在，坐在伏林·伏德秋冰淇淋店外面，榮恩看上去令人難以置信地奇特，妙麗曬得成了棕色，兩人都在拚命向他招手。「到底看見你了！」榮恩說道，在哈利坐下來的時候對他咧嘴笑著，「我們到破釜酒吧去過了，但是他們說你已經走了，於是我們去了書店，去了摩金夫人那裡，還——」

「上周我已經買齊了學校需要的所有東西。」哈利解釋說，「你們怎麼知道我住在破釜酒吧的？」

「我爸說的。」榮恩簡短地說。衛斯理先生在魔法部工作，當然會聽到

整個故事，知道瑪姬姑媽的遭遇。

「你真的把你姑媽吹脹了嗎，哈利？」妙麗問道，聲調是很認真的。

「我不是有意要這樣做的，」哈利說，這時榮恩笑得不可開交，「我只不過——一時失控罷了。」

「這事沒什麼好笑的，榮恩。」妙麗尖銳地說，「說實在的，沒開除哈利，我真感到奇怪。」

「我也一樣。」哈利承認說，「我忘記了開除的事，我原來以為我要被抓起來的。」他看了看榮恩，「你爸不知道夫子為什麼放過我吧，他知道嗎？」

「很可能因為是你的緣故，不是嗎？」榮恩聳聳肩膀，還咯咯地笑著，「著名的哈利波特啊什麼的。要是我吹脹了我的姑媽，魔法部肯定不會放過我的。聽著，他們首先要把我挖出來，我媽會殺了我的。不管怎麼樣，今天晚上你自己可以問我爸。今天晚上我們也要在破釜酒吧過夜！所以你明天可以和我們一起到王十字車站去！妙麗也在那裡！」

妙麗點點頭，滿臉是笑：「我媽和我爸今天早上把我和我所有在霍格華茲要用的東西都留在了那裡。」

「太棒了！」哈利高興地說，「那麼，你新書什麼的都買齊了嗎？」

「看，」榮恩說，從書包裡抽出一個細長的匣子，打開了，「嶄新的魔杖，十四英吋長，柳條的，有一根獨角獸的尾毛。而且我們把書都買齊了——」他指了指自己椅子下面的一個大書包，「那些妖怪書怎麼樣，呃？我們說要兩本的時候，那店員差一點沒哭出來。」

「那些東西是什麼呀，妙麗？」哈利指著她身旁椅子上不是一個而是三個鼓鼓囊囊的書包問道。

「噢，我不是選課比你們多嗎？」妙麗說，「那些是算術占卜、保護神奇生物、占卜、古代神秘文字研究研究、麻瓜研究方面的書——」

「你選麻瓜研究幹嗎？」榮恩說，一面對哈利轉動著眼珠，「你已經很瞭解麻瓜了！」

「但是，從魔法界的角度去研究他們會很叫人入迷的。」妙麗真誠地說。

「你今年還打算吃飯睡覺嗎，妙麗？」哈利問道，榮恩在一旁偷偷地笑。

妙麗不理他們。「我已有了十個金加隆，」妙麗查看著她的錢包說，「我的生日在九月份，我媽和我爸給了我一些錢，讓我給自己提前買生日禮物。」

「買一本好書怎麼樣？」榮恩裝傻問道。

「不，我不想買書，」妙麗平靜地說，「我真的想要一隻貓頭鷹。我的意思是說，哈利有他的嘿美，你有愛落——」

「我可沒有，」榮恩說，「愛落是我們一家的。我所有的只不過是斑斑罷了。」他從口袋裏掏出他的寵物小耗子來。「我想送它去檢查一下，」他又說，一面把斑斑放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我認為埃及對它不合適。」斑斑看上去比以前更瘦了，它的鬍鬚明顯地搭拉下來。

「那邊有一家神奇生物商店，」哈利說，現在他已經很熟悉斜角巷了，「你可以看看在那裡是不是可以給斑斑買點什麼，妙麗也可以在那裡買到貓頭鷹。」

於是他們付了三份冰淇淋的錢，穿過大街，來到了那家叫做奇獸動物園的店鋪。

裡面沒有多大空間。牆上每一英吋的地方都掛著籠子。店裡又臭又鬧。因為籠子裡的小生物都在發出各種叫聲。櫃檯後面的女巫已經在告訴一位男巫如何照顧雙尾蠑螈，因此哈利、榮恩和妙麗就等在一旁，一面看著那些籠子。

一對有著巨大眼睛的紫色蟾蜍坐在那裡，不討人喜歡地狼吞虎嚥，正享用著一隻死麗蠅。一隻硬殼上有寶石鑲飾的大烏龜在靠近窗子的地方炫耀。有毒的橘色蝸牛正從它們的玻璃箱的邊緣慢慢地冒出來。一隻肥胖的白兔予不斷地變成一頂絲質的高頂禮帽以後又變回來，發出響亮的噗噗聲。然後是各種顏色的貓、一籠吵吵鬧鬧的渡鴉、一籃子可笑的芥末色的軟毛球大聲哼哼著，櫃檯上有一個大籠子，裡面是柔滑的黑色耗子，正在用它們長長的禿尾巴玩著某種蹦跳遊戲。

養雙尾蠑螈的男巫走了，榮恩走近櫃檯。「這是我的耗子，」他對那女巫說道，「自從我把它從埃及帶回來以後，它就一直有點不大好。」

「把它放到櫃檯上。」那女巫說，一面從她的口袋裹掏出一副沉重的黑眼鏡來。榮恩把斑斑從他裡面的口袋裹拿了出來，放在離它的同類耗子不遠的地方。籠子裡的耗子不玩蹦跳遊戲了，紛紛擠到籠子邊上，想看得清楚些。

斑斑就像榮恩佔有的所有東西一樣是舊貨（他曾經屬於榮恩的哥哥派西），而且有一點傷痕纍纍的樣子。和籠子裡油光水滑的耗子相比，它看上去特別地愁眉苦臉。

「哼，」那女巫說，把斑斑拿了起來，「這只耗子多大年紀了？」

「不知道，」榮恩說，「很老了。它原來是我哥哥的。」

「它有什麼能耐？」女巫說，仔細檢查著斑斑。

「哦——」榮恩說。

實際情況是斑斑從來就沒有顯示過一丁點兒讓人感興趣的能耐。這位女巫的眼睛從斑斑扯碎的耳朵上轉到它的前爪上，那裡少了一個趾頭，女巫嘴裡發出嘖嘖的聲音。「它受過一番苦，這只耗子。」她說。

「派西把它給我的時候，它就是這副模樣。」榮恩為自己辯護說。

「像這樣的普通家鼠或園鼠，你就別指望它能活過三年以上。」這位女

巫說道，「喏，如果你想尋找比較耐久的動物，你可能會喜歡這裡面的一隻……」她指指那些黑耗子，它們馬上又開始蹦跳起來。

榮恩咕噥道：「愛表現的傢伙。」

「好吧，如果你不想換掉它，你可以試試這種藥劑。」這位女巫說，伸手到櫃檯底下取出一個小紅瓶子。

「好，」榮恩說，「多少錢——哎喲！」

一個薑黃色的巨大東西從最上面的籠子裡跳了下來，跳到榮恩頭上，然後蓄勢向前，對著斑斑呼嚕呼嚕地怒叫著。

「別！歪腿，別！」女巫驚叫道，但是斑斑從她手裡像一塊肥皂似的滑脫了，四肢著地地落到地板上，然後向門邊逃去。

「斑斑！」榮恩大叫，跟著它向店外飛跑；哈利跟在後面。

他們大概花了十分鐘才找到了斑斑，它躲在優質魁地奇用品商店外面的廢紙簍下面。榮恩把這只顫抖不已的小耗子仍舊放回他的口袋，然後直起身來，摸摸自己的頭。

「那是什麼？」

「要麼是一隻很大的貓，要麼是一隻很小的虎。」哈利說。

「妙麗在哪裡？」

「很可能在買貓頭鷹。」

他們又從那條擁擠的街上擠回去，仍舊回到奇獸動物園。他們走到的時候，妙麗正好出來，但她拿的不是貓頭鷹。她手臂裡緊緊抱著的是那只巨大的薑黃色的貓。

「你把這只怪物買下來了嗎？」榮恩問，驚訝得嘴都合不攏。

「它的皮毛挺燦爛的，不是嗎？」妙麗笑嘻嘻地說。

這是一種看法，哈利想道。這只貓的薑黃色皮毛濃密而蓬鬆，但它的腿顯然有點彎曲，它的臉看上去脾氣粗暴，而且一副被壓扁了的怪樣子，好像它什麼時候曾經一頭衝到了牆上似的。斑斑已經不見了，這只貓也就在妙麗的懷抱裡滿意地打著呼嚕。

「妙麗。這鬼東西差點兒抓下了我的頭皮！」榮恩說。

「它不是有意的，你不是有意的吧，歪腿？」

「那麼斑斑怎麼辦？」榮恩說，指著他胸袋上那一塊鼓起來的地方。「它需要休息和放鬆！有這東西在旁邊，它怎麼能休息放鬆啊？」

「這倒提醒了我，你忘了你的耗子補藥了。」妙麗說著，把那只小紅瓶子塞到榮恩手裡。「別擔心，歪腿會睡在我的宿舍裡，而斑斑在你那裡。那還有什麼問題？可憐的歪腿，那女巫說它在那裡好久好久了，一直投人要它。」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榮恩諷刺說，這時他們向著破釜酒吧出發了。

他們發現衛斯理先生坐在酒吧間裡，讀著《預言家日報》。

「哈利！」他說，抬起頭來微笑地看著他，「你好嗎？」

「好的，謝謝您。」哈利說，他、榮恩和妙麗三個人帶著他們買來的東西和衛斯理先生坐在一起。衛斯理先生放下了報紙，哈利看到天狼星·布萊克那張熟悉的照片正瞪著他看。

「他們還沒有抓到他嗎？」他問道。

「沒有。」衛斯理先生說，看上去極其嚴肅的樣子。「在部裡，他們叫我們丟下手頭的工作，想辦法去找到他，不過到現在我們還沒有這份運氣。」

「如果我們抓到了他，會給我們獎賞嗎？」哈利問道。「再能拿到點錢是很好的——」

「別胡說，哈利，」韋新萊先生說，仔細看看他，就會發現他顯得很緊張，「布萊克是不會被一個十三歲的小男巫抓住的。把他抓回去的將是阿茲卡班的守衛，你記著我的話。」

這時，衛斯理太太到酒吧間來了。手上拿著買來的許多東西，她後面跟著那對雙胞胎弗雷和喬治，他們將在霍格華茲開始他們第五年的學業，還跟著那位新當選的男生學生會主席派西和衛斯理家最小的孩子，也是他們家惟一的女兒金妮。

金妮一直很喜歡哈利，她看到哈利，似乎比平時更顯得尷尬，也許這是因為他在霍格華茲救過她的命。她滿臉通紅，咕噥著說了聲「你好」，看都沒看他。

然而，派西卻莊嚴地伸出手來，好像他和哈利從沒見過面似的。他說：「哈利，看見你真高興。」

「你好，派西。」哈利說，忍著沒笑出來。

「你過得不錯吧？」派西裝腔作勢地說，和他握手。那副樣子好像是被介紹給市長似的。

「很好，謝謝——」

「哈利！」弗雷說，用肘部把派西推開，然後深深地鞠躬，「見到你真榮幸，老夥計——」

「妙極了，」喬治說，把弗雷推開，這可輪到他抓住哈利的手了，「絕對是絕妙的。」

派西吼了一聲。

「夠了，喏。」衛斯理先生說。

「媽媽！」弗雷說，好像才發現了她似的，也抓住了她的手，「看到你真好啊——」

「我說，這就夠了。」韋新萊太太說著，一面把買來的東西都放到一把空著的椅子上。「你好，哈利，親愛的。我想你已經聽到那叫人興奮的消息了吧？」她指指派西胸前彆著的那枚嶄新的銀色徽章。「這個家裡的第二個男生頭兒！」她說，自豪得很。

「好不容易啊。」弗雷低聲說。

「對這一點我不懷疑，」衛斯理太太說，突然皺起了眉頭，「我注意到人家沒有讓你們倆當級長。」

「我們幹嗎要去當級長啊？」喬治說，對這種說法表示出反叛的態度，「那樣，生活就一點勁都沒有了。」

金妮傻笑起來。

「你倒是給妹妹樹立個好榜樣啊！」衛斯理太太厲聲說。

「金妮有其他哥哥給她樹榜樣呢，媽媽。」派西高傲地說，「我要去換衣服準備用晚餐……」他消失了。

喬治嘆了口氣。「我們原來要把他關到金字塔裡來著，」他告訴哈利，「可惜讓媽媽發現了。」

那天的晚餐大家都很盡興。小酒吧老闆湯姆在餐廳裡把三張桌子拼在一起，於是衛斯理家的七位成員、哈利和妙麗一口氣吃完了五道美味大菜。

「明天我們怎麼樣去王十字車站啊，爸爸？」弗雷問道，這時大家正在努力吃那塊豪華的巧克力布丁。

「魔法部明天會提供兩輛車的。」

大家都抬頭看著衛斯理先生。

「為什麼？」派西好奇地問。

「那是為了你啊，派西，」喬治嚴肅地說，「帽子上插著小旗，小旗上還有縮寫字母HB1——」

「——就是奇大無比的大腦袋2啊。」弗雷說道。

除了派西和衛斯理太太以外，大家都衝著自己面前的布丁嗤笑起來。

「魔法部為什麼要提供汽車呢，爸爸？」派西再次問道，聲調很是莊重。

「唔，因為我們部裡就有兩輛車啊，」衛斯理先生說道，「而且我在部裡工作，他們這是照顧我……」他的聲音是隨隨便便的，但是哈利不禁注意到衛斯理先生的耳朵紅了，就像榮恩感到有壓力時那樣。

「他們做得不錯。」衛斯理太太活潑地說，「你們知道大家一共有多少行李嗎？到了麻瓜的火車站，那一大堆可真夠瞧的。你們都打好行李了嗎？」

「榮恩還沒有把他新買的東西都放到箱子裡去呢，」派西說，聽上去像是受了很久的罪，「他把東西都倒在我床上了。」

「你不如趕快去好好收拾，榮恩，因為我們明早不會有很多時間。」衛斯理太太從餐桌遠處對榮恩說。榮恩怒視派西。

晚飯以後，大家都覺得又飽又困。他們一個個上樓回房檢查明天要帶走

的東西。榮恩和派西住哈利隔壁。哈利剛剛把自己的衣箱合上鎖好，就聽見隔壁傳來惱怒的聲音，他過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十二號房間的門開了一條縫，派西正在大聲叫喊。

「本來就在這兒，在床頭柜上，我把它拿去擦擦亮——」

「我碰也沒有碰過，懂嗎？」榮恩也對派西大叫道。

「什麼事啊？」哈利問道。

「我的男生學生會主席徽章不見了。」派西轉身對哈利說。

「斑斑的藥也不見了，」榮恩說，把東西從衣箱裡一件件地扔出來看，「我想我是不是把它落在酒吧間了——」

「找到我的徽章以前，你哪兒也不許去！」派西嚷道。

「我去找斑斑的藥，我裝好箱子了。」哈利對榮恩說，然後就下樓去了。

哈利在通往酒吧間的那條又窄又黑的過道里只走到一半，就聽到小客廳裡又傳來兩個人憤怒的聲音。他立刻辨別出那是衛斯理夫婦在說話。他躊躇了一下，不想讓他們知道他聽到他們吵嘴，但是他聽到了自己的名字，於是他向小客廳又走近了一些。

「……不告訴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衛斯理先生激動地說道，「哈利有權知道。我曾經設法告訴夫子，可是他堅持要把哈利當小孩子看。哈利已經十三歲了，而且——」

「亞瑟，真相會把他嚇壞的！」衛斯理太太尖聲說，「難道你真想讓哈利帶著這樣的精神負擔回學校嗎？看在老天的份上。不知道的時候，他是快活的！」

「我不是要讓他感到悲慘，我想讓他提防！」衛斯理先生反駁道，「你知道哈利和榮恩是怎樣的孩子，他們總是自己溜開去玩——他們已經有

兩次走到禁忌森林裡去了！但是哈利今年一定不能再這樣了！那天晚上他從家裡逃出來，路上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想到這兒，心裡就髮毛！如果騎士公共汽車沒有接到他，我敢打賭。在魔法部找到他以前，他早就死了。」

「但是他沒有死啊，他好好兒的，所以，有什麼必要告——」

「茉莉，他們說天狼星·布萊克瘋了，他也許是瘋了，但他聰明得足以從阿茲卡班逃脫，這件事常人是做不到的。現在已經三個星期了，大家連布萊克的一根頭髮也沒有見到，我不管夫子一直對《預言家日報》說些什麼，在捕獲布萊克方面，我們的進展和發明自己會唸咒語的魔杖差不多。我們惟一明確知道的事就是布萊克在追什麼——」

「但是哈利在霍格華茲是絕對安全的。」

「我們認為阿茲卡班是絕對安全的。如果布萊克能夠從阿茲卡班逃出來，他就能衝進霍格華茲。」

「但是誰也不能肯定布萊克就是在追哈利——」

咚的一聲響，哈利肯定是書斯萊先生用拳頭擂了一下桌子。

「茉莉，我要告訴你多少遍啊？報上沒有報道這一點，因為夫子不讓，但是布萊克從阿茲卡班逃走的那天晚上，夫子到阿茲卡班去了。守衛告訴夫子，布萊克說夢話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總是說同樣的話：『他在霍格華茲……他在霍格華茲……』布萊克神經不正常了，茉莉，而且他要哈利死。如果你問我的話，他認為殺死哈利就可以讓那個人重新掌權。哈利阻止了那個人的那天晚上，布萊克失去了一切，而且他已經在阿茲卡班單獨待了十二年，有足夠的時間去想這……」

一片靜寂。哈利又向門靠近了一點兒，極想多聽到一些。

「好吧，亞瑟，你以為是正確的事情，你就堅持去做好了。但是你忘了阿不思鄧不利多了。我認為只要鄧不利多在當霍格華茲的校長，那就什麼東西也傷害不了哈利。我想所有這些事他都知道吧？」

「他當然知道。我們必須問他：阿茲卡班的守衛在學校周圍所有入口駐防，他介意不介意。他對這一點不太高興，不過他同意了。」

「不高興？如果他們在那裡抓到布萊克，他能不高興嗎？」

「鄧不利多不喜歡阿茲卡班的守衛。」衛斯理先生沉重地說道，「我也不喜歡。如果到了這一步……但是當你和布萊克這樣的男巫打交道的時候，有的時候你不得不和你本來想避開的傢伙聯合起來。」

「如果他們救了哈利——」

「——那麼我就再也不說一句反對他們的話了。」衛斯理先生不耐煩地說，「不早了。茉莉，我們還是上樓去吧……」

哈利聽見椅子拖動的聲音。他儘量輕手輕腳地走完通往酒吧的過道，不讓他們看見。小客廳門開了，幾秒鐘以後，腳步聲告訴他，衛斯理夫婦正在上樓。裝耗子補藥的那個瓶子躺在他們早先坐過的那張桌子下面。哈利等到他聽見衛斯理夫婦臥室的門關上了，才拿著瓶子又上了樓。

弗雷和喬治正蹲在樓梯平台的陰暗處，聽著派西為了尋找那男生頭兒的徽章而把他和榮恩的臥室鬧得天翻地覆，笑得喘不過氣來。

「我們找到了徽章，」弗雷對哈利耳語道，「我們已經把它改良了。現在徽章上寫的是『大頭男孩』」。

哈利勉強大笑，走去將耗子補藥給了榮恩，然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躺在了床上。

這麼說，天狼星·布萊克是在找他。這就把什麼都說清楚了。夫子對他那麼寬大，因為發現他還活著，就大鬆了一口氣。他已經讓哈利保證待在斜角巷不出去，斜角巷有許多巫師，可以密切注視著他。明天他還派魔法部的兩輛車送他們大家到車站去，以便衛斯理一家可以在哈利上火車以前照看他。

哈利躺在那裡，聽著隔壁房間悶悶地傳來了大叫大喊的聲音，心裡不明

白自己為什麼沒有更加害怕。天狼星·布萊克曾經用一句咒語就殺死了十三個人。衛斯理夫婦顯然認為，哈利如果知道事實真相，就會嚇得要死。但是，哈利正好完全同意衛斯理太太的話，那就是，鄧不利多先生在哪裡，哪裡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人們不是一直在說鄧不利多先生是佛地魔惟一怕過的人嗎？布萊克是佛地魔的左膀右臂，那他不是也肯定怕鄧不利多先生嗎？還有那些人們一直在談論的阿茲卡班守衛。他們似乎把所有的人都嚇得手足無措，如果他們駐紮在學校周圍，布萊克潛進學校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吧。

總而言之，最讓哈利煩心的是，他訪問活米村的機會現在似乎是零了。在布萊克被捕以前，誰也不會讓哈利離開那座安全的城堡；其實，哈利猜想，在危險過去以前，他的每一個行動都會受到嚴密監視的。

他怒視著黑暗的天花板。人們以為他不會照顧自己嗎？他已經從佛地魔手下逃脫了三次，他不是完全沒有用的啊……蘭月街陰影裡的那只野獸突然出現在他腦海裡。當你知道最壞的事即將到來的時候，你該怎麼辦？

「我不會被人謀殺的。」哈利大聲說。

「人就要有這點精神，親愛的。」他的鏡子睡意朦朧地說。

* * *

1 即Head boy,男生學生會主席，或男生頭兒。

2 「奇大無比的大腦袋」的英文（Humungous bighead）字母縮寫也是HB。這裡弗雷在故意取笑派西。

第 5 章　催狂魔1

第二天早晨，湯姆和平常一樣，用他那沒有牙齒的微笑和一杯熱茶叫醒了哈利。哈利起身穿戴整齊，正在說服不高興的嘿美回到籠子裡去，這時，榮恩衝進了房間，一面還在往腦袋上套一件汗衫，看上去很惱怒的樣子。

「我們上火車越快越好，」榮恩說，「至少，在霍格華茲我可以不和派西在一起。現在他在指責我，說我把茶滴在他的潘妮的照片上了。你知道，」他做了個鬼臉，「他的女朋友。她已經把臉藏在像框下面了。因為她鼻子上儘是污漬……」

「我有事要告訴你。」哈利開口說，但弗雷和喬治進來打擾了他們。他們來看望一下，祝賀榮恩又讓派西發火了。他們下樓去吃早飯，衛斯理先生在那裡讀《預言家日報》的頭版，雙眉緊皺，衛斯理太太正在告訴妙麗和金妮她小時候製作過的一服藥劑的事情。這三個人都在傻笑。

「你剛剛在說什麼？」他們坐下來的時候，榮恩問哈利道。

「等一會兒告訴你。」哈利咕噥道，這時派西怒氣沖沖地進來了。

在出發前的一片混亂中，哈利沒有機會同榮恩或是妙麗說話；他們正忙著把他們所有的衣箱都通過破釜酒吧的狹窄樓梯搬下來，再堆到大門旁邊。嘿美和派西那叫聲很尖的貓頭鷹赫密士都關在各自的籠子裡，放在行李的頂端。一隻小小的柳條籃子放在這堆箱子旁邊，喧鬧地呼嚕呼嚕地叫著。

「沒事兒，歪腿，」妙麗隔著那柳條籃子哄那只貓，「到了火車上我就放你出來。」

「你可別放，」榮恩厲聲說，「可憐的斑斑怎麼辦，啊？」

他指指他的胸膛，那裡有一個大腫塊，說明斑斑是躲在榮恩的衣袋裏。

衛斯理先生一直在外面等候魔法部的車子，現在把腦袋伸進來了。

「車來了。」他說，「哈利，來吧。」

衛斯理先生強迫哈利穿過短短的一段人行道，走向第一輛車。這兩輛車都是老式的深綠色汽車，開第一輛車的是一個身穿艷綠色天鵝絨西服、神色狡猾的男巫。

「上車，哈利。」衛斯理先生說，一面對這條街道左右張望。哈利走到汽車後部，妙麗和榮恩隨即也上來了；讓榮恩厭惡的是，派西也上來了。

和哈利在騎士公共汽車上的經歷相比，去王十字車站的旅程平安無事。魔法部的車子看上去幾乎是平淡無奇的，但哈利注意到這兩輛汽車都可以滑過地面上的裂縫，而威農姨丈公司的新車肯定是做不到的。

他們到了王十字車站，這時離火車到來還有二十分鐘；魔法部的司機幫他們找到了推行李用的小車，卸下他們的箱子，對著衛斯理先生把手放在帽檐上碰了一下，然後就開車離開了，不知怎麼一來，還跳到了因為紅燈受阻、一動不動的汽車隊伍的最前面。

衛斯理先生在進站以前一直緊跟著哈利。「現在，」他環顧這些學生，「我們人這麼多，所以，大家站成兩人一組。我是第一個，哈利跟我在一起。」

衛斯理先生推著哈利的行李車走向隔開9號和10號站台之間的欄杆，似乎對剛剛到達9號站台的市際125次列車很感興趣。他意味深長地看了哈利一眼，隨意地靠在欄杆上。哈利也學著他的樣子。

一會兒，他們就穿過鐵欄杆從側面落到了9又3/4站台上。他們抬頭看到了去霍格華茲的特快專列，猩紅色的蒸汽火車頭向站台上方噴吐著煙霧，站台上滿是送子女上火車的男巫和女巫。

派西和金妮突然在哈利身後出現了。他們喘著氣，似乎是跑了一氣才越過欄杆的。

「啊，潘妮來了！」派西說，一面抹平頭髮，一面臉又紅了起來。金妮遇到哈利的目光，兩人都轉過身去藏住笑容，這時派西大步走向一個有著長長鬈髮的女孩。派西走路的時候挺著胸，讓她一眼就能看見他那發亮的徽章。

衛斯理家其他成員和妙麗也加入到了他們之中。這時，哈利和衛斯理先生领頭走到火車末端，走過滿員的一節節車廂，到了一節看上去很空的車廂前。他們把箱子都放了上去，又把嘿美和歪腿放在行李架上。然後下了火車，和衛斯理夫婦告別。

衛斯理太太吻別了她的每一個孩子，然後是妙麗，最後是哈利。她特別擁抱了哈利一下，哈利感到很尷尬，但心裡實在很高興。

「一定要小心啊，哈利。」她直起身子的時候說，她的眼睛奇異地明亮。然後她打開她那巨大的手提袋說：「我給你們都做了三明治。這是你的，榮恩……不。這不是咸牛肉的……弗雷？弗雷哪裡去了？在這裡，親愛的……」

「哈利，」衛斯理先生安靜地說，「到這裡來一下。」他把腦袋向一根柱子那邊一揚，哈利就跟著他走到了這根柱子後面，丟下其他人圍著韋新萊太太。

「在你離開以前，有些事我必須告訴你——」衛斯理先生緊張地說。

「好啦，衛斯理先生，」哈利說，「我已經知道了。」

「你知道了？你怎麼會知道的？」

「我——哦——昨天晚上我聽到您和衛斯理太太的談話。我忍不住聽了，」哈利迅速地加上了一句，「對不起——」

「這可不是我想讓你知道的方式。」衛斯理先生說，看上去有些焦急。

「不是的——老實說，沒事。這樣，你沒有破壞你給夫子的諾言，而我也知道了在發生什麼事情。」

「哈利，你一定嚇得要命了——」

「沒有，」哈利真誠地說，「真的。」他加了一句，因為衛斯理先生似乎不相信。

「我不是努力要做英雄，不過說正經的，天狼星·布萊克不會比佛地魔更狠毒吧，會嗎？」

衛斯理先生聽到這個名字，畏縮了一下，但隨即克服了這種情緒。「哈利，我知道你是，唔，比夫子想的要堅強，你沒害怕，我感到高興，不過——」

「亞瑟！」衛斯理太太叫道，現在她正在照顧這些人上火車，「亞瑟，你在幹嗎？該走了！」

「他就來了，茉莉！」衛斯理先生說。但他又轉向哈利，用更加急促的低聲說道：「聽著，我要你保證——」

「——保證我聽話，一直待在城堡裡面？」哈利陰鬱地說。

「不完全是。」衛斯理先生說，看上去比哈利見過他的任何時候都要嚴肅，「哈利，向我發誓你不會去找布萊克。」

哈利瞪眼，「什麼？」

一聲很響的哨子吹起。鐵路工作人員沿著火車走過，把所有車門都關上了。

「答應我，哈利，」衛斯理先生說，說話更快了，「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為什麼會去找我明知道要殺我的人呢？」哈利茫然問道。

「向我發誓不管你可能聽到什麼——」

「亞瑟，快！」衛斯理太太叫道。

火車噴著蒸氣，開始移動。哈利跑到車廂門邊，榮恩把門打開，自己讓在一邊，讓哈利上車。他們俯身窗外，向衛斯理夫婦揮手，直到火車拐過彎去，看不見他們為止。

「我需要和你們私下談談。」哈利對榮恩和妙麗咕噥說，這時火車已經加速行駛。

「走開。金妮。」榮恩說。

「哦，這倒不錯。」金妮傲慢地說，走開了。

哈利、榮恩和妙麗沿著走廊，尋找空的車廂，但是所有車廂都是滿的，只有最末的車廂不是。

這節車廂裡只有一個人，這人臨窗坐著，正在熟睡。哈利、榮恩和妙麗在門檻上停住了腳步。霍格華茲特快專列通常是學生坐的，他們在這裡還從來沒有見過成年人，除了那位為他們推食品車的女巫以外。

這個陌生人穿著一件極其破舊的男巫長袍，好幾個地方打著補丁。他面帶病容，而且疲憊不堪。他看起來還很年輕，但淡棕色的頭髮已經夾雜著白髮了。

「你們認為他是誰？」榮恩尖聲問道。他們坐了下來，把門關上了，他們坐得儘量離車窗遠一些。

「R．J．路平教授。」妙麗立即悄聲說。

「你怎麼知道的？」

「他的箱子上不是寫著嘛。」妙麗回答道，指著那人頭上的行李架，那裡有一個破舊的小箱子，用許多繩子捆著，整齊地打著結。「R．J．路平教授」這幾個字印在箱子一角，字母已經剝落了。

「不知道他教什麼？」榮恩說，對路平教授了無生氣的側影皺著眉頭。

「顯然，」妙麗悄聲說，「只有一個空位子，對不對？黑魔法防禦術。」

哈利、榮恩和妙麗已經有過兩位教這門課程的老師了，兩人都只教了一年。

有謠言說，這份工作是注定要失敗的。

「唔，我希望他能勝任。」榮恩狐疑地說，「像是施展一下魔法就會結果了他似的，他看起來是不是這樣？不管怎麼樣……」他轉向哈利，「你要和我們說什麼呀？」

哈利把書斯萊夫婦的爭論、衛斯理先生方纔給他的警告等等都告訴了他們。他說完以後，榮恩好像遭到了雷擊一樣，妙麗則用雙手掩住了嘴。最後她放下手來說：「天狼星·布萊克逃出來是為了要追你？哦，哈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要非常小心啊。不要自找麻煩，哈利……」

「我沒有自找麻煩啊，」哈利惱怒地說，「通常總是麻煩找上我的。」

「哈利會笨到什麼地步，才會去找一個想殺他的瘋子？」榮恩顫抖著說。

他們對這條新聞的看法要比啥利預料的嚴重得多。榮恩和妙麗似乎都比他害怕布萊克。

「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逃出阿茲卡班的，」榮恩彆扭地說，「以前從來沒有人做到這一點。而且他還是個頭等要犯呢。」

「但是他們會抓住他的，是不是？」妙麗真誠地說，「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已經叫所有的麻瓜去找他了……」

「哪裡來的噪音？」榮恩突然說。什麼地方傳來微弱纖細的哨聲。他們在車廂裡四處尋找。

「從你的箱子裡發出來的，哈利。」榮恩說著，站起來到行李架上去拿那箱子。不一會兒，他就把那個袖珍測奸器從哈利的長袍裡拿出來了。它在榮恩的手掌上很快地旋轉，而且光華燦爛。

「這是架測奸器嗎？」妙麗感興趣地問道，站起來想看個仔細。

「是啊……要知道，這是很便宜的。」榮恩說，「我把它拴到愛落腿上要送給哈利的時候，它就瘋瘋癲癲的。」

「你那時候是不是正在做什麼事啊？」妙麗尖銳地問道。

「沒有！唔……我倒是不應該用愛落的。你知道它不是很能勝任長途旅行……不過，不這麼做，我怎麼能把禮物送給哈利呢？」

「把它塞回箱子裡去，」哈利說，因為那玩藝兒尖叫得厲害，「要不然該吵醒他了。」他向路平教授那邊點點頭。

榮恩把它塞到了威農姨丈給哈利的一雙舊襪子裡面，這就掩蓋了它的聲音，然後榮恩又關上了箱子蓋。「我們可以在霍格華茲把它檢查一下，」榮恩說，又坐了下來，「德維和班吉出售這種東西，弗雷和喬治告訴我的。」

「你對活米村很瞭解嗎？」妙麗敏銳地問道。

「我從書上讀到，這是英國惟一一處沒有麻瓜的地方——」

「是啊，我想是的，」榮恩不在意地說，「但是這不是我想去的原因。我就是想到蜂蜜公爵糖果店去！」

「那是什麼啊？」妙麗問道。

「是家糖果店，」榮恩說，臉上出現了一種夢幻似的表情。「那裡什麼都有……胡椒小頑童啊——吃了它嘴裡就冒煙——還有油油的巧克力球，裡面全是草莓奶油凍和一般奶油凍，還有真正絕妙的糖做成的羽毛筆，你在課堂上就可以吮吸，看起來就像是你在考慮下一步怎麼寫似的——」

「但是活米村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對不對？」妙麗急切地追問，「《巫師古蹟》這本書說，那家小旅館是一六一二年妖怪造反的司令部，那間尖叫屋可能是全英國鬼魂作祟最厲害的房屋——」

「——極大的冰糕球讓你在吮吸的時候離地飄浮好幾英吋。」榮恩說，他肯定對妙麗說的話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

妙麗看看哈利周圍。

「離開學校一小會兒，到活米村去探索一番，這多麼好，是不是？」

「我想也是的。」哈利沉悶地說道，「你們有這種感覺的時候，一定要告訴我。」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榮恩說。

「我不能去。德思禮家的人沒有給我簽那張同意表，夫子也不肯。」

榮恩看上去嚇壞了。「不讓你去嗎？不過——沒準兒——麥教授或者別的什麼人會批准你去——」哈利乾笑了一聲。麥教授，葛萊芬多院的院長。是很嚴格的人。「——要不然我們可以問弗雷和喬治，他們知道走出城堡的每一條秘密通道——」

「榮恩！」妙麗尖銳地說，「在布萊克逍遙法外的情況下，我認為哈利不應該偷偷離開學校——」

「是啊，我料想我要求批准的時候，麥教授就會這樣說的。」哈利痛苦

地說。

「不過要是我們和他在一起的話。」榮恩生氣勃勃地對妙麗說，「布萊克就不敢——」

「哦，榮恩，別說廢話了。」妙麗厲聲說，「布萊克已經在擁擠的街道上殺了那麼多人，你難道真的認為僅僅是因為我們在場，布萊克就會對哈利下不了手嗎？」她一面說，一面摸索著解開歪腿籃子上捆綁的帶子。

「別把這東西放出來！」榮恩說。但是已經晚了，歪腿輕鬆地從籃子裡跳出來，伸伸懶腰，打打哈欠，然後跳到榮恩的腿上；榮恩口袋裏的那個鼓塊顫抖起來，榮恩惱怒地攆走了歪腿。

「滾開！」

「榮恩，別這樣！」妙麗生氣地說。

榮恩正要反駁，路平教授動了一下。他們害怕地看著他，但是他只是把腦袋扭到了另一個方向，略微張開嘴巴，又繼續睡下去了。

霍格華茲特快專列穩當地向北方駛去，窗外的景色越來越有野趣，也越來越黑，同時頭頂上的雲彩越來越濃重。在他們車廂的門外，不停地有人來回走動。歪腿現在安安穩穩地待在一個空位子上，它那壓扁了似的臉轉向榮恩，它的黃眼睛注視著榮恩的口袋。

一點鐘的時候，食品車撲通撲通地來到了他們的車廂門前。

「你們說，我們應該叫醒他嗎？」榮恩尷尬地問道，向著路平教授那邊點點頭。「他看上去好像需要吃點東西。」

妙麗小心翼翼地走近路平教授。

「哦——教授？」她說，「對不起——教授？」

他沒有動彈。

「別擔心，親愛的，」那女巫說，一面把一大排大鍋烤餅遞給哈利，「要是他醒來的時候餓了，到最前面司機那裡去找我好了。」

「他是在睡覺嗎？」榮恩安靜地說，這時女巫把車廂門關上了，「我意思是說——他沒有死吧？」

「沒有，沒有，他在呼吸。」妙麗悄聲說，接過哈利遞給她的大鍋烤餅。

路平教授也許不是好夥伴，但他在這間車廂裡對他們是有用的。下午，開始下雨了，窗外連綿不斷的小山的輪廓模糊起來，這時，他們又聽見走廊裡有腳步聲，然後三個他們最不喜歡的人來了：跩哥馬份後面跟著他的兩個密友文森克拉和格瑞高爾。

跩哥馬份和哈利從他們第一次登上霍格華茲特快專列相遇的時候開始，就是敵人。馬份面色蒼白瘦削，帶有譏誚神色，是史萊哲林院的學生；他在史萊哲林院的魁地奇球隊當找球手，而哈利在葛萊芬多隊充當同一角色。克拉和高爾好像生來就是聽馬份支使的。這兩人都膀大腰圓，肌肉結實；克拉高一些，頭髮剪得像布丁盆子一樣，脖子很粗；高爾個子矮，頭髮多，手臂長得跟大猩猩似的。

「唔，看這是誰呀，」馬份用他平常那種懶懶的拖長的聲調說，拉開了車廂的門，「波特和衛斯理。」

高爾和克拉亂哄哄地笑起來。

「我聽說你爸今年夏天終於發了點財，衛斯理？」馬份說，「你媽沒有死於休克吧？」

榮恩站起來，動作那麼快，以致把歪腿的籃子踢到了地上。路平教授哼了一聲。

「那是誰？」馬份問道，他看見路平以後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

「新來的教師。」哈利說道，他也站起來了，以便在需要時把榮恩拉回來。

「你剛剛在說什麼，馬份？」

馬份淡色的小眼睛眯起來了，他還沒有笨到在一位教師面前挑釁的地步。「走吧。」他憤怒地對克拉和高爾咕噥道，於是他們走開了。

哈利和榮恩又坐了下來，榮恩撫摩著手指關節。「今年我可不要聽馬份的胡說八道，」他生氣地說，「我是當真的。只要他再一次挖苦取笑我們家人，我就要抓住他的腦袋——」榮恩比划著做了個猛烈的動作。

「榮恩，」妙麗尖聲說，一面指著路平教授。「小心……」但路平教授仍然在熟睡之中。

火車繼續向北開著，雨下得越發大了；現在窗玻璃呈現出一片濃密黏糊的灰色，而且逐漸加深，直到走廊裡和行李架上的燈都亮了起來。火車搖搖晃晃，雨點敲著車窗，風吼著，但路平教授仍然在睡覺。

「我們大概是要到了。」榮恩說，俯身向前看看倚在現在已經完全黑下來了的窗子旁邊的路平教授。他這句話剛剛說完，火車就慢下來了。

「太好了。」榮恩說著站了起來，小心翼翼地繞過路平教授，想看看外面的情況。「我餓死了，我想大吃一頓……」

「我們不可能到了。」妙麗看看她的表說。

「那為什麼停下來了？」

火車越走越慢。車輪的聲音小了，窗外的風雨聲更大了。哈利離門最近，起身去看看走廊裡的情況。走廊邊上的各個車廂裡，都有人探頭出來張望。火車忽地一震，停了下來，遠處傳來砰砰啪啪的聲音，說明行李從架子上掉了下來。然後，所有的燈忽然之間都滅了，他們被投入了徹底的黑暗之中。

「出什麼事了？」榮恩的聲音從哈利背後傳來。

「哎喲！」妙麗氣喘吁吁地說，「榮恩，那是我的腳！」

哈利摸索著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你說是火車壞了嗎？」

「不知道……」

傳來一陣吱吱吱短促刺耳的聲音，哈利看見了榮恩模糊不清的黑色輪廓。榮恩在窗玻璃上抹出一塊乾淨地方，正在往外看。「那兒有什麼東西在動，」榮恩說，「我猜人們在往外走……」

車廂的門突然開了，有人痛苦地跌到了哈利腿上。

「對不起！你知道出了什麼事嗎？哎喲！對不起——」

「你好，奈威。」哈利說，在黑暗裡摸著奈威的外衣把他拉了起來。

「哈利？是你嗎？發生什麼事了？」

「不知道！坐下——」

一陣響亮的嘶叫聲和一聲因負痛而發出的大叫，原來奈威誤坐到歪腿身上去了。

「我正要去問司機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妙麗的聲音。哈利覺得她走過他身邊，聽到車廂的門又被打開了，然後是一聲鈍響，又是兩聲吱吱的尖叫。

「那是誰呀？」

「那是誰呀？」

「金妮嗎？」

「妙麗嗎？」

「你在幹嗎？」

「我在找榮恩——」

「進來，坐下——」

「不在這兒！」哈利急促地說，「我在這兒！」

「哎喲！」奈威叫。

「安靜！」忽然有一個粗啞的聲音說道。路平教授好像終於醒過來了。哈利可以聽到在路平教授那邊有人在動。他們誰也沒說話。車廂裡有一種輕微的爆裂聲，出現了一遭顫抖的光線。路平教授似乎拿著一把火。火光照亮了他疲倦發灰的臉，但他的眼睛卻是警惕而小心謹慎的。「待在原地不要動。」他說，還是那粗啞的聲音。他慢慢地站了起來，滿手的火伸在他的前方。但在他走到車廂門邊以前，門慢慢地開了。

站在門道里、被路平手中搖曳不定的火光照亮了的，是一個身披斗篷、身高可及天花板的怪物。它的臉完全隱藏在頭巾下面。哈利的眼睛向下著去，他所看見的東西讓他的胃緊縮起來：一隻手從斗篷裡伸出來，這隻手發出微光，灰色、瘦削而且結了痂，像是什麼東西死了、又泡在水裡腐爛了……那隻手現形不到一秒鐘的工夫。斗篷底下的怪物好像感覺到了哈利的注視，那隻手就突然縮到黑色斗篷的褶層裡去了。然後，頭巾下面的東西，不管它是什麼，抽了一口氣，又長又慢，還顫巍巍的，好像努力要從周圍吸進除了空氣以外的某種東西。

他們都感到一陣寒意掠過全身。哈利感到自己的呼吸凝結在胸中了。這陣寒意穿透了皮膚，一直冷到他的胸膛，冷到他的心裡……哈利的眼睛向上一翻，他什麼也看不見了，他淹沒在寒冷之中了。耳朵裡洶湧澎湃，像水流在衝擊。他被往下拉，耳朵裡的聲音更響了……然後，從遠處，他聽到尖叫，可怕的、受到驚嚇的、哀求的尖叫。他想幫助在尖叫的人，不管他是誰，但他做不到……一層白色的濃霧環繞在他的周圍，

在他身體裡面……

「哈利！哈利！你沒事吧？」有人在打他的臉。

「怎——怎麼啦？」

哈利睜開了眼睛。在他的上方有燈，地板在震動——霍格華茲特快專列又在行進了，燈又亮了。他似乎從座位上滑到了地上。榮恩和妙麗跪在他的身旁，他可以看到路平教授和奈威俯身低頭看著他。他感到很難受；他伸手把眼鏡向上推推，摸到了自己臉上的冷汗。

榮恩和妙麗扶他回到座位上去。「你沒事吧？」榮恩緊張地問。

「沒事，」哈利說，趕快向門那邊看。戴頭巾的怪物已經不見了……「剛剛怎麼啦？那個——那怪物哪裡去了？剛才是誰在尖叫？」

「沒有人尖叫啊。」榮恩說，仍舊很緊張的樣子。

哈利環顧明亮的車廂四周。金妮和奈威也在看著他，兩人臉色都很蒼白。

「但是我聽到了尖叫聲……」

啪的一聲嚇得他們都跳了起來。路平教授正在把一大塊巧克力掰成了小塊。「給你，」他對哈利說，遞給他特別大的一塊，「吃下去。對你有好處。」

哈利接過這塊巧克力，但是沒有吃。「剛才那是什麼東西？」他問路平。

「一個催狂魔，」他說，一面向所有的人分發巧克力，「一個來自阿茲卡班的催狂魔。」

大家都瞪眼看著他。路平教授把已經空了的巧克力包裝紙揉成一團，放

進自己的口袋裏。「吃吧，」他又說道，「吃下去有好處。我要找司機說句話，對不起……」他從哈利面前走過，消失在走廊裡。

「你肯定沒事，哈利？」妙麗說，焦急地看著哈利。

「我不懂……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哈利說，抹去臉上又冒出來的汗。「唔——那傢伙——催狂魔——站在那裡向四周看。我的意思是說，我想它是這麼做的，我看不見它的臉——而你——你——」

「我想你是嚇著了或者是別的什麼，」榮恩說，仍舊很害怕的樣子。「你全身發僵，從座位上跌下來，開始抽搐——」

「路平教授從你身上跨過去，向那催狂魔走過去，拿出他的魔杖。」妙麗說道，「他說：『我們誰也沒有把天狼星·布萊克藏在斗篷下面，去吧。』但那催狂魔沒有動，路平教授就咕噥了一句什麼，他的魔杖上就發出一道銀色的光。那傢伙就轉身好像是滑走了……」

「真可怕，」奈威說，聲音比他平時要高。「那東西進來的時候，你們覺得冷嗎？」

「我覺得古怪，」榮恩說，不舒服地扭動了一下肩膀，「好像我再也不會高興起來了……」

金妮蜷縮在角落裡，那副模樣和哈利差不了多少，低低地抽泣了一下；妙麗走過去，用手臂撫慰地摟住她。

「你們之中還有人——從座位上跌下來嗎？」哈利尷尬地問。

「沒有。」榮恩說，又焦急地看著哈利，「金妮抖得不可開交，不過……」

哈利真不明白。他覺得軟弱無力，還發抖，好像是在一場厲害的流感之後剛恢復過來；他開始覺得不好意思。別人都好好的，他怎麼就會嚇成這樣呢？

路平教授已經回來了。他進來時停頓了一下，環顧四周，微微一笑，說道：「我沒有在巧克力裡下毒啊，你們知道……」

哈利咬了一口，讓他覺得非常驚訝的是，一股暖流突然散佈到他的手指尖和腳趾尖。

「十分鐘以後我們就到霍格華茲了。」路平教授說，「你好了，哈利？」

哈利沒有問路平教授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好了。」他低聲說，很不好意思。

在剩下的旅途中，他們沒有多談什麼。最後，火車終於在霍格華茲車站停了下來，下車的時候可真是一片忙亂：貓頭鷹啼叫，貓兒喵喵，奈威的寵物蟾蜍在他的帽子底下呱呱叫著。那小小的站台已經結冰了，冷雨嘩嘩地下著。

「一年級的到這裡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叫道。

哈利、榮恩和妙麗回過身來，看到了站台那一端海格魁梧的身材。他正向驚慌失措的新學生招手，要帶領他們去經歷傳統的渡過湖泊的旅行。

「好嗎，你們三個？」海格越過那許多腦袋衝著他們喊道。

他們向他揮手，但是沒有機會和他說話，因為他們周圍的人正推著他們沿著站台向前走。哈利、榮恩和妙麗跟隨學校的其他學生走上了一條粗糙泥濘的路，那裡至少有一百輛馬車在等候剩下的學生，每輛車由一匹隱形的馬拉著，哈利只能這樣假定，因為等到他們爬進一輛馬車並且關上車門以後，馬車就自動行駛起來，一路跌跌撞撞的。馬車裡面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和稻草味。哈利覺得自從吃了巧克力以後就好一些了，不過他仍舊感到虛弱無力。榮恩和妙麗一直在偷偷地看他，似乎怕他再次崩潰。

馬車滾滾行進，前方是一對宏偉壯麗的鑄鐵門，兩旁是許多石硅，預端有帶翼的野豬，哈利看到又有兩名身材高大、戴頭巾的催狂魔站在大門兩旁守衛著。似乎又有一陣寒潮向他襲來；他縮到凹凸不平的座位裡

去，閉上眼睛，直到他們走進了大門。馬車在長長的斜坡車道上提高了速度，一直駛到城堡前；妙麗探身窗外，看著許多角塔和塔樓漸漸向他們靠近。最後，馬車搖搖擺擺地停下來了，妙麗和榮恩下了車。

哈利下車的時候，耳邊響起了一個拖長的、慢吞吞的聲音。

「你昏過去了，波特？隆巴頓說的是真話嗎？你真的昏倒了？」

馬份擠過妙麗面前，擋住哈利經過石階走進城堡的路，他一臉得意，那雙淡色的眼睛惡意地閃著。

「走開，馬份。」榮恩咬著牙說。

「你是不是也昏過去了，衛斯理？」馬份大聲說，「那駭人的老傢伙也嚇著你了吧，衛斯理？」

「出什麼事了嗎？」一個溫和的聲音問道。路平教授剛從後面的一輛馬車下來。

馬份傲慢地瞪了路平教授一眼，把路平教授長袍上的補丁和那只破破爛爛的箱子都看在了眼裡。他聲音裡帶著一股諷刺的意味說：「哦，沒有——哦——教授。」然後他對克拉和高爾傻笑了一陣，帶領他們走上石階進城堡去了。

妙麗在哈利背後推了他一把要他快點走，這三人就加入了走上石階的人群，走過那扇巨大的橡木門，走進深深的前廳。前廳裡火把照得很亮，廳裡有一道壯麗的大理石樓梯通往樓上。

通往禮堂的右邊那道門開著；哈利跟著人群向大廳走去，但他還沒有來得及看一看那帶魔力的天花板——今晚這天花板又黑又暗——就聽到一個聲音叫道：「波特！格蘭傑！我要見你們兩個人！」

哈利和妙麗轉過身來，很驚訝。葛萊芬多院院長麥教授正越過人群在招呼他們。她是個看上去很嚴厲的女巫，頭髮梳成緊緊的髮髻，一雙尖銳的眼睛上戴著一副方形眼鏡。哈利擠到她面前，心裡感到有什麼事情要

發生；麥教授總讓他覺得自己有什麼事做錯了。

「不用這麼愁眉苦臉的——我只不過要在辦公室裡和你們說句話。」她告訴他們，「衛斯理，到那邊去。」

榮恩瞪眼看著麥教授領著哈利和妙麗離開了閒談的人群；他們兩人陪著她穿過前廳，走上大理石樓梯，再沿著走廊走去。

他們走進她的辦公室，那是一個小房間，壁爐裡生著歡迎人的旺火，麥教授馬上示意哈利和妙麗坐下。她自己坐在桌子後面，突然說：「路平教授先派了一隻貓頭鷹來，說你在火車上病了，波特。」

在哈利開口回答以前。有人輕輕敲門，護士長龐芮夫人急急忙忙地走了進來。

哈利覺得自己臉紅了。他昏了過去，或者是不管他幹了什麼，即使人們沒有為此大驚小怪，就已經夠糟的了。

「我好好的，」他說，「我不需要任何——」

「哦，是你啊？」龐芮夫人說，完全不理他的話，一面彎下身子以便更近一點看他。「我想你又做了什麼危險的事了吧？」

「是一個催狂魔，龐芮。」麥教授說。

她們交換了個不明顯的眼色，龐芮夫人發出不讚同的咯咯聲。

「讓催狂魔駐紮在學校周圍，」她咕噥著把哈利的頭髮撥開，摸了摸他的額角。「他不會是第一個崩潰的人。是啊，他全身又冷又濕。那是些可怕的東西，它們對那些經不起碰的人所產生的影響——」

「我可不是經不起碰的！」哈利發怒地說。

「你當然不是啦。」龐芮夫人心不在焉地說，摸著哈利的脈。

「他需要什麼？」龐芮夫人輕快地問，「臥床休息？他今晚應該在醫院裡度過嗎？」

「我好好的！」哈利說著，跳起身來。如果他必須進醫院，跩哥馬份不知道會說些什麼，想到這一點，他就覺得是一種折磨。

「好吧。他至少應該吃些巧克力。」龐芮夫人說，一面設法往哈利的眼睛裡看。

「我吃過一些了，」哈利說，「路平教授給了我一些。他也給大家了。」

「是嗎？」龐芮夫人讚許地說，「那麼說，我們到底有了一位掌握了治療方法的黑魔法防禦術課的教師了。」

「你肯定自己沒事嗎，波特？」麥教授嚴厲地問道。

「肯定。」哈利說。

「很好。請到外面等一下，我和格蘭傑小姐要就她的時間表說一句話，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去就餐。」

哈利和龐芮夫人一起來到走廊裡，龐芮夫人離開他回到側廳去了，一路自己咕噥著什麼。他只不過等了幾分鐘，妙麗就出現了，看起來是為了什麼而十分高興，她身後是麥教授，他們三個人走下樓梯到了禮堂裡。

禮堂裡是一片尖頂黑帽子的海洋；每張長長的桌子旁邊都坐滿了學生，成千支蠟燭照得他們臉龐發亮，這些蠟燭懸浮在桌子上方的半空中。弗立維教授是位一頭白髮的矮小男巫，他拿著一頂古老的帽子和一隻三腳凳走出禮堂。

「哦，」妙麗輕柔地說，「我們錯過分院儀式了。」

霍格華茲學校的新學生要戴上分類帽以便決定他們應該到哪一個學院學習，這頂帽子會大聲叫出他們最適合就讀的學院（葛萊芬多、雷文克

勞、赫夫帕夫或是史萊哲林）。麥教授慢慢走向她在教師席的空座位，哈利和妙麗則儘量安靜地走向相反的方向，即葛萊芬多院的桌子。他們沿著禮堂後面走過的時候，人們都回過頭來看他們，有幾個人對哈利指指點點。他昏倒在催狂魔的面前，這件事就傳得那麼快嗎？他和妙麗分別坐在榮恩兩旁，榮恩給他們留了位子。

「剛才叫你們去有什麼事啊？」他低聲問哈利。

哈利開始小聲向他解釋，但這時校長站起來說話了，他就住了嘴。

鄧不利多教授雖然很老了，卻總是給人以精力充沛的印象。他的頭髮和鬍子都有幾英呎長，他戴著半圓形眼鏡，鼻子鉤得厲害。人們時常說他是當今最偉大的男巫，但哈利尊敬他可不是為了這一點。你不由自主地要信任鄧不利多教授，當哈利看到他對全場學生微笑時，哈利覺得，自從那催狂魔進入火車車廂以來，他第一次真正鎮靜下來了。

「歡迎！」鄧不利多教授說，蠟燭的光輝照得他的鬍子眨眨發光，「歡迎在新學年來到霍格華茲！我有幾句話對你們大家說，其中有一件事是非常嚴肅的，我想不如在你們被這頓美餐弄得迷迷糊糊以前把這件事說清楚……」

鄧不利多清了清嗓子繼續說下去。「它們搜查了霍格華茲特快專列以後，你們想必都知道了。目前我們學校要接待若干阿茲卡班來的催狂魔，它們來這裡是為了執行魔法部的公務。」

他停了一下，哈和想起衛斯理先生曾經說過，鄧不利多對催狂魔守衛學校這件事是不樂意的。

「它們駐紮在學校這片場地的所有入口，」鄧不利多繼續說，「在它們在此逗留期間，我必須說清楚的是，任何人未經允許都不得離開學校。催狂魔不應該受到玩花招或者偽裝的欺騙——哪怕是隱形斗篷也不行。」他沒有表情地加上了這一句，哈利和榮恩相互看了一眼。「催狂魔天生不懂得什麼是請求或是藉口。因此我警告你們每一個人：不要給它們以傷害你們的任何藉口。我指望級長們，還有我們新上任的男生學生會主席和女生學生會主席，你們要保證任何學生都不會和催狂魔發生衝突。」

派西坐的地方離哈利只有幾個位子，這時他又挺起胸膛，給人印象深刻地向周圍看了一看。鄧不利多又停了一下，他很嚴肅地環顧了一眼禮堂，沒有人動，也沒有人發出聲音。

「比較令人高興的是，」他繼續說，「今年，我很高興地歡迎兩位新老師加入我們的隊伍。

「第一位是路平教授，他慨然同意補上黑魔法防禦術這門課的空缺。」

響起了一些零零落落、不怎麼熱情的掌聲。只有那些在火車上和他在同一節車廂裡待過的學生才使勁鼓掌，哈利是其中之一。路平教授坐在所有穿著講究的教師當中，顯得格外寒酸。

「看石內卜！」榮恩低聲對著哈利的耳朵說。

魔藥課教師石內卜的目光沿著教員的長桌一直盯著路平教授。大家都知道石內卜教授一直想擔任黑魔法防禦術課的教師，但就連恨石內卜的哈利也對石內卜那瘦削、灰黃色臉龐上扭曲的表情大為驚訝。那種表情已經超過了惱怒，那是憎惡。哈利對這種表情太清楚了，石內卜每次眼光落到哈利臉上時就是這樣的。

「至於我們任命的第二位教師，」給路平教授的不太熱情的掌聲消失後，鄧不利多繼續說，「唔，我遺憾地告訴你們，我們的保護神奇生物課的教師凱特爾伯恩教授去年年底退休了，以便有更多時間和他剩下的小淘氣在一起。然而，我高興地說，不是別人，而是魯霸海格來填補他的空缺，海格已經同意在擔任狩獵場看守之外，兼任教師之職。」

哈利、榮恩和妙麗彼此大眼看小眼，呆住了，然後他們加入了鼓掌，葛萊芬多桌子上的掌聲格外熱烈。哈利俯身向前去看海格，只見他滿臉通紅，瞪眼看著他那雙大手，他的微笑隱藏在他亂糟糟的黑鬍子裡。

「我們早就應該知道的！」榮恩吼道，捶著桌子，「別人誰會讓我們去弄一本會咬人的書？」

哈利、榮恩和妙麗是最後停止拍手的。當鄧不利多教授又開始說話的時候，他們看到海格在用桌布擦眼睛。

「好吧，我想重要的事已經說完了，」鄧不利多說，「開始用餐吧。」

他們面前的金色盤子和高腳酒杯突然之間就盛滿了食品和飲料。哈利忽然覺得自己餓極了，於是他把夠得著的食品都拿了一些，開始吃起來。這是一頓豐美的大餐，禮堂裡迴響著歡聲笑語和刀叉的碰撞聲。然而，哈利、榮恩和妙麗急於吃完飯好和海格說話。他們知道擔任教師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海格不是完全夠格的男巫：三年級時，由於不是他犯的錯誤而被開除出霍格華茲。是哈利、榮恩和妙麗去年幫海格清洗了名譽。

最後一小塊南瓜餡餅從金色的盤子上消失了，鄧不利多發話說大家都應該去睡覺了，他們三個人才得到了機會。

「恭喜，海格！」他們走向教師席時，妙麗尖聲叫道。

「都虧了你們三個啊。」海格說道，抬頭邊看他們，邊用餐巾擦他那發光的臉。

「簡直不能相信……了不起的人啊，鄧不利多……凱特爾伯恩教授說他受夠了以後，直截了當找到我……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他心情激動，用餐巾捣住了臉，麥教授示意他們走開。

哈利、榮恩和妙麗與葛萊芬多的學生一起擁上那大理石樓梯，他們現在已經很疲倦了，還要沿著更多的走廊登更多的樓梯，走到葛萊芬多塔樓那隱藏著的入口處。

一幅大大的穿著粉紅衣服的胖夫人肖像畫問他們：「口令？」

「獲得成功，獲得成功！」

派西從人群後面叫道：「新口令是吉星高照！」

「哦，不。」奈威隆巴頓悲哀地說。他總是記不住口令。

女孩和男孩們穿過肖像畫上的洞，走過公共休息室，各自走向自己的樓

梯。哈利爬上螺旋形樓梯，心裡什麼也沒想，只想著回校是多麼高興的事。他們走到熟悉的、有五張床位的宿舍，哈利環顧四周，覺得終於到家了。

* * *

1 催狂魔，即上文的阿茲卡班的守衛。

第 6 章　獵鷹和茶葉

哈利、榮恩和妙麗第二天早晨走進禮堂吃早飯的時候，他們首先看見的是跩哥馬份，他似乎正在給史萊哲林院的一大批人講著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在他們走過的時候。馬份做出可笑的要昏倒的樣子，引得大家一陣大笑。

「別理他，」妙麗說，她正走在哈利後面，「就是別理他，不值得的……」

「嘿，波特！」史萊哲林的一個女孩子、臉長得像獅子狗的潘西帕金森尖叫道。「波特！攝瑰怪來了，波特！嗬嗬，嗬嗬嗬！」

哈利坐到葛萊芬多院桌旁的一個座位上，正在喬治衛斯理的旁邊。

「新的三年級課程表。」喬治說，向大家分發著，「你怎麼啦，哈利？」

「馬份。」榮恩說，坐在喬治的另外一邊，回頭看史萊哲林院那張桌子。

喬治及時抬頭，正好看見馬份又在假裝嚇得昏過去。「那小蠢貨，」他鎮靜地說，「昨晚那催狂魔列車廂的時候，他可沒有這樣趾高氣揚。嚇得跑到我們車廂來了，是不是，弗雷？」

「差點兒沒把自己尿濕。」弗雷說，輕蔑地看了馬份一眼。

「我自己也不特別高興，」喬治說，「那些催狂魔是可怕的東西……」

「好像讓你五臟六腑都凍結住了，是不是？」弗雷說。

「不過你沒有昏過去呀，是不是？」哈利低聲說。

「忘掉這件事，哈利。」喬治振奮精神說，「我爸曾經去過一次阿茲卡班，記得嗎，弗雷？他說那是他所去過的最壞的地方。他回來的時候渾身軟弱還發著抖……它們把一個地方的歡樂都吸走了，這些催狂魔。多數犯人在那裡都發瘋了。」

「不管怎麼說，我們將看見第一次魁地奇比賽以後馬份會是什麼樣子。」弗雷說，「葛萊芬多對史萊哲林，季度第一次比賽，記得嗎？」哈利和馬份在魁地奇比賽中只有一次面對面，這次比賽馬份肯定比哈利糟得多。哈利高興了一點兒，拿了些香腸和炸西紅柿。

妙麗正在看她的新課程表。「哇，好，今天有幾門新課程要上。」她快樂地說。

「妙麗，」榮恩說，從她肩上看課程表，皺起了眉頭，「他們把你的課程表搞亂了。你看——他們給你一天排了足有十門課。時間不夠啊。」

「我會想辦法的。我已經和麥教授談好了。」

「但是看呀，」榮恩大笑著說，「看見今天上午的了嗎？九點鐘，占卜。下面，九點鐘，麻瓜研究，還有——」

榮恩更靠近那張課程表，無法相信，「看哪——在這下面是算術占卜，九點鐘。我意思是說，我知道你棒，妙麗，不過沒有人棒到這種程度，你怎麼能同時上三門課呢？」

「別犯傻，」妙麗暴躁地說，「我當然不能同時上三門課了。」

「唔，那麼——」

「把果醬遞給我。」妙麗說。

「但是——」

「哦，榮恩，我的課程表有一點滿，可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妙麗厲聲說。「我告訴你，我已經和麥教授完全談好了。」

就在這時，海格走進了大廳。他身穿鼴鼠皮大衣，一隻大手心不在焉地揮動著一隻死鷄貂。

「都好嗎？」他急切地說，在走向教師桌的半路停了下來。「你們要上我的第一堂課！午飯以後就是！五點鐘就起床了，什麼都弄妥了……希望太太平平的……我……當教師了……說實在的……」他對他們咧著大嘴笑起來，然後向教師的桌子走去了，仍然揮動著那只死鷄貂。

「不知道他在準備什麼？」榮恩說，聲音裡有一絲焦急。

人們去上第一節課了，禮堂開始空下來。榮恩檢查自己的課程表。

「我們快走吧，看，占卜在北塔樓頂。我們要走十分鐘才能到……」

他們匆忙吃完早飯，對弗雷和喬治說了再見，就從禮堂走回去了。他們經過史萊哲林的桌子時，馬份又假裝了一次昏厥。哄笑聲跟著哈利走進了前廳。從城堡到北塔樓很遠。他們雖然已經在霍格華茲待了兩年，卻仍然沒有熟悉城堡的一切，他們以前從來沒有到北塔樓裡面去過。

「肯定——會——有——近路的。」榮恩喘息著說，此時他們正在爬第八層樓梯，來到一處陌生的平台，那裡什麼也沒有，只在石牆上掛有一幅大畫，畫面上是一片草原。

「我想應該往這邊走。」妙麗邊說邊往右邊的那條通道張望著。

「不可能，」榮恩說，「這是南。看，從窗子外邊可以看到湖的一角……」

哈利在看那幅畫。一頭肥肥胖胖、有深灰色斑紋的矮種馬剛從容輕鬆地跳到草上，正在若無其事地吃草。哈利對霍格華茲圖畫中的東西到處亂逛並且離開畫框彼此串門的事早已司空見慣，不過他總是願意觀察它們。過了一會兒，一個身穿甲冑的矮胖騎士就發著噹啷噹啷的聲音進入

了畫面尋找他的矮種馬。從他金屬膝蓋上所沾染的青草污漬來看，他剛才從馬上摔下來著。

「啊哈！」他大叫，看到了哈利、榮恩和妙麗，「膽敢闖到我的私人領地上來的惡棍是誰？竟然譏笑我的偶然摔跤嗎？拔劍，你們這些無賴、狗東西！」

他們驚訝地看到這位小騎士從鞘中拔出劍，開始猛烈地揮舞起來，並因狂怒而上下跳躍。但那把劍對他來說是太長了，幅度特別大的一招使他失去平衡，於是他臉朝下跌在草地上。

「你沒事吧？」哈利問道，一面更走近了那幅畫一些。

「回去，你這下流的吹牛者！去，你這流氓！」

那騎士又抓住了劍，用劍支撐自己爬起來，但那把劍深深地插進草裡去了，儘管他用全力去拔，卻拔不出來。最後他不得不噗的一聲又坐到草地上，把面甲推上去，擦他那滿是汗水的臉。

「聽著，」哈利趁這騎士疲憊不堪時說，「我們在找北塔樓。你不知道怎麼走吧，是不是？」

「尋找！」騎士的怒氣似乎立即蹤影全無。他噹啷噹啷地站起身來大叫道：「來吧，跟著我，親愛的朋友們，我們會找到我們的目標的，要不然我們就在衝鋒中勇敢地死去！」

他又去拔那把劍，仍然沒有成功，想跨上那匹肥胖的矮馬，也沒有如願，只好叫道：「那麼就徒步吧，兩位先生和這位女士，前進！前進！」於是他噹啷噹啷地響著跑到畫框的左邊，然後看不見了。他們沿著走廊匆忙地跟著他，跟著他的噹啷聲。他們時不時地看到他跑過前面的一幅畫。

「勇敢起來吧，前面還有更糟的事呢！」騎士大聲叫著，他們看見他又出現在一群穿著有襯架的裙子的受驚婦女前面，她們的肖像是掛在一道狹窄的螺旋形樓梯的牆壁上的。

哈利、榮恩和妙麗大口地喘著氣，爬上這旋轉得厲害的樓梯。越來越感到眩暈，最後他們聽到了頭頂上嗡嗡的說話聲，知道他們已經到教室了。

「再見！」騎士叫道，把腦袋伸進一幅畫面裡，這幅畫上有幾個看上去陰險邪惡的和尚。「再見，我的戰友們！如果你們需要高尚的心靈和鋼鐵般的肌肉，別忘了叫我卡多甘爵士！」

「是啊，我們會叫你的，」榮恩咕噥著說，這時騎士消失了，「如果我們需要什麼瘋子的話。」

他們爬上最後幾級樓梯，登上一處小小的平台，這個班的人多數在這裡了。樓梯平台上沒有門；榮恩推推哈利，指指天花板，那裡有一個圓形的活板門，門上有一塊銅牌。

「西碧特裡勞妮，占卜教師。」哈利讀道。「我們怎麼樣才能上去呢？」好像是回答他的問題似的，那扇活板門突然打開了，一道銀色的梯子正放在哈利腳前。大家都安靜下來了。「你先上。」榮恩說，露齒而笑，於是哈利就第一個上去了。

他來到一間從來沒有見過的最古怪的教室。實際上，這根本不是教室，倒更像是閣樓和老式茶館的混合物。至少有二十張圓形的小桌子擠在這間教室裡。每張桌子周圍都有印度印花布的扶手椅和鼓鼓囊囊的小坐墊。每樣東西都由一道暗淡的猩紅色光線照亮著；窗簾都拉攏了，許多燈都披有深紅的燈罩。教室裡暖和得令人感到鬱悶，壁爐裡塞得滿滿的，火上燒著一個大銅壺，於是火焰就發出一種沉悶、發膩的香味。圓形牆壁周邊都是架子，架子上放滿了灰塵滿面的羽飾、蠟燭頭、破舊撲克牌、無數銀色的水晶球和一大堆茶具。

榮恩緊跟著哈利上來了，全班同學都圍著他們站著，在悄聲說話。

「她在哪裡？」榮恩說。

陰影裡突然傳來一個聲音，是那種輕柔模糊的嗓音。

「歡迎，」那聲音說道，「最後能在有形世界看到你們，真好。」

給哈利的第一印象是來了個發光的大昆蟲。特裡勞妮教授走進火光照耀的地方，他們看到她非常瘦。她的大眼鏡把她的眼睛放大了好幾倍，她披著一條輕薄透明紗羅似的眨眨發光的披巾，細長的脖子上掛有無數項鏈和珠子，雙臂和雙手都戴有手鐲和指環。

「坐，我的孩子，坐。」她說，於是他們都笨拙地爬到扶手椅上或者陷到鼓鼓囊囊的坐墊裡去了。哈利、榮恩和妙麗坐在同一張圓桌旁邊。

「歡迎來上占卜課，」特裡勞妮教授說，自己坐在壁爐前面一張有翼的扶手椅上，「我是特裡勞妮教授，你們以前可能沒有見過我。我發現過於頻繁地下臨熙攘忙碌的學校生活使我的天目模糊。」

對於這樣不尋常的宣言，誰也沒有說什麼話。特裡勞妮教授細緻地重新整理了一下披巾，繼續說：「你們選了占卜課，這是所有魔法藝術中最難的課程。我必須一開始就警告你們：如果你們不具備『視域』，那我能教你們的東西就很少了，在這方面，書本只能帶你們走這麼遠……」

聽完這番話，哈利和榮恩都笑著看妙麗，妙麗聽到這門課的書本沒有多大用處，顯得很吃驚。

「許多女巫和男巫，儘管他們在發出猛烈的撞擊聲、氣味和突然隱形等方面很有天才，卻不能撥開迷霧看透未來。」特裡勞妮教授繼續說下去，她那巨大發光的眼睛從這張臉轉到那張臉上。「這種天賦的才能只有少數人才有。你，男孩——」她突然對奈威說，奈威差點兒從他的坐墊上掉下來，「你奶奶好嗎？」

「我想是好的。」奈威顫抖著說。

「我要是你，我可不這麼肯定，親愛的。」特裡勞妮教授說，火光在她的長長的祖母綠耳環上閃爍。奈威喘不過氣來。特裡勞妮教授平靜地繼續說：「今年我們學習各種基本的占卜方法。第一學期都用在解讀茶葉上。下學期我們應該學習手相術。順便提一句，我親愛的，」她突然對芭蒂巴提說，「提防紅頭髮的男子。」

芭蒂害怕地看了一眼榮恩，榮恩正好坐在她後面。芭蒂把自己的椅子移得離開了榮恩一些。

「在夏季學期，」特裡勞妮教授繼續說道，「我們將學習看水晶球——如果我們已經學完了火焰預兆的話。不幸的是，二月份，一場惡性流感會迫使班級停課。我自己會失音。在復活節前後，我們之中會有一個人永遠離開大家。」

她說完這番話之後，教室裡一片緊張的沉默，但特裡勞妮教授似乎對此一無感覺。

「我想，親愛的，」她對文妲布朗說道。她坐得最近，嚇得縮在椅子裡，「你能不能把那個最大的茶壺遞給我？」

文妲看上去鬆了一口氣，站起來，從架子上拿了一把巨大的茶壺放在特裡勞妮教授面前的桌子上。

「謝謝你，親愛的。順便說一下，你害怕的那件事情——會在十月十六日星期五發生。」

文妲抖起來了。

「現在，我要你們大家分成兩組。從架子上拿一個茶杯，到我這裡來，我會往杯子裡倒茶。然後坐下來，喝茶，喝到杯子裡只剩下茶葉。用左手將茶葉渣晃蕩三次，然後將茶杯翻轉，扣在茶杯托上；等到最後一點茶水流光，然後把你的茶杯給你的夥伴解讀。你們可以利用《撥開迷霧看未來》這本書的第五頁和第六頁的內容解讀茶葉渣的形狀。我將在你們中間行走，幫助你們，指示你們。哦，還有親愛的——」她抓住奈威的手臂，把他拉了起來，「在你打碎第一個茶杯以後，你能不能從藍色花樣的茶杯中挑選一個呢？我很喜歡那種粉紅的。」

沒錯，奈威剛走到放茶杯的架子面前，就傳來瓷器破裂的聲音。特裡勞妮教授拿著簸箕掃帚急忙走過去並且說：「那麼，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拿一個藍色的……謝謝你……」

哈利和榮恩的茶杯都注滿了茶水以後，他們回到自己的桌子旁邊，設法把滾燙的茶迅速喝完。他們如特裡勞妮教授教導的那樣晃蕩了茶葉渣，然後把茶杯弄乾，再互相交換茶杯。

「好啦，」榮恩說，兩人同時把書翻到第五和第六頁，「你在我的茶杯裡看到了什麼？」

「許多泡開了的棕色東西。」哈利說。教室裡濃重的帶香味的煙霧弄得他糊里糊塗地想睡覺。

「開闊思路，親愛的，讓你們的眼睛越過世俗的東西！」特裡勞妮教授在黑暗處叫道。

哈利極力想振作起來。

「好，你現在有了一種搖搖晃晃的十字架……」他說，一面查閱《撥開迷霧看未來》，「這意味著你就要遇到考驗和苦難——對此我感到遺憾——但是這裡有個東西，好像是太陽。等一等……這意味著大快樂……所以你要倒霉，但是又會很快樂……」

「要是你問我，我就要說你需要測試一下你的天目。」榮恩說，兩人都不得不使勁忍住笑，因為特裡勞妮教授正往他們這裡看。

「輪到我了……」榮恩向哈利的茶杯裡看，他的前額因為努力而皺了起來。「這兒有一團東西，像是一頂圓頂硬禮帽，」他說，「也許你要為魔法部工作了……」

他把茶杯向另外一邊側過去。

「但這麼看就更像是一顆橡子……那是什麼？」他猛翻自己那本《撥開迷霧看未來》。「意外之財，意料不到的黃金。棒極了，你可以借給我一些。這裡還有個東西，」他又把茶杯轉了一下，「這看上去像是一頭動物。對，如果說那是腦袋的話……它看起來像河馬……不，像羊……」

哈利一陣大笑，特裡勞妮教授飛快地轉過身來。「讓我看看，親愛的。」她不高興地對榮恩說，迅速走過來，一把奪過榮恩手裡的茶杯。大家都安靜下來，看著。特裡勞妮教授瞪著那茶杯，一面把茶杯向逆時針方向轉動著。

「獵鷹……親愛的，你有死敵。」

「但是誰都知道這件事啊。」妙麗大聲嘀咕道。

特裡勞妮教授瞪著她。

「唔，是這樣的，」妙麗說，「大家都知道哈利和那個人。」

哈利和榮恩瞪著她，又驚訝又佩服。他們還從來沒有聽到妙麗這樣對老師說話。特裡勞妮教授故意不予回答。她那雙大眼睛又往哈利的茶杯裡看，而且繼續轉動茶杯。

「大棒……一次襲擊。親愛的，親愛的，這可不是個幸運的茶杯……」

「我還以為那是一頂圓頂硬禮帽呢。」榮恩侷促不安地說。

「頭蓋骨……前途有危險，親愛的……」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著特裡勞妮教授，她最後又將茶杯轉動了一次，喘氣，然後尖叫起來。又響起一聲瓷器破碎的聲音：奈威打碎了第二個杯子。特裡勞妮教授一下子就坐進了一張空扶手椅裡，她那發亮的手撫著她的心臟，雙眼緊閉。「我親愛的孩子——我可憐的、親愛的孩子——不——不如不說出來的好——不——別問我……」

「怎麼啦，教授？」丁湯馬斯立即說。大家都站了起來，都慢慢地圍在哈利和榮恩那張桌子旁邊，更靠近特裡勞妮教授的扶手椅，以便把哈利的茶杯看得清楚些。

「我親愛的，」特裡勞妮教授的大眼睛戲劇性地睜開了，「你有不祥。」

「我有什麼？」哈利說。他明白他不是惟一聽不懂這個詞兒的人：丁湯馬斯對他聳聳肩，文妲布朗一臉迷惑，但其他人幾乎都用手摀住嘴，因為他們感到恐怖。

「『不祥』，我親愛的，『不祥』！」特裡勞妮教授叫道，哈利竟然不

懂，她感到震驚。「在墓地遊蕩的那條鬼怪似的大狗！我親愛的孩子，這是凶兆——最壞的凶兆——死亡的預兆！」

哈利的胃痙攣起來。書店裡那本《死亡預兆》封面上的那條狗——在蘭月街陰影裡的那條狗。文妲布朗也把手捂到了嘴上。大家都看著哈利。

只有妙麗除外，她站了起來，繞到特裡勞妮教授的椅子背後。「我看這不像是不祥。」她直截了當地說。

特裡勞妮教授打量著妙麗，越發不喜歡她了。「我說你別不高興，親愛的，我發覺環繞你的光環很小。對於未來共鳴的接受力很差。」

西莫斐尼干不斷搖頭。「如果你這麼著，看起來就像不祥了，」他說，眼睛幾乎是閉上的，「但是從這邊看，又像是頭驢子。」他說，邊向左靠去。

「你們什麼時候才能全體決定我到底會不會死！」哈利說，自己不覺也吃了一驚。現在似乎誰也不想看著他了。

「我想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吧，」特裡勞妮教授說道，用的是她最模糊的嗓音，「請收拾好你們的東西……」

整個班級默默地把茶杯還給了特裡勞妮教授，合上書，收拾起書包。就連榮恩也不敢正視哈利。

「在我們再見面以前，」特裡勞妮教授虛弱地說道，「祝大家好運。哦，親愛的——」她指指奈威，「下堂課你會遲到，所以，記著要額外努力才能趕上大家。」

哈利、榮恩和妙麗一言不發地走下特裡勞妮教授的樓梯和螺旋形樓梯，然後去上麥教授的變形課。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了教室，所以，儘管早就離開了占卜課教室，他們也不過剛剛趕上點。

哈利挑了個後排座位，覺得自己好像是坐在特別顯眼的地方一樣；班上其他人不斷向他投來鬼鬼祟祟的目光，好像他隨時都會倒地而死。麥教

授在對他們講授有關阿尼馬吉（能夠使人隨心所欲地變成各種動物的魔法）的知識，他幾乎全沒聽進去。她在眾目睽睽之下變成了一隻斑貓，眼睛周圍有眼鏡的痕跡，哈利甚至看都沒看。

「說真的，你們今天都怎麼了？」麥教授說，這時，伴隨著輕微的噗的一聲。她已經變回原形，並且環視著這些學生。「這倒不要緊，不過我的變形沒有博得全班的掌聲，這還是第一次。」

大家的腦袋都再次轉向哈利，但沒人說話。這時妙麗舉起了手。

「教授，我們剛剛上了占卜課，我們讀解茶葉，而且——」

「啊，當然，」麥教授說，突然皺起了眉頭，「沒有必要再說下去了，格蘭傑小姐。告訴我，今年你們之中誰會死啊？」

大家都瞪眼看著她。

「我。」最後哈利說。

「明白了。」麥教授說，她那雙小圓眼睛盯著哈利看，「那麼，波特，你應該知道，西碧特裡勞妮自從到這所學校以來，每年都預言一名學生死亡。到現在，他們還沒有一個死的。預見死亡徵兆是她喜愛的歡迎新班學生的方式。如果我不是從來不說同事壞話的人——」麥教授停了下來，他們看見她的鼻孔發白了。她繼續說，比較平靜了些，「占卜學是魔法學中最不准確的科目之一。不瞞你們說，我對占卜最沒耐心。真正能預見未來的人非常少，而且特裡勞妮教授……」

她又停下來，然後說，腔調是非常實事求是的，「我看你身體極其健康，波特，所以，如果我今天在家庭作業方面不輕輕放過你的話，你別怪我。我保證，如果你死了，就不用交這份作業了。」

妙麗大笑起來。哈利也覺得好一點兒了。現在，要被特裡勞妮教授的教室裡那種令人迷惑的香氣、模糊的紅色光線，再加上一團茶葉嚇著，似乎困難一點兒了。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信服這番話的。榮恩似乎仍舊擔心，文妲悄聲說道：「那奈威的茶杯是怎麼回事呢？」

變形課下課以後，他們和大家一起鬧哄哄地走向禮堂去吃午飯。

「榮恩，高興起來，」妙麗說著把一碟調料向他推過去，「你聽到麥教授是怎麼說的了。」

榮恩往自己的盤子裡舀了一勺調料，拿起了叉子，但沒有開吃。「哈利，」他說，聲音低而嚴肅，「你沒有在任何地方看到過一條黑色的大狗，是不是？」

「不，我看到過，」哈利說，「我離開德思禮家的那天晚上。」

榮恩的叉子咔噠一聲掉在了桌上。

「可能是條迷路的狗吧。」妙麗鎮靜地說。

榮恩看著妙麗，好像她已經發瘋了似的。「妙麗，如果哈利看見了不祥，那就——那就糟了。」他說，「我的——我的叔叔比利爾斯就見過一條，然後——然後，二十四小時之後他就死了！」

「巧合罷了。」妙麗輕描淡寫地說，給自己倒了些南瓜汁。

「你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榮恩說，開始生氣了。「不祥讓多數巫師嚇得魂不附體！」

「那你算說對了，」妙麗帶有優越感地說道，「他們看到了不祥然後就嚇死了。不祥不是凶兆，而是死亡的原因！哈利仍舊和我們在一起，因為他沒有笨到看見它以後就想：好吧，我不如突然死去吧！」

榮恩對著妙麗，張口結舌；妙麗打開書包拿出她的新算術占卜課本，打開，再把這本書靠在果汁罐上。「我認為占卜課好像糊里糊塗的，」她說道，翻著書頁，「有許多地方是靠猜的，要是你問我的話。」

「那個茶杯裡的不祥可是清清楚楚的！」榮恩激烈地說，「特裡勞妮教授說你的光環不對頭！你就是不喜歡自己在哪件事上不行。」

他觸到痛處了。妙麗把算術占卜書啪的一下摔到桌上，動作如此之重，以至肉末和胡蘿蔔末飛得到處都是。「如果說占卜學成績好就意味著我必須假裝在一團茶葉渣裡看到了死亡的凶兆，那我還沒準不學這門課了呢！同我的算術占卜課相比，這門課完全是垃圾！」她一把抓起書包，走了。

榮恩雙眉緊皺目送著她。「她在說什麼呀？」他對哈利說，「她的算術占卜課還沒有開始呢。」

午飯後離開城堡的時候，哈利很高興。昨天的雨已經停了，天空晴朗，呈淺灰色，腳下的草地鬆軟而潮濕，這時他們去上第一堂保護神奇生物課。

榮恩和妙麗彼此不說話。哈利沉默著走在他們旁邊，他們正走下斜坡到禁忌森林邊上海格的小屋裡去。他看到前面走著三個非常熟悉的背影，這才明白他們必須和史萊哲林院的學生一起上這門課。馬份正活潑地和克拉、高爾說話，這兩人在咯咯地笑。哈利知道他們在笑什麼。

海格在小屋門旁等待他的學生。他身穿鼲鼠皮大衣，獵狗牙牙在他腳下，似乎急於出發。「來吧，快點快點！」他叫道，這時學生們已經走近了。「今天可有好東西款待你們！馬上就要上精彩的一課！大家都到了嗎？好，跟我來！」

有那麼一會兒令人難受的時刻，哈利以為海格要把他們領到林子裡面去。哈利在那林子裡有過不愉快的經歷，足使他終生難忘。然而，海格只領著沿著林子邊緣走，五分鐘以後，他們已經置身於一片圍場似的地方外面了。那裡什麼也沒有。

「大家都到這道籬笆邊上來！」他叫道，「這就對了——站到你看得見的地方。現在，你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書本——」

「怎麼打開？」跩哥馬份用他那冷淡、拖長的聲調說。

「嗯？」海格說。

「我們怎麼打開書本呀？」馬份又說了一遍。他拿出他的《怪獸的怪獸

書》，他已經用一根繩子把它綁上了。別的人也拿出書來；有些人像哈利那樣，也把他們的書捆好了；別的人則把這本書放在牢固的袋子裡或是用大夾子夾住。

「沒有——沒有人能夠打開這本書嗎？」海格說道，看上去垂頭喪氣的。全班學生都搖頭。「必須捋捋這些書。」海格說，好像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過的事了，「看……」他拿過妙麗的書，撕掉捆住書的膠紙。這本書想要咬人，但海格的食指在書脊上從上到下一滑，這本書就發抖了，然後打開了，安安靜靜地躺在他手上。

「哦，我們多麼笨啊！」馬份冷嘲道，「我們應該捋捋這些書！我們怎麼就沒有想到呢！」

「我……我認為這些書滑稽可笑。」海格對妙麗猶猶疑疑地說。

「哦，滑稽可笑得不得了！」馬份說，「真聰明，給我們想撕掉我們手的書！」

「住嘴，馬份。」哈利安靜地說。海格顯得垂頭喪氣，而哈利希望海格的第一堂課成功。

「說得對，」海格說，他似乎思路亂了，找不到詞兒，「那麼……那麼你們都有書了……哦……現在你們需要的只是神奇生物了。對。我這就去找它們。等等。」他離開學生走到林子裡去了，一會兒就走得看不見了。

「上帝，這地方要完蛋了。」馬份大聲說，「這種蠢人教學，要是我告訴我爸爸，他不大發脾氣才怪——」

「住嘴，馬份。」哈利又說。

「小心，波特，你後面就是個催狂魔——」

「哦哦哦——！」文妲布朗尖叫起來，指著圍場對面。

十二個哈利平生未曾見過的最希奇古怪的傢伙向著他們快步走來。它們有馬的身體、後腿和尾巴，但它們的前腿、雙翼和腦袋似乎是鷹的，它們有鋼鐵一樣顏色的利喙和明亮的橘色大眼睛。它們前腿上的爪子有半英呎長，看上去會致人於死地。每頭野獸的脖子上都圍著一個濃密的羽毛領子，上面繫著一根長長的鏈子，這些鏈子的末端都握在海格的那只大手裡，他跟在這些動物後面慢步跑到圍場上。

「上那邊去！」他吼道，搖晃著鏈子，吆喝這些傢伙到全班學生站立的籬笆前面來。海格走近並且把這些傢伙拴在籬笆上的時候，大家都退後了一些。「鷹馬！」海格快樂地吼道，向他們舞動著一隻手，「它們可漂亮了，是不是？」

哈利多少能懂得一些海格的意思。乍一看見這半馬半鳥的傢伙會感到震驚，但震驚過去之後，你就會欣賞它那發亮的皮毛，這種皮毛順利地從羽毛過渡到皮毛，各有不同的顏色：深灰色、青銅色、帶粉紅的沙毛（紅白相間的）色、發亮的慄色，最後是墨黑色。

「那麼，」海格說，他兩手相互擦著，對全體學生微微一笑，「如果你們想要走近一些……」

似乎沒有人想這樣做。然而，哈利、榮恩和妙麗小心謹慎地向籬笆走過去。

「好，關於鷹馬，你們必須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們是驕傲的，」海格說，「很容易就得罪了它們。永遠不要得罪鷹馬，因為這可能是你最不願意做的事情。」

馬份、克拉和高爾並沒有聽，他們在低聲說話。哈利有一種極不愉快的感覺，那就是他們在想辦法破壞這堂課。

「你總要等待鷹馬先採取行動，」海格繼續說道，「這是禮貌，懂嗎？你向它走過去，你鞠躬，然後你等著。如果它也向你還禮，你就可以碰碰它了。如果它不鞠躬，那就趕快離開它，因為這些爪子要傷人的。好吧——誰第一個來？」

作為回答，全體學生大都往後退著。就連哈利、榮恩和妙麗也覺得害

怕。怪獸們正在憤怒地搖晃腦袋，展開強大有力的雙翼，它們似乎不樂意像這樣受到束縛。

「沒有人嗎？」海格問，露出請求的神色。

「我來。」哈利說。

他身後有人深深地吸了口氣，文妲和芭蒂都低聲道：「哦，不，哈利，想想你的茶葉！」

哈和不理他們，他爬過那道圍場的籬笆。

「好樣的，哈利！」海格叫道，「好——讓我們看看你和那頭叫巴嘴的怪獸相處得怎麼樣。」他解開了一條鏈子，把巴嘴從同伴身邊拖開並且退下它的皮頸圈。圍場那邊的全體學生好像都屏住了呼吸。馬份的眼睛惡意地眯起來。

「放鬆，好，哈利，」海格安靜地說，「你和它必須相互注視，想辦法不要眨眼——如果你眼睛眨得厲害。怪獸就不信任你……」

哈利的眼睛要流淚，但他沒有閉上眼睛。巴嘴已經把它那大而尖的腦袋轉過來了，正用一隻狂怒的橘黃色眼睛看著哈利。

「這就對了，」海格說，「這就對了，哈利……現在，鞠躬……」

哈利很不願意把自己的後脖子亮給巴嘴，但是他聽話地做了。他略略鞠了一躬，然後直起身來看。

那頭怪獸仍舊滿懷敵意地看著他。它沒有動。

「啊。」海格說道，聽上去有些擔憂的意味。「好吧——後退吧，現在。哈利，放鬆地後退——」

但就在這時，讓哈利大為驚奇的是，那怪獸突然彎下它有鱗的前膝，身

子往下沉，明顯不過地是在鞠躬。

「幹得好，哈利！」海格欣喜若狂地說，「對——你現在可以碰碰它了！拍它的喙，拍吧！」

哈利感到要是不去拍，一件更好的禮物就要失去。他慢慢地向那怪獸走去，並且向它伸出手來，在它的喙上拍了好幾下。那怪獸懶懶地閉上眼睛，好像很喜歡他這麼拍。

全體同學鼓起掌來，但馬份、克拉和高爾除外，他們看上去很失望。

「好，哈利，」海格說，「我想它也許願意讓你騎它呢。」

這可是超出了哈利的願望。他習慣騎飛天掃帚，但是他拿不準騎怪獸是不是跟騎掃帚一樣。

「你從這裡爬上去，正好在翅膀關節的後邊，」海格說，「當心不要拉掉它的羽毛，它不喜歡你這樣做……」

哈利把一隻腳放在巴嘴的翅膀上，爬到它的背上。巴嘴站了起來。

哈利不知道該抓住哪裡，他面前的每一塊地方都罩上了羽毛。

「繼續下去啊！」海格叫道，拍了拍這頭怪獸的臀部。

事先沒有警告，十二英呎長的雙翼在哈利兩旁展開了；哈利在向上飛時及時抓住了怪獸的脖子。這和騎掃帚一點兒也不一樣，哈利知道自己寧願騎哪一種；怪獸的雙翼在他兩旁鼓動著，不停地碰著他的腿，令人不舒服，讓他覺得好像就要掉下來了；滑亮的羽毛在他手指下面滑動，他不敢抓得很牢；怪獸的臀部隨著雙翼起落，哈利覺得自己前後顛簸，真不如光輪2000那種平滑的感覺舒服。

巴嘴載著他在圍場上空飛了一圈，然後回到了地面；這一著正是哈利一直害怕的；那光滑的脖子低下去了，哈利向後靠去，覺得自己要從它的喙上滑下來了；然後，怪獸搭配不勻稱的四條腿著了地，哈利感覺到一

下沉重的撞擊，好不容易才抓住了沒掉下來，並且讓自己再次直了直身子。

「幹得好，哈利！」海格叫道，除了馬份、克拉和高爾以外，大家都歡呼起來。「好啦，誰還想試一試？」

全體同學從哈利身上得到了鼓舞，都小心謹慎地走進了圍場。海格一個一個地解開鏈子，不久，圍場上到處都有人緊張地鞠著躬。奈威幾次從他的怪獸面前逃了回去，那頭怪獸似乎不想彎下它的膝蓋。榮恩和妙麗對著一頭慄色的怪獸鞠躬，哈利在一旁看著。

馬份、克拉和高爾要了巴嘴。它對馬份鞠了躬，馬份正拍它的喙，一副嫌惡的樣子。

「這很容易，」馬份拖長聲調說，聲音響得足以讓哈利聽見，「要是波特能做到的話，我知道那一定特別容易……我打賭你一點也不危險。是不是？」他對那頭怪獸說，「你不危險吧，你這頭醜陋的大畜生？」

鋼灰色的爪子一揮。馬份發出一聲尖叫，海格馬上把還在掙扎著要撲向馬份的巴嘴努力套回它的頸圈裡；馬份在草地上蜷成一團，長袍上有塊塊血跡。

「我要死了！」馬份大叫，全體慌作一團。「我要死了，看呀——它殺了我！」

「你不會死的！」海格說，臉色極其蒼白。「誰來幫幫我——必須把他從這裡抬走——」

妙麗跑去打開大門，而海格輕易地舉起馬份。他們走過的時候，哈利看到馬份臂上有一道又深又長的口子，血流到了草上。海格帶著他奔上斜坡，向城堡跑去。

保護神奇生物課的學生大為震驚，都跟在後面。史萊哲林院的學生一起大聲嚷嚷著關於海格的話。

「他們應該馬上開除他！」潘西帕金森說，滿臉是淚。

「是馬份的錯！」丁湯馬斯厲聲說。

克拉和高爾威脅地鼓動肌肉。

大家爬上石階，來到空無一人的前廳。「我去看看他是不是沒事了！」潘西說，大家都看著她奔上那道大理石樓梯。史萊哲林院的學生們仍舊在說著海格，一面走向城堡主樓他們的公共休息室去了；哈利、榮恩和妙麗上樓到葛萊芬多的塔樓去了。

「你們說他不會有事吧？」妙麗緊張地說。

「當然不會有事啦，龐芮夫人大約一秒鐘就能把傷口縫好。」哈利說，護士長曾經神奇地給他治好比這嚴重得多的創傷。

「不過海格的第一課發生這樣的事情，真是太糟了，對不對？」榮恩說，一副擔心的樣子。「馬份肯定會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晚飯時分，他們是第一批到達禮堂的，希望在那裡看到海格，但是他不在那裡。

「他們不會開除他吧，會嗎？」妙麗焦急地問道，面前的牛排腰子布丁動也沒動。

「他們最好別開除他。」榮恩說，他也沒有吃。

哈利正在看史萊哲林的桌子，包括克拉和高爾在內的一大群人擠在一起，談得正起勁。哈利肯定他們在編造有關馬份如何受傷的說法。

「好吧，你們總不能說這個第一天沒趣吧。」榮恩陰鬱地說。

晚飯以後他們上樓到葛萊芬多院的公共休息室去了，想做麥教授佈置的作業，但三個人都時不時地停下來，而且老是向塔樓的窗外看。

「海格的窗子有燈光。」哈利忽然說。

榮恩看看他的表。「如果我們趕快，我們可以下樓去看他，時間還早……」

「我不知道。」妙麗慢慢地說，哈利看到她向自己瞥了一眼。

「我可以穿行場地，」他直截了當地說，「天狼星·布萊克還沒有越過催狂魔吧，是不是？」

這樣他們就收拾好東西，走出肖像畫上的洞，高興的是一路上沒有遇到任何人就走到了大門口，他們拿不準是不是允許他們出去。草地還是濕的，在暮色中看上去幾乎是黑色的。

他們走到海格的小屋，敲了門，一個聲音吼道：「進來。」海格只穿著襯衣坐在他那擦洗乾淨的木桌旁邊，他的獵狗牙牙，腦袋擱在海格的腿上。一眼看去他們就知道海格已經喝了很多酒，他面前放著一個大得和水桶差不多的單柄大酒杯，他似乎很難看清他們。

「恐怕這是個新記錄，」他認出了他們之後就口齒不清地說，「我想他們還從來沒有過只幹了一天的教師。」

「沒有解僱你吧，海格！」妙麗喘著氣說。

「還沒有呢，」海格悲哀地說道，從單柄大酒杯裡又喝了一口不知是什麼東西，「不過這只是時間問題罷了，是不是，在馬份——」

「他現在怎麼樣？」榮恩說，這時他們都坐了下來，「傷得不嚴重吧？」

「龐芮夫人盡她所能給他治療，」海格遲鈍地說，「但他仍舊說很痛……用繃帶包紮起來了……還在呻吟……」

「他在裝假，」哈利馬上說，「龐芮夫人什麼都能治。去年她讓我的一半骨頭重新生長起來了。馬份準會拚命利用這件事撈好處的。」

「學校主管人員當然都知道了這件事，」海格悲哀地說，「他們認為我冒進了。應該過些時候再讓鷹馬上場……完成了弗洛伯毛蟲或者別的什麼以後再……本來以為能把第一課弄好的……這都怪我……」

「這都怪馬份，海格！」妙麗真誠地說。

「我們都是見證。」哈利說，「你說過，如果你侮辱怪獸，它就會攻擊。馬份沒聽，這要怪他自己。我們會把事情真相告訴鄧不利多的。」

「對，別擔心，海格。我們會支持你的。」榮恩說。

淚水從海格烏黑的眼睛褶皺裡流了下來。他抓住了哈利和榮恩，把他們拉過去，摟得他們幾乎骨頭都要斷了。

「我認為你已經喝得夠多的了，海格。」妙麗堅決地說。她把那單柄大酒杯從桌上拿開，走到外面把酒倒了。

「啊，她也許說得對。」海格說，放開了哈利和榮恩，這兩人都踉蹌後退，一面撫摸著自己的肋骨。海格費力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腳步不穩地跟隨妙麗走到外邊去了。他們聽到了響亮的潑水聲。

「他做什麼了？」哈利緊張地說，這時妙麗進來了，手裡拿著那個大酒杯。

「他把腦袋伸到水桶裡去了。」妙麗說著把大酒杯放到了別處。

海格回來了，他的長髮和鬍子都濕透了，一面抹去眼睛那裡的水。「這就好多了。」他說著，像狗一樣地搖搖腦袋，水珠飛到了他們的身上。「聽著。你們到這裡來看我，這是你們對我的好處，我真——」海格忽然住嘴了，瞪眼看著哈利，好像現在才發現他在這裡似的。「你以為你在幹什麼，嗯？」他吼道，那麼突然，嚇得他們蹦起高高的。「天黑以後你是不應該到處亂逛的，哈利！還有你們兩個！竟然讓他這樣！」

海格走到哈利身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向門邊拉去。「走吧！」海格惱怒地說，「我帶你們三個回學校，可別再讓我看見你們天黑以後到這

裡來看我。我不值得你們這樣做。」

第 7 章　衣櫃裡的幻形怪

馬份直到星期四早晨才又出現在班級裡，那時史萊哲林院和葛萊芬多院的學生的雙料魔藥課已經上了一半。他歪歪倒倒地走進城堡主樓，右臂包著繃帶，還用一根懸帶吊著，在哈利看來，他在假裝自己是從某次可怕的戰鬥中生還的英雄。

「怎麼樣了，跩哥？」潘西帕金森傻笑著問道，「很痛嗎？」

「痛啊。」馬份說，故意扮出一個勇敢的鬼臉。但哈利看見，潘西向別處看的時候，他對克拉和高爾眨眼。

「坐好，坐好。」石內卜教授懶懶地說。哈利和榮恩彼此愁眉苦臉地對看了一眼。如果是他們遲到了，石內卜不會說「坐好」的，他會關他們晚學。但馬份在石內卜課上不管怎麼樣，卻一直能夠平安無事；石內卜是史萊哲林的院長，一般情況下總是優先考慮本院學生。

今天他們在製作一種新藥劑：縮身溶液。馬份恰好把他的大釜放在哈利和榮恩旁邊，這樣他們就在同一張桌子上準備藥劑的各種成分了。

「先生，」馬份叫道，「先生，我需要有人幫我切這些雛菊的根，因為我的手臂——」

「衛斯理，替馬份切根。」石內卜頭也沒抬地說。

榮恩氣得臉像磚頭那樣紅。「你的手臂根本沒問題。」他氣咻咻地對馬份說。

馬份在桌子對面假笑著說：「衛斯理，你聽到石內卜教授的話了，切這些根吧。」

榮恩抓起小刀，把馬份的根拉到自己面前，開始粗粗地切起來，結果切得大小不一。

「教授，」馬份拖長聲音說道，「衛斯理把我的根切成各式各樣的了，先生。」

石內卜走近他們的桌子，從他的鷹鉤鼻子往下看到桌子上，然後從他那又長又油膩的黑髮下面給了榮恩一種令人不愉快的微笑。

「和馬份換一下根，衛斯理。」

「但是，先生——」

榮恩剛花了一刻鐘仔細地切他自己的根，切得大小完全相等。

「現在。」石內卜用他最帶危險性的腔調說。

榮恩將他自己切得那麼漂亮的根隔著桌子推給馬份，然後又拿起了小刀。

「還有，先生，我需要有人替我剝無花果的皮。」馬份說，聲音裡充滿了惡意的歡笑。

「波特，你可以替馬份剝無花果的皮。」石內卜說道，嫌惡地看了哈利一眼，這種眼色他是一直保留給哈利的。

哈利拿過馬份的無花果，這時榮恩開始設法修復現在他不得不用的根。哈利儘快剝好無花果的皮，隔著桌子扔給馬份，一句話也不說。馬份笑得越髮帶有惡意。

「最近看到你們的夥伴海格了嗎？」他安靜地問他們。

「這不幹你的事。」榮恩急促地說，頭都沒抬。

「恐怕他再也不能當教師了，」馬份假裝憂愁地說，「我爸對我受傷很不高興——」

「說下去，馬份，我要給你一下真格的。」榮恩咆哮道。

「——他已經向學校主管人員投訴了。還向魔法部投訴了。我爸可是有影響的人，你們知道的。而且像這樣一種老也不好的創傷——」他假模假樣地大大嘆了口氣，「如果我的臂膊再也不能恢復原狀，誰知道會怎麼樣啊？」

「所以你就這樣裝相，」哈利說，突然把一個已經死掉了的毛蟲的頭切了下來，因為他氣得手發抖，「好想方設法讓海格被開除。」

「唔，」馬份說，聲音壓低得就像耳語，「部分來說是這樣的，波特。但是還有其他好處。衛斯理，替我切毛蟲。」

離他們幾個位子的地方，奈威遇到了麻煩。在魔藥課上，奈威總是會被弄得精神崩潰；魔藥是他學得最不好的課程，而且，由於他十分害怕石內卜，事情就十倍地糟。他的藥劑本來應該是一種亮綠色的酸性物質，卻變成——

「橘色的，隆巴頓。」石內卜說道，用勺子舀了一點出來，再讓它濺回大釜裡，以便大家都能看見。「橘色的。告訴我，孩子，有什麼東西滲透到你的這個厚厚的頭蓋骨裡去了嗎？你沒有聽見我說，很清楚地說，只需要一滴耗子的膽汁嗎？難道我沒有明白地說，加入少許水蛭的汁液就夠了嗎？我要怎麼講你才能明白呢，隆巴頓？」

奈威的臉成了粉紅色，人在發抖。他好像快要哭出來了。

「先生，」妙麗說，「先生，如果你允許，我幫他改過來行嗎？」

「我可沒有請你炫耀自己，格蘭傑小姐。」石內卜冷淡地說，於是妙麗的臉和奈威一樣地紅了。「隆巴頓，今天下課以前，我們要給你的蟾蜍喂幾滴這種藥劑，看會發生什麼事情。也許這樣做會鼓勵你好好地做這種藥劑。」

石內卜走開了，剩下奈威在那裡嚇得六神無主。「幫幫我！」他對妙麗呻吟道。

「嘿，哈利，」西莫斐尼干說，一面俯身過來借哈利的鋼秤。「聽到沒有？今天早上的《預言家日報》——他們估計天狼星·布萊克已經被盯上了。」

「在哪裡？」哈利和榮恩迅速地說。

桌子那邊，馬份抬頭望著，仔細地聽著。

「在離這裡不遠的地方。」西莫說，看上去很興奮，「看見他的是個麻瓜。當然啦，她並不真正瞭解。麻瓜們認為他只是普通犯人，對不對？所以她就打熱線電話。魔法部的人趕到的時候，他早就走了。」

「離這裡不太遠……」榮恩重複說，意味深長地看著哈利。他轉過身來，發現馬份仔細地觀察著。「怎麼，馬份，需要給什麼剝皮嗎？」

但是馬份的眼睛惡意地閃爍著，緊緊盯著哈利。他向桌子俯過身去。「想單槍匹馬地設法抓住布萊克嗎，波特？」

「對，是這樣的。」哈利隨口回答。

馬份薄薄的嘴唇彎出一個卑鄙的微笑。「當然啦，要是我的話，」他安靜地說道，「我早就會做些什麼了。我可不會待在學校裡做好孩子，我會到處去找他。」

「你在說什麼呀，馬份？」榮恩粗暴地說。

「你難道不知道嗎，波特？」馬份輕聲說，他那雙淡色眼睛眯了起來。

「知道什麼？」

馬份發出一聲低低的嘲笑。「你也許不願意冒生命危險，」他說，「希

望讓那些催狂魔去對付他，是不是？但我要是你的話，我要復仇。我要自己把他找出來。」

「你在說什麼呀？」哈利惱怒地說。

但就在這個時侯，石內卜叫道：「現在，你們應該都加完各種成分了。這服藥劑要煮了才能喝；藥滾的時候收拾好東西，然後我們要試驗隆巴頓的……」

克拉和高爾公然大笑起來，看著奈威流著汗使勁攪拌他的藥劑。妙麗用嘴角向他發佈指示，免得讓石內卜看見。哈利和榮恩收拾好他們沒有用過的各種配方成分，然後到教室角落的石製水槽裡去洗手和勺子。

「馬份說那話是什麼意思？」哈利向榮恩咕噥道，那時他正把手伸到從滴水獸嘴流下來的冰冷的水下面。「我為什麼要找布萊克報仇呢？他沒有對我做過什麼——至今沒有。」

「他在編造呢，」榮恩狂怒地說，「他想讓你做傻事……」

馬上要下課了，石內卜踱到奈威身旁，奈威正畏縮在他的大釜旁。「大家都走攏來，」石內卜說，他的黑眼睛發亮，「來看隆巴頓的蟾蜍會怎麼樣。如果他做成了縮身藥劑，他的蟾蜍就會縮成蝌蚪。如果他做錯了，我對這一點兒沒有懷疑，蟾蜍就會中毒而死。」

葛萊芬多院的學生害怕地看著；史萊哲林院的學生興奮地看著。石內卜左手拿著蟾蜍吹寶，將一把小匙放到奈威的藥劑裡去，這藥劑現在已經是綠色的了。他灌了幾滴到了吹寶喉嚨裡。

片刻靜寂，此時吹寶大口喘氣；然後輕輕的噗的一聲，蝌蚪吹寶便在石內卜手掌上扭動了。

葛萊芬多的學生鼓起掌來。石內卜一臉酸酸的樣子，從長袍口袋裏抽出一個小瓶子，倒了幾滴在吹寶身上，它突然重新出現，完全是隻成年蟾蜍。「扣葛萊芬多五分。」石內卜說，這句活抹去了大家臉上的笑容。「我告訴你別幫助他，格蘭傑小姐。下課。」

哈利、榮恩和妙麗爬上樓梯到了前廳。哈利仍舊在想馬份的話，而榮恩因為石內卜還在激動。

「扣葛萊芬多五分，就因為那藥劑對頭！你為什麼不撒謊呢，妙麗？你應該說就是奈威自己做的！」妙麗沒有回答。榮恩向四面看。「她到哪裡去了？」

哈利也轉過身來。現在他們站在樓梯的頂端，眼看著班上其餘同學在他們身旁走過，走向大廳去吃午飯。「她剛剛就在我們後面的。」榮恩皺著眉頭說。

馬份走過他們身旁，走在克拉和高爾之間。他對哈利假笑了一下，然後就不見了。「她在那裡。」哈利說。

妙麗略有些喘，急急忙忙地上了樓梯，她一手抓住書包，另一手似乎在把什麼東西塞到她袍子的前襟下面。

「你怎麼做到這一點的？」榮恩問。

「什麼？」妙麗說，和他們一起走。

「前一分鐘你在我們後面，現在你又在樓梯下面了。」

「什麼？」妙麗有一點弄不清的樣子，「哦——我必須回去取東西。哦，不……」

妙麗書包裂了一道縫。哈利並不驚訝，他可以看到她書包裡至少有十二本又大又沉的書。「你幹嗎隨身帶這麼多書？」榮恩問她。

「你知道我要上多少課。」妙麗喘不過氣似的說，「幫我帶幾本，行嗎？」

「不過——」榮恩翻轉她遞給他的幾本書，在看書的封面——「今天你不用上這幾門課呀。今天下午只有黑魔法防禦術課。」

「哦，是的。」妙麗含糊地說，但她把所有的書都放回到她自己的書包裡去了。「我希望午飯有些好東西吃，我餓死了。」她加了一句，然後她大步走向大廳去了。

「你是不是覺得妙麗有些什麼事沒告訴我們嗎？」榮恩問哈利。

他們到了路平教授的第一堂黑魔法防禦術課的教室裡時，路平教授並沒在那裡。他們都坐了下來，拿出書本、羽毛筆和羊皮紙；路平最後終於走進教室的時候，他們正在談天。路平微微一笑，把他那破破爛爛的手提箱放在講桌上。他和來時一樣地襤褸，但比在火車上的時候看起來健康些，好像是因為他結結實實地吃過幾頓飯的緣故。

「下午好，」他說，「請把書都放回到書包裡去。今天是實踐課，你們只需要魔杖。」

全班把書放回了書包，有幾個學生交換了驚奇的眼色。他們還從來沒有上過黑魔法防禦術的實踐課，除非把去年那可紀念的一課也算在裏邊，那堂課上，原來的教師帶來了一籠子小妖精，而且把它們都放了出來。

「那麼，」教授看到大家都已經準備好了，就說，「你們跟著我好嗎？」

全班感到迷惑，但也覺得有興趣，都站了起來，跟路平教授走出教室。他帶領他們沿著沒有人的走廊走去，轉了個彎。在那裡，他們首先看到的是捉弄人的皮皮鬼，正腦袋朝下地浮在半空之中，而且正在把口香糖塞進離他最近的鑰匙眼裡。

直到路平教授走到離皮皮鬼兩英呎時，他才抬頭往上看，然後他扭動著腳趾蜷曲的腳，唱起來了。

「又笨又糊塗的路平，」皮皮鬼唱道，「又笨又糊塗的路平，又笨又糊塗的路平——」

皮皮鬼一貫粗魯無禮，又難以管轄，但他通常對教師還有幾分尊重。大家都迅速把目光轉向教授，看他怎麼對待；讓他們吃驚的是，他仍然在微笑。

「要我是你的話，皮皮鬼，我會把口香糖從鑰匙眼裡拿出來的，」路平愉快地說，「飛七先生沒法進去拿掃帚了。」

飛七是霍格華茲的看管人，是個脾氣很壞、沒學成的男巫，永遠和學生作對，也和皮皮鬼作對。然而，皮皮鬼對路平教授的話不理不睬，只是響亮地吹出了一個濕木莓。

路平教授略略嘆了口氣，拿出他的魔杖。

「這是句有用的小咒語，」他回過頭來對全班學生說，「請看好了。」

他舉起魔杖，舉到肩部那麼高，說：「哇嘀哇唏！」然後指著皮皮鬼。

那小塊口香糖就像子彈一樣從鑰匙孔裡射出來了，而且直接射進了皮皮鬼左邊的鼻孔裡；皮皮鬼立即急急轉開去了，而且陡直上升，一路詛咒著。

「真棒，先生！」丁湯馬斯驚奇地說。

「謝謝你，丁。」路平教授說，又收起了魔杖。「我們繼續走吧？」

他們又走了下去，全班看著這位衣著襤褸的教授，增加了敬意。他帶領他們走進第二條走廊，停住了，正停在教員休息室外邊。

「請進去。」路平教授說，打開門，向後退了一步。

教員休息室是一間長長的、放滿了不成套的舊椅子的地方，只有一位教師在那裡。石內卜教授坐在一張低矮的扶手椅上，這個班的學生進來時，他四面張望著。他眼睛發亮，唇邊掛著譏諷的微笑。

路平教授進來後，關上身後的門，這時，石內卜說：「別關上，路平。我還是別看的好。」他站起來，從全班學生面前踱過，黑袍在他身後飄動著。到了門廊，他轉身說：「路平，可能沒有人警告過你，但是奈威隆巴頓在這個班級。我勸你別叫他做任何難做的事情，除非格蘭傑小姐在他耳邊低聲發出指示。」

奈威滿臉通紅。哈利瞪著石內卜——他在自己班上欺負奈威，這已經夠糟的了，更別提是當著其他教師的面這樣做。

路平教授揚起了眉毛。「我原是希望奈威做我第一階段操作的助手的，」他說，「我肯定他會做好的。」

要是可能的話，奈威的臉現在更紅了。石內卜的嘴唇皺了起來，但是他離開了，用力關上了門。

「現在，這樣，」路平教授說，招手示意全班學生走到休息室盡頭。那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個舊衣櫃，那是教員們放富餘袍子的地方。路平教授走到這個衣櫃旁邊立定，衣櫃突然搖晃起來，砰砰地碰著牆。

「不用擔心。」路平教授鎮靜地說，因為這時有幾名學生被嚇得跳回去了。「裡面有個幻形怪。」

多數人覺得的確需要擔心。奈威向路平教授看了一眼，目光裡全是恐怖，西莫斐尼干害怕地偷眼看那現在搖晃不已的櫃門把手。

「幻形怪喜歡黑暗、封閉的空間，」路平教授說，「衣櫃、床底下的空隙、水槽下面的碗櫥——有一次我遇到了一個藏在祖輩的老鐘裡面。這一個是昨天下午搬進來的，我請示校長，問教員們是否可以不去驚動它，讓我的三年級學生有一些實踐機會。

「所以，我們必須向自己發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幻形怪是什麼東西？」

妙麗舉手。「它是變形的東西，」她說，「它可以呈現為它認為最能嚇唬我們的任何形象。」

「我自己也不能說得更好了，」路平教授說，妙麗很得意，「所以說，衣櫃裡面，坐在黑暗之中的那個幻形怪還沒有呈現為任何形象。它還不知道什麼東西能嚇住門外邊的人。誰也不知道幻形怪獨處時是什麼樣子，但是等到我把它放出來的時候，它就會馬上變成我們每個人最害怕的東西。

「這就意味著，」路平教授說，故意不去理睬奈威發出來的表示恐怖的輕微聲音，「在我們開始以前，我們對於幻形怪來說，有著巨大的優勢。你找到這種優勢了嗎，哈利？」

妙麗坐在哈利旁邊，踮著腳跳上跳下。她的手又舉了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要回答問題是使人困窘的，不過哈利不能不回答。「哦——因為我們人多，它不知道應該變成什麼樣子，是這樣嗎？」

「一點不錯。」路平教授說，妙麗放下了手，看上去有點失望的樣子。「跟幻形怪打交道，最好的辦法就是要人多，它就糊塗了。它應該變成什麼樣子呢？是沒有腦袋的屍體，還是食肉的鼻涕蟲？有一次我就看到一個幻形怪犯了這樣的錯誤——想要同時嚇兩個人，於是把自己變成了半截鼻涕蟲。一點也不嚇人。

「擊退幻形怪的咒語是簡單的，但需要意志力。你們知道，真正嚇退幻形怪的是大笑。你們必須做的只是強迫它變成你認為可笑的形象。

「我們先不用魔杖就來說一下這句咒語。請跟我說……叱叱，荒唐！」

「叱叱，荒唐！」全班齊聲說。

「好，」路平教授說，「很好。但是，恐怕這只是容易的部分。你們知道，單說這句咒語是不夠的。這就看你的了，奈威。」那衣櫃又抖動起來，不過還沒有奈威抖得厲害，奈威往前走的時候，就像是去上絞刑架。「好，奈威，」路平教授說，「第一件事：你說，世界上你最怕什麼？」

奈威的嘴唇動著，卻發不出聲音。

「沒聽見，對不起，奈威。」路平教授快樂地說。

奈威急切地向四面看，好像是在求誰幫助他，然後聲音低得跟耳語似地說：「石內卜教授。」

幾乎每個人都大笑起來。就連奈威自己也抱歉地咧嘴笑了。然而，路平

教授卻似乎在深思。

「石內卜教授……唔……奈威，我想你是和你祖母一起住的吧？」

「哦——是的，」奈威緊張地說道，「不過——我也不要幻形怪變成她的樣子。」

「不，不，你沒聽懂我的話，」路平教授說，現在他在微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你祖母平常穿什麼樣的衣服？」

奈威似乎大吃了一驚，但是他說：「唔……總是戴同樣的帽子。是那種高高的、頂上有個老雕標本的。還穿一件長長的女服……綠色的，通常是……有時候還圍一條狐狸皮圍巾。」

「還有手袋是不是？」路平教授鼓勵他說下去。

「一個紅色的大手袋。」奈威說。

「好，」路平教授說，「你能把這些衣服描摹得很詳細嗎，奈威？你腦子裡能看見這些衣服嗎？」

「能。」奈威茫然回答道，顯然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等幻形怪從衣櫃裡衝出來的時候，奈威，而且看見你的時候，它就會呈現出石內卜教授的樣子。」路平說，「你呢，要拿起魔杖——這樣拿——而且大叫『叱叱，荒唐』——並且努力集中注意力，想著你祖母的衣服。如果一切順利，幻形怪石內卜教授就會被迫變成一個頭戴頂上有老雕標本的帽子、身穿綠色衣服、手提紅色大手袋的人。」

全班大笑。那衣櫃搖晃得更厲害了。

「如果奈威成功了，幻形怪可能就會把注意力輪流轉向你們每一個人。」路平教授說，「現在，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拿出一點時間來，想一想你最怕的是什麼，再想象一下你怎樣才能強迫它變成看上去可笑的東西……」

房間裡很安靜。哈利想著……世界上什麼東西最讓他害怕？他首先想到的是佛地魔——眼前出現了和真人一般大小的佛地魔。但是，他還沒來得及哪怕只是開始計劃對幻形怪佛地魔進行反擊，他腦子裡就已經浮現出一個可怕的形象——黑斗篷下面搖搖擺擺地滑動著的一隻腐爛的、發光的手……從一張看不見的嘴裡呼出來的一口長長的、顫抖的氣……然後是一陣冷氣，它的滲透力如此之強，好像整個人都淹沒在冰水裡一樣……哈利顫抖起來，然後向四面看看，希望沒有人注意到他。許多同學都緊閉雙眼，榮恩在自己咕噥著：「把它的腿拿掉。」哈利知道榮恩在說什麼：榮恩最怕的東西是蜘蛛。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路平教授問。

哈利感到一陣恐怖。他還沒有準備好。你怎麼能夠讓催狂魔變得不那麼可怕呢？但是他不想要求有更多的時間。其他人都在點頭並且捲起了袖子。

「奈威，我們要後退了，」路平教授說，「讓你有一片空地，好不好？我會叫下一個人上前的……現在，大家靠後，讓奈威有一塊空闊的地方——」

大家都向後退，退到牆邊，讓奈威一個人站在衣櫃旁邊。納成臉色蒼白，很害怕的欅子，但他已經捲起了長袍的衣袖，也握好了魔杖。

「我數到三，奈威，」路平教授說，他也把自己的魔杖指著那個衣櫃，「一……二……三……開始！」

教授的魔杖末端進射出一陣火花，火花打中了衣櫃門把手。衣櫃門衝開了。鷹鈎鼻子、一臉威脅神態的石內卜教授走了出來，雙目炯炯地注視著奈威。

奈威往後退，他的魔杖舉了起來，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石內卜氣勢洶洶地朝他逼過來，把手伸進了他的長袍。

「滑——叱叱，荒唐！」奈威尖聲叫道。

一陣噪音，像是揮動鞭子的聲音。石內卜絆了一下，他身穿一件長長

的、綉著花邊的女服，頭戴高帽，帽頂上有個已經被蟲蛀的老雕標本，手裡晃蕩著一個巨大的猩紅色手袋。

全班轟然大笑。這個幻形怪停了一下，不知所措。路平教授大聲喊道：「芭蒂，上前！」

芭蒂向前走去，臉板著。石內卜繞著她走了一圈。又有一聲爆裂聲，石內卜站過的地方現在是一個用繃帶包裹著、血跡斑斑的木乃伊，它那雙沒有視力的眼睛轉向芭蒂，開始向她走來，很慢很慢，拖著腳，僵硬的雙臂舉了起來——

「叱叱，荒唐！」芭蒂大叫。

木乃伊雙腳上的繃帶解開了，它被散開的繃帶弄得磕磕絆絆的，臉向前跌倒在地，它的腦袋滾下來了。

「西莫！」路平教授叫道。

西莫急忙越過芭蒂上前。

啪！木乃伊待過的地方現在是一個婦女，黑髮一直拖到地上，一張臉只有骨架，還綠陰陰的——一個女鬼。她大張著嘴。一種非人間的聲音充滿整個房間，一種漫長淒厲的叫聲使哈利毛骨悚然——

「叱叱，荒唐！」西莫嚷道。

女鬼發出一種撕裂的聲音，抓住自己的喉嚨，她的聲音就沒有了。

啪！女鬼變成了一隻耗子，轉著圈子找自己的尾巴，然後——啪！變成一條響尾蛇，蜿蜒地滑行並且扭曲著——然後——啪！它又變成一隻血淋淋的眼球。

「它已經昏了頭了！」路平教授叫道，「我們又前進了一步！丁！」

丁連忙向前。

啪！眼球變成一隻切下來的手，這隻手一蹦一蹦地跳躍著，還開始沿著地板爬行，好像一隻螃蟹。

「叱叱，荒唐！」丁大叫。

一聲脆響，這隻手被耗子夾夾住了。

「太妙了！榮恩，你是下一個！」

榮恩一步跳向前。

啪！好幾個人尖叫起來。一隻巨大的蜘蛛，六英呎高，渾身是毛，向榮恩爬來，一路上威脅地舞動著鉤爪。有一會兒工夫，哈利覺得榮恩嚇得不能動彈了。然後——

「叱叱，荒唐！」榮恩吼道。

於是蜘蛛的腿不見了，蜘蛛不停地翻滾著。文妲布朗尖叫著躲開，蜘蛛滾著滾著滾到哈利腳邊停了下來。他舉起魔杖，準備好，但是——

「停！」路平教授突然大喝道，一面向前趕去。

啪！沒有腿的蜘蛛消失了。

有一秒鐘工夫，大家都四處張望，看它在哪裡。然後他們看見路平面前的空中懸掛著一個銀白色的球體，路平幾乎是懶洋洋地說了聲：「叱叱，荒唐！」

啪！

「到前面來，奈威，把它結果了！」路平說。

這時那幻形怪落在地板上，變成一隻蟑螂。啪！石內卜又回來了。

這次奈威一臉決心地往前衝。「叱叱，荒唐！」他大叫道，不到一秒鐘工夫，穿花邊女服的石內卜出現在奈威面前，奈威大笑一聲：「哈！」於是這個幻形怪炸開了，炸成千縷輕煙，消失了。

「太妙了！」路平教授叫道，這時全班都鼓起掌來。「太棒了，奈威。幹得好，大傢伙兒。讓我看……給葛萊芬多加五分，因為每個人都對付了幻形怪——給奈威加十分，因為他幹了兩次——哈利和妙麗每人加五分。」

「不過我什麼也沒有做啊。」哈利說。

「你和妙麗在本課開始時就都正確地回答了我的問題，哈利。」路平輕鬆地說，「很好，大家都好，極棒的一課。家庭作業，請讀關於幻形怪的那一章，並且寫篇提要……星期一交。沒有了。」

整個班級興奮地交談著離開了教員休息室。然而，哈利並不高興。路平教授有意不讓他對付幻形怪。為什麼？難道是因為他在火車上看到哈利休克，就此認為哈利不能承受太多的恐慌嗎？他是不是以為哈利又會昏過去呢？但是，似乎誰也沒有注意到什麼。

「你看見我對付女鬼了嗎？」西莫大叫。

「還有那隻手！」丁說，揮動著自己的手。

「還有戴著那頂帽子的石內卜！」

「還有我的木乃伊！」

「我不知道路平教授為什麼害怕水晶球？」文妲沉思著說。

「這是我們上過的最精彩的黑魔法防禦術課，對不對？」榮恩興奮地說，這時他們正走回教室去取書包。

「他好像是位很好的教師，」妙麗讚許地說，「但是我希望我能和幻形怪交手——」

「你怕的是什麼呢？」榮恩竊笑著說，「太過簡單的家庭作業嗎？」

第 8 章　胖夫人逃走

很快，黑魔法防禦術就成為多數人喜愛的一門課了。只有跩哥馬份和他那一幫子史萊哲林院的人說路平教授的壞話。「看看他的袍子，」路平教授走過的時候，馬份會大聲說，「他穿得像我們家裡的小精靈。」

但除了他們以外，沒有人在意路平教授的袍子有補丁又毛了邊。他以後的幾堂課都和第一堂課一樣地生動有趣。在幻形怪以後，他們研究了紅帽子，這是一種妖怪一樣令人不愉快的小傢伙，什麼地方有誰流血了，它們就在什麼地方潛伏著，在城堡主樓裡，在荒無人跡的戰場的坑窪裡，它們等著要猛烈攻擊那些迷路的人。他們從紅帽子又到了卡巴，這是一種爬行的水生動物，看上去像有鱗的猴子，雙手有蹼，忙著要扼死不知深淺地走在它們池塘裡的涉水者。

哈利但願自己對其他課程也這樣有興趣。最糟的是魔藥課。這些天來，石內卜特別想報復，大家都清楚這是為什麼。關於幻形怪現形為石內卜，奈威讓它穿上他祖母的衣服這個故事在校園裡不脛而走，傳得飛快。石內卜似乎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笑。一提到路平教授的名字，他的眼睛裡就閃現著威脅的光芒，他現在比以前更加欺負奈威了。

哈利也越來越怕在特裡勞妮教授令人窒息的教室裡所上的課，在那裡他們要解讀各種傾斜的形狀和象徵，每次特裡勞妮教授那雙大眼睛淚汪汪地看著他的時候，他都要假裝不在意。他沒法喜歡特裡勞妮教授，儘管班上多數學生尊敬她，甚至還有點敬畏。芭蒂巴提和文妲布朗喜歡在午飯時分到特裡勞妮教授的教室去，回來的時候，總是一險令人心煩的優越感，好像他們知道了別人不知道的事情一樣。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他們對哈利說話，他們的聲音就變得輕輕的，就好像他已經停屍在床了。

沒有人真正喜歡保護神奇生物課，這門課在充滿行動的第一課後，變得十分沉悶。海格好像失去了信心。現在他們一課又一課地學習如何照顧弗洛伯毛蟲，它們一定是現有的最煩人的生物。

「為什麼要有人去煩神照顧它們呢？」榮恩在又花了一個小時把切細的萵苣往弗洛伯毛蟲黏滑的喉嚨裡塞的時候這樣說。

然而，十月初，哈利有了讓他專心的事情，這類事情很有趣，足以彌補他那些沒上好的課給他帶來的煩惱。魁地奇季節賽臨近了，一個星期二晚上，葛萊芬多隊的隊長奧利佛木透召集了一次會議，討論新季節的戰術。

一個魁地奇隊有七名隊員：三名追球手，他們的任務是把快浮（一個足球大小的紅色球）投進球場兩端五十英呎高的環形圈裡去而得分；兩名擊球手，他們裝備有厚重的球拍以便抵擋搏格（兩個發出嗡嗡聲四處飛舞、伺機攻擊球員的沉重黑球）；一名守門員，他守衛球門；還有一名找球手，他的任務最困難，他要尋找並抓到金探子，這是一個帶翼的、胡桃大小的小球，抓住它比賽就結束了，得到這個小球的隊就可以額外加一百五十分。

奧利佛木透是個粗壯結實的十七歲少年，現在上七年級，這也是他在霍格華茲的最後一年。在越來越暗的魁地奇球場邊上寒冷的更衣室裡，他對他的六名隊友說著話，聲音裡帶著一種靜靜的絕望。

「這是我們贏得魁地奇杯的最後一次機會——我的最後一次機會，」他對隊友們說，在他們面前大步走來走去，「今年年底我就要離開學校了。我再也不能在這裡比賽了。

「到現在為止，葛萊芬多已經七年沒有贏了。好吧，我們過去運氣極壞——受了傷——然後去年又取消了錦標賽……」木透嚥了一口口水，好像這番記憶仍舊能給他的喉嚨帶來硬塊似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我們有著本校——最佳——球隊的稱號。」他說，一手握拳，敲在另一隻手上，眼睛裡又閃現著昔日那種躁狂的光芒。

「我們有三名最佳追球手。」木透指著艾麗婭斯平內特、安吉利娜約翰遜和凱蒂貝爾。「我們有兩名戰無不勝的擊球手。」

「別說了奧利佛，你弄得我們不好意思了。」弗雷和喬治這兩個衛斯理兄弟一起說，假裝臉紅了起來。

「我們還有一名找球手，他總是能贏得比賽！」木透低沉地說，以一種狂怒而驕傲的神氣瞪眼看著哈利。「還有我。」他加上一句，作為事後想起的內容。

「我們認為你也是很好的，奧利佛。」喬治說。

「極好的守門員。」弗雷說。

「要點是，」木透繼續說，又大步走來走去，「過去兩年的魁地奇杯上應該有我們隊的名字。自從哈利加入我們隊以來，我一直認為獎盃是我們手到擒來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得到這個獎盃，今年是我們看到獎盃有我們名字的最後一次機會了……」

木透說得那樣情緒低落，就連弗雷和喬治也不禁同情起他來了。

「奧利佛，今年是我們的年。」弗雷說。

「我們會贏的，奧利佛！」安吉利娜說。

「肯定的。」哈利說。

這支球隊滿懷信心地開始了訓練，每週三次。天氣越來越冷，越來越潮濕，夜晚也更加黑暗了。但是，不管有多少泥漿，有風還是雨，都不能動搖哈利的美好的預見：他們隊最終會贏得那個巨大的魁地奇銀杯。

一天晚上，哈利在訓練以後回到葛萊芬多院的休息室，感到又冷又僵，但是對練習的情況還是很滿意的，他發現休息室裡的人們嗡嗡地談論著什麼，都很興奮。

「發生了什麼事？」他問榮恩和妙麗，這兩個人坐在壁爐旁邊最好的兩個座位上，正在比較天文學課上的幾張星象圖。

「第一個活米村周末，」榮恩指著舊佈告板上的一張通知說，「十月底。

萬聖節前夕。」

「太棒了，」弗雷說，他是跟著哈利走到肖像畫上的洞裡的，「我必須到佐科店去一下，我的臭彈快沒了。」

哈利一屁股坐到榮恩旁邊的一張椅子上，他亢奮的情緒漸漸消沉下去了。妙麗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哈利，我敢說你下一次就能去了。」她說，「他們肯定很快就會抓住布萊克的，人家已經有一次看見他在什麼地方了。」

「布萊克不會笨到那樣，不會妄想在活米村幹什麼事的。」榮恩說，「問問麥這次你能不能去，哈利，下一次還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榮恩！」妙麗說，「哈利是應該待在學校裡的——」

「他不能是惟一留校的三年級學生，」榮恩說，「去問問麥，去呀，哈利——」

「對，我想我會去問的。」哈利下定決心說。

妙麗開口想說什麼，但這時歪腿輕快地跳到她的膝上，嘴裡叼著一隻很大的死蜘蛛。

「它一定要在我們面前吃東西嗎？」榮恩咆哮道。

「聰明的歪腿，是你自己捉的嗎？」妙麗說。

歪腿慢慢咀嚼著那只蜘蛛，它的黃眼睛盯著榮恩。

「就讓它待在那兒，拜託了。」榮恩氣呼呼地說道，又去弄那張星象圖了。「斑斑睡在我書包裡呢。」

哈利打哈欠。他真想去睡覺，但他的星象圖還沒有完成。他把書包拉過

來，拿出羊皮紙、墨水和羽毛筆，開始做作業。

「你要是願意的話，可以抄我的。」榮恩說，一揮而就地標出他星象圖上最後一顆星，然後把星象圖推給哈利。

妙麗是不讚成抄襲的，因此她噘起嘴，但什麼也沒有說。歪腿仍然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榮恩，一面輕輕搖動它那多毛的尾巴尖。然後，它一聲不吭地來了個突然襲擊。

「哦！」榮恩吼起來，一把搶過他的書包，這時，歪腿的四隻爪子已經牢牢地抓住書包了，而且開始凶惡地撕咬起來。「放開，你這蠢畜生！」

榮恩努力把書包從歪腿爪子下面奪回來，但它緊抓不放，滿嘴冒沫。

「榮恩，別傷害它！」妙麗尖叫道。整個休息室都在看熱鬧。榮恩拿著書包飛快地轉了一圈，歪腿仍舊抓住不放，斑斑從書包頂端跳了出來——「抓住那只貓！」榮恩大叫。這時，歪腿放開了書包，跳到桌子上，追趕那嚇壞了的斑斑。

喬治衛斯理猛衝過去想抓住歪腿，但是沒抓著；斑斑在二十雙腿之間飛跑，一下子就衝到一個五斗櫥下邊去了。歪腿猛然停住，低低地蹲著，開始用前爪狂怒地伸到五斗櫥下面去掏。

榮恩和妙麗連忙跑過去；妙麗抓住歪腿的腰部，然後費力地舉起它放到了別的地方；榮恩趴在地上，費了很大勁才抓住斑斑的尾巴，將它拽了出來。

「看看！」他狂怒地對妙麗說，一面拎著斑斑在她面前搖晃，「它已經皮包骨頭了！你別讓那只貓靠近它！」

「歪腿並不知道它做錯了呀！」妙麗說，聲音發抖，「所有的貓都抓耗子，榮恩！」

「這只畜生真有點怪！」榮恩說，一面努力說服那正在瘋狂掙扎的斑斑

回到他的書包裡去。「它聽見我說斑斑在我的書包裡了！」

「哦，這就胡說八道了，」妙麗不耐煩地說，「歪腿會嗅到它的氣息，榮恩，你以為它還會——」

「那只貓就是盯著斑斑不放！」榮恩說，沒有去理會周圍的人，他們都開始笑起來。「斑斑是先在這裡的，而且它病了！」

榮恩大步走過公共休息室，上樓到男生宿舍去了。

第二天，榮恩仍舊生妙麗的氣。在整個草藥課上，他幾乎沒有和妙麗說話，儘管他、哈利和妙麗是三人一組進行實驗的。

「斑斑怎麼樣了？」妙麗膽怯地問道，此時他們正在剝豆莢，並且把發亮的豆子放到一隻木桶裡去。

「它躲在我床底下呢，一直在發抖。」榮恩生氣地說，手一抖，沒有投中，把豆子撒在了暖房地板上。

「當心，衛斯理，當心！」芽菜教授嚷道，這時豆子就在他們眼前開花了。

下堂課是變形課。哈利下定決心要在課後問麥教授他到底能不能和大家一起到活米村去，因此他就在教室排起了隊，想著他應該怎麼說。然而，隊伍前面發生的騷亂讓他分了心。

文妲布朗好像在哭。芭蒂手臂環著她的肩，正在向西莫斐尼干和丁湯馬斯解釋著什麼，這兩人都一本正經的。

「什麼事呀，文妲？」妙麗焦急地問道，這時，她、哈利和榮恩加入到了人群中。

「今天早上她接到家裡的一封信，」芭蒂悄聲說道，「她的兔子賓基被狐狸咬死了。」

「哦，」妙麗說，「真遺憾，文妲。」

「我早應該知道的！」拉文德悲哀地說，「你們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哦——」

「十月十六日！『你害怕的那件事，它會在十月十六日發生！』記得嗎？她說得對，她說得對！」

現在，全班人都聚集在文妲身邊了。西莫嚴肅地搔著頭。妙麗遲疑著，然後她說：「你——你怕賓基被狐狸吃了嗎？」

「唔，不一定是被狐狸啊，」文妲說，淚光瑩瑩地抬頭看著妙麗，「但我顯然擔心它會死。是不是？」

「哦。」妙麗說。她又停了一下，然後——「賓基是隻老兔子嗎？」

「不——不！」文妲抽泣著說，「它還是隻小兔呢！」

芭蒂的手臂在文妲的肩上圍得更緊了。

「那你為什麼怕它死呢？」妙麗說。

芭蒂瞪著她。

「好吧，讓我們來邏輯地看這個問題，」妙麗轉向大家說，「我意思是說，賓基甚至不是今天死的，對不對，文妲今天才得到消息——」文妲大聲哀哭起來。「——而且她不可能一直在擔心這件事，因為這件事讓她真正震驚——」

「別理妙麗，文妲。」榮恩大聲說，「她認為別人的寵物不要緊。」

這時，麥教授打開了教室的門，幸而是在這個時刻打開，因為妙麗和榮

恩兩人正怒目相視，等到走進教室以後，這兩人分別坐在哈利兩旁。整個課上彼此都不和對方說話。

下課鈴響了，哈利還是沒有下決心去問麥教授，倒是她首先提起了活米村這個話題。

「請等一會兒！」她叫道，因為整個班級都要離開教室了。「你們都是我這個學院的，你們應該在萬聖節前夕以前把申請表交給我。不交表，就別去活米村。所以啊，你們都別忘了！」

奈威舉手。「教授，我——我想我那份表丟掉了——」

「你奶奶直接把表交給我了，隆巴頓，」麥教授說，「她好像認為這樣做放心些。好吧，沒什麼了。你們可以離開了。」

「去問呀。」榮恩嘶聲對哈利說。

「哦，不過——」妙麗開口說。

「去呀，哈利。」榮恩固執地說。

哈利等到大家都走了，才緊張地走到麥教授的桌子面前。

「唔，波特？」

哈利深深地吸了口氣。

「教授，我的阿姨和姨丈——哦——忘了給我的申請表簽名。」他說。

麥教授從她的方形眼鏡上方看著他，但是什麼也沒有說。

「那麼——哦——您認為行不行——我意思是說——我能不能——要是我到活米村去，行不行呢？」

麥教授收回了目光，開始翻弄桌子上的紙張了。「我怕是不行，波特，」她說，「你聽到我剛才說什麼了。不交表，就別去。這是規定。」

「可是——教授，我的阿姨和姨丈——您知道的，他們都是麻瓜啊，他們並不真正理解——理解霍格華茲的表格和人員。」哈利說，榮恩在一邊使勁點著頭鼓勵他。「如果您說我可以去——」

「但是我不會這樣說的。」麥教授說。她站了起來，把她的紙張整齊地放到抽屜裡。「申請表明白地說必須得到家長或者是監護人的同意。」她回身看著他，臉上有一種古怪的表情。「我很抱歉，波特，但這是我的最後決定。你還是趕快走吧，要不然你下一課要遲到了。」

沒法輓救了。榮恩罵了麥教授許多難聽的話，弄得妙麗很惱火；妙麗臉上露出「終於圓滿了結了」的表情，讓榮恩更加冒火。班級裡的同學紛紛高興地大聲談論他們一旦到了活米村，首先就要做什麼。對此，哈利只能默默忍受。

「總會有一場盛宴的，」榮恩說，想讓哈利高興起來，「你知道，萬聖節前夕的晚宴。」

「是啊，」哈利陰鬱地說，「很棒的。」

萬聖節盛宴總是很棒的，但是，如果哈利是和大家一起在活米村待了一天之後，再參加這次盛宴，那這場盛宴的滋味無疑會好得多。不管誰說什麼，都不能讓哈利心情好一點。丁湯馬斯長於使用羽毛筆，他曾提出讓他在申請表上模仿威農姨丈的簽字，但是哈利已經告訴麥教授了，說他的那張表沒有簽字，這樣做就不會有什麼好處。榮恩半心半意地建議他穿隱形斗篷，但是妙麗對這個主意迎頭痛擊，她提醒榮恩說，鄧不利多說過，催狂魔是能夠看透隱形斗篷的。派西說的話則可能是最不能安慰哈利的了。

「他們一說到活米村就大驚小怪的，但是我告訴你，哈利，那兒並不像人們說的那麼好。」他認真地說，「那糖果店倒是相當好，但桑柯的惡作劇商店簡直就是危險的地方；對，還有那間尖叫屋倒是一直值得一看。不過說真的，哈利，除了這些地方以外，你沒有錯過什麼了不得的東西。」

萬聖節前夕的那天早晨，哈利和大家一起醒來下樓去吃早飯，他的心緒惡劣極了，不過表面上他儘量裝得和平常一樣。

「我們會從蜂蜜公爵糖果店那裡給你帶許多糖果回來的。」妙麗說，為他感到極其難過。

「是啊，帶許多。」榮恩說。由於哈利情緒低落，他和妙麗終於忘了他們關於歪腿的爭吵。

「別為我擔心。」哈利說，他希望自己說得很隨意的樣子。「晚宴的時侯見面。玩個痛快。」

他陪他們到了前廳，看管人飛七站在大門裡面，拿著一張長長的名單核對著一個個人，懷疑地看著每一個人的臉，提防著任何不應該去的人溜出去。

「留下來了，波特？」馬份大叫，他和克拉、高爾都站在隊伍里。「害怕遇到催狂魔嗎？」

哈利不理睬他，獨自走上大理石樓梯，穿過沒有人走動的走廊，回到葛萊芬多塔樓。

「口令？」那胖夫人問道，她剛從小睡中醒來。

「吉星高照。」哈利無精打采地說。

肖像畫打開了，他從洞裡爬進去，進了公共休息室。那裡滿是一二年級的學生，都在談笑，有幾個大一點的學生顯然多次去過活米村，對那裡已經沒有新鮮的感覺了。

「哈利！哈利！你好，哈利！」這是柯林克利維，二年級學生，極其敬佩哈利，凡有和哈利說話的機會，他從不放過。「你不去活米村，是嗎，哈利？為什麼不去啊？嘿——」柯林急切地四顧他的同學，「你願意的話，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好嗎？」

「哦——不，謝謝，柯林。」哈利說，他不想讓一大堆人眼巴巴地看著他額頭上的傷疤。「我——我必須到圖書館去，必須到那裡去完成作業。」這樣說了之後，他別無選擇，只能向後轉。又從肖像畫上的洞裡出去了。

「幹嗎老把我叫醒？」他走開以後，胖夫人追著他的背影叫道。

哈利無精打采地走向圖書館，但在半路上改變了主意：他不想幹正經事。他回過身來，迎面遇到了飛七，他顯然剛送走去活米村的最後一批人。

「你在幹嗎？」飛七懷疑地問。

「沒幹嗎。」哈利老實說。

「沒幹嗎！」飛七往地上唾了一口，他的下巴令人不愉快地抖動著。「說得倒像真的似的！你一個人在這裡偷偷摸摸地走著，你怎麼沒跟你那些討厭的朋友在一起，現在正在活米村買臭彈和打嗝粉，還有飛嗚蟲呢？」哈利聳了聳肩膀。「好吧，回到你該去的公共休息室去！」飛七厲聲說，他站在那裡瞪著哈利，直到哈利走得看不見了為止。

但是哈利沒有回到公共休息室去，他登上一道樓梯，迷迷糊期地想著是不是到貓頭鷹棲息出沒的地方去看看嘿美，於是他沿著另外一條走廊走去，這時，一個房間裡有人招呼他：「哈利？」

哈利回身看是誰，只見是路平教授，正在他辦公室的門口四處張望。

「你在幹什麼？」路平問，口氣和飛七完全不同，「榮恩和妙麗呢？」

「活米村。」哈利說，儘量說得很隨意。

「啊。」路平說。他對哈利看了一會兒。「你為什麼不進來呢？我剛剛收到為我們的下一課準備的格林迪洛。」

「什麼東西？」哈利問。他跟隨路平進了辦公室。辦公室角落裡放著一

個很大的水箱，一個長著尖尖的小角、病懨懨的綠色傢伙把臉緊貼在玻璃上，它做著鬼臉，不斷伸曲著細長的爪子。

「水怪，」路平說，若有所思地看著格林迪洛，「我們對付它應該不會有多大困難，畢竟我們有過卡巴了。秘訣在於破壞它的緊握。你注意到那長得不正常的爪子了嗎？強壯，但是脆弱。」

那格林迪洛齜出綠色的牙齒，然後把自己埋在水箱角落裡的一團亂糟糟的水草裡了。

「喝杯茶嗎？」路平說，四處找著水壺，「我方纔正在想著泡一杯呢。」

「好的。」哈利尷尬地說。

路平用魔杖輕敲水壺，壺嘴便突然噴出一股蒸氣來。

「坐下。」路平說，揭開垃圾桶的蓋子，「我只有袋泡茶，恐怕——不過我敢說你對茶葉已經覺得夠煩了吧？」

哈利看著他。路平的眼睛眨眨發光。

「您怎麼知道這件事的？」哈利問道。

「麥教授告訴我的。」路平說，遞給哈利一杯茶，茶杯上有個缺口。「你不害怕吧，害怕嗎？」

「不。」哈利說。

有那麼一會兒工夫，他想告訴路平他在蘭月街看見那條狗的事，但後來又決定不說了。他不想讓路平認為他是懦夫，特別是路平已經認為他不能對付博格持了。

哈利心裡想的可能有一部分在臉上的表情中流露出來了，因為路平說：

「你在擔心什麼事嗎，哈利？」

「沒有。」哈利說了個謊。他喝了一點茶，看著那格林迪洛對他揮舞著一隻拳頭。「有，」他突然說，把茶放在了路平的桌子上，「您還記得我們對付幻形怪的那天的事嗎？」

「記得。」路平慢慢地說。

「您為什麼不讓我和幻形怪鬥呢？」

路平揚起了眉毛。「我原來以為這原因是明擺著的，哈利。」他說，聲音裡透著驚訝。

哈利原來以為路平不會承認這件事，因此也大吃一驚。

「為什麼？」他又問。

「好吧，」路平說，眉頭略略皺著，「我假定如果幻形怪面對著你，就會以佛地魔的形象出現的。」

哈利瞪眼。不但這樣的回答是他沒料到的，而且路平說出了佛地魔的名字。哈利知道的惟一曾大聲說出這個名字的人（哈利自己除外）是鄧不利多教授。

「顯然，我錯了。」路平說，仍然對哈利皺著眉頭，「但是我認為，佛地魔在教員休息室裡現形不是好主意。我想大家會嚇得要命的。」

「我首先想到的的確是佛地魔，」哈利誠實地說，「但是，然後我——我想起了那些催狂魔。」

「我明白了，」路平沉思著說道，「唔，唔，我有印象。」哈利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路平對此微微一笑。「這說明你最怕的東西是——恐懼。很聰明，哈利。」對這句話，哈利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他只得去喝茶。「那你一直在想我不相信你能夠鬥幻形怪？」路平精明地問。

「唔……是的。」哈利說，他突然感到高興了許多。「路平教授，您知道那催狂魔——」

有人在門上敲了一下，哈利的話被打斷了。「進來。」路平大聲說。

門開了，石內卜走了進來。他手上拿著一個高腳杯，微微冒著熱氣，看見哈利，他停住腳步，黑眼睛眯了起來。

「啊，賽佛勒斯，」路平微笑著說，「多謝。把它放在書桌上好嗎？」

石內卜把還冒著熱氣的杯子放下來，他的目光在哈利和路平之間來回移動。

「我正在讓哈利看我的格林迪洛。」路平指著那水箱高興地說。

「令人著迷。」石內卜說道，卻並沒有往那裡看，「你應該直接喝下去，路平。」

「是，是，我會喝的。」路平說。

「我做了滿滿一鍋呢，」石內卜說，「要是你還要的話。」

「明天我很可能還要喝一點。多謝，賽佛勒斯。」

「別客氣。」石內卜說，但他眼睛裡有一種神色是哈利不樂意看的。

石內卜退出房間的時候，臉上沒有微笑，還一副有所戒備的樣子。哈利好奇地看著那個高腳杯。路平微笑著。

「石內卜教授好心為我調製了一服藥劑，」他說，「我對調製藥劑一直不大在行，而這一服又特別複雜。」他拿起高腳杯，聞了聞。「可惜不能放糖。」他又加了一句，啜飲了一口，發起抖來。

「為什麼——」哈利張口問。

路平看看他，回答了這個沒有問完的問題。「我一直覺得不大好，」他說，「只有這服藥才能起到作用。我很幸運，能和石內卜教授一塊兒工作；能夠調製這種藥劑的男巫實在不多。」路平教授又啜飲了一口，哈利恨不得從他手裡奪下這只高腳杯。

「石內卜教授對黑魔法很感興趣呢。」他脫口而出。

「是嗎？」路平說，對這句話好像不大感興趣，隨即又喝了一大口。「有人認為——」

哈利猶疑了一下，然後不顧一切地說下去，「有人認為他極其想教黑魔法防禦術，為了得到這個職位不惜代價。」

路平一口喝乾了藥，做了個鬼臉。「真難喝。」他說，「好啦，哈利。我還是回去工作的好。晚宴時候再見。」

「好吧。」哈利說，把他的空茶杯放下了。那只已經喝空的高腳杯還在緩緩地冒著氣。

「看，」榮恩說，「我們帶給你這麼多糖果，再多就帶不了了。」

一大捧糖果暴雨似的落到哈利膝上。這是薄暮時分，榮恩和妙麗剛剛在公共休息室露面。他們的臉已被冷風吹成粉紅色，看上去好像是痛痛快快地玩了一陣子。

「多謝，」哈利說，撿起一袋小巧的胡椒小頑童，「活米村怎麼樣？你們都去了哪些地方？」

聽聽就知道了——什麼地方都去了。德維和班吉、魔法設備店、桑柯的惡作劇商店，還去了供應泛泡沫黃油啤酒的三根掃帚以及別的許多地方。

「那郵局，哈利！大約有二百隻貓頭鷹，都坐在架子上，都有顏色代碼，就看你的信需要走多快了！」

「蜂蜜公爵糖果店有一種新的牛奶軟糖，他們在分發免費的樣品呢，這裡有一點，你看——」

「我們認為我們看到了一個吃人妖魔，真的，三根掃帚那裡各種各樣的都有——」

「真想給你帶些黃油啤酒，真能讓你暖和起來——」

「你在家做了些什麼？」妙麗問，很焦急的樣子，「做完什麼作業了嗎？」

「沒有，」哈利說，「路平在他的辦公室裡給我沏了一杯茶。接下來石內卜進來了……」他把有關那只高腳杯的事全部告訴他們了。

榮恩的嘴張得大大的。「路平喝了嗎？」他喘氣，「他瘋了？」

妙麗看了一下表。「我們還是下樓吧，要知道，再有五分鐘，晚宴就開始了……」

他們急急忙忙地穿過肖像畫上的洞，加入到人群中去了，一路上還在說著石內卜。

「不過要是他——你們知道——」妙麗放低了聲音，一面緊張地四處張望，「如果他在設法——毒路平——他不會當著哈利的面這樣做的。」

「對，可能是這樣。」哈利說。

這時他們已經走到了前廳，正在穿行進入禮堂。禮堂裡掛著成百上千隻南瓜燈，還有一群振翼飛舞的蝙蝠和許多噴吐火焰的橘色飄帶，它們在天花板下面懶洋洋地飄蕩，像是燦爛的水蛇。

食物是精美的，就連妙麗和榮恩這樣把蜂蜜公爵糖果店的糖果吃得肚子快要爆裂的人，也每樣食物都要了第二份。哈利一直偷眼看著教員席。路平教授看上去很高興，而且像平時一樣正常，他正在和小個子魔咒教師弗立維教授活躍地談話。哈利順著桌子往下看，一直看到石內卜坐的

地方。是他的想象還是石內卜瞥路平的眼光比平時不大正常呢？晚宴以霍格華茲的幽靈提供的文娛節目作為結束。幽靈們從牆上和桌子上突然出現，來作一種列隊滑行；葛萊芬多院的差點無頭的尼克成功地重現了他當年被殺頭的情況。

這個晚上過得真愉快，哈利的情緒很好，馬份在大家離開禮堂時在人群中高聲叫道：「催狂魔向你致意，哈利！」就連這樣，也沒有掃他的興。

哈利、榮恩和妙麗跟隨葛萊芬多的其他人沿著通常的路線一起去到葛萊芬多塔樓。但是等他們走到胖夫人肖像面前時，卻發現走廊裡擠了許多人。

「大家為什麼都不進去呢？」榮恩好奇地說。

哈利越過人頭向前看去。那張肖像畫好像是關閉著的。

「請讓我過去。」派西的聲音，他從人群中神氣地走出來。「幹嗎堵在這兒啊？你們大家總不見得都忘了口令吧——對不起，我是男生學生會主席——」

人群靜了下來，是從最前面開始安靜下來的，所以這就像一陣寒流在走廊裡散佈開來一樣。他們聽到派西說話，聲音突然尖起來：「誰去請一下鄧不利多教授。快！」

人們都回過頭來，站在最後的人踮起了腳。

「出什麼事啦？」金妮說，她剛到。

過了一會兒，鄧不利多教授到了，他急忙走向那幅肖像畫；葛萊芬多院的學生都擠在一起讓他過去，哈利、榮恩和妙麗靠得更緊了一些，想看清楚麻煩出在哪裡。

「哦，天哪——」妙麗驚叫，抓緊了哈利的手臂。那胖夫人已經從肖像畫上消失了，肖像畫遭到了惡意破壞，帆布小片在地上到處都是，大塊

畫布則被完全從畫框上撕走了。

鄧不利多對被損壞的畫迅速地看了一眼。「麥教授，請馬上到飛七那裡去，告訴他在城堡裡每幅畫上尋找那位胖夫人。」

「你會走運的！」一個嘶啞的聲音說。那是捉弄人的皮皮鬼，他在人群的頭頂上跳著，很高興的樣子，看到破壞和憂愁的景象，他向來如此。

「你這是什麼意思，皮皮鬼？」鄧不利多鎮靜地問道。

皮皮鬼的笑容消退了一點。他不敢嘲笑鄧不利多。他轉而採取一種油滑的腔調，聽起來倒比那嘶啞的聲音要好些。「不好意思，校長先生。不想被人看見。她弄得一塌糊塗了。看見她跑過五樓那張風景畫，先生，躲在樹木中間，哭著說什麼可怕的事情。」他高興地說。「可憐的東西。」他加了一句，卻全無可憐別人的意思。

「她說了是誰幹的嗎？」鄧不利多安靜地問。

「哦，說了，教授頭子。」皮皮鬼說，神氣像是懷中抱著一枚大炸彈似的。「她不讓他進去，他非常惱火，你明白。」皮皮鬼在空中翻跟斗，從他自己的雙腿中間對鄧不利多咧著嘴笑。「他脾氣可真壞，這個天狼星·布萊克。」

第 9 章　不祥的失敗

鄧不利多教授叫所有的葛萊芬多院學生都回到禮堂去，十分鐘以後，赫夫帕夫、雷文克勞、史萊哲林等院的學生也來了，這些學生都是一副摸不清頭腦的樣子。

「教員們和我本人將對城堡進行一次徹底的搜查，」鄧不利多教授對學生們說，這時，麥教授和弗立維關上了禮堂所有的門，「為了你們自己的安全，我想你們可能要在這裡過夜了。我要求級長們在禮堂入口處站崗，男生和女生學生會主席留在禮堂負責管理。出了任何事馬上向我報告，」他向派西加了這一句，派西一臉重要人士的自豪，「找一個幽靈帶話給我。」

鄧不利多教授停了一下，正要離開禮堂，又說道：「哦，對了，你們會需要……」他隨意一揮魔杖，長桌就都飛到禮堂的邊上，靠牆站好了；再揮一下，地面上就鋪滿了成百個紫色的睡袋。「好好睡。」鄧不利多教授說，他出去時隨手關上了門。禮堂立即響起了一片興奮的嚶嚶嗡嗡的說話聲，葛萊芬多院的學生忙著告訴其他學生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家都進睡袋！」派西大聲叫道，「快，誰也不要說話了！十分鐘以後熄燈！」

「來吧。」榮恩對哈利和妙麗說，他們抓過三個睡袋掩到角落裡去了。

「你們說布萊克還在城堡裡嗎？」妙麗焦急地悄聲問道。

「鄧不利多顯然是這麼想的。」榮恩說。

「他挑了今晚來，真是我們的幸運，你們知道嗎？」妙麗說，這時他們三個人和衣鑽到睡袋裏去，然後把上身支在胳膊肘上談心。「今晚正好我們都不在塔樓……」

「我猜他是日子過糊塗了，因為他一直在逃亡，」榮恩說，「沒想到今天是萬聖節前夕。要不然他不會闖進來的。」

妙麗發起抖來。

他們周圍的人都在彼此問著同一個問題：「他怎麼進來的？」

「說不定他知道怎麼潛形，」幾英呎之外的一個雷文克勞院的學生說，「就是從稀薄的空氣中顯現。你們知道。」

「很可能是化了裝進來的。」赫夫帕夫院的一個五年級學生說。

「要不然是飛進來的。」丁湯馬斯說。

「說實在的，難道我是惟一一個不怕麻煩讀過《霍格華茲，一段校史》的人嗎？」妙麗對哈利和榮恩沒好氣地說。

「很可能。」榮恩說，「為什麼？」

「因為這座城堡不僅僅有牆壁的保護，你們知道，」妙麗說，「城堡還被施了各種魔法，以防外人偷偷地進來。光潛形是進不來的。而且我倒想看看什麼樣的化裝能夠騙過那些催狂魔。這些傢伙守著每一處入口。要是他飛進來，它們也會看見的。而且飛七知道所有秘密通道，它們會把這些通道都封起來……」

「現在熄燈！」派西大叫，「我要每一個人都進睡袋，還要停止說話！」

所有的蠟燭立刻熄滅了。現在惟一的亮光來自銀色幽靈，他們四處遊走，和級長們嚴肅地說著話。施過魔法的天花板就像外面的天空一樣，佈滿了星星。在這種情況下，加之禮堂裡仍舊到處是耳語聲，哈利覺得自己好像是睡在輕風拂面的戶外。

每小時就有一位老師在禮堂裡出現，看看是否一切平安無事。大約在凌晨三點鐘的時候，許多學生終於睡著了，這時，鄧不利多教授進來了。

哈利看他在四處尋找派西，派西在睡袋之間躡手躡腳地行走，看有誰在說話就告發誰。派西離哈利、榮恩和妙麗沒多遠了，他們趕快假裝睡著了。這時，鄧不利多的腳步聲越來越近。

「有他的任何跡象嗎，教授？」派西悄聲問道。

「沒有。這裡怎麼樣？」

「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先生。」

「好。現在不必讓他們換地方。我已經給葛萊芬多院的肖像洞找到了臨時守衛。明天你就可以叫大家都回去了。」

「那胖夫人呢，先生？」

「躲在三樓安吉爾郡地圖裡面。顯然她在問不出口令來的情況下不讓布萊克進去，因此他就動手了。她仍舊情緒極壞，但是一旦她鎮靜下來，我就叫飛七把她修復。」

哈利聽見大廳的門響了一聲又開了，還聽見了更多的腳步聲。

「校長？」這是石內卜。哈利仍舊靜靜地躺著，用心去聽。「整個四樓都查過了，他不在那裡。飛七查了城堡主樓，那裡也沒有。」

「天文塔呢？特裡勞妮教授的房間？貓頭鷹棲息出沒的地方？」

「都查過了……」

「很好，賽佛勒斯，我並不真正以為布萊克會逗留不走。」

「他怎麼進來的，關於這一點，你有什麼見解嗎，校長？」石內卜問道。

哈利把頭稍稍抬起一點，以便另外一隻耳朵聽得清楚些。

「許多，賽佛勒斯，每一種都和底下的那種一樣不可能。」

哈利眼睛睜開了一條縫，偷偷向他們站的地方看。鄧不利多背對著他，但他可以看到派西的臉，但見他全神貫注，還可以看到石內卜的側面，石內卜似乎在生氣。

「你記得我們的談話罷，校長，就在——哦——學期開始以前吧？」石內卜說，說話時嘴唇幾乎沒有張開，好像是不想讓派西參與他們的談話似的。

「記得，賽佛勒斯。」鄧不利多說，聲音裡含有類似警告的意味。

「好像——幾乎不可能——布萊克沒有內部的幫助是進不了這所學校的，我的確表示過關注，在你任命——」

「我不相信這座城堡裡哪一個人會幫助布萊克進來。」鄧不利多說，他的聲調清楚地表明這件事就談到這裡為止，因此石內卜沒有作答。

「我必須到那些催狂魔那裡去了，」鄧不利多說，「我說過，我們搜查完畢就通知它們。」

「它們打算幫忙嗎，先生？」石內卜說。

「哦，是的，」鄧不利多冷淡地說，「但是恐怕只要我擔任校長一天，就絕不許它們跨過學校的門檻。」

派西似乎稍微有些窘迫。鄧不利多離開了禮堂，走得很快很輕。石內卜站了一會兒，看著校長離去，臉上帶有深深的憤怒。然後他也走了。哈利往兩旁看榮恩和妙麗。兩人的眼睛都睜著，看著有星星的天花板。「這些話都在說什麼？」榮恩的口型表達了這樣的意思。

以後幾天，學校裡大家談論的都是布萊克。關於他如何進入城堡的說法越傳越玄：赫夫帕夫院一個名叫漢娜艾寶的學生聽說布萊克能夠化身為一叢開花的灌木，就在他們下一次的魔藥課上花了很多時間把這件事告訴給每一個願意聽她說的人。

胖夫人那幅遭到破壞的肖像已經從牆上拿了下來，取代它的是卡多甘爵士和他那匹肥胖的灰色矮種馬的肖像。沒有人對這件事很高興。卡多甘爵士把他的時間一半花在向人們發出挑戰、要求人們和他決鬥上。其餘時間則用在琢磨複雜得可笑的口令上，一天之中，他至少要改兩回口令。

「他真是瘋了，」西莫斐尼干生氣地對派西說，「我們就不能換個人嗎？」

「別的畫都不願意幹這份差事，」派西說，「被胖夫人遇到的事嚇壞了。卡多甘爵士是惟一挺身而出的。」

然而，哈利擔心的還不是卡多甘爵士。現在他受到嚴密監視。教員們找到各種藉口在走廊裡和他一起走，派西衛斯理（哈利猜想這是他媽媽的命令）到處跟著他，好像一條極其神氣活現的守衛狗。最要命的是，麥教授把哈利叫到她辦公室裡去，臉上的神情讓哈利以為一定是誰死了。

「沒有必要再瞞你了，波特，」她很嚴肅地說，「我知道這對於你來說會感到震驚，但是布萊克——」

「我知道他在追我，」哈利疲倦地說道，「我聽到榮恩的爸爸告訴過他的媽媽。衛斯理先生在魔法部工作。」

麥似乎非常吃驚。她瞪眼看著哈利，看了一會兒才說道：「我明白了！好吧，那麼，波特，這你就理解我為什麼認為你在傍晚練習魁地奇不是什麼好主意了。在球場上，周圍只有你的隊友，你是很暴露的，波特——」

「星期六我們就要進行第一場比賽了！」哈利說，心中大怒。「我一定得訓練，教授！」

麥教授專心地看著他。哈利知道她是極其關心葛萊芬多球隊的前途的，畢竟是她首先建議讓哈利擔任找球手的。他等待著，緊張地屏住了氣。

「唔……」麥教授站了起來，瞪眼看著窗外的魁地奇球場，球場在雨中隱約可見。「好吧……天曉得，我倒願意看到我們的隊最後捧回獎

盃……但是不管怎麼樣，波特……要是有一位教師在場，我會高興一些的。我請胡奇夫人去監督你們的訓練。」

第一場魁地奇比賽逐漸臨近，但天氣越來越壞。在胡奇夫人的監督之下，葛萊芬多隊勇敢地訓練，比以前更加刻苦了。然後，在星期六比賽以前最後一次訓練的時候，奧利佛給他的球隊帶來了不受歡迎的消息。

「我們不能和史萊哲林隊比了！」他憤怒地告訴他們，「弗林特剛才來看過我。我們要和赫夫帕夫隊比了。」

「為什麼？」其他隊員齊聲問道。

「弗林特的藉口是他們的找球手受傷的手臂還沒有好。」木透說，狂怒地齜著牙，「但他們這麼做目的是明顯的，就是不想在這樣的天氣裡比賽，認為這會破壞他們的機會……」

這一天整天狂風驟雨，就在木透說話的時候，他們還聽到了遠處雷聲隆隆。

「馬份的胳膊根本沒問題！」哈利大怒著說，「他在裝相！」

「我明白，不過我們沒法證明這一點。」木透痛苦地說，「我們一直在以史萊哲林為對象進行練習，而現在和我們比賽的是赫夫帕夫隊，他們的作風是相當不一樣的。他們有了新隊長和找球手西追迪哥里——」

安吉利娜、艾麗婭和凱蒂突然傻笑起來。

「什麼？」木透說，對於這種無憂無慮的行為不以為然。

「他就是那個身材高高、樣子漂亮的男生吧？」安吉利娜說。

「強壯少說話的那個。」凱蒂說，她們又開始傻笑起來。

「他說話少是因為他笨得不能同時說出兩個詞兒來。」弗雷不耐煩地

說，「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擔心，奧利佛，赫夫帕夫隊是容易打敗的對手。上次我們和他們比賽的時候，哈利五分鐘工夫就抓住了金探子，記得嗎？」

「我們是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比賽！」木透大聲叫道，他的眼睛稍稍有些突出。「迪哥里組織了陣容強大的班子！他是個出色的找球手！我正是擔心你們會這樣想！我們一定不能輕敵！我們必須抓住主要問題！史萊哲林想看我們一步踏錯！我們必須得勝！」

「奧利佛，彆著急上火，」弗雷說，有點驚慌，「我們會認真對待赫夫帕夫隊的。我們認真。」

比賽前夕，風狂雨驟，比以前更加厲害。走廊和教室裡烏黑一片，只好多點了些火把和燈。史萊哲林隊的確一副沾沾自喜的樣子，而且在這方面誰也比不上馬份。

「啊，要是我的胳膊好一點兒就好了！」他嘆道，這時室外的狂風正撞擊著窗子。

哈利腦子裡除了第二天的比賽以外什麼都沒有時間想了。奧利佛木透在課間不斷跑來找他，不斷給他提示。木透第三次這樣做的時候，說了很多，哈利突然發現自己要上的黑魔法防禦術課已經開始十分鐘了，於是拔腳便跑，而木透還在他後面大聲叫道：「迪哥里的突然轉向非常快，哈利，所以你不妨想辦法把他纏住——」

哈利在黑魔法防禦術課的教室外邊剎住了腳步，推開門，衝了進去。

「對不起，我遲到了，路平教授，我——」

但是，在講台上看著他的不是路平教授，是石內卜。

「這堂課十分鐘以前就已經開始了，波特，我認為應該給葛萊芬多扣十分。坐下。」

但是哈利沒有動。

「路平教授哪裡去了？」

「他說他今天病得不能上課。」石內卜說，齜牙咧嘴地笑著，「我不是已經叫你坐下了嗎？」

但是哈利站在原地不動。

「他怎麼不好啦？」

石內卜的黑色眼睛發出光芒。

「沒有生命危險。」他說，樣子像是但願如此。「再扣葛萊芬多五分，要是我再次叫你坐下而你不坐下，那就扣五十分。」哈利慢慢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石內卜環顧全班。「在波特打斷我以前，我在說路平教授沒有留下能說明你們班進度的記錄——」

「先生，我們已經學過了幻形怪、紅帽子、卡巴和格林迪洛，」妙麗迅速地說，「我們剛要開始——」

「安靜，」石內卜冷冰冰地說，「我沒有問你們。我只是對路平教授的缺乏條理的教學發表評論。」

「他是我們有過的最好的黑魔法防禦術教師。」丁湯馬斯大膽地說，班上其餘學生都喃喃表示同意。石內卜比平時更加是一臉威脅的神態。

「你們是容易滿足的。路平幾乎沒有對你們提什麼高要求——我認為一年級就應該能夠對付紅帽子和格林迪洛了。今天我們要討論——」

哈利看著他迅速翻動教科書，一直翻到最後一章，他一定知道他們還沒有學過。

「——狼人。」石內卜說。

「但是，先生，」妙麗說，似乎沒法控制自己，「我們還不應該學狼人

呢，我們應該開始學欣克龐克——」

「格蘭傑小姐，」石內卜說，聲調是死一般的平靜，「我覺得好像是我在教課，不是你。我告訴你們大家，翻到第三百九十四頁。」他再次四顧，「你們大家！現在！」

全班許多人痛苦地偷著交換眼色，有些人陰鬱地嘰咕著，大家打開了書本。

「你們誰能告訴我，如何區別狼人和真正的狼？」

大家都默默地坐在那裡，一動不動；除了妙麗以外，她的手像往常一樣筆直地舉在空中。

「誰能回答？」石內卜說，不理妙麗。他又齜牙咧嘴地笑了。「你們難道是在告訴我，路平教授沒有把這兩者之間的基本區別教給你們——」

「我們告訴你，」芭蒂突然說，「我們還沒有學到狼人那一章呢，我們還在學——」

「安靜！」石內卜咆哮道，「好，好，好，我從來沒想到我居然會碰上三年級學生識別不出狼人。我要記下來，告訴鄧不利多教授你們是多麼落後——」

「先生，」妙麗說道，她的手仍然舉著，「狼人和真正的狼有好幾個地方不同。狼人的口鼻部——」

「這是你第二次搶先發言了，格蘭傑，」石內卜冷淡地說，「為了一個叫人沒法忍受的萬事通，再扣葛萊芬多五分。」

妙麗臉漲得通紅，放下了手，瞪眼看著地，眼睛裡充滿了淚水。全班都怒目注視著石內卜，這說明大家是多麼嫌惡石內卜，因為班上每一個人都至少有一次曾把妙麗叫成萬事通，而榮恩至少一星期兩次對妙麗說她是萬事通。

榮恩大聲說：「您問我們一個問題而她知道答案！要是您不想要答案，那您幹嗎要問？」

全班馬上意識到榮恩太過分了。石內卜慢慢地走向榮恩，全教室都屏住了呼吸。

「放學後留下，衛斯理。」石內卜討好似的說，他的臉和榮恩的靠得很近。「如果我再聽到你批評我的教學方式，你會非常後悔的。」

此後的課堂上誰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大家坐著，根據教科書做有關狼人的筆記，而石內卜在課桌之間來回走動著，檢查他們在路平教授教課期間所完成的學業。

「解釋得很差勁……這說得不對，卡巴在蒙古更多……路平教授說是十分之八？我說十分之三都不到……」

下課鈴終於響了，石內卜沒讓他們走。

「你們每人寫一篇論文，交給我，內容是識別和殺死狼人的方法。這個題目應該寫兩張羊皮紙，星期一早晨交。應該有人管管這個班了。衛斯理，留下來別走，我們要安排關你晚學的事。」

哈利和妙麗與班上的其他同學一起離開了教室，妙麗等到大家走得都聽不見了，才大聲怒罵起石內卜來。

「石內卜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對待過教我們的其他黑魔法防禦術的老師，就算他的確想來教我們的話，」哈利對妙麗說，「他為什麼這樣對路平呢？你說都因為那次幻形怪事件嗎？」

「不知道，」妙麗憂鬱地說，「不過我真希望路平教授會很快好起來……」

五分鐘以後榮恩趕上了他們，氣得不可開交。

「你們知道那——（他罵了石內卜一句什麼，弄得妙麗叫道：「榮

恩！」）——叫我做什麼嗎？叫我去擦醫院裡的夜壺。還不准用魔法！」他氣得直喘，拳頭握得緊緊的。「布萊克為什麼不能躲在石內卜辦公室呢，嗯？他可以替我們結果他呀！」

第二天早晨，哈利絶早就醒了。因為太早，外面還漆黑一片。他起初以為是怒吼的狂風把他叫醒的，然後他覺得後脖子那裡有一陣冷風，他一下子就坐了起來——捉弄人的皮皮鬼飄浮在他身邊，使勁向他耳朵裡吹氣。

「你幹嗎這樣吹？」哈利惱怒地問道。

皮皮鬼鼓脹了兩腮，吹得更加起勁，然後旋轉著退出房間，咯咯地笑著。

哈利摸到自己的鬧鐘，看了看。四點半。哈利罵著皮皮鬼，翻了個身，打算再睡；但他既然醒了，再要入睡就很困難了，他不能無視半空中隆隆的雷聲、狂風撞擊城堡牆壁的響動和遠處禁忌森林中樹木折斷的聲音。幾個小時以後，他就要到外面魁地奇球場上去了，要在狂風之中搏鬥。最後他放棄了再睡下去的想法，起床，穿衣，拿起他的光輪2000，靜靜地走出了宿舍。

哈利打開門，什麼東西從他腳邊掠過。他彎下腰，及時地抓住了歪腿那毛茸茸的尾巴尖，把它拉了出去。

「你知道，我想榮恩防備你是對的。」哈利懷疑地對歪腿說，「這裡有許多耗子，去捉它們。去呀，」他加上一句，用腳把歪腿推下螺旋形樓梯，「別驚動斑斑。」

在公共休息室，暴風雨的聲音更響。哈利知道不能指望比賽會取消，魁地奇比賽不會為雷雨這種小事而取消的。縱然如此，他開始覺得很害怕。木透曾經在走廊裡把西追迪哥里指給他看。迪哥里是五年級學生，個子比哈利大許多。找球手通常是身輕跑得很快的那種人，但是迪哥里的體重在這種天氣倒是有利因素，因為他不會被吹得站不住腳。

哈利在壁爐面前打發掉了這幾個小時，時不時地起身不讓歪腿又偷偷地上男生宿舍的樓梯。最後，哈利想差不多到早飯時間了，就獨自走向肖

像畫的洞去了。

「站住，開戰吧，你這條劣狗！」卡多甘爵士嚷道。

「哦，住嘴。」哈利打著哈欠說。

喝完一大碗粥以後，他精神了一點兒，等他開始吃吐司的時候，球隊的其他隊員也來了。

「這場比賽會是激烈的。」木透說，什麼也吃不下。

「別擔心，奧利佛，」艾麗婭安慰他，「有一點兒雨我們不在乎。」

但這可不只是一點兒雨。魁地奇極受歡迎，因此全校師生和平常一樣傾巢而出，觀看這次比賽，他們穿過草坪跑向魁地奇球場，低著腦袋抵禦大風，因為半路上他們的雨傘被風從手中吹走了。哈利在進入更衣室以前看見了馬份、克拉和高爾，他們正走向體育場，三人在一把大雨傘下面指著他大笑。

球隊隊員都換上猩紅色的袍子，等木透作向來一貫的賽前鼓勵士氣的講話，但沒想到，木透幾次想張嘴說話，卻只發出古怪的喘不過氣來的聲音，然後他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招手示意大家跟他走。

風颼得厲害，他們走到球場時個個東倒西歪。在隆隆的雷聲中，觀眾即使為他們歡呼，他們也聽不見。雨點打在哈利的眼鏡上。天哪，在狂風暴雨之中他怎麼能看得見那金探子呢？赫夫帕夫隊從球場對面向他們走過來，他們穿的是金絲雀黃的袍子。雙方隊長走上前來互相握手；迪哥里對木透微笑著，但是木透現在看上去好像患了牙關緊閉症，他只是點了點頭。

哈利看見胡奇夫人的口型：「上飛天掃帚。」他從泥裡拔出右腳，然後跨上光輪2000。胡奇夫人把哨子放到嘴邊，使勁一吹，發出尖厲的哨聲，聽上去是從遠處傳來的——比賽開始了。

哈利騎得很快，但是他的光輪2000在風中有點晃動不穩。他儘量握緊，

轉身衝進了風雨之中。

五分鐘之後，哈利渾身濕透了，而且還凍僵了，也很難看清他的隊友，更不要說那個小小的金探子了。他在球場上縱橫馳騁，掠過一個個模糊的紅色和黃色的身影，一點也不知道比賽進行的情況。在狂風大作的情況下，他也聽不見評論。觀眾隱藏在斗篷和被風吹得不成形的雨傘的海洋下面。哈利兩次差一點就被搏格碰下飛天掃帚來，大雨弄得他視線模糊，他根本看不到它們從對面撞來。

他也不知道比賽進行多久了。保持飛天掃帚走直線越來越難了。天空越發黑了，好像黑夜已經決定提前到來。哈利有兩次險些撞到另一個球員身上，而且也不知道那是自己的隊友還是對方的球員。現在每個人都被淋得透濕，雨點又那麼密，他簡直沒法看清……胡奇夫人的哨聲伴隨著第一次閃電吹響了。哈利僅僅能在密密的雨簾中看到木透的輪廓，木透正向哈利示意，要他下到地面上來。全隊潑濺著水降到泥濘之中。

「我叫了暫停！」木透對隊員們吼道，「來吧，到那下面——」

他們擠在球場邊上一把大雨傘下面。哈利摘下眼鏡在袍子上匆匆擦了擦。

「比分多少？」

「我們領先五十分，」木透說，「但是，除非我們很快得到那金探子，不然我們就要比到晚上了。」

「我戴著眼鏡簡直沒辦法。」哈利揮動著眼鏡懊喪地說。

就在此刻，妙麗在哈利身旁出現了。她是頂著斗篷過來的，而且竟然還笑容滿面。「我有個主意，哈利！把你的眼鏡給我，快！」

他把眼鏡遞給她，整個球隊驚訝地看著，妙麗用她的魔杖輕敲哈利的眼鏡，說了聲：「止止，不透！」

「好啦！」她說，把眼鏡還給哈利，「水不會妨礙你的眼鏡了！」

木透在一旁看著，似乎恨不得去吻她。「太棒了！」他聲音嘶啞地在她身後叫道，這時她已經隱沒在人群之中了。「好吧，大夥兒，好好幹！」

妙麗的咒語奏了效。哈利還是冷得手腳麻木，仍舊是平生未有的那麼濕，但他看得見了。他重新下定決心，催促他的掃帚穿過紊亂的氣流，向各個方向尋找金探子，在這個過程中他避開了一個搏格，從迪哥里身下潛行而過，迪哥里那時正在相反的方向飛跑……又響起一陣雷聲，接著便是叉形閃電。越來越危險了。哈利必須迅速抓到那個金探子——他轉過身來，想要回到球場中央，但就在那時，又一道閃電照亮了看台，哈利看見了讓他完全分心的東西：一條滿身粗毛的巨大黑狗的側影，這側影在天際映得清清楚楚，它待在看台最高層的一排空座位上。

哈利那麻木的雙手在飛天掃帚上滑了一下，他的光輪2000往下墜了幾英呎。他把濕透的流蘇從眼前拂開，又斜眼去看那看台。那條狗已經不見了。

「哈利！」木透那苦惱的叫嚷聲從葛萊芬多的球門那裡傳了過來。「哈利，你後面！」

哈利驚慌四顧。迪哥里連續往球場猛落，一個小小的金色斑塊在雨絲密佈的空中、在他們之間閃爍……哈利驚慌之下全身伏在飛天掃帚上，旋轉著衝向那金探子。「加油！」他對他的光輪吼道，雨點打著他的臉，「快！」

但是，發生了奇怪的事。跑道周圍台階式看台上出現一片因膽怯而產生的寂靜；風雖然仍舊和以前一樣地強勁，卻忘記了吼叫，好像有人把風聲關掉了，好像哈利突然之間聾了——發生什麼事了呢？然後一陣熟悉的可怕的寒流又向他襲來，在他身體裡面，這時他剛剛感覺到下面的球場上有什麼東西在動……哈利來不及想，便把眼睛從金探子上移開往下看。

至少有一百個催狂魔站在下面，它們那隱藏在頭巾下面的臉都對著他。好像冰凍的水從他胸中升了起來，切割著他的內臟。然後他又聽到那聲音了……有人在呻吟，在他頭部裡面呻吟……一個婦女……

「別動哈利。別動哈利，請別動哈利！」

「一邊兒去，你這笨女人……一邊兒去，現在……」

「別動哈利，請不要，帶我去吧，殺了我得了——」

哈利滿腦子麻木，滿腦子白色的迷霧……他在幹什麼？他為什麼在飛？他必須幫助她……她要死了……她要被人謀殺了……他在往下墜落，在那冰冷的迷霧中墜落。

「別動哈利！請別動……發發慈悲……發發慈悲……」

一個尖厲的聲音在大笑，那婦女在尖叫，哈利什麼都不知道了。

「幸而地面那麼軟。」

「我以為他必死無疑。」

「但是他連眼鏡都沒有碎。」

哈利聽見這些人的低語，但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到這裡來的，或者自己到這裡以前在幹什麼。他知道的只是自己渾身都痛，好像被人打了一樣。

「這是我生平見過的最可怕的事。」

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東西……戴頭巾的黑色影子……寒冷……尖叫聲……哈利忽然睜開眼睛。他躺在醫院裡。葛萊芬多院的魁地奇球隊隊員從頭到腳都濺滿了泥漿，正環繞在他的床邊。榮恩和妙麗也在，那樣子好像是剛從游泳池裡爬上來。

「哈利！」弗雷說，他在泥漿之下顯得特別白，「你覺得怎麼樣？」

哈利的記憶好像飛快地回來了：那閃電……那陰鬱無情……那金探子……還有那催狂魔……

「發生了什麼事？」他說，突然坐起來，把他們都嚇了一大跳。

「你摔下來了，」弗雷說，「一定有——那麼——五十英呎？」

「我們以為你死了呢，」艾麗婭說，她在發抖。妙麗低低地發出一聲短促刺耳的聲音，她的眼睛充血充得厲害。

「但是那場比賽，」哈利說，「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還能再賽嗎？」

沒人說話。可怕的事實像石頭一樣沉到哈利心裡。

「我們沒有——失敗吧？」

「迪哥里抓到金探子了，」喬治說，「就在你跌下來之後。他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等他回頭一看，看到你跌在地上，就打算中斷這場比賽，想重新賽一場。但是他們勝得公平，勝得光明磊落……就連木透也承認這一點。」

「木透在哪裡？」哈利說，突然發現木透沒在場。

「還在雨裡淋著呢，」弗雷說，「我們想他打算淹死自己呢。」

哈利把臉埋在兩膝之間，兩手抓住頭髮。弗雷抓住哈利的肩膀，粗暴地搖著。「好了，哈利，你以前總是能抓到金探子。」

「總會有一次失手的。」喬治說。

「比賽還沒有結束，」弗雷說，「我們丟了一百分，對不對？所以，如果赫夫帕夫輸給雷文克勞，而我們又打敗了雷文克勞和史萊哲林……」

「赫夫帕夫至少要丟二百分。」喬治說。「但如果他們打敗雷文克勞……」

「沒門，雷文克勞太棒了。但如果史萊哲林輸給了赫夫帕夫……」

「這都要看分了——不管誰輸誰贏，都是一百分的事……」

哈利躺在那裡，一句話沒說。他們輸了……他還是第一次在魁地奇比賽中輸掉。

大約十分鐘以後，龐芮夫人過來告訴球隊隊員讓哈利休息。

「我們以後再來看你。」弗雷告訴哈利，「別怪自己，哈利。你仍舊是我們最好的找球手。」

球隊走了，身後留下一道道泥漿。龐芮夫人在他們身後關上了門，一臉不高興的樣子。榮恩和妙麗走近哈利床前。

「鄧不利多真正生氣了，」妙麗顫抖著聲音說，「我還從來沒看見他這麼生氣過。你摔下來的時候他奔到球場上去了，他揮動魔杖，你撞到地面以前好像就放慢了下落的速度。然後他對催狂魔舞動魔杖，向它們射出銀色的東西。它們直接離開了看台……它們來到球場上，他對這件事氣得不得了，我們聽到他——」

「然後他施魔法把你放到擔架上，」榮恩說，「你在擔架上飄浮著，他步行跟著你到了學校。大家都以為你……」他聲音低了下去。

但哈利幾乎沒有注意到。他在想催狂魔對他做了什麼……想那尖叫的聲音。他抬頭一看，只見榮恩和妙麗在焦急地看著他，於是他很快地想出別的實在的話來了。

「有人拿到我的光輪2000了嗎？」

榮恩和妙麗迅速地彼此對看了一眼。

「哦——」

「怎麼？」哈利說，對他們倆一個個地看過來。

「唔……你摔下來的時候，它也就被吹走了。」妙麗遲疑地說。

「然後呢？」

「然後它撞在——撞在——哦，哈利——它撞在那棵渾拚柳上了。」

哈利心裡一陣絞痛。那棵渾拚柳是棵很暴烈的樹，它長在禁忌森林中央。「然後呢？」哈利問，心裡害怕聽到回答。

「唔，你知道那棵渾拚柳的，」榮恩說，「它——它不喜歡人家撞到它。」

「你醒過來以前弗立維教授剛把它拿回來。」妙麗聲音很低地說。她慢慢地伸手去拿她腳邊的書包，把書包底朝上一倒。十幾片木頭和掃帚尾巴的碎片落在了床上，這就是哈利最後被打敗的忠實的飛天掃帚的殘骸。

第10章　劫盜地圖

龐芮夫人要哈利在醫院裡待到周末。他既沒有和她爭辯，也沒有抱怨，只是不讓她扔掉光輪2000的碎片。他知道這是犯傻，知道光輪已經無法修復，但他情不自禁地要這樣做，他覺得好像是失去了一個最好的朋友。

許多人來看他，都一心一意想讓他高興起來。海格送給他一束地蜈蚣花，看上去像是黃色的大白菜；金妮衛斯理來的時候滿臉通紅，給了他一張自製的康復卡，如果哈利不把這張卡閉攏並且把它壓在碗碟或是水果下面，它就會尖聲唱起歌來。葛萊芬多球隊的隊員星期天早上又來看哈利了，這次木透也來了，木透嗓音空洞、全無生氣，他對哈利說，他一點兒也不怪哈利。榮恩和妙麗只是到了晚上才離開哈利床邊。但是，不管別人說什麼做什麼，都不能讓哈利覺得好過一點兒，因為人們所知道的只是他煩惱的一半而已。

他沒有把他看到不祥的事告訴任何人，就連榮恩和妙麗也沒有，因為他知道榮恩會驚慌失措，而妙麗會嘲笑他。然而，事實是它已經出現兩次了，兩次出現以後都發生了差不多致人死命的事件：第一次，他差點兒被騎士公共汽車軋死；第二次，他從離地五十英呎的飛天掃帚上掉下來。不祥難道要一直纏著他、直到他真的死了嗎？他的餘生難道要一直提防著這頭畜生嗎？然後還有那些催狂魔。每次想起它們，哈利都覺得噁心和羞辱。大家都說它們可怕，但是別人誰也沒有像他那樣，它們一走近就昏倒呀……別人誰也沒有在腦子裡反覆聽到正要死去的父母的說話聲呀。

因為現在哈利知道那是誰的聲音了。夜裡，他躺在醫院裡，醒著，瞪眼看著天花板上一道道的月光。這時候，他听到了她的話，聽到這些話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那些催狂魔走近他的時候，他聽到了媽媽臨終時的聲音。她努力保護他，不讓他受到佛地魔的傷害；他還聽到了佛地魔在殺死媽媽以前的笑聲……哈利時不時地睡過去，在睡眠中做著夢：到處是潮濕黏滑、已經腐爛的手和令人毛骨悚然的乞求聲。他一下子驚醒了，卻又聽到了媽媽的聲音。

星期一，哈利回到了學校本部的喧鬧忙碌之中，這真讓他鬆了一口氣。儘管他還要忍受馬份的奚落，但在學校裡他只能想其他事情。馬份看到葛萊芬多球賽失敗。高興得幾乎要發狂了。他終於拿掉了繃帶，精神飽滿地模仿哈利從飛天掃帚上跌下來的樣子，以此來慶祝他又可以充分使用兩條胳膊了。在以後的魔藥課上，馬份有許多次穿過城堡主樓都要模仿那些催狂魔；榮恩最後發怒了，把一個又大又滑的鱷魚心臟對準馬份扔了過去，正扔中他的臉，氣得石內卜扣了葛萊芬多五十分。

「如果石內卜再來上黑魔法防禦術課，我就請病假。」榮恩說，這時他們已經吃罷午飯，正要去上路平教授的課。「妙麗，去看看是誰來上課。」

妙麗在教室門邊張望了一下。

「沒事！」

路平教授回來上課了。他看上去的確生過病。他的舊袍子穿在身上更加鬆鬆垮垮，他眼睛下面有黑影。雖然如此，全班同學坐下時，他對他們笑了笑。而他們立刻狠狠地埋怨起石內卜在路平生病時的所作所為。

「不公平，他只是來代課罷了，為什麼要給我們留作業？」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狼人——」

「——兩卷羊皮紙！」

「你們沒有告訴石內卜教授說我們還沒有學到哪裡嗎？」路平問道，略微皺起眉頭。

大家又紛紛說起來。

「說了，但是他說我們太落後了——」

「——他不聽——」

「——兩卷羊皮紙！」

大家都是一臉義憤，路平教授只是微微一笑。

「別擔心。我會對石內卜教授說的。你們不必寫那篇論文。」

「哦，不，」妙麗說。很失望的樣子，「我已經寫完了。」

這一課上得很愉快。路平教授帶來了一個玻璃水箱，裡面是欣克龐克，一條腿的傢伙，看上去像是一縷縷的煙做成的，很脆弱，而且看上去也沒有想傷害人的樣子。

「引誘旅行者陷入沼澤。」路平教授說，學生們記著筆記。「你們注意到它前腳上垂下的那盞燈了嗎？在前面跳躍——人們跟著光走——於是——」

欣克龐克頭頂玻璃，發出一陣可怕的咯吱咯吱的聲音。

下課鈴響了，大家收拾好東西向門口走去，哈利也在其中，但是——
「等一下，哈利，」路平招呼他，「我有話要跟你說。」

哈利折了回來。看著路平教授把裝有欣克龐克的盒子蒙上了一層布。

「我聽說那場比賽的事了，」路平說著，轉身到講台桌上把書裝到他的公文包裡，「你的飛天掃帚的事我也很遺憾。還能修嗎？」

「不能了，」哈利說，「那棵樹把它打得粉碎。」

路平嘆了口氣。「我到霍格華茲的那一年，他們種了這棵樹。人們過去時常玩一種遊戲。就是試著去碰那棵樹。最後，一個叫做戴維格傑恩的男孩幾乎丟掉了一隻眼睛，後來就不讓我們走近那棵樹了。飛天掃帚當然不能倖免啦。」

「你也聽說了那些催狂魔嗎？」

路平迅速看了他一眼。「對，聽說了。我想，我們誰也沒有見過鄧不利多教授那樣發怒。一些日子以來，那些傢伙越來越不安定了……因為不能進入校園怒氣沖沖……我想是它們弄得你掉下來的吧？」

「是的。」哈利說。他躊躇起來，然後他不得不問的那個問題脫口而出，想要住口已經來不及了。「為什麼？為什麼它們會那樣地影響我？我是不是——」

「這和軟弱沒有關係。」路平教授尖鋭地說。好像一眼看穿了哈利在想些什麼。「那些催狂魔對你的影響比對別人厲害，那是因為別人沒有你以前有過的恐怖感覺。」

一縷冬日的陽光照進教室，照亮了路平的灰色頭髮和他年輕臉龐上的皺紋。

「催狂魔是地球上最可惡的生物之一。它們成群結隊地出沒在最黑暗最骯髒的地方，歡呼腐敗和絕望，把它們周圍空氣中的和平、希望和快樂都吸乾了。就連麻瓜們也感覺得到它們的存在，雖然他們看不到這些傢伙。過於靠近一個催狂魔，你的任何良好感覺、任何快樂的記憶都會被它吸走。如果做得到的話，它會長期靠你為生，最後將你弄得和它一樣——沒有靈魂，而且邪惡。留給你的只有你一生中最壞的記憶。在你身上已經發生的最壞的事情，哈利，已經足夠讓任何人從飛天掃帚上掉下來。你沒有什麼可害羞的。」

「它們靠近我的時候——」哈利瞪著路平的書桌說，喉嚨發緊，「我能夠聽到佛地魔在殺害我的媽媽。」

路平的手臂突然一動，好像要去抓住哈利的肩膀，但又改變了主意。沉寂了一會兒，然後——

「它們為什麼要到比賽場地來呢？」哈利痛苦地問道。

「它們餓了。」路平冷淡地說，啪的一聲關上了他的公文包。「鄧不利多不讓它們進入學校，所以供給它們的人類犧牲品就用完了。我認為魁地奇比賽場周圍的大批人群對它們是很大的誘惑。所有那些興奮……激情高漲……在它們看來就是一場盛宴。」

「阿茲卡班一定很可怕。」哈利嘟囔著說。

路平陰鬱地點點頭。「城堡坐落在一個小島上，在出海的路上，但是那裡不需要用圍牆和水來關犯人，因為犯人都在它們的掌握之中，犯人本身不會有最簡單的思想。多數犯人幾周之內就瘋了。」

「但是布萊克從它們手中逃了出來，」哈利慢慢地說，「他逃走了……」

路平的公文包從桌子上滑了下去，他不得不迅速彎下腰去撿。

「是的，」他直起身子來說道，「布萊克一定找到了和它們斗的辦法。我是不相信他能夠……如果巫師和催狂魔待在一起的時候太長，它們就會使巫師失去法力……」

「你讓火車上的那個催狂魔退卻了。」哈利突然說。

「有——某些防禦方法是人們可以應用的，」路平說，「不過當時火車上只有一個那樣的傢伙。它們的數目越多，就越難抵禦。」

「什麼樣的防禦方法啊？」哈利馬上問，「您能教給我嗎？」

「我可不想假裝是抵禦催狂魔的專家，哈利——事情正相反……」

「但是如果再有魁地奇比賽的時候，它們又來了，那我可得有辦法對付它們啊——」

路平看著哈利那張堅定的臉，躊躇了，然後說：「唔……好吧。我想辦法幫你。但這件事恐怕要等到下學期。放假以前我有許多事情要做。我生病真生得不是時候。」

路平答應教哈利婦何防禦催狂魔，哈利認為自己也許再也不會聽到媽媽臨死前的聲音了。十一月底雷文克勞隊打敗了赫夫帕夫隊。這些事加在一起，使哈利的情緒明顯高漲起來。葛萊芬多隊畢竟還有比賽的機會，儘管他們現在可不能再輸一場球了。木透又精力充沛起來，在一直延續

到十二月的寒冷刺骨的風雨中仍舊不遺餘力地抓緊訓練他的球隊。哈利在校園裡沒有看到任何催狂魔的蹤跡。鄧不利多的怒火似乎把它們限制在學校入口處的崗位上了。

學期結束前兩個星期的時候，天空突然放晴，呈現出炫目的蛋白色，泥濘的場地也在一天早晨蒙上了一層發亮的霜。城堡裡面，到處有著聖誕節的氣氛。魔咒課教師弗立維教授已經用有微光閃爍的光源在裝飾他的教室，這些光源其實是真正的不斷振翅的小仙女。學生們都在快樂地討論度假計劃。榮恩和妙麗都決定留在霍格華茲，榮恩說他可忍受不了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和派西待在一起，妙麗則堅持說她要去圖書館，但哈利心裡明白：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陪他，他很感激。

學期的最後一周，又可以到活米村村去一次；除了哈利之外，大家都很高興。

「我們想買的聖誕節東西都可以在那裡買！」妙麗說，「媽媽和爸爸實在是喜歡從蜂蜜公爵糖果店那裡買來的毛毛牙薄荷糖！」

哈利又是惟一留校的三年級學生，對此他十分憤慨，就從木透那裡借了一本《分類飛天掃帚》來看，而且決定把這一天花在瞭解不同樣式的飛天掃帚上。在球隊練習的時候，他騎過學校的一把掃帚，那是一把古老的流星，又慢又搖晃。他肯定需要有一把自己的新掃帚。

在大家去活米村村的那個星期六的早晨，哈利和披著斗篷、圍著圍巾的榮恩、妙麗道了別，然後獨自踏上那道大理石樓梯回葛萊芬多塔樓去了。窗外飄起了雪花，城堡非常安靜。

「噫——哈利！」哈利在四樓的走廊半中腰轉過身來，看見弗雷和喬治從一個獨眼駝背的女巫雕像後面向他窺望。

「你們在幹嗎？」哈利好奇地問道，「你們怎麼沒有到活米村村去呢？」

「我們走以前來給你一點兒節日氣氛。」弗雷說，神秘地眨了一下眼睛，「到這裡來……」他向獨眼雕像左邊的一間空教室點了一下頭，哈利跟著弗雷和喬治進去了。喬治輕輕關上門，然後轉過身來，滿臉是

笑，看著哈利。「提早給你送聖誕禮物呢，哈利。」他說。

弗雷手一揮從斗篷裡面抽出了一個東西，把它放在一張空桌上。那是一張大大的、方方正正的、很舊的羊皮紙，上面什麼也沒有寫。哈利以為這又是弗雷和喬治的玩笑，瞪眼看著它。

「你們說這是什麼呀？」

「這個嘛，哈利，是我們成功的秘密。」喬治說道，多情地拍了拍那張羊皮紙。

「把它給你真有點兒捨不得，」弗雷說，「不過昨晚我們認定你比我們更需要它。」

「不管怎麼說，我們已經記住它的內容了。」喬治說，「我們把它送給你。我們不再需要它了。」

「這樣一小張破舊的羊皮紙，我要它幹嗎？」哈利問。

「一小張破舊的羊皮紙！」弗雷說，閉起眼睛做了個鬼臉，好像哈利小瞧了他似的。「解釋一下，喬治。」

「好吧……我們一年級的時候，哈利——年輕、無憂無慮，又天真——」

哈利鼻子裡哼了一聲。他懷疑弗雷和喬治是否天真過。

「——唔，比我們現在天真——我們和飛七之間發生了一點兒麻煩。」

「我們在走廊裡放了個大糞彈，出於某種緣故，這個炸彈讓他很沮喪——」

「所以他把我們拉到他的辦公室裡去了，開始用那種通常的——」

「——關禁閉——」

「——把我們的腸子掏出來——」

「——而我們忍不住注意到了他的檔案櫃抽屜，其中有一個抽屜上寫著：沒收物資，高度危險。」

「別告訴我——」哈利說，開始笑了。

「唔，你會怎麼做呢？」弗雷說，「喬治又扔了個大糞彈，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我飛快地拉開抽屜，一把抓住——這個。」

「這件事不像聽起來的那麼壞，你知道，」喬治說，「我們認為飛七從來沒有發現怎麼使用這張羊皮紙。不過他很可能猜到了這是什麼東西，要不然他也不會沒收它。」

「你們知道怎麼使用嗎？」

「哦，是啊，」弗雷痴笑著說，「這個小小的漂亮東西教會我們的可要比全校老師教的還要多。」

「你們在哄騙我吧。」哈利說，一面看著那張破破爛爛的羊皮紙。

「哦，我們騙你嗎？」喬治說。他拿出魔杖，輕輕觸了一下那張羊皮紙說：「我在此鄭重發誓，我絕對不懷好意。」像蜘蛛網一樣細細的墨水線條立刻從魔杖剛才碰過的地方開始出現了。這些線條彼此匯合、彼此交叉，延伸到這張羊皮紙的每個角落；然後羊皮紙上方開始出現字跡，是彎曲的綠色大字，它們是：

魔法惡作劇製作者的輔助物供應商

月影、蟲尾、獸足和鹿角諸位先生

自豪地獻上

這張地圖詳盡地畫出了霍格華茲城堡和各場地的一切細節。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東西是沿著地圖移動的小小的墨水點，每個墨水點都用極小的字母標出一個姓名。哈利大為驚訝，他俯身細看。左上角的一個小墨水點顯示鄧不利多教授正在書房裡踱步；飛七的貓拿樂絲太太正在三樓徘徊，而愛捉弄人的幽靈皮皮鬼正在獎品室裡跳來跳去。哈利的眼光在他所熟悉的走廊裡上下掃動。這時，他又注意到了什麼東西。

這張地圖顯示出一系列他以前從來沒有進去過的通道。這些通道之中有許多好像是通往——

「正是通往活米村村的，」弗雷用手指沿著一條通道指著說，「一共有七條呢。喏，飛七知道這四條——」他把那四條一一指出來，「——但是我們肯定只有我們知道這幾條。不必為五樓鏡子後面的那條費神，去年冬天以前我們一直用它，但是它倒塌了——完全堵塞住了。這一條我們認為誰也沒有走過，因為那棵渾拚柳就種在它的入口處。但是，這條一直通到蜂蜜公爵糖果店的地窖那裡，我們走過許多次了。你也許已經注意到，入口正好就在這間房間下面，要通過這個獨眼老太婆的駝背。」

「月影、蟲尾、獸足、鹿角，」喬治嘆息著，拍拍這張地圖的標題，「我們欠他們好多情喲。」

「高尚的人啊，不倦地工作，為的是幫助新一代破壞法規的人。」弗雷莊嚴地說。

「對，」喬治輕快地說，「別忘記用完了擦掉——」

「——要不然別人會看到的。」弗雷警告說。

「只要再輕輕敲一下，說：『惡作劇完成！』它就又變成一張空白的羊皮紙了。」

「那麼，年輕的哈利，」弗雷怪模怪樣學著派西的腔調說，「記著要規矩點。」

「在蜂蜜公爵糖果店那裡見。」喬治眨著眼說。他們離開了，兩人都心滿意足地傻笑著。

哈利站在那裡，瞪著那張神奇的地圖。他看著代表拿樂絲太太的小墨水點向左邊轉去，停下來，嗅著地板上的什麼東西。如果飛七真的不知道的話……他根本就不必從那些催狂魔面前走過了……但就在他滿心興奮地站在那裡的時候，他腦子裡卻浮現出了有一次聽到的衛斯理先生的話：要是你看不到它的腦子在哪裡，那就永遠不要信任任何能夠自己思考的東西。

這張地圖就是衛斯理先生曾經提出過警告的那種危險的魔法物體……魔法惡作劇製造者的輔助物……但是，哈利推理道，他只想利用這張地圖到活米村村去，這可不是說他想偷什麼東西或者是攻擊什麼人……弗雷和喬治用這張地圖已經好幾年了，並沒有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哈利用手指沿著通往活米村村的通道指著。

然後，突然間，好像是聽到了什麼命令一樣，他捲起地圖，把它塞到他的袍子裡面，匆忙走到教室門口。他把門打開了兩英吋。外面沒有人。他很小心地慢慢走出這間教室，溜到那座獨眼女巫的雕像後面。

他必須做什麼呢？他又拿出地圖來看，驚訝地看見地圖上有了一個新的墨水點，它標明是「哈利波特」。這個小人兒正好在真正的哈利所在的地方，大約在四樓走廊的半中腰。哈利仔細地看著。小小的墨水人兒哈利似乎正在用小魔杖輕敲那女巫，沒有什麼動靜。他又去看那張地圖，地圖上的哈利旁邊出現了最小的泡沫組成的咒語：「左右分離」。

「左右分離！」哈利自語道，又去輕敲那石頭女巫。

雕像的駝背立即開啟了，大得足夠讓一個稍瘦的人進去。哈和迅速向走廊前後看了一眼，然後把地圖掖了起來，腦袋向前爬進那個洞中，然後在洞裡前進。

他滑了相當長的一段路，那段路像是石頭滑梯一樣，然後他碰到了寒冷潮濕的土地。他站了起來，向四周看了看。四周烏黑一片。他舉起魔杖咕噥道：「路摸思！」於是就看見自己在一條很狹窄低矮的通道里。他舉起地圖，用魔杖的末端輕敲它並且咕噥道：「惡作劇完成！」地圖馬上就變成了一片空白。他仔細地捲起地圖，把它塞到袍子裡面，然後，

由於興奮和害怕，心跳得很快。他就這樣出發了。

這條通道彎彎越曲，和兔子的地道沒有什麼兩樣。哈利匆匆地走著，由於地面不平，時不時地跌跌絆絆，一路上他都把魔杖舉在面前。

走了很長很長時間，但是哈利有蜂蜜公爵糖果店的前景在鼓舞著他前進。大約一個小時以後，通道向上伸去。哈利喘息著加快速度，臉是紅的，雙腳卻是冷的。

十分鐘後，他走到了一道破損的石階腳下，石階一直伸展到上面他看不見的地方。哈利小心不弄出聲音來，開始向上爬去。一百級、二百級，他邊爬邊數，後來就數亂了。他爬呀爬，注意著自己的雙腳……然後，他冷不丁一頭撞到了什麼堅硬的東西上。

這好像是扇地板門。哈利站在那裡，摸著自己被撞痛的腦袋，聽著。他聽不到上面有什麼聲音。他很慢地推開那扇地板門，偷偷地向外窺看。

他是在一間地窖裡，周圍放滿了木椅子和木箱子。哈利爬出地板門，輕輕把它關好——這扇門和滿是灰塵的地板渾然一體，真看不出來地板上會有這樣一扇門。哈利慢慢地爬向那道通向樓上的木樓梯。現在他確信自己聽見了各種人的說話聲，更不要說搖鈴和開關門的聲音了。

哈利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正在這時，他突然聽到很近的地方有一扇門開了，有人正要下樓。

「再拿一箱果凍鼻涕蟲，親愛的，他們快要把我們的存貨買光了……」一個婦女的聲音說道。

一雙腳下樓來了。哈利跳到了一隻巨大的木板箱後面，等待腳步聲遠去。

他聽到那男子在對面的牆那裡搬動箱子。他也許不會再有機會了——哈利迅速地、不聲不響地從躲藏的地方出來，上了樓梯；他回頭一望，看到一個寬闊無比的後背和一個發亮的腦袋埋在一口箱子下面。哈利走到樓梯頂端的門邊，溜出門，發現自己來到了蜂蜜公爵糖果店的櫃檯後面——他彎下身子，向側面爬去，然後直起身子。

蜂蜜公爵糖果店裡擠滿了霍格華茲的學生，因此沒有人會對哈利多看一眼。哈利在他們中間溜邊走著，一面四處觀看。如果現在達力能夠看到哈利在什麼地方，他那張骯髒的臉上會出現什麼樣的表情呢，哈利想到這裡就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店裡擺放著一個貨架又一個貨架，上面放滿了人們能夠想象得到的最引入入勝的糖果。大塊的奶油花生糖、一塊塊發微光的粉紅色椰子冰糕、排列得整整齊齊的成百種各式各樣的巧克力、一大桶多味豆、一桶滋滋蜜蜂糖、榮恩提到過的飄浮在空中的果子露飲料，沿著另外一堵牆的是「具有特殊效果」的各種糖果：吹寶超級泡泡糖（它能使整個房間充滿藍色風鈴草顏色的泡泡，幾天都不會破滅）、奇異的碎片狀的毛毛牙薄荷糖、小巧的黑胡椒小頑童（「為你的朋友從鼻子裡向外噴火！」）、冰耗子（「聽到你的牙齒打戰和咯吱咯吱的聲音！」）、形狀像蟾蜍的奶油薄荷糖（「真的會在胃裡跳動！」）、鬆脆的糖羽毛筆和會爆炸的夾心糖。

哈利從六年級的學生中擠了過去，看到這家店舖最遠的角落裡掛著一塊招牌（「不同尋常的口味」）。榮恩和妙麗站在這塊招牌下面，正仔細端詳著一盤有血腥氣的棒棒糖。哈利偷偷走到他們身後。

「唔，不，哈利不會要它的，這是給吸血鬼的，我想。」妙麗正在說。

「那這個怎麼樣？」榮恩問，把一罐擠成一團的蟑螂塞到妙麗的鼻子底下。

「肯定不要。」哈利說。榮恩差點兒沒摔了罐子。

「哈利！」妙麗尖叫，「你在這裡幹什麼？你怎麼——怎麼來的？」

「哇！」榮恩說。像是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你學會潛形了！」

「我當然沒有。」哈利說。他放低了聲音以免六年級學生聽到，然後把有關劫盜地圖的事詳盡地告訴了他們。

「弗雷和喬治怎麼就從來沒有給我呢！」榮恩說，氣得不可開交，「我可是他們的弟弟啊！」

「但是哈利不會長期占用的！」妙麗說，好像這個想法很荒謬可笑。

「他會把這張地圖交給麥教授的，是不是，哈利？」

「不，我不交！」哈利說。

「你瘋啦？」榮恩說，瞪著妙麗，「把這麼好的東西交了？」

「要是我交了，我就不得不說我是從哪裡拿到的！飛七就會知道是弗雷和喬治拿的！」

「但是布萊克呢？」妙麗咬著牙齒說，「他可以利用這張地圖上的一條通道進入城堡！老師們一定會知道！」

「他不可能從通道進來，」哈利迅速地說，「地圖上有七條秘密通道，對不對？弗雷和喬治估計飛七可能知道其中的四條。其他三條——一條已經倒塌了，誰也不能從那條通道進來。一條的入口處種了那棵渾拚柳，進去就出不來。我剛剛走過的那一條——唔——在地窖裡真的很難看到它的入口在哪裡——所以除非他知道有這條秘密通道——」

哈利躊躇了，如果布萊克的確知道有這條通道呢？然而，榮恩一本正經地清了清嗓子，指著糖果店大門裡面貼著的一張通告。

奉魔法部命令

顧客注意：在另有通知之前，催狂魔將於每天日落後在活米村街道上巡邏。此舉純為活米村居民之安全而設，一俟天狼星·布萊克再度被捉拿歸案即予取消。望顧客於傍晚之前採購完畢是幸。

聖誕快樂！

「看見啦？」榮恩平靜地說道，「這裡到處有催狂魔，我倒想看看布萊克在這種情形下怎麼能夠闖進糖果店。不管怎麼樣，妙麗，糖果店老闆總會聽到有人闖進來的，對不對？他們就住在糖果店樓上！」

「是的，不過——不過——」妙麗好像努力再從什麼地方挑刺兒。
「看，哈利還是不應該到活米村村來，他沒有交簽過字的申請表啊！如

果有人發現哈利到這裡來了，哈利就會遇到大麻煩的！而且現在天還亮著呢——要是天狼星·布萊克今天、現在就出現了呢？」

「他要發現哈利在這裡也不容易呢。」榮恩說，隔著有豎框的窗子向外面紛飛的大雪點頭。「得了吧，妙麗，這是聖誕節，哈利應該放鬆一下了。」

妙麗咬著嘴唇，一副很擔心的樣子。

「你打算告發我嗎？」哈利笑嘻嘻地問她。

「哦——當然不——但是老實說，哈利——」

「看到那滋滋蜜蜂糖了吧，哈利？」榮恩說，抓住哈利領他到了那個大桶邊上。「還有那果凍鼻涕蟲？還有那酸棒糖？我七歲的時候，弗雷給過我一根，它恰恰就在我舌頭上燒了個洞。我記得媽媽用掃帚猛打弗雷。」榮恩沉思地看著那放酸棒糖的紙箱子。「要是我告訴弗雷說那是花生，你想他會不會把蟑螂糰子咬上一口呢？」

榮恩和妙麗付清了他們買糖果的錢，三個人就離開糖果店走到外面的暴風雪裡去了。

活米村村看上去就像是一張聖誕賀卡：小茅屋和店舖都蓋上了一層鬆脆的雪，各家各戶的門上都有冬青紮成的花環，施過魔法的蠟燭成串地掛在樹上。

哈利冷得發抖，他不像那兩人，他沒有穿斗篷。他們在街上走著，低著腦袋以抵禦寒風。榮恩和妙麗隔著圍巾大喊起來。

「那就是郵局——」

「佐科店就在那邊——」

「我們可以到那座尖叫屋去——」

「告訴你們怎麼辦，」榮恩說，冷得牙齒直打戰，「我們去三根掃帚喝黃油啤酒好嗎？」哈利再願意不過了，風狂雪驟，他的手快凍僵了。於是他們穿過馬路，幾分鐘以後，就進了那家小旅館。那裡擁擠嘈雜，溫暖而煙霧騰騰，一個身材婀娜、臉龐標緻的婦女正在吧檯那裡照料一幫子吵吵鬧鬧的男巫。「那是羅斯默塔女士。」榮恩說，「我去叫酒，好嗎？」他加上一句，臉有點兒紅。

哈利和妙麗走到房間後部，那裡的窗子和美麗的聖誕樹之間有一張小桌子空著，還靠近壁爐。五分鐘後，榮恩回來了，拿著三大杯冒著泡沫的熱黃油啤酒。

「聖誕快樂！」他高興地說，舉起他的大杯子。哈利大大地喝了一口。這是他喝過的味道最好的飲料，而且這酒似乎讓他從內而外地暖和起來了。突然，一陣微風拂過他的頭髮，三根掃帚的門又開了。哈利從大杯子的邊上往門口看去，這一看，幾乎把他噎住了。

麥教授和弗立維在一陣雪花飛揚中剛剛走進小酒館，後面緊跟著海格，他和一位頭戴暗黃綠色圓頂硬禮帽、身披細條斗篷、舉止莊重的男子正談得熱鬧，此人正是魔法部長康尼留斯夫子。

榮恩和妙麗立即都把手放在哈利腦袋上，使勁把他往桌子下面按。哈利嘴邊滴著黃油啤酒，蹲在人們看不見他的地方，手裡緊握空杯，眼睛看著老師們和夫子的腳走向吧檯，停下來，然後迴轉身，直接向他們走來。

在他頭上的什麼地方，妙麗悄聲說：「呼呼移！」

他們桌子旁的聖誕樹上升到了離地面幾英吋的地方，向邊上移動，輕輕地一聲鈍響，正落在他們桌子前面，把他們遮住了。哈利透過聖誕樹下部濃密的枝葉往外看，只見鄰桌的四張椅子的腳往後退去，然後聽到老師們和夫子坐了下來，嘴裡咕噥著並且發出嘆息。

然後他又看見一雙腳，穿著華麗的青綠色高跟鞋，還聽到了一位婦女的說話聲。

「一小杯峽谷水——」

「我的。」麥教授的聲音。

「四品脫蜂蜜酒——」

「謝謝，羅斯默塔。」海格說。

「一份雪利果汁蘇打水加冰和傘螺——」

「唔！」弗立維教授說，還咂著嘴唇。

「那您的就是紅醋慄糖酒了，部長。」

「謝謝你，羅斯默塔，親愛的，」夫子的聲音說，「我一定要說，又看見你真高興。你也來一杯吧，好不好？來和我們坐在一起……」

「好吧。多謝您，部長。」

哈利看著那雙發亮的高跟鞋走開又回來了。他的心一直跳到了嗓子眼兒，很不舒服。他怎麼就沒有想到：對老師們來說這也是本學期最後一周？他們要在這裡坐多久？要是他打算今晚回學校的話，他就需要時間以便偷偷回到蜂蜜公爵糖果店糖果店去……妙麗的腿在他旁邊不安地扭動了一下。

「什麼風把您吹到這裡來了，部長？」這是羅斯默塔的聲音。

哈利看到夫子粗壯的下半身在椅子上扭動了一下，好像是在察看周圍有沒有人偷聽。然後他安靜地說：「除了天狼星·布萊克還會有什麼事呢，親愛的？我敢說你已經聽到萬聖節前夕在學校發生的事了吧？」

「我是聽到傳言了。」羅斯默塔女士承認說。

「你有沒有告訴整個酒館的人啊，海格？」麥教授憤怒地說。

「您認為布萊克還在這一帶嗎，部長？」羅斯默塔女士低聲問道。

「肯定的。」夫子簡短地說。

「您知道催狂魔已經把我的小酒館搜查了兩次嗎？」羅斯默塔女士說，聲音裡有一點點鋒芒。「把我的顧客都嚇跑了……這對做生意很不好，部長。」

「羅斯默塔，親愛的，我和你一樣，我也不喜歡它們呀。」夫子不安地說，「必要的防備……但你說得對……我剛才還遇到幾個。它們對鄧不利多惱火極了——他不讓它們走進城堡場地。」

「我認為是不應該讓它們進去的，」麥教授尖銳地說，「這些可怕的東西到處飄浮著，我們怎麼教學呀？」

「聽啊，聽啊！」身材矮小的弗立維教授尖聲叫道，他的腳懸在那裡，離地足有一英呎。

「都知道布萊克能……」

「您知道嗎，我仍舊不大能相信這一點，」羅斯默塔女士沉思著說，「在墮落到壞人堆中去的所有人當中，天狼星·布萊克是我最沒想到會這樣做的人……我的意思是說，我記得他在霍格華茲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如果你在那個時候就告訴我，說他會變成什麼樣子，那我就會說你酒喝多了。」

「你對事情真相知道的還不到一半，羅斯默塔。」夫子態度生硬地說，「很少有人知道他做過的最壞的事。」

「最壞的？」羅斯默塔女士說，聲音裡充滿了好奇，「您的意思是說，比殺掉那麼多可憐的人還要壞嗎？」

「當然啦。」夫子說。

「我沒法相信。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壞呢？」

「你說你記得他在霍格華茲的情況，羅斯默塔，」麥教授喃喃地說，

「你還記得他最好的朋友是誰嗎？」

「當然記得，」羅斯默塔女士說道，淺淺笑了一聲，「兩人形影不離，是不是？我看見他們在這裡的次數——哦，他們總弄得我大笑。一對好搭檔，天狼星·布萊克和詹姆波特！」

哈利噹的一聲掉下了手中的大杯子。榮恩踢了他一下。

「一點兒不錯，」麥教授說，「布萊克和波特。他們那個小集團的頭子。兩個人都很聰明，當然——說實在的，是特別的聰明——但是我想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一對能惹麻煩的人——」

「我不知道，」海格吃吃笑著說，「弗雷和喬治衛斯理是不是可以和他們來一番激烈的競爭。」

「你都會以為布萊克和波特是兄弟呢！」弗立維教授插話表示贊成道，「形影不離！」

「他們當然是形影不離啦，」夫子說，「波特信任布萊克，這種信任超過了對其他所有朋友的信任。他們畢業離校的時候還是這樣的。詹姆和莉莉結婚的時候，布萊克是伴郎。然後他們又叫布萊克做哈利的教父。哈利當然不知道。你們可以想象得到，知道這一點會折磨他到什麼程度。」

「是因為布萊克後來和那個人結成了一夥嗎？」羅斯默塔低聲問道。

「比這還要糟呢，親愛的……」夫子壓低嗓門以一種低沉的聲音說了下去，「許多人並不知道波特夫婦明白那個人在追他們。鄧不利多自然是一直不倦地反對那個人的，他有許多能幹的探子。其中一個探子就把這件事告訴了鄧不利多，鄧不利多馬上就告訴了詹姆和莉莉。他勸他們躲起來。鄧不利多對他們說，他們最好的機會是那道赤膽忠心魔咒。」

「那玩藝兒怎麼起作用啊？」羅斯默塔女士問，因為感興趣而喘不上氣來。

弗立維教授清了清嗓子。「非常複雜的咒語，」他吱吱地尖聲說道，「涉及用魔法把一個秘密隱藏在一個活人的靈魂之中。這個秘密藏在選中的那個人，或者說保密人心裡，從此就不可能發現這個秘密了——當然，除非這個保密人存心泄露。只要保密人拒絕說話，那個人就是搜查波特夫婦居住多年的村莊，也永遠我不到他們，哪怕他在他們夫婦起居室外面的玻璃窗上壓扁了自己的鼻子也找不到！」

「那麼說布萊克就是波特夫婦的保密人了？」

「自然，」麥教授說，「詹姆波特告訴鄧不利多說，布萊克寧可自己死也不會說出他們在哪裡，還說布萊克自己也打算藏起來……就是這樣，鄧不利多還是擔心。我記得他提出他自己來做波特夫婦的保密人。」

「他信不過布萊克嗎？」羅斯默塔女士喘著氣問道。

「他肯定在接近波特夫婦的人當中，一定有誰一直在把他們的行蹤告訴那個人，」麥教授陰鬱地說，「的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懷疑我們這邊有人成了叛徒，把許多信息告訴了那個人。」

「但是詹姆堅持要用布萊克是嗎？」

「是的，」夫子沉重地說，「然而，施用了赤膽忠心魔咒以後還不到一星期——」

「布萊克背叛了他們嗎？」羅斯默塔問。

「他的確背叛了他們。布萊克厭倦了兩面派角色。準備公開宣佈他支持那個人，似乎打算就在波特死去的時刻這樣做。但是，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那樣。那個人在小哈利波特那裡失了手。他失去了法力，極其衰弱，只能逃走了。這就弄得布萊克進退兩難了。布萊克剛剛暴露了他的叛徒真面目，他的主子就倒台了。他別無選擇，只能奔跑逃命了——」

「骯髒、發臭的叛徒！」海格說，聲音很響，以至整個酒吧都靜了下來。

「噓！」麥教授說。

「我遇到過他！」海格吼道，「在他殺死許多人以前，我一定是最後見到他的人！在那些人都被殺死以後，是我從詹姆和莉莉的家裡把哈利救出來的！我是把他從廢墟裡救出來的，可憐的小東西，前額上還有一道長長的傷口，而且他的父母都死了……這時天狼星·布萊克出現了，騎在他那平時常騎的飛行摩托上。我一直搞不清他在那裡幹什麼。我不知道他是詹姆和莉莉的保密人。當時我以為他聽說了那個人發動攻擊的消息，是到那裡看看他能做些什麼呢。當時他面色蒼白，渾身發抖。你們知道我做了什麼嗎？我安慰了那個殺人的叛徒！」海格咆哮道。

「海格，別！」麥教授說，「聲音放低一些！」

「我怎麼知道他不是在為莉莉和詹姆傷心啊？他關心的是那個人！然後他說道：『把哈利給我吧，海格，我是他的教父，我會照顧他的——』哈！但是鄧不利多吩咐過我，於是我對布萊克說不行，鄧不利多說哈利應該到他的阿姨和姨丈那裡去。布萊克不同意，但最後他讓步了。叫我騎他的摩托把哈利送到那裡去。『我不再需要這輛摩託了。』這是他說的。

「那時我本來應該知道這裡面有些什麼可疑的地方。他喜愛那輛摩托，他把摩托給我幹嗎？他為什麼不再需要那輛摩託了？其實這再容易理解不過了。鄧不利多知道他曾經是波特夫婦的保密人。布萊克知道他當天晚上就要逃命，知道不要幾個鐘頭魔法部就會來追捕他。

「但是要是我把哈利給了他又會怎樣呢？我打賭半路上他就會把哈利從摩托上扔到海裡去。他最好的朋友的兒子！不過要是一個男巫墮落了，他就會對任何事情任何人都滿不在乎了……」

海格說完了，大家一陣長時間的靜默。然後羅斯默塔女士帶著一定程度的滿足說話了。「但是他沒有想辦法躲起來，是不是？第二天魔法部就抓到了他！」

「哎呀，要是我們抓到他就好了，」夫子痛苦地說，「找到他的不是我們。而是彼得·佩迪魯——波特的另外一個朋友。他肯定是悲哀得瘋狂了，他知道布萊克曾經是波特夫婦的保密人，所以他自己就去追布萊克了。」

「彼得·佩迪魯……那個胖胖的小男孩，在霍格華茲一直跟在他們後面的那個嗎？」羅斯默塔問道。

「把波特和布萊克當英雄來崇拜，」麥教授說，「要是數聰明，從來不是他們一夥的。我時常對他很凶。你們可以想象現在我是多麼……多麼後悔……」她聲音發澀，好像突然患了感冒。

「好啦，米奈娃，」夫子寬容地說，「彼得·佩迪魯死得英雄。目擊者——是麻瓜們，事後我們自然抹去了他們的記憶——告訴我們說，彼得·佩迪魯是怎樣把布萊克逼到絕地的。他們說他在抽泣。『莉莉和詹姆，天狼星！你怎麼能！』然後他拿起魔杖。當然，布萊克比他快。彼得·佩迪魯就這樣被炸成了碎片。」

麥教授擤了擤鼻子，激動地說：「笨孩子，傻孩子……他在決斗的時候總是糟得不行……應該讓魔法部來動手的……」

「我告訴你，要是我在彼得·佩迪魯之前抓到布萊克，我可不用什麼魔杖——我會折斷——一個一個地折斷他的四肢。」海格咆哮道。

「你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海格。」夫子尖銳地說，「只有魔法法律執行隊經過訓練的打擊手，也許才能在布萊克沒有到走到絕境的時候打敗他。那時我是魔法災難部的副部長，我也是在布萊克殺了那麼多人之後第一批趕到現場的。我——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場面。有時我做夢還夢見呢。街道中間有一個大坑，深得把下面的下水管道也弄破了。到處是屍體。麻瓜們尖叫著。而布萊克站在那裡狂笑，彼得·佩迪魯的殘骸就在他面前……一堆血跡斑斑的袍子和不多——不多的碎塊……」

夫子突然住了口。傳來五個人擤鼻子的聲音。

「好吧，故事你知道了，羅斯默塔，」夫子沙啞地說，「布萊克被魔法法律執行隊的二十名巡邏員帶走了，彼得·佩迪魯則得到了一級梅林爵士勛章。我想這對他可憐的媽媽多少算是安慰吧。自從那以後，布萊克一直關在阿茲卡班。」

羅斯默塔女士長嘆一聲。「他瘋了，是真的嗎，部長？」

「但願他是瘋了，」夫子慢慢地說，「我相信他的主子失敗這件事讓他在一段時期以內精神失常了。殺死彼得·佩迪魯和那麼多麻瓜，這是一個走投無路、絕望的人做的事……殘酷……沒有目的。但是上一次我視察阿茲卡班時遇到了布萊克。你們知道，那裡的犯人多數坐在那裡，在黑暗中對自己嘟嘟囔囔，他們已經沒有什麼意識了……但是，讓我震驚的是，布萊克似乎很正常。他對我說的話很有條理。我感到煩惱不安。你們會以為他只是感到厭煩罷了——他問我有沒有看完報紙，冷靜得不得了，說他想做報紙上的縱橫填字遊戲。那些催狂魔竟然沒有對他產生什麼影響，這真叫我震驚——而且他還是那裡的要犯，看管他的人特別多，你們知道。獄卒就在他門口，白天黑夜都有。」

「但是，你想他逃出來要幹什麼呢？」羅斯默塔女士問。「天哪。部長。他不會又去找那個人，會不會啊？」

「我敢說這是他的——哦——最終計劃，」夫子含含糊糊地說道，「但是早在那以前我們就希望抓住布萊克。我必須說，如果那個人是孤身一人，又沒有朋友，這是一種局面……但要是把他最忠誠的僕人還給他，想到他會很快地東山再起，我就不寒而慄……」

玻璃和木頭相碰的聲音，很小。有人把杯子放到了桌子上。「你知道，康尼留斯，如果你要和校長一起吃晚飯，那我們不如現在就回城堡。」麥教授說。

哈利面前的腳再次一雙一雙地載著它們主人的身體移動了；斗篷的邊沿映入眼裡，羅斯默塔女士發亮的鞋跟消失在吧檯後面。三根掃帚的門又開了，捲進來一陣雪花，老師們走了。

「哈利？」

榮恩和妙麗的臉出現在桌子下面。他們都瞪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第11章　光閃電

哈利對於他是怎麼回到蜂蜜公爵糖果店的地窖、又是怎麼鑽地道再次進入城堡這個過程並不很清楚。他清楚的只是返回的路程似乎沒費什麼時間，而且他幾乎沒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麼，因為他滿腦子都塞滿了剛剛聽到的那些事。

為什麼誰也沒有告訴他呢？鄧不利多、海格、衛斯理先生、康尼留斯夫子……他的父母被最好的朋友出賣而死，這件事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呢？

吃晚飯的時候，榮恩和妙麗一直不安地觀察著哈利，不敢談論他們偷聽到的事，因為派西就坐在他們近旁。他們上樓到了擁擠的公共休息室，卻發現弗雷和喬治由於期末即將到來高興不已，已經佈下了六個大糞彈。

哈利不想讓弗雷和喬治問他有沒有去過活米村村，便悄悄地去了空無一人的宿舍，一直走向他的床頭櫃。他把書本推向一邊，很快就找到了要找的東西——一本皮面相冊，海格兩年前給他的，裡面都是他父母的帶魔法的照片。他坐在床上，拉上床四周的帷幕，開始一頁頁地翻動相冊，直到……他停在他父母結婚那天的照片上。他爸爸在對他招手，滿臉是笑，他那被哈利繼承下來的亂糟糟的黑頭髮向四面八方豎著。照片上也有媽媽，因為幸福而滿臉生輝，同他爸爸手輓手並排站著，還有……那一定是他。他們的伴郎……哈利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他。

如果他不知道那就是同一個人的話，他永遠也不會猜到這張老照片上的人就是布萊克，他的臉龐並不凹陷蠟黃，卻是英俊的、笑嘻嘻的。拍這張照片的時候他就已經在為佛地魔效勞了嗎？他是不是已經在計划著殺死身邊的兩個人了？他知道他要面對阿茲卡班的十二年，面對這會讓他變得叫人認不出來的十二年嗎？但是那些催狂魔沒有對他產生影響，哈利想道，一面瞪眼看著那張英俊的笑臉。如果它們太靠近，他不一定非要聽到我媽媽的尖叫——哈利啪的一聲合上相冊，伸手把相冊塞進床頭

櫃，脫下長袍，摘下眼鏡，躺到床上，又看看帷幕是不是把自己遮起來了。

宿舍的門開了。

「哈利？」榮恩的聲音，猶猶疑疑的。

哈利一動不動，假裝睡著。他聽到榮恩離開了，於是翻了個身，睜大眼睛。

哈利全身流淌著一種他以前從不知道的仇恨之情，這種仇恨的感情就像毒藥一樣。他看見布萊克透過黑暗對他大笑，好像有人把照片從相冊上拿下來貼到了他眼前。他看著，好像有人在為他放映電影，天狼星·布萊克正在把彼得·佩迪魯（他像奈威隆巴頓）炸成碎片。他似乎聽到有人（儘管他不知道布萊克的聲音聽起來是什麼樣的）在興奮地低聲嘰咕：「事情成了，主人……波特夫婦已經讓我當他們的保密人了……」然後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這人尖厲地大笑。正是催狂魔走近時他腦子裡就會聽到的聲音……「哈利，你——你臉色不好。」

哈利直到破曉時分才睡著。他醒來時發現宿舍裡空無一人。他穿好衣服走下螺旋形樓梯到了公共休息室。那裡也沒有人，只有榮恩，他正在吃一個蟾蜍薄荷糖，並且在按摩他的胃；還有妙麗，正把家庭作業攤滿了三張桌子。

「人都到哪裡去了？」哈利問。

「走啦！這是假期第一天，記得嗎？」榮恩說，仔細地觀察哈利。「差不多要吃午飯了，我本來要馬上去叫醒你的。」

哈利一屁股坐進壁爐旁邊的那張椅子。窗外雪花仍在飛舞。歪腿在壁爐前面攤開四肢躺著，活像一大張薑黃色的毛毯。

「你真的臉色不好，你知道。」妙麗說，焦急地往他臉上看。

「我好好的。」哈利說。

「哈利，聽著，」妙麗說，和榮恩交換了一下眼色，「對於我們昨天聽到的東西，你一定心煩意亂。但是要緊的是，你一定不能幹蠢事。」

「比如？」哈利問。

「比如去追尋布萊克。」榮恩尖銳地說。

哈利明白他睡著的時候他們兩人已經演練過這樣的對話了。他什麼也沒說。

「你不會這樣幹的，是不是，哈利？」妙麗說。

「為布萊克而死是不值得的。」榮恩說。

「催狂魔一走近我，我就看到聽到什麼，你們知道嗎？」榮恩和妙麗都搖搖頭，一副擔心的神色。「我聽到我媽媽尖叫，聽到她懇求佛地魔。如果你們聽到媽媽那樣地尖叫，正要被人殺死以前的尖叫，你們不會忘記的。如果你們發現某一個人，本來大家都認為是她的朋友，可他卻背叛了她，叫佛地魔去追她——」

「你什麼事也做不了！」妙麗說，憂心忡忡的。「催狂魔會抓住布萊克的，布萊克會回到阿茲卡班的，而且——而且他活該！」

「你聽到夫子說的話了。布萊克不像正常人一樣受到阿茲卡班的影響。這種懲罰對他來說和對其他人不一樣。」

「你在說些什麼呀？」榮恩說，顯得很緊張。「你想——殺布萊克還是有別的打算？」

「別犯傻，」妙麗說，聲音裡帶著恐慌，「哈利沒有想去殺誰，是不是，哈利？」

哈利沒有回答。他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他只知道，當布萊克逍遙法外的時候，他卻無所事事，這念頭幾乎讓他受不了。

「馬份知道，」他猝然說，「還記得他在魔藥課上說的話嗎？『要是我的話，我會親自去追捕他……我要復仇。』」

「你要聽馬份的勸告而不聽我們的嗎？」榮恩狂怒著說，「聽著……你知道布萊克結果了彼得·佩迪魯之後，彼得·佩迪魯的媽媽得到的是什麼嗎？爸爸告訴我——是梅林爵士勛章，一級，還有就是盒子裡裝著的彼得·佩迪魯的手指。這是人們能夠找到的他的最大一塊遺骸。布萊克瘋了，哈利，而且他是危險的——」

「馬份的爸爸一定告訴他了，」哈利說，不理榮恩剛才說的話，「他是佛地魔的核心人物——」

「說那個人，行不行？」榮恩生氣地打斷他。

「——所以，馬份一家顯然知道布萊克是在為佛地魔工作——」

「——而馬份願意看到你炸成百萬個碎片，就像彼得·佩迪魯那樣！弄弄清楚吧，馬份正巴不得你在魁地奇比賽以前就自己找死呢。」

「哈利，求你了，」妙麗說，現在她眼裡閃耀著淚光，「求你理智些。布萊克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別讓你自己處在危險之中啊，那正是布萊克巴不得看到的……哦，哈利，要是你去找布萊克，那你正是親自送到他手裡去了。你的媽媽和爸爸不願意你受到傷害，對不對？他們永遠不會要你去找布萊克的！」

「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的想法，因為，多謝布萊克，我從來就沒有跟他們說過話。」哈利暴躁地說。

有一會兒誰也沒說話，這時歪腿大大地伸了個懶腰，把四個爪子屈曲了一下。榮恩的衣袋顫抖起來。

「看，」榮恩說，顯然打算改變話題，「這是假期！聖誕節快要到了！我們——我們下去看看海格吧，好久好久沒去看他了！」

「不！」妙麗馬上說，「哈利不能離開城堡，榮恩——」

「啊，我們走吧，」哈利說，坐直了身子，「我還可以問他，為什麼他告訴我所有有關我父母的事情的時候，竟然從來沒提起布萊克！」

進一步討論布萊克顯然不是榮恩和妙麗心裡願意的事。

「要不然我們下棋吧，」榮恩匆忙改口說，「要不然就玩石子兒吧，派西留下了一套……」

「不，去看海格。」哈利堅定地說。

於是他們從宿舍裡拿了斗篷，通過那張肖像畫上的洞（「站住，來交手打一架，你們這些黃肚皮的雜種狗！」），穿過空蕩蕩的城堡，走出橡木大門。

他們在草坪上慢慢地走著，耀眼的粉狀白雪上留下了一道淺溝，襪子和斗篷的邊緣都濕透了，還結了冰。禁忌森林看上去好像中了魔法似的，每一棵樹都稍稍蒙上了一層銀色，而海格的小屋看上去像是一塊冰糕。

榮恩敲門，卻沒有人答應。

「他沒出去吧，對不對？」妙麗說著，在斗篷下面發抖。

榮恩把耳朵貼在門上。

「有一種奇怪的聲音，」他說，「聽——是牙牙嗎？」

哈利和妙麗也把耳朵貼到門上去聽。小屋裡面傳來一陣陣低低的、有規律顫動的呻吟聲。

「我們最好去找人來好嗎？」榮恩不安地說。

「海格！」哈利叫道，用力拍門，「海格，你在家嗎？」

傳來沉重的腳步聲，然後門吱呀一聲開了。海格站在那裡，眼睛紅腫，

眼淚紛紛落在他那件皮背心的前襟上。

「你們聽到了！」他大聲喊叫，然後一下子就撲到哈利身上，兩手摟住哈利的脖子。

海格至少有常人兩倍大，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哈利在海格的重壓之下幾乎就要崩潰了，幸而得到榮恩和妙麗的救援，他們分別鑽到海格的腋下把他架了起來。哈利也幫了一把，三個人就這樣把海格弄回了小屋。海格聽任自己被引到椅子上坐下，然後撲到桌子邊上，控制不住地抽泣起來，臉上滿是淚水，淚珠也跌落到他那糾結的鬍子上。

「海格，怎麼啦？」妙麗問，嚇呆了。

哈利發現桌子上有封官方模樣的信件，已經拆開了。「那是什麼，海格？」

海格抽泣得更厲害了，他把信推向哈利，哈利拿起信讀了起來：

親愛的海格先生：

我們進一步調查了你班上發生的鷹馬攻擊學生的事件，我們接受了鄧不利多教授的保證，認定你對於此次令人遺憾事件不負任何責任。

「那不是很好嘛，海格！」榮恩說，拍拍海格的肩膀。但是海格繼續抽泣，還搖了搖他那雙巨大的手，示意哈利繼續讀下去。

然而，我們必須表示我們對於這頭成問題的鷹馬的關注。我們已經決定支持魯休斯馬份先生的正式投訴，因此這件事將交由處置危險生物委員會處理。四月二十日將於該委員會倫敦辦事處舉行聽證，我們將要求你和你的鷹馬於該日出席。在此期間，鷹馬應予拴系並加以隔離。

你的同事……

底下是一長列校董事會的名單。

「哦，」榮恩說，「但是你說過巴嘴不是個作惡的鷹馬啊，海格。我打賭它會沒事——」

「你不瞭解處置危險生物委員會那些怪人！」海格哽噝著說，用袖子擦了擦眼淚，「他們和這些有趣的動物幹上了！」

海格的小屋一角忽然傳來一種聲音，哈利、榮恩和妙麗飛快地轉過身子。那頭鷹馬巴嘴正臥在屋角，嚼著什麼東西，弄得地板上到處流淌著鮮血。

「我可不能用繩子把它系在雪地裡！」海格哽噝著說，「孤零零的！大聖誕節的！」

哈利、榮恩和妙麗面面相覷。他們還從來沒有和海格一起面對面地看過這個被海格稱之為「有趣的動物」而被其他人稱之為「可怕的怪物」的東西。另一方面，巴嘴似乎沒有任何傷害人的意思。實際上，根據海格通常的標準，它肯定是逗人喜愛的。

「你必須準備強有力的辯護詞，海格。」妙麗說，她坐了下來，把手放在了海格粗大的前臂上。「我肯定你能證明巴嘴不會傷人。」

「那也沒有用！」海格抽泣道，「那些處置委員會的惡魔，他們都在魯休斯馬份的掌握之中！怕他！如果我敗訴了，巴嘴——」海格迅速地把手指在喉間一划，然後一聲哀鳴，向旁邊一倒，臉埋在雙臂裡。

「鄧不利多怎麼說，海格？」哈利問。

「他為我已經做得夠多了，」海格呻吟道，「光是不讓那些催狂魔進入城堡就夠難為他了，還有天狼星·布萊克到處遊蕩……」

榮恩和妙麗迅速地看了哈利一眼，好像期待他會責備海格沒有把有關布萊克的真相告訴他似的。但是哈利沒法讓自己這樣做，因為他現在看到海格是多麼悲慘和害怕。

「聽著，海格，」他說道，「你不能放棄。妙麗說得對，你就得準備好

辯護詞。你可以叫我們當證人。」

「我肯定讀過一宗鷹馬的釣餌案件，」妙麗沉思著說，「在那個案子裡，鷹馬沒事。我替你找一下，海格，找到了就好好研究一下是怎麼回事。」

海格更加響亮地嚎哭起來。哈利和妙麗看看榮恩，指望他來幫忙。

「哦——我來泡茶怎麼樣？」榮恩說。

哈利瞪著他。

「有人情緒壞的時候，我媽就是這樣做的。」榮恩咕噥道，聳了聳肩。

最後，在他們又多次保證幫忙、面前又放上了一杯滾燙的茶以後，海格才在一塊足有桌布那麼大的手帕上擤了擤鼻子說：「你們說得對。我可不能垮了。一定要振作起來……」

牙牙從桌子底下膽怯地走出來，把腦袋靠在海格的膝上。

「最近我一直不對勁，」海格說，一手撫著牙牙，另一隻手摸著自己的臉，「擔心巴嘴，而且沒有人喜歡我的課……」

「我們喜歡！」妙麗馬上說謊道。

「是啊，你的課真棒！」榮恩說，一面在桌子下面交叉手指告訴上帝自己是在說謊，「哦——弗洛伯毛蟲怎麼樣了？」

「死了，」海格陰鬱地說，「萵苣吃得太多了。」

「哦，不！」榮恩說，嘴唇顫動起來。

「那幫催狂魔也讓我心煩意亂，」海格說，身子突然一震，「每次我想去三根掃帚喝酒就必須從它們面前走過，好像我又回到了阿茲卡班似

的……」

他不做聲了，大口喝著茶。哈利、榮恩和妙麗屏住氣看著他。他們從來沒有聽到海格提起以前他在阿茲卡班短暫停留的情況。沉默了一小會兒之後，妙麗小心翼翼地問道：「那裡很可怕嗎，海格？」

「你們想象不出來，」海格平靜地說，「什麼地方也不像那裡。我以為我要瘋了。腦子裡老是想著可怕的事情……我被霍格華茲開除的那天……我爸死的那天……我不得不讓蘿蔔走的那天……」他眼裡充滿了淚水。蘿蔔是海格有一次打牌贏來的一條小龍。

「過了一陣子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而且你也不知道活著有什麼意思。我常常巴不得自己一覺就睡死過去……當他們放我出來的時候，我好像重新活了一次，什麼事情都想起來了，那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覺。記住，催狂魔不願意放我走。」

「但你沒有罪啊！」妙麗說。

海格哼了一聲表示憤怒。

「你以為它們看重這個嗎？它們才不在乎呢。它們早就弄了二百來個人和它們在一起，它們能把這些人的快樂完全吸乾，它們才不在乎誰有罪誰沒罪呢。」

海格安靜了一會兒，瞪眼看著他的茶。然後他平靜地說：「我想過放巴嘴走……想讓它飛走……但是你怎麼能向一個鷹馬解釋清楚它應該躲起來呢？而且——而且我怕犯法……」他抬頭望著他們，淚水又從他臉上流了下來。「我可不想再回到阿茲卡班去。」

海格的小屋之行雖然遠遠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卻收到了榮恩和妙麗所希望的效果。儘管哈利絕對沒有忘了布萊克，但如果他想幫助海格打贏對處置危險生物委員會的官司，他就不能總是想著報仇的事了。他、榮恩和妙麗第二天就到圖書館去了，回到空蕩蕩的公共休息室的時候，臂彎裡抱滿了書，這些書也許有助於為巴嘴準備辯護詞。三個人坐在怒吼的爐火前面，慢慢地翻動著那些滿是灰塵的卷宗，那都是有關攫食動物的著名案例，他們看到相關情況時就偶爾交談幾句。

「這裡有些東西……這是一七七二年的一個案例……但是這只鷹馬是判了罪的——唔，看看人們對它都做了些什麼，噁心……」

「這個可能有幫助，看——一二九六年一隻人頭龍身獅尾怪獸咬了什麼人，人們放了這頭怪獸——哦，不，這只是因為大家都害怕，都不敢接近它……」

此時，在城堡的其他地方，聖誕節慣有的壯麗裝飾都做好了，儘管留校的學生很少。沿著走廊掛起了冬青和槲寄生做成的厚厚的飾帶，每一副盔甲裡面都透出了神秘的燈光，禮堂裡照常擺放著十二棵聖誕樹，樹上閃耀著金色的星星。走廊裡充滿了濃烈誘人的烹飪香味，到了聖誕節前夕，這香味強烈得就連斑斑也把鼻子從榮恩的衣袋這個庇護所裡伸了出來，飽含希望地嗅著這股氣息。

聖誕節那天早上，哈利被榮恩扔過來的枕頭弄醒了。

「喂！禮物！」

哈利伸手去拿眼鏡戴上，在半明半暗之中眯著眼往床腳看，那裡已經出現了一小堆包裹。榮恩已經在撕他自己的那份禮物的包裝紙。

「媽媽又給了我一件連帽皮外衣……又是慄色的，看看你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件。」

哈利也有。衛斯理太太送了他一件猩紅色的連帽皮外衣，前襟織上了一頭葛萊芬多院的獅子，還有十二個家裡烤制的碎肉餡餅、一些聖誕節糕點和一盒鬆脆花生薄片糖。他把這些東西都移開後，看見底下還有一個細長的包裹。

「那是什麼？」榮恩看著問道。他手裡拿著一雙慄色的襪子，剛打開包裝。

「不知道……」哈利撕開那個包裹，一把漂亮的、眨眨發光的飛天掃帚滾到他的床上，他驚訝得喘不過氣來。榮恩丟下襪子，從床上跳下來看個仔細。

「我真不能相信。」他啞著嗓子說。

那是光閃電，正和哈利在斜角巷時每天去看、夢寐以求的那把一模一樣。哈利把它拿起來，它眨眨發光。他能感覺到它在顫動，於是就放了手；它懸在半空中，沒有任何依託，離地的高度正適合他騎上去。他的眼睛從飛天掃帚最上端的金色序號一直看到完全平滑、呈流線型的掃帚末稍。

「是誰送給你的？」榮恩悄聲問道。

「看看是不是有卡片。」哈利說。

榮恩撕開光閃電的包裝紙。

「什麼也沒有！哎呀，誰為你花這麼多錢啊？」

「唔，」哈利說，詫異得不得了，「我敢打賭不是德思禮家。」

「我打賭是鄧不利多，」榮恩說，繞著輝煌的光閃電走了又走，從頭到尾看了個仔細，「他不是匿名給你送過隱形斗篷嗎？」

「不過那是我爸爸的呀，」哈利說，「鄧不利多只是把它交給我罷了。他不會在我身上花這麼多錢的。他可不能給學生這樣貴重的東西。」

「所以他才不說這是他送的呀！」榮恩說，「要不然像馬份這樣的傢伙就會說他偏心了。嘿，哈利——」榮恩大笑起來，「馬份！等他看見你騎著這把掃帚！他會難受死的！這是一把國際水平的掃帚，真的！」

「我真不能相信，」哈利嘟囔道，一手撫摸著這把掃帚，「誰——？」

榮恩這時躺到哈利的床上，想到馬份會是什麼模樣就笑得氣都喘不過來。「我知道了，」榮恩說，儘量壓下笑聲，「我知道可能是誰送的了——路平！」

「什麼？」哈利說，現在他開始笑起來了。「路平？聽著，如果他有這麼多錢。他就能夠給自己多買幾件新袍子了。」

「對啊，不過他喜歡你。」榮恩說道，「你那把光輪弄得粉碎的時候他不在場，他也許聽說了這件事，就到斜角巷，給你買了一把——」

「你說他沒在場，這是什麼意思啊？」哈利說，「我參加比賽的時候，他病了。」

「唔，他可不在學校的醫院裡。」榮恩說，「當時我在醫院裡，石內卜不是罰我去洗夜壺嗎，記得不記得？」

哈利對榮恩皺著眉頭，「我看路平買不起這樣的東西。」

「你們兩人在笑什麼？」妙麗剛進來，穿著晨衣，帶著歪腿。歪腿看上去脾氣很壞，脖子上繫了一圈金屬絲。

「別把它帶到這兒來！」榮恩說，匆匆地把斑斑從他床上抓到手裡，藏到他晨衣口袋裏去了。

但是妙麗沒聽他的，她把歪腿放到西莫的空床上，自己張大了嘴看著那光閃電。「哦，哈利！這個是誰送給你的？」

「不知道，」哈利說，「這份禮物沒有帶卡片或是任何東西。」

令哈利大為驚訝的是，她聽到這句話既不興奮也不好奇。相反，她的臉拉長了，還咬著嘴唇。

「你這是怎麼啦？」榮恩問道。

「我不知道，」妙麗慢慢地說，「不過這件事有點兒怪，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說，這應該是把相當不錯的掃帚，是不是？」

榮恩憤怒地嘆了口氣。「這是最好的飛天掃帚，妙麗。」他說。

「那它一定很貴……」

「很可能比史萊哲林隊所有的飛天掃帚加在一起還要貴。」榮恩高興地說。

「唔……誰會送哈利這樣貴重的東西，而且又不告訴他是誰呢？」妙麗問。

「誰管這個呀？」榮恩不耐煩地說道，「聽著，哈利，我騎一下行嗎？行不行？」

「我認為目前誰也不能騎它！」妙麗尖聲說。

哈利和榮恩看著她。

「你以為哈利要拿它幹什麼——掃地嗎？」榮恩說。

但是妙麗還沒來得及回答，歪腿就從西莫床上跳了下來，直奔榮恩的胸口。

「把——它——從——這裡——趕——出去！」榮恩吼道。這時歪腿的爪子已經撕開榮恩的晨衣，斑斑設法從榮恩肩膀上拚命逃跑。榮恩抓住斑斑的尾巴。對歪腿踢了一腳，卻沒有踢中，踢在了哈利床腳的箱子上，把箱子踢翻了。榮恩自己在原地單腿跳著，痛得直叫喚。

歪腿的毛突然豎了起來，房間裡充滿了尖尖的、微弱的叫聲。那個袖珍測奸器從威農姨丈的舊襪子裡跌了出來，正在地板上旋轉發光。

「我忘了這個東西了！」哈利說著，彎下身去把它撿起來。「只要有辦法，我決不穿這雙襪子……」

測奸器在他手掌上旋轉著發出哨聲。歪腿嘶嘶地叫著，對它噴了一口氣。

「你不如把這只貓帶走，妙麗。」榮恩狂怒著說，坐在哈利床上撫摸他的腳趾。「你就不能把這東西關起來嗎？」他又對哈利加上了一句。

這時妙麗慢步走出房間，歪腿的黃眼睛仍舊惡狠狠地盯著榮恩。

哈利把測奸器仍舊塞到了襪子裡，然後把它扔回箱中。現在只有榮恩的悶悶的呼痛聲和發怒聲。斑斑在榮恩手掌裡蜷成一團。自從哈利看到它從榮恩衣袋裏出來到此刻已經有一些時候了，他看到以前那麼肥胖的斑斑現在瘦得只剩皮包骨頭了，他感到驚訝而不快；斑斑的毛似乎也在一塊塊地脫落。

「它看上去不大妙，是不是？」哈利說。

「就是緊張過度！」榮恩說，「要是那愚蠢的大毛球不惹它，它就沒事！」

但是哈利想起奇獸動物園那位婦女說過耗子只能活三年的話，因此不禁覺得除非斑斑具有它從來沒有顯示過的神力，它可是在接近它生命的末日。儘管榮恩一直抱怨說斑斑既討厭又沒用，哈利還是可以肯定，要是斑斑死了，榮恩會非常難過的。

那天早晨葛萊芬多的公共休息室裡，聖誕節的氣氛肯定是淡薄的。妙麗把歪腿關在了宿舍裡，但是對榮恩要踢它感到極其憤怒；榮恩則對於歪腿又想吃斑斑氣得不得了。哈利放棄了使他們兩人和解的努力，一心一意去看他那把光閃電，他已經把光閃電帶到公共休息室裡來了。由於某種原因，這也讓妙麗不高興；她什麼也沒說，但是她一直陰沉地看著那把光閃電。好像它也得罪過她的貓似的。

午飯時候他們都到大廳裡去了，發現那裡的桌子又都移到靠牆的地方了，房間中央只放了一張可供十二人用餐的桌子。鄧不利多教授、麥、石內卜、芽菜和弗立維都在那裡，看門人飛七也在。飛七已經脫去了平常穿的棕色外套，穿著一件很舊而且相當過時的燕尾服。除了他們之外，學生只有三個：兩個極其緊張的一年級學生和一個臉色陰沉的史萊哲林院的六年級學生。

「聖誕快樂！」鄧不利多說，這時哈利、榮恩和妙麗走近了桌子。「我

們人不多，用各院那些桌子就有點傻了……坐下，坐下！」

哈利、榮恩和妙麗並排坐在桌子末端。

「爆竹！」鄧不利多熱情地說，把一個銀色大爆竹的尾梢遞給石內卜，石內卜不情願地接過來一拉。那爆竹就砰的一聲，好像放槍那樣，散開了，露出一頂尖頂的女巫大帽子，帽頂上還有一個座山雕標本。

哈利想起幻形怪的事，和榮恩一對眼光，兩人都咧嘴一笑；石內卜的嘴抿了起來，他把帽子推給鄧不利多，鄧不利多馬上拿它換下自己的男巫帽。

「吃吧！」他對全桌的人笑著說。

哈利正在給自己取烤馬鈴薯，大廳的門開了。進來的是特裡勞妮教授，她向大家滑行過來，好像是站在輪子上一樣。為了慶祝聖誕，她穿了一件有金屬小圓片裝飾的綠色衣服，使她看上去更加像一隻發亮的特大號的蜻蜓。

「西碧，你來了真讓人高興！」鄧不利多說著站了起來。

「校長，我一直在看水晶球，」特裡勞妮教授說，用的是她最模糊、最遙遠的嗓音，「讓我驚訝的是，我看到我自己拋棄了獨自用的午餐，來參加你們的聚餐。我是什麼人，怎麼能拒絕命運的敦促呢？我立刻就從我的樓裡走了出來，我誠意請求你原諒我的遲到……」

「當然。當然，」鄧不利多說，眼睛發亮，「讓我給你拿把椅子來——」

他果然用魔杖在半空中拉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在半空中轉了幾秒鐘才發出一聲鈍響，落在石內卜教授和麥教授之間。然而，特裡勞妮教授並沒坐下，她的大眼睛一直滿桌子看，忽然低低地發出一聲尖叫。

「我可不敢，校長！如果我坐下來，一桌子就是十三個人了！沒有什麼比十三更不吉利的了！永遠不要忘記，要是十三個人一起吃飯，飯後第

一個站起來的人就會第一個死！」

「我們願意冒這個險，西碧。」麥教授不耐煩地說，「坐下吧，火雞要冷得像石頭一樣了。」

特裡勞妮教授躊躇了，然後坐在了那把空椅子上，眼睛閉著，嘴緊緊抿著，好像馬上就會有雷打到這張桌子上似的。

麥教授把一隻大湯匙伸到了最近的大蓋碗裡。「牛肚要嗎，西碧？」

特裡勞妮教授沒去理會她。她睜開了眼睛，向四周看了一遍，問道：「親愛的路平教授哪裡去了？」

「恐怕這可憐的人又病了，」鄧不利多說，示意大家可以開始用餐了，「他在聖誕節病倒，真是很不走運。」

「但是你肯定已經知道了，是不是，西碧？」麥教授說。揚起了眉毛。

特裡勞妮教授很冷漠地看了麥教授一眼。「我當然知道，米奈娃，」她平靜地說，「但是人們並不炫耀自己是無所不曉的。我的行為舉止經常是好像我並不擁有天目似的，這樣別人就不會感到緊張不安。」

「這就說明了很多問題了。」麥教授尖酸地說。

特裡勞妮教授的嗓音突然變得不那麼模糊了。「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米奈娃，我已經看到可憐的路平教授不會長久地和我們在一起了。他自己似乎明白他的時間不多了。我自願給他看水晶球的時候，他總是迴避——」

「想想看。」麥教授乾巴巴地說。

「我想，」鄧不利多說，聲調是高興的，但略有一點兒提高，這就結束了麥教授和特裡勞妮教授之間的對話，「路平教授不會馬上就有什麼危險。賽佛勒斯，你又為他調製藥劑了嗎？」

「是的，校長。」石內卜說。

「好，」鄧不利多說，「那他很快就能夠下床走動了……德里克，你吃過這種香腸嗎？味道好極了。」

那個一年級學生因為校長直接對他說話，緊張得滿臉通紅，於是雙手抖著拿過那個盛香腸的大淺盤子。

兩個鐘頭以後，聖誕大餐結束了，在這以前，特裡勞妮教授的舉止幾乎是正常的。哈利和榮恩被聖誕大餐的美食撐得肚子都快脹裂了，頭上還戴著各自的爆竹帽子。他們首先離開了餐桌，特裡勞妮教授大聲尖叫起來：「天哪！你們兩人誰第一個離開座位的？誰？」

「不知道。」榮恩說，不安地看著哈利。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差別，」麥教授冷漠地說，「除非有一個發瘋的刀斧手等在門外，存心要砍那第一個走進門廳的人。」

就連榮恩也笑了。特裡勞妮教授似乎大大地被冒犯了。

「來嗎？」哈利對妙麗說。

「不，」妙麗咕噥說，「我要和麥教授說句話。」

「很可能是要問她能不能再多選幾門課吧。」榮恩打著哈欠說。他們正往門廳那裡走，那裡絕對沒有什麼發瘋的刀斧手。

他們走到肖像畫上的洞那裡，發現卡多甘爵士正和兩名和尚、幾位霍格華茲的前校長，還有他那頭肥胖的矮種馬一起歡度聖誕。他把頭盔往上一推，用一壺蜂蜜酒向他們祝酒。

「聖誕——哦——快樂！口令？」

「下流的雜種狗。」榮恩說。

「你也一樣，先生！」卡多甘吼道，這時那幅畫向前傾斜著讓他們進去了。

哈利直接回到宿舍，把他的光閃電和妙麗送他的生日禮物《飛天掃帚護理手冊》都收集在一起，帶到樓下，並且設法要對光閃電做點兒什麼；然而，沒有什麼彎曲的掃帚梢需要修剪，飛天掃帚是那樣光滑，毫無瑕疵，不用打磨了。他和榮恩坐在那裡，從各個角度讚賞它。直到肖像畫上的洞開了，妙麗走了進來，和她一起來的是麥教授。

麥教授雖然是葛萊芬多學院的院長，哈利卻只看到過她來到公共休息室一次，而且那次是為了宣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和榮恩瞪眼看著她，兩人都握著那光閃電。妙麗在他們身旁走了一圈，坐下來，順手拿起一本書，把臉藏在書後面。

「那就是它了，對不對？」麥教授說著，眼睛發亮。她走到壁爐旁邊，看著那光閃電。「格蘭傑小姐剛才告訴我說有人送了你一把飛天掃帚，波特。」

哈利和榮恩回過頭來看妙麗。他們看到露在書上面的她的額頭紅了起來，而且書拿倒了。

「給我看看行嗎？」麥教授說。但她不等回答就把光閃電從他們手裡拿了過去。她從頭到尾仔細地檢查了一番。「哼，根本沒有說明，是不是，波特？沒有卡片？沒有任何信息？」

「沒有。」哈利面無表情地說道。

「我明白了——」麥教授說，「唔，恐怕我不得不把它拿走，波特。」

「什——什麼？」哈利說，慌慌張張地站了起來。「為什麼？」

「必須檢查一下看有沒有不吉祥的東西。」麥教授說，「當然，我不是專家，但是我敢說胡奇夫人和弗立維教授會把它拆卸了……」

「拆卸？」榮恩重複了一遍。似乎認為麥教授瘋了。

「這要不了幾個星期。」麥教授說，「如果我們能肯定它沒有附帶任何不吉祥的東西，就可以還給你。」

「它可沒有什麼毛病！」哈利說，聲音稍有些發抖。「說實在的，麥教授……」

「你不會知道的，波特，」麥教授很仁慈地說，「無論如何，要等你飛了以後才知道。我想，在我們肯定瞭解沒有人對它做過手腳以前，根本不可能讓你騎它去飛的。有什麼情況我會隨時通知你的。」

麥教授轉身帶著光閃電走出了肖像畫的洞，洞在她身後閉上了。哈利目送她離去，手裡仍舊抓著那罐高精度上光劑。然而，榮恩轉而對著妙麗說話了——「你跑去找麥教授幹嗎？」

妙麗把書扔在一邊。她的臉仍然是粉紅色的，但她不管不顧地站起來面對著榮恩。

「因為我認為——麥教授也同意我的看法——這把掃帚沒準是天狼星·布萊克送給哈利的！」

第12章　護法

哈利知道妙麗是好意，但還是忍不住生她的氣。他曾經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飛天掃帚，而現在，由於她的插手，他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再見到這把掃帚。他肯定這光閃電現在沒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但是，如果它經受了各種各樣反邪的測試，誰知道它會變成什麼模樣呢？榮恩也對妙麗大為生氣。就他而論，將一把嶄新的光閃電加以拆卸，那無異是犯罪性破壞。妙麗仍舊相信她這樣做是要爭取最好的結果，但她開始儘量不去公共休息室了。哈利和榮恩以為她是到圖書館避難去了，也就沒有設法說服她回來。總而言之，元旦以後不久，其他學生都回校了，葛萊芬多塔樓重新擁擠喧鬧起來，哈利和榮恩倒對此感到高興。

學期開始前夕，木透把哈利找到外面去了。

「聖誕過得好嗎？」他說。然後不等哈利回答，他就坐下來，壓低聲音說：「上次比賽以後，你知道，哈利，我一直在琢磨，聖誕節也沒閒著。如果下次比賽的時候催狂魔又到場……我意思是說……我們不能讓你……唔……」木透停下來不說了，一副尷尬樣子。

「我正努力準備呢。」哈利迅速地說，「路平教授說他會教我如何抵擋這些催狂魔。我們這星期就應該開始了，他說他聖誕節以後有時間。」

「啊，」木透說，表情明朗起來，「好吧，這樣的話——我真的不想失去你這樣的找球手，哈利。你訂購新的飛天掃帚了嗎？」

「沒有。」哈利說。

「什麼！你最好快一點，你也知道——你可不能騎著那流星和雷文克勞比賽啊！」

「他得到一把光閃電作為聖誕禮物了。」榮恩說。

「光閃電？不！當真嗎？一把——真的光閃電？」

「別興奮，奧利佛，」哈利陰鬱地說，「現在可沒有了。被沒收了。」於是他解釋說光閃電現在正接受檢查看是否附有邪術。

「附有邪術？怎麼會附有邪術？」

「天狼星·布萊克，」哈利消沉地說，「人們認為他在追捕我。於是麥教授就認為有可能是他送給我的。」

木透手一揮，把一個著名殺手追殺他的找球手沒當一回事兒，說：「但是布萊克不可能買到一把光閃電！他一直在逃跑之中！全國上下都在搜尋他！他怎麼能走進優質魁地奇用品商店去買飛天掃帚？」

「我知道，」哈利說，「但是麥教授仍舊要把它拆卸了——」

木透臉色蒼白起來。

「我去和她談，哈利。」他允諾道，「我要讓她講理……一把光閃電，我們隊的……她和我們一樣，也希望葛萊芬多院贏呀……我要讓她頭腦清楚些……一把光閃電……」

第二天，學校開始上課了。寒冷的一月份上午在操場上待兩個小時，這是大家最不願意做的事了；但海格升起了一堆大火，裡面都是火怪，讓大家取樂，而且學生們上了一節好得非同尋常的課，收集枯枝敗葉來保持火勢，喜愛火焰的蜥蜴在燒得碎裂、白熱的木塊上躥來跳去。新學期的第一節占卜課可就比這差勁多了：特裡勞妮教授現在教他們手相學，她不失時機地告訴哈利，他手上的生命線是她所曾見過的最短的。

哈利喜歡上的課是黑魔法防禦術。他同木透談過以後，就急於開始學抵擋催狂魔的辦法。課後哈利提醒路平答應教他抵擋催狂魔這件事。

「啊，對，」路平說，「讓我看看……星期四晚上八點鐘怎麼樣？魔法

史課的教室應該夠大了……我得仔細考慮該怎麼做……我們不能帶一個真正的催狂魔來實習……」

「他仍舊滿臉病容，是不是？」榮恩說，他們在走廊裡走著，要去吃午飯。

「你認為他怎麼了？」

他們身後傳來一聲響亮而不耐煩的「嘟」聲。那是妙麗，她一直坐在一套盔甲下面，整理著她的書包。書太多，書包合不攏了。

「你對我們嘟什麼呀？」榮恩不耐煩地問她。

「沒什麼。」妙麗高傲地說，又把書包放回到肩膀上。

「不對，有什麼的。」榮恩說，「我剛才說不知道路平有什麼不對勁，你就——」

「啊，那還不明顯嗎？」妙麗說，帶著一股讓人氣得要發瘋的優越感。

「要是你不想告訴我們，那就別說。」榮恩厲聲說。

「好。」妙麗傲慢地說，說完就走了。

「她也不知道，」榮恩說，憤怒地瞪著妙麗，「她只想讓我們再和她說話罷了。」

星期四晚上八點鐘，哈利離開葛萊芬多塔樓到了魔法史課的教室。他到的時候，教室裡又暗又空，他用魔杖點上燈，只等了五分鐘，路平教授就來了，帶著一個很大的包，把它放到了丙斯教授的講台上。

「那是什麼？」哈利問。

「另外一個幻形怪。」路平說，脫下他的斗篷，「星期二以來，我一直

在整個城堡細細尋找，我很走運，找到了這個躲在飛七先生檔案櫃裡的幻形怪。這是我們能夠到手的最近似真的催狂魔的東西。這個幻形怪看見你的時候就會變成催狂魔，所以我們可以用它來練習。我們不用它的時候，我可以將它藏在我的辦公室裡；我桌子下面有一個碗櫥，它會喜歡的。」

「好的。」哈利說，設法說得好像他一點也不膽怯，只是對路平找到這樣一個好的代替品而高興。

「那……」路平教授拿出自己的魔杖，示意哈利照做。「我馬上要演示並且教你的咒語是一種極高深的魔法，哈利——大大高於普通巫師的水平。它叫做護法魔咒。」

「它怎麼起作用呢？」哈利緊張不安地問道。

「唔，當它正確起作用的時候，它就會召喚來一個護法。」路平說，「護法是一種抵禦催狂魔的東西——是一種護衛，在你和催狂魔之間起到盾牌的作用。」

哈利突然想象自己蹲在海格那樣的巨人後面，手裡拿著一根大棒。路平教授繼續說道：「護法是一種正面力量，它所倡導的東西正是催狂魔的食糧——希望、快樂、活下去的願望——但它不能像真正的人那樣感到絕望，因此催狂魔就沒法傷害它。不過我必須警告你，哈利，這種咒語對你來說可能過於高深。許多資深巫師使用這種咒語時都感到困難。」

「護法看起來是什麼樣子的？」哈利好奇地問道。

「每一個樣子都不同，跟召喚它的巫師有關。」

「您是怎麼召喚它的呢？」

「用一種咒語，這種咒語只有在你集中思想的時候才起作用，你應該竭盡全力回憶某一件快樂的事情。」

哈利搜索枯腸，尋找快樂的回憶。在德思禮家的遭遇肯定和快樂的回憶

沒有關係。最後，他就努力回想第一次騎上飛天掃帚的情景。

「對。」他說，儘量準確地回想當時往上升時那種奇妙的快感。

「咒語是這樣的——」路平清了清嗓子，「疾疾，護法現身。」

「疾疾，護法現身，」哈利低聲重複道，「疾疾，護法現身。」

「努力只回憶你的快樂事件吧？」

「哦——是的。」哈利說，迅速地強迫自己又去想第一次騎掃帚飛行的事。

「呼神叫——不對，護衛——對不起——疾疾，護法現身，疾疾，護法現身。」

他魔杖的末端突然飛快地噴出什麼東西，看起來像是一縷銀色的氣體。

「看見那個了嗎？」哈利興奮地說，「有動靜了。」

「很好，」路平微笑著說，「那麼——那就拿一個催狂魔來試試，準備好了嗎？」

「好了。」哈利說，緊緊抓住魔杖，慢慢走到這間沒有人的教室中央。他努力回想那次飛行，但是總有什麼別的回憶來打擾……現在每時每刻，他都有可能再次聽到媽媽的尖叫……但他不應該想這些事，要不然他又會聽到她的聲音了，而他並不要……他要嗎？

路平抓住那包裝箱的蓋子一拉。一個催狂魔慢慢地從箱子裡出來了。它那戴著頭巾的面孔朝著哈利，一隻發光、結痂、腐爛的手抓住它的斗篷。教室四周的燈光搖曳了一下，熄滅了。催狂魔從箱子裡走出來，開始迅速無聲地走向哈利，一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陣徹骨的寒冷向他襲來——　　「疾疾，護法現身！」哈利大叫，「疾疾，護法現身！疾疾，護法現身——」

這間教室和那個催狂魔都在融化……哈利又在濃密的白霧之中向下墜落，媽媽的聲音比什麼時候都要響亮，這聲音在他腦子裡迴蕩著——「別動哈利！別動哈利！求你了——我什麼都答應——」

「閃開——閃開，丫頭——」

「哈利！」

哈利回到現實中來了。他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教室裡的燈又亮了。他不必問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抱歉。」他咕噥道，坐了起來，覺得冷汗在眼鏡後面往下流。

「你沒事吧？」路平問。

「沒事……」哈利勉強坐到一張桌子上，靠在那裡。

「吃吧——」路平遞給他一塊蛙形巧克力，「在我們再試以前把它吃了。我沒指望你第一次就行。說實在的，要是你成功了，我倒會感到驚訝的。」

「更糟了，」哈利咕噥道，把青蛙的頭咬了下來，「這次我聽到她的聲音更響了——還有他的——佛地魔——」

路平比平時更加蒼白。「哈利，要是你不想繼續，我會很理解的——」

「我要繼續！」哈利狂怒地說，把剩下的蛙形巧克力全都塞到嘴裡，「我必須這樣做！要是在我們和雷文克勞隊比賽的時候，催狂魔又出現了怎麼辦？我不能再掉下來了。如果我們比賽失敗，我們就失去魁地奇獎盃了！」

「那麼好吧……」路平說，「你也許要選擇另外一種回憶，快樂的回憶，我的意思是說，換一種，再一心一意地想著……你剛才的回憶似乎不夠強烈……」

哈利苦苦思索，然後決定葛萊芬多院去年贏得學院杯冠軍這件事肯定夠得上是快樂的回憶。他又緊握魔杖，站到教室中央。

「準備好了嗎？」路平問，抓緊了箱子蓋。

「準備好了。」哈利說，一面拚命讓自己腦子裡充滿葛萊芬多獲勝的快樂回憶，而不去想箱子蓋打開以後會發生什麼倒霉事。

「開始！」路平說，拉開那蓋子。這間教室頓時又一次變得冰冷黑暗。催狂魔向前滑行，格格作響吸著氣，一隻腐臭的手向哈利伸了過來——

「疾疾，護法現身！」哈利大叫道，「疾疾，護法現身！疾疾，護法現身——」

白色的霧氣使他理智迷失了……他周圍有模模糊糊的大身影在移動……然後傳來了新的聲音，是男人大叫的聲音，驚慌失措——「莉莉，帶上哈利快逃！是他！逃！快跑！我來抵擋他——」有人跌跌撞撞地衝出房間……一扇門爆裂開來……一陣尖聲大笑……

「哈利！哈利……醒來……」路平用力拍哈利的臉。

這次哈利在一分鐘以後才明白自己為什麼躺在滿是灰塵的教室地板上。「我聽見我爸的聲音了，」哈利低聲咕噥道，「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他設法自己對抗佛地魔，讓我媽有時間逃……」哈利突然明白自己臉上淚水和汗水混在了一起。他儘量低頭，在袍子上擦乾淚水和汗水，假裝是在繫鞋帶，不讓路平看見。

「你聽到詹姆了？」路平問，聲音很怪。

「是的……」臉擦乾了，哈利抬起頭。「啊——你不認識我爸，對不對？」

「我——說實話，我認識，」路平說，「在霍格華茲我們是朋友。聽著，哈利——也許我們今天應該到此為止。這種魔咒太高深了……我不應該建議你經歷這些事情……」

「不！」哈利說。他又站了起來。「我要再試一次！我想的事情不夠快樂，所以才會這樣子……堅持下去……」他又搜索枯腸。真正快樂的回憶……他能夠使之化為一個好的、強大的護法的回憶……他第一次發現自己是巫師，而且要離開德思禮一家到霍格華茲來上學！如果這還不是快樂的回憶的話，他就不知道什麼才是快樂的回憶了……他努力回憶他知道自己要離開德思禮家時的感覺，哈利站起來，再次面對那個包裝箱。

「準備好了嗎？」路平說，看上去好像這樣做是違背了他的正確判斷似的。「努力集中想了嗎？好——開始！」他第三次揭開了包裝箱的蓋子，催狂魔從箱子裡升起，寒冷和黑暗充滿了教室——

「疾疾，護法現身！」哈利大吼道，「疾疾，護法現身！疾疾，護法現身！」

哈利腦子裡的尖叫又開始了——但是這次聽起來好像是來自一台聲音沒調好的收音機。聲音弱了些、響了些、又弱了些……他仍舊能看到催狂魔……它停住了……然後一個巨大的銀色影子從哈和的魔杖末端射了出去，盤旋在哈利和催狂魔之間，儘管哈利覺得兩條腿軟得不行，可是他畢竟還自己站著……雖然他不知道還能站多久……

「叱叱，荒唐！」路平吼著，往前跳去。一聲響亮的噼啪聲，哈利那霧蒙蒙的護法和催狂魔一起消失了，他一下子坐進椅子裡，累得好像剛跑完了一英里似的，兩條腿直抖。他從眼角看見路平教授用魔杖把那幻形怪逼回了包裝箱，那幻形怪又變成一個銀色的球體。

「棒極了！」路平說，大步走到哈利坐的地方。「棒極了，哈利！這肯定是好的開始！」

「我們能再試一次嗎？就一次好嗎？」

「現在不行，」路平堅決地說，「今晚已經夠你受的了。喏——」他遞給哈利一大塊蜂蜜公爵糖果店店裡最好的巧克力。「把它全吃了，要不然龐芮夫人要找我算賬了。下星期這時候怎麼樣？」

「好。」哈利說。他咬了一口巧克力，看著路平熄滅那些隨著催狂魔的

消失而復明的燈。他忽然有個想法。「路平教授？」他說，「如果您認識我爸爸，那您也一定認識天狼星·布萊克了。」

路平迅速回過身來。「你怎麼會想起這個？」他尖銳地問。

「沒什麼——我的意思是說，我剛剛知道他們在霍格華茲也是朋友……」

路平的臉色不緊張了。「是的，我認識他，」他簡短地說，「要不然就是我認為我認識。你不如快走吧，哈利，時間不早了。」

哈利離開那教室，沿著走廊走去，轉過拐角，然後在一套盔甲後面繞了一個彎，坐在它的底座上吃完他的巧克力，心想他剛才沒有提到布萊克就好了，因為路平顯然對這個話題不感興趣。然後哈利的思緒又回到了他父母身上……他覺得很累，還有一種奇異的空虛感，儘管他剛剛吃飽了巧克力。在腦子裡聽到了父母臨終時的聲音雖然可怕，但哈利這還是他惟一一次聽到他爸爸的聲音。不過，要是他分一半心思想再聽聽父母的聲音，他就永遠不能產生一個合適的護法……「他們已經死了，」他嚴厲地告訴自己，「他們死了，聽他們的回聲並不能讓他們回來。要是你想要魁地奇杯，那你不如把自己控制好。」他站起來，把最後一小塊巧克力塞到嘴裡，回到葛萊芬多塔樓去了。

學期開始一星期以後，雷文克勞和史萊哲林賽了一場。史萊哲林贏了，但比分很接近。照木透的說法，對葛萊芬多隊來說這是好消息，因為，如果葛萊芬多勝了雷文克勞，那它還能占居第二。因此他把訓練時間增加到每週五次。這意味著加上路平的防禦催狂魔課，哈利每週只有一個晚上能用來做作業了，何況路平的加課本身就比六次魁地奇訓練還要累人。即使如此，哈利也沒有顯得像妙麗那樣累；妙麗選課太多，課程的重負終於在她身上顯露出來了。每天晚上，妙麗總是必然出現在公共休息室的一角，面前的幾張桌子上攤著各種課本：算術圖表、各種魔法詞典、麻瓜舉起重物的圖解，還有各種範圍廣泛的筆記；她很少和別人說話，若是有人打擾她，她說起話來就惡聲惡氣的。

「她是怎麼對付的呀？」一天晚上榮恩對哈利咕噥道，此時哈利快要寫完一篇石內卜佈置的關於種種不可檢測的毒藥的論文。哈利抬頭看去，妙麗坐在一大堆搖搖欲墜的書後面，人都快看不見了。

「對付什麼？」

「她要上那麼多課呀！」榮恩說道，「今天早上，我聽到她和維克多教授談話，維克多就是那個教算術占卜的女巫。她們在說昨天的功課，但是妙麗昨天是不可能去上算術占卜課的，因為她和我們一起上了保護神奇生物課！而且爾尼麥克米蘭告訴我說，妙麗從來沒有錯過一堂麻瓜研究課，但這門課有一半時間是和占卜課衝突的，而她也從來沒有耽誤過一堂占卜課！」

哈利這會兒沒有時間去探討妙麗那張行不通的時間表，他必須把石內卜的論文寫好。然而，兩秒鐘以後，又有人來打擾他了，這人是木透。

「壞消息，哈利。我剛才去看了麥教授，談那光閃電的事。她——哦——有一點對我生氣的意思，告訴我說分清事情的輕重。好像認為我把贏得獎盃看得比讓你活下去還要重。就是因為我告訴她，哪怕那飛天掃帚把你摔下地我也不在乎，只要你能騎著它首先抓到金探子就行。」木透搖搖頭，簡直不能相信的樣子。「說實在的，她對我大喊大叫的那副樣子……你還以為我說了什麼可怕的東西呢。然後我問她，這東西還要在她手裡多久……」他把臉皺起來，學著麥教授的嚴厲聲調，「『只要有必要，木透……』我想你是不是該訂購一把新掃帚，哈利。《分類飛天掃帚》後面就有一張訂購表……你不妨訂一把光輪2001，就像馬份的那把。」

「我不買馬份認為好的東西。」哈利乾脆地說。

一月份不知不覺地變成了二月份，寒冷的天氣卻沒有變。和雷文克勞隊的比賽越來越近了，但是哈利仍舊沒有訂購新的掃帚。他現在每次變形課後都向麥教授詢問有關光閃電的消息，榮恩總是滿懷希望地站在哈利背後，妙麗則把臉扭向一邊飛快地跑過他們身邊。

「不行，波特，你現在還不能拿回去。」還沒有等哈利開口，麥教授就這樣第十二次告訴他。「我們已經檢查了多數通常使用的咒語，但弗立維教授認為這把掃帚可能帶有一種拋擲符咒。我們一檢查完，我就會告訴你的。現在，請別糾纏我了。」

更加糟糕的是，哈利的防禦催狂魔的課程進行得不像他希望的那樣順利。那幻形怪催狂魔接近他的時候。他有好幾次能夠產生一種模糊的銀

色影子，但他的護法太弱，不能趕走催狂魔。那團影子只能盤旋，就像一朵半透明的雲彩。哈利努力讓它待在那裡，因此而筋疲力盡。哈利對自己生氣，由於心裡想再聽到父母的聲音而有一種負罪感。

「你對自己期望過高了，」路平教授嚴厲地說，這時他們已經上了四星期的課。「對一個十三歲的巫師來說，即使是一團模糊的護法也是巨大的成就。你現在不會昏過去了，是不是？」

「我認為護法會——打敗催狂魔或是——」哈利沒精打采地說，「讓它們消失——」

「真正的護法能做到這一點，」路平說，「但你已經在很短時間裡有了很大成就了。如果你們下一次比賽的時候，催狂魔又出現在你面前，你就能夠不讓它們靠近，能夠贏得時間讓你回到地面來。」

「您說過要是它們數目多就更難對付。」哈利說。

「我對你完全有信心。」路平微笑著說，「喏——獎你一杯飲料。從三根掃帚那裡買來的，你以前怕是沒喝過——」他從公文包裡拿出兩個瓶子。「黃油啤酒！」

哈利脫口就說，「對，我喜歡這種東西！」路平揚起一條眉毛。「哦——榮恩和妙麗給我從活米村村帶回來過。」哈利馬上撒謊道。

「我明白了，」路平說，但他仍舊有點懷疑的樣子，「唔——讓我們祝願葛萊芬多打敗雷文克勞！作為老師，我倒是不該偏袒哪一方的……」他匆忙加上一句。

他們默默地喝著黃油啤酒，直到哈利問出好些時候他心裡一直想問的問題。「催狂魔頭巾下面是什麼？」

路平教授沉思著放下酒瓶。「哼……唔，真正知道的人是無法告訴我們的。你知道，催狂魔只有在使用它們最後最壞的武器的時候才放下頭巾的。」

「那是什麼？」

「人們叫它催狂魔的吻。」路平說，略帶一點嘲諷的笑容。「這是催狂魔對那些它們想徹底毀滅的人做的事。我想頭巾下面總會有類似嘴那樣的東西，因為它們把下巴壓在犧牲品的嘴上，然後——吸出犧牲品的靈魂。」

哈利不覺吐出一點黃油啤酒來。「什麼——它們殺——？」

「哦，不是的，」路平說道，「比殺死還要糟。你知道，只要你的腦子和心臟還在工作，你就能沒有靈魂而活下去。但你不再有自我感覺了，你也沒有了記憶，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根本沒有機會複原。你就是——就是活著罷了，行尸走肉而已。你的靈魂就此……萬劫不復。」路平又喝了一點黃油啤酒，然後說：「這就是天狼星·布萊克的未來命運。今天早晨的《預言家日報》是這麼說的。魔法部已經答應催狂魔們捉到布萊克以後就這樣做。」

哈利想著從嘴裡把人的靈魂吸走的事，不覺坐在那裡目瞪口呆了一會兒。不過他想到了布萊克。「他活該。」他忽然說。

「你這樣想嗎？」路平輕輕地問，「你真的認為有人活該這樣嗎？」

「是的，」哈利不管不顧地說，「對……做了某些事的……」

他原想把他在三根掃帚偷聽到的關於布萊克的對話、關於布萊克背叛他父母的事告訴路平，但是這樣一來勢必要暴露出他未經許可就擅自去了活米村村的事，而且他知道路平對此未必會在意。因此他喝完黃油啤酒，謝了路平，就離開了魔法史教室。

哈利恍恍惚惚地希望他沒有問催狂魔頭巾下面有什麼這個問題，因為這個答案是如此可怕，他沉浸在靈魂被吸走會有什麼感覺的想法裡，所以在樓梯上竟和麥教授撞個正著。

「看看你在往哪裡走，波特！」

「對不起，教授——」

「我剛才到葛萊芬多的公共休息室裡去找你。唔，給你，我們凡是想得到的事都做過了，好像這把掃帚根本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你在什麼地方有個很好的朋友呢，波特……」哈利張大了嘴。她正把他的光閃電拿出來，它看上去和以前一樣漂亮。

「我可以拿回去了嗎？」哈利低聲問道，「當真能拿了？」

「當真。」麥教授說，她真的在微笑。「我敢說星期六比賽以前你就想試試它了，對不對？還有，波特——努把力打贏啊，好不好？要不然我們就連續八年拿不到獎盃了，這是石內卜教授昨晚好心地提醒我的……」

哈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拿了光閃電回身上樓到葛萊芬多塔樓去了。他拐過一個彎的時候，看見榮恩向他箭也似的衝過來，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她給你了嗎？太棒了！聽著，我可以試試嗎？明天？」

「好……幹什麼都行……」哈利說，一個月以來，他的心情從來沒有這樣輕鬆。「你知道嗎——我們應該和妙麗講和。她只是想幫忙罷了……」

「好的。對了，」榮恩說，「她現在在公共休息室——在工作，為了換換口味。」

他們回到通往葛萊芬多樓的走廊，看見奈威隆巴頓正在央求卡多甘爵士，卡多甘似乎不讓他進去。

「我寫下來了，」奈威含著眼淚說，「但是我一定是把那張紙丟在什麼地方了！」

「說得跟真的似的！」卡多甘爵士大吼，然後，他看到了哈利和榮恩，「晚安，優秀的年輕侍者！把這個傻瓜用鐵鏈子鎖起來，他打算強行進

入裡面的房間呢！」

「哦。住嘴吧。」榮恩說，他和哈利、奈威站在了一起。

「我忘記了口令！」奈威淒慘地告訴他們，「我讓他告訴我本週要用什麼口令，因為他一直更換口令，現在那些口令把我弄糊塗了！」

「奇身怪皮。」哈利對卡多甘爵士說，爵士看上去極其失望，不情願地放他們進了公共休息室。

突然傳來一陣興奮的喃喃聲，大家都回過頭來，然後哈利便被爭著要看光閃電的人包圍起來了。

「你從哪裡得到的，哈利？」

「讓我騎一下好嗎？」

「你騎過沒有，哈利？」

「雷文克勞輸定了，他們用的都是狂風七星！」

「我就拿一下行嗎，哈利？」

大家傳看著光閃電，並且從每一個角度欣賞它。這樣大約十分鐘以後，人群就散開了。哈利和榮恩能夠看清妙麗了，她是惟一沒有向他們衝過來的人。她俯身向著作業，小心地避開他們兩人的目光。哈利和榮恩走近她的桌子，最後她總算抬起頭來了。

「我拿回來了。」哈利說，對她咧開嘴笑著，把光閃電舉了起來。

「看見啦，妙麗？這把掃帚什麼毛病也沒有！」榮恩說。

「唔——本來也許有毛病呢！」妙麗說，「我意思是說，至少現在你知道它是安全的了！」

「對，我想是這樣的，」哈利說，「我還是把它放到樓上才好——」

「我來拿！」榮恩急切地說，「我必須給斑斑喂耗子補藥了。」他拿著光閃電，舉著它上了男生宿舍的樓梯，彷彿它是玻璃做的。

「那我可以坐下嗎？」哈利問妙麗。

「我想可以。」妙麗說，從一把椅子上挪走一大塊羊皮紙。

哈利看了看那張零亂的桌子，又看了看那篇長長的、墨跡未乾的算術占卜論文，再看看那篇更長的麻瓜研究論文（「說明麻瓜為什麼需要電力」），還有妙麗正在推敲的魔文翻譯。

「你怎麼能把這麼多東西都對付下來呢？」哈利問她。

「哦，唔——你知道——用功唄。」妙麗說。

哈利湊近了才發現她看上去幾乎和路平一樣疲乏。「你為什麼不少學兩門課呢？」哈利問，看著她拿起一本本書尋找她的魔術詞典。

「我做不到！」妙麗說，顯得大為驚訝。

「算術占卜看上去很可怕。」哈利說，拿起一張看上去很複雜的數字表。

「哦，不。算術占卜好奇妙！」妙麗真誠地說，「算術占卜是我喜愛的一門課！它的……」

但哈利從來沒有弄懂算術占卜奇妙在哪裡。正在此刻，男生宿舍的樓梯上傳來一聲被悶住的叫喊。整個公共休息室沒有人說話了，大家滿懷恐懼地盯著門口看。匆忙的腳步聲，越來越響——然後，榮恩跳進了大家的視線，隨身還掩著一條床單。

「看！」他咆哮著，大步走到妙麗桌邊，「看！」他大叫，在她面前抖

著那條床單。

「榮恩，什麼——？」

「斑斑！看！斑斑！」

妙麗躲開榮恩，完全不知所措。哈利往榮恩拿著的那條床單上看去。上面有些紅色的東西。看上去很可怕，像是——

「血！」榮恩在大家的一片驚慌的靜寂中大叫，「它死了！你們知道地板上還有什麼嗎？」

「不，不知道。」妙麗說，聲音都抖了。

榮恩把什麼東西扔在妙麗的譯文上面。妙麗和哈利俯身向前。散在那奇形怪狀、長而尖的字跡上的是長長的幾根薑黃色貓毛。

第13章　葛萊芬多對雷文克勞

看上去榮恩和妙麗的友誼就此結束了。兩人都氣得不得了，哈利不知道他們的關係怎樣才能補救。

榮恩氣的是妙麗從來不把歪腿要吃斑斑的意圖當一回事，從來不肯費神去仔細觀察歪腿。而且此刻仍舊假裝認為歪腿是無辜的，竟建議榮恩到所有男生的床底下去找斑斑。而妙麗狂怒地說榮恩沒有證據說明歪腿吃了斑斑，那些黃色的毛可能聖誕節以來就在那裡，而且自從歪腿在那間奇獸動物園裡跳到榮恩的腦袋上那天起，榮恩就一直對她的貓有偏見。

哈利個人認為歪腿的確吃掉了斑斑，並試圖向妙麗指出：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這一點。這時，她對他也發了脾氣。

「好吧，站在榮恩一邊，我知道你會的！」她尖刻地說，「先是光閃電，現在是斑斑。什麼都是我的錯，是不是！讓我一個人待著吧，哈利，我有許多事要做！」

榮恩失去了那耗子，非常傷心。

「好啦，榮恩。你不是一直在說斑斑多麼討厭嗎，」弗雷爽快地說，「而且它好久以來就沒了精神頭，它在一點點兒消耗啊。死得快很可能對它更好——它很可能都沒覺得。」

「弗雷！」金妮義憤地說。

「斑斑不過是一天到晚吃了睡睡了吃罷了，榮恩，這是你自己說的。」喬治說。

「有一次它還替我們咬了高爾！」榮恩淒慘地說，「記得嗎，哈利？」

「沒錯，有這回事。」哈利說。

「那是它最輝煌的時刻。」弗雷說，臉上忍不住要笑。「讓高爾手指上的疤留著作為對它的永久記憶吧。哦，好啦，榮恩，和妙麗和解，再買一隻耗子得了。哀嘆有什麼用啊？」

哈利說服榮恩和他一起到場地上去看葛萊芬多隊賽前最後一次訓練，以便榮恩在訓練以後可以騎騎光閃電，以此作為讓榮恩高興起來的最後一招。這好像果然讓榮恩暫時忘記了斑斑（「好主意！我也能試試玩兒一下球嗎？」），所以他們就一起到魁地奇球場上去了。

胡奇夫人仍舊在監督葛萊芬多隊的練習，以便照看哈利，她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樣，對光閃電讚不絕口。在訓練開始以前，她把光閃電拿在手裡，而且不惜向大家提供專業性的意見。

「看看它的平衡性！如果說光輪系列有缺點的話，那就是尾梢部分稍有一點傾斜——用了幾年以後，你們時常就會發現這種傾斜會發展成為一種障礙。他們也改進了柄，比狂風系列稍稍細一點，這讓我想到了以前的銀箭——可惜他們不再製造銀箭了，我是乘坐銀箭學會飛行的，那是一種很精巧的老掃帚……」

她繼續說下去，又說了一些時候，直到木透說：「呃——胡奇夫人，哈利拿回他的光閃電沒事吧？沒別的，就是我們要訓練了……」

「哦……對……那麼，給你，波特，」胡奇夫人說，「我和衛斯理一起坐在這裡……」

她和榮恩離開球場坐到球場周圍的看台上，葛萊芬多隊聚集在木透身邊，聽取他關於第二天賽事的最後指示。

「哈利，我剛才發現雷文克勞隊的找球手是誰了。是秋張。她是四年級的學生，相當不錯……我曾希望她狀態不好，她受過的傷有些問題……」木透皺眉說可惜秋張已經完全恢復了。然後又說：「另一方面，她騎的是彗星260，和光閃電相比，那簡直是笑話。」他對哈利的掃帚投去熱烈欽佩的一瞥，然後說：「好吧，夥伴們，開始！」

哈利終於跨上了他的光閃電，並且從地面上起飛了。

光閃電比他想象的還要好。極輕地一碰，它就會轉彎，好像是服從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緊握。它穿過球場的速度很快，以至看台變成了一塊模模糊糊的綠色和灰色；哈利拐彎拐得很急，艾麗婭因此尖叫起來，然後他進入了完全有控制的行駛，他的腳趾拂過球場上的草葉，然後重新升到三十、四十、五十英呎的空中……

「哈利，我把金探子放出來了！」木透招呼道。

哈利回過身來，追著一顆搏格向著球門衝過去，他輕易就超過了它，看見金探子從木透身後閃了出來，沒用十秒鐘哈利就將它緊握在手了。

全隊歡呼。哈利讓金探子又滾到地上，讓它先滾了一分鐘，然後他狂奔過去，在隊友之間穿插著前進；他發現它潛伏在凱蒂貝爾膝蓋附近，於是輕巧地繞過她，然後又把它抓到了手。

這是最好的一次訓練。隊員們由於光閃電在他們中的出現而倍受鼓舞，便使出渾身解數，無懈可擊。等到大家都回到地面的時候，木透半句批評也沒有。喬治衛斯理指出，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

「我想明天什麼也阻擋不了我們！」木透說，「除非——哈利，你已經解決了催狂魔給你的麻煩，是不是？」

「是。」哈利說，想到他的軟弱的護法，心裡但願它能強大一點兒。

「催狂魔不會出現了，奧利佛，鄧不利多解決了這個難題了。」弗雷有信心地說。

「好吧，但願它們不出現。」木透說，「不管怎麼樣——大家好好努力，加油。讓我們回樓去吧……早回去……」

「我等一等再回去，榮恩要騎一下光閃電。」哈利告訴木透。

隊裡其他人都走向更衣室的時候，哈利大步走向榮恩，榮恩翻過欄杆迎

上前來。胡奇夫人已經在座位上睡著了。

「來吧。」哈利說，把光閃電交給了榮恩。

榮恩一臉狂喜地騎上掃帚，在漸濃的暮色中陡直上升，而哈利沿著球場邊緣走著，看著他。胡奇夫人驚醒過來的時候，夜暮已經降臨，她責備哈利和榮恩沒有叫醒她，並且堅持要他們回到城堡去。

哈利扛著光閃電，和榮恩兩人走出暮色四合的看台，一路討論著光閃電極其平滑的動作、出眾的加速和拐彎時的精確性。他們向著城堡走到一半路的時候，哈利向左邊一看，看見了讓他心頭一緊的東西——一雙眼睛，在黑暗中發著光。

哈利停下來一動不動，心兒狂跳起來。

「怎麼啦？」榮恩問。哈利一指。榮恩拿出魔杖咕噥道：「路摸思！」

一道光線落到草地上，照到了一棵樹的根部，照亮了樹枝。蜷伏在快要發芽的葉子中間的是歪腿。

「滾開！」榮恩吼道，彎腰抓起草地上的一塊石頭，但在他還沒來得及有什麼舉動以前，歪腿的薑黃色長尾巴一閃就消失了。

「看見啦？」榮恩狂怒著說，把那塊石頭又放下了。「她仍舊讓它到處亂逛——現在它很可能再吃兩隻鳥幫著把斑斑嚥下去……」

哈利什麼也沒有說，他深深吸口氣，感到渾身一陣輕鬆：剛才有一會兒他滿以為那是不祥的眼睛。他們又向城堡走去。哈利對剛才的驚慌稍稍有點兒不好意思，但他沒有對榮恩說什麼——在他們走到燈火通明的城堡以前，哈利也不再左顧右盼了。

第二天早上，哈利和宿舍裡的其他同學一起下樓吃早餐，大家似乎都認為光閃電應該得到某種榮譽。哈利走進大廳的時候，大家都往光閃電那邊看，許多人興奮地低語。哈利極其滿意地看見史萊哲林隊好像遭到了雷擊一樣。

「看見他的臉了嗎？」榮恩高興地說，回頭看了看馬份。「他簡直不能相信！這太棒了！」

木透也為光閃電反映出來的光榮而得意。

「把它放在這裡，哈利。」他說，把掃帚放在了桌子中央，而且小心地讓它的牌子朝外。雷文克勞和赫夫帕夫院的學生很快都圍過來看。西追迪哥里過來祝賀哈利得到了這麼好的一把掃帚來代替光輪，派西在雷文克勞院的女朋友潘妮問她可不可以真的拿一下光閃電。

「好了，好了，潘妮，別破壞！」派西高興地說，這時她正仔細地檢驗光閃電。「我和潘妮打了賭，」他告訴球隊說，「看比賽結果，十個加隆呢！」潘妮把光閃電放下了，謝了哈利回到她自己的桌子那兒去了。「哈利，千萬要贏啊，」派西緊張地低聲說道，「我可沒有十個加隆。哎，我就來，潘妮！」他趕忙跑過去和她一起喝酒去了。

「你肯定能對付那把掃帚吧，波特？」一個冷漠、拖長的聲音說。

跩哥馬份走過來想看得更仔細些，克拉和高爾就在他身後。

「對，大概吧。」哈利不經意地說。

「有許多特徵，這把掃帚？」馬份說，眼睛裡閃著惡意的光芒。「可惜它沒帶著一把降落傘——以防你太靠近催狂魔。」

克拉和高爾竊笑起來。

「可惜你不能再多一條臂膀，馬份，」哈利說，「不然它可以為你抓到那金探子。」

葛萊芬多隊響亮地大笑起來。馬份的淡色眼睛眯起來了，他慢慢走開。他們看著他重新走到史萊哲林隊的其他隊員中，那些人把腦袋湊在一起，肯定是在問馬份哈利的掃帚到底是不是光閃電。

十點三刻的時候，葛萊芬多隊出發到更衣室去了。和他們與赫夫帕夫隊

比賽的時候相比，天氣真是大大不同了。這是一個涼爽晴朗的日子，風很小；這次應該不存在能見度問題，而且哈利儘管緊張，卻開始感到只有魁地奇比賽才能帶來的那種興奮。他們聽得到學校裡其他人陸續來到球場周圍的階梯看台的聲音。哈利脫掉學校的黑色長袍，從衣袋裏抽出魔杖，把它塞到他要穿在魁地奇長袍下面的Ｔ恤衫裡面。但願用不著這根魔杖。他忽然想到路平教授不知在不在人群中，是不是也在觀看比賽。

「你知道我們必須做什麼，」木透說，這時他們正準備離開更衣室，「如果我們這次比賽失敗了，我們就沒有贏的希望了。只要——只要像昨天練習的時候那樣，那就行了！」

他們走到球場上，迎接他們的是雷鳴般的掌聲。雷文克勞隊身穿藍色球衣。已經站在球場中央了。他們的找球手秋張是他們隊中惟一的女生。她大約比哈利矮一頭，哈利儘管緊張，也忍不住注意到她極其可愛。兩支球隊面對面站在各自的隊長身後的時候，她對哈利微微一笑，哈利的心一陣跳動，他認為這和神經沒有什麼關係。

「木透，戴維斯，握手。」胡奇夫人輕快地說，木透就和雷文克勞的隊長握手了。「跨上掃帚……聽我的哨聲……三……二……一……」

哈利到了空中，光閃電陡直上升，比其他所有掃帚都上得快、上得高；他在看台上空高飛，開始斜眼看金探子在哪裡，同時一直聽著評論，評論員是衛斯理雙胞胎兄弟的朋友李喬丹。

「他們開始了，本次比賽令人興奮之處是葛萊芬多隊的哈利乘坐的光閃電。根據《分類飛天掃帚》這本書的說法，光閃電將是參加本年度世界盃賽的國家隊的首選……」

「喬丹，能不能請你告訴我們比賽進行得怎麼樣了？」麥教授的聲音插了進來說。

「馬上就來，教授——只不過是提供一點背景情況罷了。順便說一句，光閃電有一個內置自動制動裝置和……」

「喬丹！」

「好，好，球在葛萊芬多隊這裡，葛萊芬多隊的凱蒂貝爾衝向球門……」

哈利在凱蒂對面飛快地閃過，向四周尋覓金色的閃光，注意到秋張正在他後面緊追不捨。她無疑是個很好的飛行員——她不斷地從他面前穿過，逼他改變方向。

「讓她看看你的速度，哈利！」弗雷大叫，這時他飛快地駛過去追一個正在以艾麗婭為目標的搏格。

哈利催促光閃電加速前進，這時他們正在包圍著雷文克勞隊的球門，秋落後了。凱蒂得到了比賽中的第一分，葛萊芬多院所在的球場那邊沸騰起來了。就在這時，哈利看到了——金探子接近了地面，在一塊擋板附近迅速掠過。

哈利衝了下去，秋不論看到他在幹什麼都會追過來。哈利加快速度，渾身一陣興奮：下衝是他的特長。他離那裡只有十英呎了——一個搏格被雷文克勞的擊球手打中，忽然冒了出來；哈利改變方向，差一點沒撞上它，就在這關鍵的幾秒鐘裡，金探子不見了。

葛萊芬多的支持者們發出一陣失望的「哦哦——」聲，但雷文克勞隊卻在場上為他們的擊球手大聲歡呼。喬治衛斯理為了發泄感情，把第二個搏格擊向對方進攻的擊球手，後者被迫在半空中翻滾一周避開了。

「葛萊芬多現在以八十比零領先，看看光閃電是怎麼行駛的！波特現在真的發揮出它的速度來了。看它轉彎——秋張的彗星沒法相它比。在這種長時間的比賽中，光閃電的精確平衡能力——」

「喬丹！光閃電花錢讓你做廣告了嗎？繼續評論！」

雷文克勞在扳回比分，他們已經進了三個球，葛萊芬多現在只領先五十分了——如果秋在哈利之前抓到金探子，雷文克勞就要贏了。哈利降低了一點，差點兒就撞上雷文克勞的一名追球手，哈利的目光瘋狂地掃視球場。金色的光芒一閃，小小的翅翼一振——金探子就在葛萊芬多的球門附近打轉……哈利提高了速度，眼睛盯著前面那塊金色的東西——但秋馬上就從空中出現了，攔住他的去路—— 「哈利，這可不是充紳

士的時侯！」木透吼道，因為哈利避開了，免得發生碰撞。「要是免不了，你就把她從掃帚上撞下來！」

哈利轉過身來看到了秋。她在咧著嘴笑。金探子又不見了。哈利調轉光閃電，讓它上升，很快他就高出賽場二十英呎。他從眼角看到秋在跟著他……她已經決定盯住他，寧可自己不去找金探子。那好……如果她想尾隨他，她就要為這樣做的後果付出代價……他再次下衝。秋以為他看見金探子了，想跟上他。哈利陡然停止下衝，她向下急飛的勢子收不住；他像顆子彈一樣再次迅速上升，然後第三次看見了金探子：它在遠離雷文克勞場地的半空中眨眨發光……他加速；在他下面許多英呎的地方，秋也在加速。他要贏了，他爭分奪秒，眼看就要抓到金探子……然後……「哦！」秋叫道，用手指著。

哈利不覺分心，他往下一看。

三個催狂魔，三個高大、戴頭巾的黑色催狂魔正抬頭看著他。哈利沒有停下來思索。他把一隻手從脖子那裡伸到袍子下面，迅速抽出魔杖並且吼道：「疾疾，護法現身！」他的魔杖末端冒出巨大的銀白色的東西。他知道這東西直接射向了催狂魔，但他沒有停下來觀察；他的神智仍然奇蹟般地清楚，他往前看……他差不多快要到了。他拿著魔杖的手伸得更長，手指成功地在那個跳動的小球上合攏了。

胡奇夫人的哨聲響了，哈利在半空中折轉身子，看見六塊模模糊糊的猩紅色東西向他衝過來。然後整個球隊把他擁抱得那樣緊，弄得他幾乎從飛天掃帚上掉下來。他聽得見下面葛萊芬多院學生的歡呼。

「真是好孩子！」木透不停地叫嚷。艾麗婭、安吉利娜和凱蒂都吻了哈利，弗雷把他抓得那麼緊，哈利覺得自己的腦袋好像就要掉下來了。全隊完全不成隊形、亂七八糟地回到了地面。哈利下了掃帚，抬頭看到葛萊芬多的支持者用全速奔跑到球場上，榮恩领頭。他還沒有緩過神來，就已經被歡呼的人群包圍起來了。

「贏啦！」榮恩大叫，把哈利的手臂猛地舉到空中。

「贏啦！贏啦！」

「幹得好，哈利！」派西說，很高興的樣子。「十個加隆歸我了！對不起，我現在一定要找到潘妮——」

「幹得好，哈利！」西莫斐尼干說。

「棒極了！」海格的聲音在葛萊芬多院湧動的腦袋上方隆隆地響著。

「那真是不錯的護法。」一個聲音在哈利的耳邊說。

哈利轉身，看見了路平教授，他看上去既受到了震動又很高興。

「催狂魔沒有對我產生影響！」哈利興奮地說，「我什麼也沒有感覺到！」

「那可能是由於它們——哦——不是催狂魔。」路平教授說道，「等著瞧吧——」

他領著哈利走出人群，直走到他們能夠看見球場邊緣的地方。

「你可把馬份嚇得不輕。」路平說。

哈利目瞪口呆。馬份、克拉和高爾，還有史萊哲林隊的隊長馬科弗林特，在地上亂七八糟地躺做一堆，都在掙扎著從戴頭巾的黑長袍裡把自己解脫出來。好像馬份曾經站在高爾的肩膀上。臉上帶著極其狂怒的表情俯身看著他們的，是麥教授。

「卑鄙的手段！」她大叫道，「陰謀陷害葛萊芬多隊找球手，下流怯懦的做法！你們都要接受處分，還要扣去史萊哲林院五十分！我要把這件事告訴鄧不利多教授，沒錯！啊，他來了！」

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給葛萊芬多隊的得勝蓋上印記的話，那就是眼前的情形。榮恩努力擠到了哈利身邊，看著馬份手忙腳亂地要從袍子裡解脫出來，看著高爾的腦袋仍然裹在袍子裡，不禁笑得腰都直不起來。

「來吧，哈利！」喬治說，努力擠了過來。「聯歡會！葛萊芬多院公共休息室，現在！」

「來啦。」哈利說，覺得好久以來沒有這麼高興過。他和其他球員领頭，仍舊穿著猩紅色的袍子，走出看台回到了城堡。

大家好像已經贏得了魁地奇杯一樣，這次聯歡會進行了一天，一直延續到晚上。弗雷和喬治衛斯理失蹤了兩個小時，回來時滿懷抱著一瓶瓶黃油啤酒、嘶嘶南瓜汁和幾大袋蜂蜜公爵糖果店店的糖果。

「你們怎麼弄到手的？」安吉利娜約翰遜問，這時喬治開始向人群拋撒蟾蜍薄荷糖。

「我們得到了月影、蟲尾、獸足和鹿角的一點兒小小的幫助。」弗雷在哈利耳邊低聲說道。

只有一個人沒有參加聚會。妙麗令人難以置信地坐在角落裡，試圖閱讀一本叫做《不列顛麻瓜家庭的生活與社會習慣》的大書。哈利離開弗雷和喬治開始用黃油啤酒瓶耍戲法的桌子，來到妙麗身邊。

「你一直沒有去看比賽嗎？」他問她。

「我當然去過了。」妙麗說，聲調高得奇怪，根本沒有抬起頭看哈利。「我們贏了我很高興，我認為你幹得真不錯，不過我必須在星期一前讀完這本書。」

「來吧，妙麗，來吃一點兒東西。」哈利說，往榮恩那裡看，心想榮恩的情緒是不是好得足以和妙麗講和。

「我不能，哈利，我還有四百二十二頁要讀呢！」妙麗說，她的聲音聽起來有一點兒歇斯底里。「再說……」她也往榮恩那邊看，「他不要我參加。」

這是明擺著的，因為榮恩有意挑了這個時機大聲說道：「如果斑斑沒有被吃掉，它就可以吃幾個這樣的夫子蒼蠅了，它一直很喜歡吃的——」

妙麗哭了。哈利還沒有來得及說或者做什麼，她就把那本大書夾在腋下，抽泣著跑到通往女生宿舍的樓梯，不見了。

「就不能讓她休息一下嗎？」哈利平靜地對榮恩說。

「不能，」榮恩斷然說，「如果她表現出抱歉的話——但是她從來不承認她錯了，妙麗就是這樣的。她那副樣子仍舊好像斑斑去度假了還是什麼的。」

凌晨一點鐘時，穿著格子花呢晨衣、戴著髮網的麥教授來到現場，堅持叫大家都去睡覺，這時葛萊芬多院的聯歡會才告結束。哈利和榮恩爬上樓梯回到宿舍，仍舊討論著比賽。最後，哈利疲乏極了，爬到床上，拉起帷幕遮住月光，再躺下，覺得自己好像立刻就睡著了……

他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在樹林裡走著，光閃電扛在肩上，他在跟著什麼銀白色的東西走。這東西在樹林裡蜿蜒曲折地前進，他只能在樹葉的縫隙間瞥見它的蹤影。他急欲追上它，便加快了腳步，但他走得快了，他追求的目標前進得也快，哈利跑起來了，他聽見前方的蹄聲也加快了速度。現在他在平地賽跑，他能聽見前面奔跑的聲音。然後他拐了一個彎，到了一片空曠地，於是——「啊啊啊啊啊啊——！不不不不不不——！」

哈利突然驚醒，好像臉上被人打中了似的。他在黑暗中完全迷失了方向，他摸索著床四周的帷幕——他聽見自己周圍有動靜，西莫斐尼幹的聲音從房間另一端傳過來。

「怎麼啦？」

哈利覺得他聽見了宿舍門關上的聲音。他終於找到帷幕的開口處，一把拉開了帷幕，與此同時，丁湯馬斯點上了燈。

榮恩在床上坐了起來，帷幕扯到一邊，臉上是極端恐怖的神色。

「布萊克！天狼星·布萊克！拿著一把刀子！」

「什麼？」

「就在這裡！剛才的事！劃破了床帷！把我弄醒了！」

「你肯定不是在做夢嗎，榮恩？」丁問道。

「看那帷幕！我告訴你們，他剛才是在這裡的！」

他們都爬出了床，哈利第一個來到宿舍門邊，他們全速奔跑下了樓。他們身後的門一扇扇打開了，許多睡意朦朧的聲音向他們發問。

「剛才是誰在大叫？」

「你們在幹嗎？」

壁爐裡的餘燼照亮了公共休息室，室內到處有著聯歡會留下的垃圾。室內空無一人。

「你肯定不是在做夢嗎，榮恩？」

「我告訴你們，我看見他了！」

「這麼多聲音是幹嗎呢？」

「麥教授叫我們都上床！」

有幾個女生從樓梯上下來了，披著晨衣，打著哈欠。男生們也陸續出現了。

「棒極了，聯歡會開下去好嗎？」弗雷衛斯理歡快地說。

「大家都回到樓上去！」派西說。他忙著趕到公共休息室。一面說話一面把他那男生學生會主席的徽章別在睡衣上。

「派西——天狼星·布萊克！」榮恩無力地說，「在我們宿舍裡！拿著刀！把我弄醒了！」

公共休息室裡鴉雀無聲。

「胡說！」派西說，看上去也嚇著了。「你吃多了，榮恩，做噩夢了——」

「我告訴你——」

「好啦，夠了，別再說了！」

麥教授回來了。她走進公共休息室後就砰的一聲關上身後肖像畫上的洞，狂怒地環顧四周。

「葛萊芬多贏了比賽，我很高興，但你們現在這樣太可笑了！派西，我原是指望你有更好的表現的！」

「我肯定沒有讓他們這麼幹。教授！」派西說，義憤填膺地讓自己趾高氣揚起來。「我正在叫他們都回到床上去！我弟弟榮恩做了個噩夢——」

「不是噩夢！」榮恩使勁叫，「教授，我醒過來，天狼星·布萊克站在我面前，拿著一把刀！」

麥教授瞪眼看著他。「別惹人笑話，衛斯理。他怎麼能通過肖像畫上的洞呢？」

「問他！」榮恩說道，顫抖的手指著卡多甘爵士的畫像，「問他有沒有看見——」

麥教授懷疑地看了榮恩一眼，又把那幅畫推開了，自己走了出去。整個公共休息室都屏住了呼吸。

「卡多甘爵士，你剛才是不是讓一個男子走進葛萊芬多塔樓了？」

「當然，女士！」卡多甘爵士叫道。

大家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公共休息室內外都是這樣。

「你——你這樣做了嗎？」麥教授問，「但是——但是口令呢！」

「他有口令！」卡多甘爵士驕傲地說，「有整個星期的口令呢，女士！從一張小小的紙上讀出來的！」

麥教授從肖像畫的洞裡走了回來，面對這些諒訝得一言不發的學生，她臉色白得像粉筆一樣。「哪一個，」她說，聲音發抖，「哪一個完全無知的傻瓜把這個星期的口令都寫了下來而且到處亂放？」

一片沉默，然後有極小的、嚇壞了的聲音打破了沉默。奈威隆巴頓從腦袋到穿著絨毛拖鞋的腳都發著抖，慢慢地舉起了手。

第14章　石內卜的妒忌

那天夜裡，葛萊芬多樓裡的人都沒有睡覺。他們知道城堡再次被搜查了，整個葛萊芬多院的人都在公共休息室裡待著，等著聽究竟有沒有抓到布萊克。黎明時分，麥教授回來了，告訴大家布萊克再次逃脫了。

第二天，他們不論到哪裡，都看到安全措施加強了——弗立維教授拿著布萊克的大照片在教每一個看守前門的人識別；飛七突然在走廊上來回奔忙，從牆壁上的小裂縫到耗子洞都被他用木板釘死了。卡多甘爵士遭到瞭解僱。他的肖像被放回八樓寂寞的樓梯平台那裡去了，胖夫人回來了。對胖夫人進行了專業性修復，但她仍然極其緊張，她回來工作是有條件的：必須對她格外保護。僱傭了一批粗暴無禮的侏儒來保護她。他們踏著威脅性的步伐在走廊裡走動，說話嘟嘟囔囔的，相互比較著手中棍子的大小。

哈利無意中注意到四樓上獨眼女巫的雕像仍舊無人守衛，也沒有加以封閉。弗雷和喬治——現在是哈利、榮恩和妙麗——認為他們是惟一知道雕像裡面有秘密通道的人，看來這是對的。

「你說我們應該告訴誰嗎？」哈利問榮恩。

「我們知道他不是從蜂蜜公爵糖果店那裡來的，」榮恩不加考慮地說，「如果有人闖進那家店，我們會聽說的。」

哈利高興榮恩有這樣的看法。如果也用木板把獨眼女巫封閉起來，那他就永遠不能再去活米村村了。

榮恩已經立馬成為名人了。人們現在對他的注意多於對哈利的，榮恩還是生平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待遇，顯然很喜歡這種經驗。榮恩儘管還在因為那天晚上發生的事件而大受震撼，但只要有人問，他就樂於告訴人家發生了什麼事，還加上了許多細節。

「……我睡著了，我听到了撕東西的聲音，我想自己是在做夢，你知道？但是又有一陣穿堂風……我醒過來，床邊的帷幕有一邊被撕下來了……我翻了個身……我看見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一架骷髏，一大團骯髒的頭髮……拿著一把大長刀，一定有十二英吋長……他看著我，我看著他，然後我大叫起來，他就逃掉了。」

「不過，為什麼呢？」榮恩對哈利說，這時一直在諦聽他這個令人毛骨悚然故事的二年級女生剛剛散開。「他為什麼逃呢？」

哈利也對這事迷惑不解。布萊克走錯了床，為什麼不殺榮恩滅口繼續找哈利呢？十二年以前，布萊克表明他並不在乎殺死無辜的人，這次他面對的是五名沒有武裝的男生，其中四人還在熟睡之中。

「他一定知道，要是你叫起來驚醒了大家，他要出城堡就很困難了。」哈利深思熟慮地說，「要通過那幅肖像畫上的洞回去，他必須殺死全院的人……然後還可能遇到老師……」

奈威丟盡了臉。麥教授為了他氣得不得了，不准他以後再去活米村村；關他的禁閉，不准任何人把進入塔樓的口令給他。可憐的奈威只得每晚等在公共休息室裡，看有誰能帶他進去，這時候那些侏儒便令人不快地揶揄他。然而，這些懲罰都還比不上他的祖母準備好等著他的。在布萊克闖進塔樓兩天以後，她給奈威寄去了東西，這是霍格華茲的學生早飯時可能收到的最壞的東西——一封咆哮信。

學校的貓頭鷹飛進大廳，像平時一樣送來郵件，一隻巨大的穀倉貓頭鷹停在他面前，叼著一個猩紅色的信封，奈威傻眼了。哈利和榮恩正坐在他對面，馬上就認出那是一封咆哮信，榮恩去年就從他媽媽那裡得到過一封。

「快跑，奈威。」榮恩勸告他。

奈威不需要告訴第二次。他一把抓住那信封，然後像捧著炸彈似的飛跑出大廳，史萊哲林院的學生看見他這副模樣哄堂大笑。他們聽見這封會吼叫的信在前廳說起話來——奈威祖母的聲音，比通常的音量放大了一百倍，她尖聲譴責他給整個家庭帶來了恥辱。

哈利忙於替奈威感到遺憾，卻不曾注意到自己也有一封信。嘿美在哈利手腕上狠啄了一口引起了他的注意。「哎喲！哦……謝謝，嘿美……」

哈利撕開信封，這時嘿美不待邀請就吃了些奈威的玉米片。信封裡的便條寫道：

親愛的哈利和榮恩：

今晚六點左右和我一起喝茶好嗎？我會到城堡來接你們的，在大廳等我，你們是不可以自己出城堡的。

海格

「他很可能想聽有關布萊克的所有事情呢！」榮恩說。

那天晚上六點，哈利和榮恩離開葛萊芬多院的塔樓，跑著通過了那些保安侏儒，直奔前廳。海格已經在那裡等他們了。

「好呀，海格！」榮恩說，「我想你是想聽聽星期六夜裡的事，對不對？」

「我已經都昕過了。」海格說著打開大門，領他們出了城堡。

「哦。」榮恩說，有一點垂頭喪氣。

他們走進海格的小屋之後，首先看見的東西是巴嘴，它躺在海格的補丁床單上，巨大的雙翼緊緊地折在身體兩旁，正在享受一盤死雪貂。哈利有意不去看這令人不快的景象，他看到海格的衣櫃門上掛著一套大得不得了的毛茸茸的棕色西服和一條黃色與橘黃色相間的難看得可怕的領帶。

「這些東西是幹嗎用的，海格？」哈利問道。

「巴嘴對處置危險生物委員會的案子，」海格說，「本星期五。我和它

要一起到倫敦去。我已經訂了騎士公共汽車上的兩個鋪位……」

哈利心裡湧起一陣很不舒服的負罪感。巴嘴的審判日期這樣近，他卻已經把這件事完全忘掉了，從榮恩臉上的表情判斷，他也忘了。他們也忘記了自己許下的幫助準備巴嘴辯護詞的諾言，光閃電的到來讓他們把這些事全都忘掉了。

海格給他們倒了茶，還拿了一盤巴思果子麵包請他們吃，但他們知道還是別吃的好，他們對海格的手藝可是領教得夠多了。

「我有些事情要和你們兩人商量。」海格說，在他們兩人之間坐下，看上去很嚴肅，和平時的態度很不一樣。

「什麼事？」哈利問。

「妙麗。」海格說。

「她怎麼啦？」榮恩問。

「她情況正常，問題就在這裡。聖誕節以後她來看過我好多次，一直說她寂寞。你們先是為了光閃電不理她，現在又不和她說話，為了她的貓——」

「——吃了斑斑！」榮恩憤怒地打斷了海格的話。

「因為她的貓做了所有的貓都會做的事。」海格頑固地說下去，「她哭了好幾次，你們要知道。現在她日子不好過。她是貪多嚼不爛，要是你問我的話，她想做的事太多了。仍舊擠出時間來幫我準備巴嘴的案子，要知道……她給我找了一些真正有用的資料，我想巴嘴現在有可能勝……」

「海格，我們本來也應該幫你的——抱歉——」哈利開始尷尬地說。

「我不是怪你們！」海格說，不去理會哈利的歉意。「天曉得你們自己要忙的事已經不少了，我看到你們白天黑夜在魁地奇球場上訓練——但

是我一定要告訴你們，我認為你們兩個應該把朋友看得比飛天掃帚和耗子重。這就是我要說的話。」

哈利和榮恩彼此不舒服地對看了一下。

「布萊克差點兒用刀刺了你，她真擔心，是這樣的，榮恩。她對得起良心，妙麗是這樣的，而你們兩個不和她說話——」

「如果她扔掉那只貓，我就和她說話！」榮恩惱怒地說，「但是她仍舊維護它！那是隻瘋貓，可說它一句壞話她都聽不得！」

「啊，好啦，人們對寵物可能就是有點犯傻。」海格明智地說。在他身後，巴嘴吐了幾根雪貂骨頭在他的枕頭上。

他們把剩下的做客時間用來討論葛萊芬多隊贏得魁地奇杯的可能性。九點鐘的時候，海格送他們回到了城堡。他們回到公共休息室，發現一大群人聚集在佈告欄前面。

「活米村村，下周末！」榮恩說道，在人群頭上伸長脖子讀那份新通知。「你打算怎麼辦？」他平靜地問哈利，這時他們正要坐下來。

「唔，飛七對通到蜂蜜公爵糖果店的路沒有動什麼手腳吧……」哈利的回答更加平靜。

「哈利！」他右耳旁有人噢道。哈利嚇了一跳，四周一看，是妙麗，她正好坐在他們後面的一張桌子旁邊，正在清理把她遮蓋起來的書堆。

「哈利，要是你再到活米村村去……我就要把地圖的事告訴麥教授！」妙麗說。

「你聽到有人在說話嗎，哈利？」榮恩咆哮道，並不向妙麗看。

「榮恩，你怎麼能讓他和你一起去？還是在天狼星·布萊克差一點要對你不利之後不久！我說話是當真的，我要告訴……」

「好呀，那你是要讓哈利被開除了！」榮恩狂怒地說，「今年你搗的亂還不夠多嗎？」

妙麗張開嘴要回答，但歪腿低低地叫了一聲跳到她膝頭上。妙麗對榮恩臉上的表情投去害怕的一瞥，抱起歪腿，急忙回女生宿舍去了。

「那麼，怎麼樣？」榮恩對哈利說，好像沒有人打斷過他們似的。「來吧，上次我們去的時候，有好些東西你還沒看到。你就沒有到佐科店裡面去過！」

哈利向周圍一看，確保妙麗聽不到他們說的話。

「好的，」他說，「不過這次我要帶那件隱形斗篷去。」

星期六早晨，哈利把隱形斗篷收拾好放到了書包裡，又把劫盜地圖放到了衣袋裏，然後和大家一起下樓吃早飯。在飯桌上，妙麗一直向他投來懷疑的目光，但他避開她的眼睛，而且故意讓她看到在大家走向前門的時候他順著前廳的大理石樓梯上去了。

「再見！」哈利對榮恩打招呼。「你回來時見！」

榮恩笑了，對他眨眨限。

哈利趕忙上了四摟，一路走一路拿出那張地圖。他蹲在獨眼女巫雕像後面，把地圖攤開。一個小小的點正向著他所在的地方移動著。哈利眯著眼看。小點下面的字寫道：「奈威隆巴頓」。

哈利迅速抽出魔杖，低聲咕噥道：「左右分離！」然後把書包塞進雕像，但是他自己還沒有來得及爬進去，就看見奈威轉過拐角來了。

「哈利！我忘了你也不去活米村村！」

「嘿。奈威，」哈利說，迅速離開了那座雕像，並且把地圖塞回衣袋。「你打算幹什麼？」

「沒打算，」奈威聳聳肩，「想玩一場噼啪爆炸遊戲嗎？」

「哦——現在不——對了。我忘了。我要到圖書館去，做路平佈置的吸血鬼論文——」

「我和你一起去！」奈威輕鬆地說，「我也沒寫呢！」

「哦……等一等，對，我想起來了，昨天晚上我就寫完了！」

「太棒了，你可以幫助我了！」奈威高興地說，圓臉上現出了迫切的表情。「我對大蒜這種東西一點兒也不懂——人們是一定要吃掉它，還是——」奈威稍稍喘了口氣，停住不說了，眼睛越過哈利肩膀看著。

那是石內卜。奈威迅速地一步跨到哈利後面。

「你們倆在這裡幹什麼？」石內卜說，停下來輪流打量這兩個人。「在這裡碰頭倒是夠古怪的——」

讓哈利大為驚慌的是，石內卜那雙黑眼睛向他們兩邊的走廊看了看，然後目光落到了獨眼女巫身上。

「我們不是——在這裡碰頭，」哈利說道，「我們只不過——正好在這裡遇到。」

「是嗎？」石內卜說，「你習慣在人們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現，波特，無緣無故的話你們是很少到這裡來的……我建議你們回到葛萊芬多樓去，你們應該在那裡。」

哈利和奈威沒有再說什麼便離開了。他們拐過彎去，哈利向後看，石內卜正用一隻手撫摸那獨眼女巫的頭部，仔細地加以檢查。

哈利設法在胖夫人那裡把口令告訴奈威，就此擺脫了他，然後假裝把關於吸血鬼的論文落在圖書館了，就折了回去。一走出保安侏儒的視線，他就又抽出地圖，將地圖湊近鼻子看著。

四樓的走廊似乎沒有人。哈利仔細地反覆看地圖，終於看到標有「賽佛勒斯石內卜」字樣的小點現在已經回到他的辦公室了，不覺鬆了一口氣。

他飛跑回獨眼女巫那裡，打開她的駝背，爬了進去，滑到底，在石頭斜道那裡找到了書包。他又讓劫盜地圖恢復到了一片空白的狀態，然後一路小跑起來。

哈利完全藏在隱形斗篷下面，來到蜂蜜公爵糖果店店外的陽光下，碰了碰榮恩的背。

「是我。」他低聲說。

「怎麼來晚了？」榮恩低聲問。

「石內卜在那裡轉悠……」

他們上了大街。

「你在哪裡？」榮恩不斷從嘴角發問，「你還在嗎？這種感覺好古怪……」

他們去了郵局。榮恩假裝看派一隻貓頭鷹到埃及去要多少錢，讓哈利有時間到處看看。貓頭鷹們坐在那裡，對著他低低地叫著，那裡至少有三百隻貓頭鷹，從大灰鷹到小吟遊詩人貓頭鷹（「只限當地投遞」），什麼都有，那些小吟遊詩人小得可以坐在哈利的手掌上。

然後他們去了佐科，那裡擠滿了學生，哈利必須十分小心別踩著任何人，以免引起驚慌。那裡有的是開玩笑和變戲法用的材料，就連弗雷和喬治最瘋狂的夢想也能夠滿足。哈利向榮恩低聲發出指令，從隱形斗篷下面遞給榮恩一些金子。他們離開佐科時，錢包比進店時輕了不少，但是他們的衣袋裏塞滿了糞彈、飽嗝糖、青蛙卵肥皂，每人還有一個會咬人鼻子的茶杯。

天氣晴好，微風習習，兩人都不願意待在室內，因此他們走過三根掃

帚，上了一道斜坡來到了尖叫屋，這是英國鬧鬼最厲害的住所。它坐落的地方比村子裡的其他房屋略高一些，窗戶都釘上了木板，花園陰濕，野草叢生，就是在大白天叫人見了心裡也髮毛。

「就連霍格華茲的鬼都不來這裡。」榮恩說，他們靠著籬笆向上看著這幢鬼屋。「我問過差點沒頭的尼克，他聽說有一群很粗暴的人住在這裡。沒有人能夠進去。弗雷和喬治顯然試過，但所有的入口都給封上了……」

哈利由於爬了坡而覺得熱，正想把隱形斗篷脫下幾分鐘，這時他們聽到附近有人聲，有人在小山另一邊向這所鬼屋爬來。不一會兒，馬份出現了，後面緊跟著克拉和高爾。馬份正在說話。

「……現在我爸的貓頭鷹隨時都可能飛來。他必須出席聽證會，告訴他們關於我的胳臂的事……關於我的胳臂三個月都不能動的事……」

克拉和高爾都竊笑起來。

「我真的希望我能夠聽到那個毛茸茸的傻大個子努力給自己辯護……『它不害人，真的——』那頭鷹馬死定了——」

馬份突然看見了榮恩，蒼白的臉上露出惡意的笑容。

「你在幹嗎，衛斯理？」

馬份抬頭看看榮恩身後那所快要倒塌的房屋。

「也許你願意住在這裡吧，是不是，衛斯理？夢想有自己的臥室，是吧？我聽說你一家子都住在一間房間裡——是真的嗎？」

哈利抓住榮恩袍子的後背，不讓他向馬份撲過去。

「讓我來對付他。」哈利低聲對榮恩說。

這機會太好了，千萬不能放過。哈利悄悄地走到馬份、克拉和高爾的背後，彎腰從小路上的泥潭裡捧了一大捧爛泥。

「我們正在議論你的朋友海格，」馬份對榮恩說，「正努力想象他會對處置危險生物委員會說什麼呢。他們砍掉他的鷹馬腦袋的時候，你想他會哭——」

啪！爛泥打中了馬份，他的腦袋不由向前一傾，他那淡金色頭髮突然之間就滴下了泥漿。

「什麼混——？」

榮恩只有抓住籬笆才站得住，他實在笑得太厲害了。馬份、克拉和高爾在原地愚蠢地打著轉，狂亂地向四面看，馬份還想把頭髮擦乾淨。

「是什麼東西？誰幹的？」

「這兒鬧鬼鬧得厲害，是不是？」榮恩說，那副架勢好像是在評論天氣。

克拉和高爾一臉很害怕的樣子，他們那鼓凸的肌肉對付鬼魂可是不行。馬份則對著闃無一人的風景發瘋似的四處亂瞧。

哈利沿著那條小路躡手躡腳地走著，小路上有一處特別泥濘的地方，那裡有發臭的綠色污泥。

啪嗒！克拉和高爾這次也分享到了一些。高爾立即狂怒地單腳跳著，努力把污泥從他那雙小而遲鈍的眼睛附近拭去。

「是從那邊來的！」馬份擦著臉說道，於是他瞪著離哈利左邊六英呎的地方。

克拉慌亂地向前走去，伸著長胳膊，像傻瓜一樣。哈利在他身邊躲閃著，拾起一根樹枝，用力擲在克拉背上。克拉在半空中急轉，想看是誰扔的，哈利無聲地笑著，笑得彎了腰。榮恩是克拉惟一能看到的人，因

此他對準榮恩衝過去。哈利伸出腿來，克拉絆了一跤，他那雙扁平的大腳踩住了哈利隱形斗篷的邊緣。哈利覺得有人用力一拉，然後隱形斗篷從他臉上滑落了。

馬份瞪眼看他，為時大約不到一分鐘。「啊——」他狂叫，指著哈利的腦袋。然後他轉過身子不要命地往山下跑去，克拉和高爾跟在他後面。哈利又把隱形斗篷拉上，但禍已經闖下了。

「哈利！」榮恩說，跌跌撞撞地向前走著，毫無希望地看著哈利剛才出現的地方，「你趕緊跑吧！要是馬份告訴任何人……你趕快回城堡吧，快！」

「再見。」哈利說。他二話沒說，就向著活米村村的方向跑去。

馬份會相信他的確看到了哈利嗎？會有人相信馬份嗎？誰也不知道隱形斗篷的事——除了鄧不利多。哈利的胃一陣翻騰——鄧不利多會明明白白地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只要馬份說出來的話……

回到蜂蜜公爵糖果店店，走到地窖的台階，越過石頭地板，穿過地板門……哈利脫掉隱形斗篷，把它夾在腋下，沿著通道拚命跑……馬份會先回去的……他找到一位老師要花多少時間？哈利喘著氣，兩脅刺痛，但他沒有放慢腳步，一直跑到了那石頭斜道。他寧願把隱形斗篷留在那裡，如果馬份向哪位老師泄露了消息，隱形斗篷被沒收，那就太可惜了。哈利把隱形斗篷藏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裡，然後開始儘快向上爬，他那汗濕的雙手在石道的邊上直滑。他到了女巫駝背的裡面，用魔杖輕敲，伸出腦袋，然後整個人從那裡出來了，駝背又閉上了。

哈利剛從雕像後面跳出來，就聽見有迅速走近的腳步聲。是石內卜。他迅速走向哈利，黑袍子拂動著，然後停在他面前。「是這樣。」他說。他臉上有一種壓不住的勝利表情。哈利努力裝出無辜的樣子，但心裡很清楚自己是一臉的汗，兩手還有泥濘，他迅速把雙手藏到衣袋裏。「跟我來，波特。」石內卜說。哈利跟他下了樓，努力在石內卜注意不到的情況下在袍子裡面擦乾淨雙手。

他們走下樓到了城堡主樓，然後走進石內卜的辦公室。「坐。」石內卜說。哈利坐下了。然而，石內卜仍舊站著。

「馬份先生剛才來看我，說了個離奇的故事，波特。」石內卜說。哈利什麼也沒有說。「他告訴我，剛才他站在那裡同衛斯理說話，一大塊泥砸到了他後腦上。你認為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哈利努力裝出略感驚訝的樣子。「我不知道，教授。」

石內卜緊盯著哈利的眼睛看。這簡直就像是努力要把一頭鷹馬瞪得退卻一樣。哈利努力不眨一下眼睛。「馬份先生然後看到一個特別的鬼怪出現了。你能想象那是什麼嗎，波特？」

「不能。」哈利說，現在他努力說得讓別人聽上去有一種天真好奇的感覺。「那是你的腦袋，波特。在半空中浮動著。」長時間的沉默。

「他也許去找一下龐芮夫人比較好，」哈利說，「如果他看見這樣的幻象……」

「你的腦袋在活米村幹什麼呢，波特？」石內卜低聲問。「你的腦袋是不允許到活米村去的。你身體的任何部分都沒有得到去活米村的許可。」

「我知道，」哈利說，努力讓臉上不要露出有罪或是害怕的神色，「聽起來好像馬份看見幻……」

「馬份沒有看見幻象。」石內卜咆哮著說，他彎下腰來，兩手分別放在哈利所坐椅子的扶手上，這樣他們兩人的臉相距只有一英呎。「如果你的腦袋在活米村村，那你身體的其他部分也在。」

「我一直在葛萊芬多樓，」哈利說，「腦袋也在身體也在——」

「有人能證明嗎？」

哈利什麼也沒有說。

石內卜薄薄的嘴唇扭曲成可怕的微笑。「是這樣，」他說，又站直了，「從魔法部長以下每一個人都一直在努力讓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不受天

狼星·布萊克的侵害。但是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本身就是法律。讓普通人擔心他的安全去吧。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想到哪裡就到哪裡，根本不考慮後果。」

哈利保持沉默。石內卜在激他說出真相。他可不想說。石內卜沒有證據——現在還沒有。

「你怎麼那麼像你爸爸啊，波特，」石內卜突然說，眼睛發著光，「他，也是極其傲慢的。魁地奇球場上一點小小的才能也讓他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和朋友們、崇拜者們到處高視闊步……你們兩人相像得可怕。」

「我爸沒有高視闊步，」哈利說，想閉嘴已經來不及了，「我也沒有。」

「你爸也不很遵守規定。」石內卜繼續說，往前傾著身子，那張瘦臉上充滿了惡意。「規定是讓比較次的人遵守的，不是為贏得魁地奇杯的人制定的。他腦袋發漲到……」

「住嘴！」哈利突然站起來了。自從他在威農姨丈家的最後一夜以來，他還沒有這樣憤怒過。他不管石內卜的臉已經板起來，黑色的小眼睛危險地閃動著。

「你剛才對我說什麼來著，波特？」

「我叫你住嘴別說我爸！」哈利狂叫。「我知道真相，對不對？他救過你的命！鄧不利多告訴我的！要不是我爸，你根本就不可能在這裡！」

石內卜的黃色皮膚變成了壞牛奶那樣的顏色了。「校長告訴你你爸爸救我命的背景了嗎？」他低語道，「要不然他是認為細節對於可貴的波特的耳朵來說是過於令人不愉快了吧？」

哈利咬住嘴唇。他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不想承認這一點——但是石內卜好像猜到了他的心思。

「我可不願意你帶著關於你爸爸的錯誤概念離開，波特。」他說著，可怕的微笑扭曲了他的臉。「你想象過英雄業績的某些行動嗎？讓我來糾正你罷——你那聖徒似的爸爸和他的朋友對我開了一個很有趣的玩笑，要不是你爸爸在最後時刻臨陣畏縮，那我就會死的。他做的事沒有什麼可以稱為勇敢的。他救了自己也救了我。如果他們的玩笑開成了，霍格華茲就會開除他。」

石內卜那不整齊的牙齒露出來了。「把衣袋翻出來，波特！」他突然喝道。

哈利沒有動，他耳朵裡有轟鳴聲。

「把衣袋翻出來，要不然我們直接去見校長！翻出來，波特！」

哈利因害怕而發冷，慢慢地拿出那袋在佐科店買的各種玩藝兒和那張劫盜地圖。石內卜拿起佐科的那個袋子。「是榮恩給我的，」哈利說，暗自祈禱他能有機會在石內卜看見榮恩以前就通知榮恩，「他……上次在活米村買來的……」

「是嗎？你從那時候以來就一直帶在身邊？真令人感動……那是什麼？」

石內卜拿起那張地圖。哈利盡最大努力使自己不動聲色。「一小張空白羊皮紙。」他聳聳肩。石內卜把羊皮紙翻過來，眼睛盯著哈利看。「你當然不會需要這樣一張很舊的羊皮紙了？」他說，「我為什麼不——把它扔了呢？」他的手向壁爐那邊移動。

「別！」哈利趕快說。

「是這樣！」石內卜說，他長長的鼻翼掀動著。「這又是衛斯理先生給你的一份珍貴禮物吧？要不然這是——別的什麼吧？一封信，也許是，用隱形墨水寫的？或者——不經過催狂魔就可以進入霍格華茲的指示？」哈利眨了眨眼睛。石內卜的眼睛亮了。「讓我看看，讓我看看……」他嘟囔道，拿出魔杖，在桌子上鋪平地圖。「顯示出你的秘密來！」他說著，用魔杖輕輕碰了一下那張地圖。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哈利握緊拳頭以防手發抖。「顯示！」石內卜說，用魔杖急劇敲擊地

圖。

地圖仍然一片空白。哈利長長地呼了一口氣，心情放鬆了。

「本院長賽佛勒斯石內卜教授，命令你現出藏起來的信息！」石內卜說著，用魔杖打著這張地圖。好像有一隻無形的手在那張羊皮紙上書寫似的，地圖平滑的表面出現了字跡。

月影先生向石內卜教授致意，並且請求他不要把他那大得不正常的鼻子伸到別人那裡多管閒事。

石內卜僵住了。哈利目瞪口呆，看著這段話。什麼也說不出來。但是那地圖還不罷休，在第一段文字下面又出現了新的文字。

鹿角先生同意月影先生的話，還願意加上一句，那就是石內卜教授是醜陋的蠢貨。

如果形勢不是這麼嚴重，這樣的話實在很有趣。但是底下還有……

獸足先生願意表示驚訝：像石內卜這樣的傻瓜怎麼竟然成了教授。

哈利害怕得閉上了眼睛。等他睜開眼睛的時候，地圖上出現的字跡快完了。

蟲尾先生向石內卜教授問好，勸告他洗洗頭髮，那一團軟泥。

哈利等著石內卜大發雷霆。

「這樣……」石內卜軟弱地說，「我們會料理這件事……」他在壁爐前踱著步，從壁爐架上的一個罐子裡抓了一把發亮的粉末撒在火焰上。「路平！」石內卜對著火焰叫道，「我要說句話！」哈利完全手足無措了，他瞪著那火焰。火裡出現了一個大的形體，很快地旋轉著。

幾秒鐘以後，路平教授從火裡爬了出來，從破爛的袍子上撣去爐灰。

「你叫我嗎，賽佛勒斯？」路平溫和地問道。

「當然是我叫的。」石內卜說，他走回書桌那邊，臉都氣歪了，「我剛才要波特把衣袋倒空，他身上帶著這個東西。」石內卜指指那張羊皮紙，羊皮紙上月影、獸足和鹿角等人的字跡還在發光。

路平臉上出現了一種古怪的、神密的表情。「唔？」石內卜說。路平繼續看著那張地圖。哈利覺得路平在迅速地考慮著什麼。「唔？」石內卜又說，「這張羊皮紙上肯定滿是邪法。這應該屬於你的專業範圍，路平。你認為哈利是從哪裡搞到這麼一種東西的？」

路平抬頭一望，僅僅向哈利那個方向瞥了半眼，就警告他不要插嘴。「滿是邪法嗎？」他溫和地重複了一句，「你真的這樣想嗎，賽佛勒斯？在我看來這好像只是一張羊皮紙，誰想讀它，它就侮辱誰。孩子氣，但肯定沒有危險吧？我想哈利是從專賣開玩笑材料的店裡得到……」

「是嗎？」石內卜問。他的下巴因為惱怒而發僵。「你以為店裡能向他提供這種東西？你不認為他是從製造者手裡直接得到的嗎？」

哈利不懂石內卜在說什麼。路平似乎也一樣。

「你的意思是說，從蟲尾先生或者是這些人之中的一個嗎？」他問，「哈利，你認識這些人嗎？」

「不認識。」哈利趕快說。

「你看，賽佛勒斯？」路平說著，又轉向石內卜。「我看它像是佐科的產品——」

榮恩恰好在這時候闖進了辦公室。他完全喘不上來氣，剛好就站在石內卜書桌旁邊，手抓胸膛試圖說話。

「那——東西——我——給——哈利的，」他透不過氣來，「好久——以前——在——佐科——買的……」

「好，」路平說，兩手一拍，高興地向大家一看，「這不就說明問題了！賽佛勒斯，我把這東西拿回去，好嗎？」他折起地圖放到袍子裡去了。「哈利，榮恩，跟我來，關於我佈置的吸血鬼論文，我有句話要說。我們走了，對不起，賽佛勒斯。」

他們離開了辦公室，這時哈利看都不敢看石內卜一眼。他、榮恩和路平一直走到前廳都沒有說話。然後哈利轉向路平。

「教授，我——」

「我不聽解釋。」路平簡短地說道。他瞥了空空洞洞的前廳一眼，壓低了聲音。

「我碰巧知道這張地圖是飛七多年以前沒收來的。對，我知道這是一張地圖。」他說，因為哈利、榮恩露出了驚訝的神色。「我不想知道這地圖怎麼會到你們手裡。然而，我驚訝的是你們沒有交出來。特別是在上次一個學生把有關城堡的信息隨手亂放以後。我不能讓你再拿著它了，哈利。」

哈利早已想到了這一點，因為急於解釋，也來不及抗議。

「石內卜為什麼說我是從製造者手裡直接得到的呢？」

「因為……」路平遲疑了，「因為製造地圖的人有可能是想引誘你們離開學校。他們認為這張地圖會很好玩。」

「你認識他們嗎？」哈利問，一臉迫切的神情。

「我們見過面。」他簡短地說道。他看著哈利的神情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嚴肅。「別指望我再替你掩飾了，哈利。我不能讓你認真對待天狼星·布萊克。但是我原來以為催狂魔走近你時，你聽到的內容會對你產生更大影響的。你的雙親犧牲了自己讓你活下來，哈利。這樣報答他們可不好——用他們的犧牲換一口袋魔術把戲。」他走開了，留下哈利在那裡，哈利心裡不是滋味，比他在石內卜辦公室裡的時候還要難過。

他慢慢地和榮恩一起走上那道大理石樓梯。哈利走過那獨眼女巫雕像的時候，他想起了那件隱形斗篷——衣服還在那裡，但他不敢去拿。

「是我的錯，」榮恩突然說，「是我勸你去的。路平說得對，這樣做是愚蠢的，我們不該這樣——」他不說了，他們已經走到有保安巡邏的走廊，妙麗正向他們走過來。哈利看了她一眼，就斷定她已經聽說了發生的事。他的心直跳——她告訴麥教授了嗎？

「來幸災樂禍嗎？」榮恩氣沖沖地說，這時她已經站在他們面前了。「要不然就是你剛剛告發了我們？」

「沒有。」妙麗說。她手裡拿著一封信，嘴唇在顫抖。「我原以為你們應該知道……海格官司打輸了。巴嘴要被執行死刑了。」

第15章　魁地奇決賽

「他——他給我送來了這個。」妙麗說著把那封信拿給了他們。哈利接了過來。這張羊皮紙是濕的，大大的淚滴弄得墨跡模糊，有些地方很難辨認。

親愛的妙麗：

我們輸了。允許我帶它回到霍格華茲。執行死刑的日期有待決定。

巴嘴喜歡倫敦。

我不會忘記你給我們的所有幫助。

海格

「他們不能這樣做，」哈利說，「他們不能。巴嘴不危險。」

「馬份的爸爸威脅委員會要他們這樣做。」妙麗說，一面擦著眼睛。「你知道他這個人。委員會是一批老得哆哆嗦嗦的傻瓜，被他嚇住了。雖然還可以上訴，那總是可以的。只是我看不到任何希望……什麼也改變不了。」

「不。會改變的。」榮恩狂怒著說，「這次你不必一個人做全部工作了，妙麗。我會幫忙的。」

「哦，榮恩！」妙麗雙臂摟住榮恩的脖子，完全崩潰了。榮恩嚇得很厲害，尷尬地拍著她的頭頂以示安慰。

最後，妙麗站開了。「榮恩，斑斑的事我真正、真正感到遺憾……」她抽泣起來。

「哦——唔——它老了，」榮恩說，看上去因為妙麗放開了他而徹底鬆了口氣，「而且它有點沒用。你不知道，現在爸媽也許會給我弄只貓頭鷹呢。」

自從布萊克第二次闖進城堡以來，對學生的安全措施加強了，哈利、榮恩和妙麗因此不可能晚上去拜訪海格了。他們和他說話的惟一機會是在保護神奇生物課上。海格似乎由於這次裁決的打擊而變得麻木了。「都是我的錯。張口結舌不會說話。他們都穿著黑袍子坐在那裡，我一直丟筆記，又把你幫我查到的所有那些日期全忘記了，妙麗。後來魯休斯馬份站起來說了話，委員會就完完全全照他的要求做了……」

「還可以上訴呢！」榮恩大怒著說道，「別放棄，我們正在研究呢！」

他們和班上同學一起走回城堡。他們看到了馬份。他和克拉、高爾走在一起，不斷回頭看，還嘲弄地大笑。「沒有用的，榮恩。」海格悲傷地說，這時他們已經走到城堡外的台階旁了。「那個委員會裝在魯休斯馬份的口袋裏呢。我現在只能保證讓比克1死前過上它有生以來最快樂的日子。我欠它的啊……」海格轉身匆忙趕回他的小屋，臉埋在手帕裡。

「看他那副哭哭啼啼的樣子！」馬份、克拉和高爾一直就站在城堡大門內側，聽著。「你們看到過這樣可憐的東西嗎？」馬份說，「他還算是我們的老師呢！」

哈利和羅愚兩人都對馬份做出憤怒的動作，但是妙麗比他們都快——啪！她用盡全力打了馬份一個耳光。馬份踉蹌了兩步。哈利、榮恩、克拉和高爾都目瞪口呆了。

這時，妙麗又揚起了手。「你再敢說海格可憐，你這可惡的……你這邪惡的……」她蓄勢又要打馬份。

「妙麗！」榮恩軟弱地說，試圖抓住她的手。

「放開我，榮恩！」妙麗抽出魔杖。

馬份後退。克拉和高爾看著馬份，等候他的指令。這兩人徹底地手足無措了。「撤。」馬份咕噥道，這三個人馬上就消失在通往城堡主樓的通道里了。

「妙麗！」榮恩既驚訝又感動地叫道。

「哈利，你最好在魁地奇決賽中打敗他！」妙麗尖聲說，「你最好這樣，因為要是史萊哲林勝了，我會受不了的！」

「我們該去上魔咒課了，」榮恩說，仍舊瞪著妙麗看，「我們走吧。」

他們趕著上了大理石樓梯，到弗立維教授的教室裡去。「你們遲到了，孩子們！」哈利推開了教室門，弗立維教授譴責地說。「快來，魔杖拿出來，我們今天要體驗快樂咒浯的力量。我們已經分好兩人一組——」

哈利和榮恩趕忙走到後排的一張桌子前，打開書包。榮恩回頭看了看。「妙麗哪裡去了？」哈利也向四面尋找。妙麗沒有進教室。但是哈利知道他推門時妙麗明明就在身後。「這可怪了，」哈利說，瞪眼看著榮恩，「也許——也許她到洗手問還是幹什麼去了？」

但是整整一節課妙麗都沒有出現。

「她也需要快樂咒語在她的身上起作用。」榮恩說，這時全班都要去吃午飯了，大家都笑容可掬——快樂咒語讓他們都有了一種大大的滿足感。

吃午飯時妙麗也不在。大家快要吃完蘋果餡餅的時候。快樂咒語的作用漸漸消失，哈利和榮恩開始有點擔心了。

「你說馬份會整她嗎？」榮恩焦急地說，這時他們正趕著上葛萊芬多塔樓去。

他們經過保安侏儒，向胖夫人說了口令（「花花公子哥兒」），然後攀上肖像畫上的洞來到公共休息室。

妙麗坐在桌旁，睡得正熟，她的腦袋伏在一本打開的算術占卜教科書上。他們走過去分別坐在她兩旁。哈利碰醒了她。

「什——什麼？」妙麗說道。她一驚，醒來了，慌張地到處張望。「該走了嗎？我們現在該上什麼課了？」

「占卜，不過還有二十分鐘呢。」哈利說。「妙麗，你為什麼沒有去上魔咒課？」

「什麼？哦，不！」妙麗尖叫起來．「我忘記上魔咒課了！」

「但是你怎麼會忘記呢？」哈利說，「我們走到教室門外以前，你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的呀！」

「我簡直不能相信！」妙麗哀嘆道，「弗立維教授發火了嗎？哦，這要怪馬份，我一直在想著他的事就忘了別的！」

「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妙麗？」榮恩說，眼睛向下看著妙麗用來當枕頭的那本大書。「我想你要崩潰了。你想做的事太多了。」

「不，我沒有！」妙麗說，拂開眼睛前的頭髮，瞪著眼無望地到處找她的書包。「我剛犯了個錯誤，不是嗎！我最好還是去找弗立維教授道個歉……占卜課上見！」

二十分鐘以後，妙麗在通往特裡勞妮教授的教室的樓梯腳下遇到了他們，她看上去極其煩惱。

「我真不能相信我誤了快樂咒語這一課！我打賭考試裡會有的。弗立維教授剛才暗示說有可能的！」

他們一起爬上樓梯進入那間光線晦暗、令人氣悶的塔樓教室。每張小桌子上都有個水晶球在發光，水晶球裡面都充滿了珍珠白色的霧狀物。哈利、榮恩和妙麗一塊兒坐在一張搖搖晃晃的小桌子旁。

「我以為下學期才開始學水晶球的課呢。」榮恩咕噥道，一面用眼睛小

心翼翼地搜索特裡勞妮教授的身影，以防她在近旁聽了去。

「別抱怨，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學完手相學了。」哈利也咕噥著回答。

「她每次看我的手掌都要畏縮一下，我已經煩了。」

「你們好！」那熟悉的模糊聲音說道，特裡勞妮教授像通常一樣從陰影裡走了進來。芭蒂和文妲興奮得發抖，水晶球乳白色的光芒照亮了她們的臉。

「我已經決定比原來計劃的要早一點上水晶球課。」特裡勞妮教授說著坐了下來，背對著壁爐裡的火，坐下以後就到處看。「命運已經通知我說，你們六月份的考試會與球體有關，因此我急於給你們足夠的練習。」

妙麗哼了一聲表示不屑。「唔，說真的……『命運已經通知她』……誰出考試題啊？她！這種預言可真驚人！」她說，有意不壓低聲音。

很難說特裡勞妮教授有沒有聽見她的話，因為她的臉藏在陰影之中。然而，她繼續往下講，好像是沒有聽見。「看水晶球是一門特別精細的藝術，」她如在夢中似的說，「你們是第一次窺探這深不可測的球體，我不指望你們之中有人看到什麼。我們應該從練習放鬆主觀意識和外部的眼睛開始（榮恩開始止不住地竊笑，不得不把拳頭塞進嘴裡，以便悶住笑聲）。這樣做才能澄清天目和超意識。如果我們走運的話，你們之中某些人也許能夠在下課之前看到些什麼。」

於是他們就開始了。哈利覺得這至少是極愚蠢的事，因此他茫然地盯著水晶球看，想讓自己什麼也不想，但這「極愚蠢」的念頭時不時地浮現在他的腦海之中。榮恩不斷偷偷地樂，妙麗一直在嘖嘖地表示不耐煩，這對哈利要排除雜念都幫不了什麼忙。

「看到什麼了嗎？」安安靜靜地看水晶球看了一刻鐘之後，哈利問他們。

「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塊灼痕，」榮恩指著說，「有人把蠟燭弄翻過。」

「真是浪費時間，」妙麗低聲說，「我本來可以去練習其他有用東西的。我可以補上快樂咒語這一課——」

特裡勞妮教授衣裙沙沙響著過來了。「有人願意要我幫助解釋一下他們水晶球裡影影綽綽出現的東西嗎？」她走動著，手鐲發出細碎的響聲。

「我不需要幫助，」榮恩耳語道，「這很明顯，今曉會有大霧。」

哈利和妙麗都爆發出一陣大笑。

「現在，真的！」特裡勞妮教授說，這時大家的腦袋都轉到他們這個方向，芭蒂和文妲露出震驚憤慨的表情。「你們攪亂了有洞察力的人的感應！」她走近他們的桌子，看他們的水晶球。哈利覺得心往下沉，他肯定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這裡有些什麼東西！」特裡勞妮教授悄聲說。把臉湊近了水晶球，於是她的大眼鏡就映出兩個水晶球來。「什麼東西在動……但那是什麼呀？」

哈利願意拿他所有的東西來打賭，包括光閃電在內，他認為她要說的決不是好消息，不管她說什麼。果然……

「我親愛的……」特裡勞妮教授喘了口氣，看著哈利，「從這裡看到，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清楚……我親愛的，大踏步向你走來，越走越近……那不祥……」

「哦，看在上帝面上！」妙麗大聲說，「可別又是那可笑的不祥吧！」

特裡勞妮教授抬起她那雙巨大的眼睛看著妙麗的臉。芭蒂對文妲耳語著什麼，她們兩人也瞪著妙麗。特裡勞妮教授站了起來，明顯惱怒地打量著妙麗。

「我要遺憾地說，從你一到這個班以來，我親愛的，就顯然不具備占卜這門高尚藝術所要求的素質。的確，我不記得我遇到過哪一個學生的頭腦是這樣的世俗。」

片刻的沉默，然後……

「好！」妙麗突然說道，站了起來，把《撥開迷霧看未來》這本書塞進了書包。「好！」她重複了一遍，把書包甩到肩頭，差點沒把榮恩從椅子上撞下來。「我放棄！我走！」使全班驚詫不已的是，妙麗大步走向那扇地板門，一腳踢開了它，走下樓梯，沒了蹤影。

過了幾分鐘全班才安靜了下來。特裡勞妮教授似乎已經把關於不祥的事全忘了。她猝然離開哈利和榮恩的桌子，把她那羅紗似的披巾拉緊了一些，呼吸相當沉重。

「喔喔喔——！」文妲突然說，把大家都嚇了一跳。「喔喔喔喔——特裡勞妮教授，我剛剛想起來！您早就看見她離開了，是不是？是不是，教授？『復活節前後，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將永遠離開我們！』您早就說過了，教授！」

特裡勞妮教授向她展露出清新的笑容。「對，我親愛的，我的確早就知道格蘭傑小姐會離開我們。然而，人們總希望自己會把未來的徵象看錯了……天目可能成為負擔，你知道……」這番話給了文妲和芭蒂很深的印象，她們移動身子挪出地方，讓特裡勞妮教授能到她們這張桌子這兒來。「妙麗有一天會離開，哎？」榮恩對哈利輕聲低語道，害怕的樣子。「對……」

哈利向水晶球看去，但除了一團旋轉的白霧以外什麼也看不見。特裡勞妮教授真的看見了不祥嗎？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次接近致命的偶然事件，因為魁地奇決賽越來越近了。

復活節假期並不真正讓人放鬆。三年級學生的課後作業從來沒有這麼多。奈威隆巴頓似乎快要神經崩潰了，而且他不是惟一的一個。

「這也叫假日！」一天下午，西莫斐尼干在公共休息室吼道，「考試還遠著呢，他們在搞什麼玩藝兒啊？」

不過誰也不像妙麗那樣忙。即使不上占卜課了，她上的課也比誰都多。晚上她經常是最後一個離開公共休息室的，第二天早上她第一個到圖書館；她已經像路平那樣眼睛底下有了陰影，而且她似乎隨時會掉淚。

榮恩已經把有關巴嘴案子的事接過去了。他不做作業的時候，就在全神

貫注地讀著大厚卷宗，這些卷宗的題目有：《鷹馬心理手冊》、《家禽還是怪獸？》、《鷹馬野蠻性研究》等。他沉浸其中，甚至忘了要對歪腿凶一點。

與此同時，哈利不得不在每天魁地奇訓練之餘擠時間做作業，更別提還要和木透無休無止地討論戰術了。葛萊芬多對史萊哲林球賽將在復活節後第一個星期六進行。史萊哲林隊在巡迴賽中不多不少領先二百分。這就是說，他們要贏得獎盃，得分就要超過這個數字（木透一直這樣提醒他的隊員）。這也就是說，得分的負擔主要落在哈利身上，因為抓到金探子就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分。

「所以你必須只能在我們領先五十分以上時抓住它。」木透不斷告訴哈利，「只能是在我們領先五十多分的時候，哈利，要不然我們比賽贏了，但是拿不到獎盃。你一定要做到這點，對不對？要是我們有了五十多分，你就一定要——」

「我知道啦，奧利佛！」哈利大聲叫道。

整個葛萊芬多院都為即將到來的比賽痴迷。傳奇式人物查理衛斯理（榮恩的二哥）曾經擔任過找球手，在他之後，葛萊芬多院還沒有得過獎盃。但是哈利認為，他們之中任何人，包括木透在內，都不像他這樣想贏。哈利和馬份之間的敵意已經達到了最高點。馬份仍舊對活米村村發生的扔污泥事件耿耿於懷，對於哈利竟然設法逃脫了懲罰更加惱火。哈利則沒有忘記馬份在他們對雷文克勞的比賽中設法陷害他的事，但巴嘴的事讓他更加下定決心要在整個學校面前打敗馬份。

在所有人的記憶中，哪一次比賽臨近時也不像這一次這樣充滿火藥味。復活節假期過去時，兩隊和兩院之間的緊張氣氛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走廊裡發生了若干起小打小鬧，最後發展為惡性事件，結果一名葛萊芬多四年級學生和一名史萊哲林六年級學生都住到學校醫院去了，他們的耳朵裡都往外冒韭蔥。

哈利的日子特別不好過。他去上課的路上，總有史萊哲林的人伸出腿來絆得他跌倒在地；克拉和高爾不管哈利到哪裡都會跟著出現，看到哈利周圍有人包圍著就露出失望的神情，沒精打采地走開。木透已經下了指令，說哈利不管到哪裡都得有人陪著，以防史萊哲林的人搞得哈利不能上場。整個葛萊芬多院熱情地接受挑戰，弄得哈利上課總遲到，因為他身邊總有一大堆閒淡的人。哈利對光閃電安全的關心甚至超過對自己的

關心。他不用光閃電的時候，就把它牢牢地鎖在箱子裡，還時常在課間休息的時候衝回葛萊芬多樓去查看它是否還在那裡。

比賽前夕，葛萊芬多院公共休息室的所有日常活動都停止了。就連妙麗也放下了書本。

「我沒法唸書，我集中不了。」她緊張不安地說。

噪音很多。弗雷和喬治衛斯理說活的聲音比平時更響更浮誇，以此來緩解壓力。奧利佛木透在一個角落裡蹲在魁地奇球場的模型面前用魔杖指揮球場上的小人兒進退，嘴裡還嘟囔著什麼。安吉利娜、艾麗婭和凱蒂因為弗雷和喬治說的笑話而大笑。哈利和榮恩還有妙麗坐在一起，但他避開了他們的話題，試著不去想第二天比賽的事。但是哈利每次這樣做的時候，就有一種可怕的感覺，覺得有什麼很大的東西正掙扎著要從胃裡出來。

「你會表現好的。」妙麗告訴他，但是她自己看上去也緊張得很。

「你有光閃電呀！」榮恩說。

「是呀……」哈利說，胃在痙攣。

木透忽然站起來大叫：「球隊，睡覺！」大家覺得像是鬆了口氣。

哈利睡得不好。一開始他夢見自己睡過了時間，木透在大叫：「你剛才在哪裡？我們只好用奈威替補了！」然後他夢見馬份和史萊哲林的其餘隊員騎著龍來參加比賽。他沒命地飛奔，想要避開馬份的坐騎嘴中噴出的火焰，這時他想到自己把光閃電忘了。他從空中跌了下來，驚醒了。

過了幾秒鐘，哈利才想起比賽還沒有舉行，自己安安穩穩地躺在床上。人們肯定不會讓史萊哲林隊騎著龍參加比賽。他感到很渴。他儘量悄悄地下了床，從窗下的銀罐子裡給自己倒了些水。

操場上寂然無人。沒有一絲風吹動禁忌森林的樹梢；渾拚柳一動不動，一副天真無辜的樣子。看上去比賽的條件好像是盡善盡美的。

哈利放下水杯，正要回到床上去，這時什麼東西吸引了他的目光：有一個動物在銀色的草坪上徘徊。

哈利衝到床頭櫃邊上，抓起眼鏡戴上，再奔回窗前。不可能是不祥……別在現在……別正好在比賽以前……他又向窗外操場上看去，狂亂地搜索了一分鐘以後，找到了。現在它正在禁忌森林邊緣潛行……根本不是那不祥……是隻貓……哈利抓住窗檯鬆了口氣，他認出了那瓶刷似的尾巴，那只不過是歪腿……難道只是歪腿嗎？哈利眯著眼看，鼻子緊貼在窗玻璃上。歪腿好像停下來了。哈利肯定他看到樹影裡還有別的東西。一會兒，它出現了——一條巨大粗野的黑狗，偷偷地在草坪上穿行，歪腿在它旁邊小步快走。哈利瞪大了眼睛。這是什麼意思？如果歪腿也能夠看見那條狗，那它怎麼就是哈利死亡的預兆呢？

「榮恩！」哈利低聲叫道，「榮恩！醒醒！」

「唔？」

「幫幫忙，來告訴我你是不是看見了什麼東西！」

「外面那麼黑，哈利，」榮恩含糊地咕噥道，「你在幹什麼？」

「到這裡來——」

哈利急忙回頭向窗外看去。

歪腿和狗都不見了。哈利爬到窗檯上一直看到城堡的陰影裡，但是它們不在那裡。它們哪裡去了？響亮的鼾聲告訴哈利：榮恩又睡著了。

第二天，哈利和葛萊芬多隊的其餘隊員進入禮堂時，禮堂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哈利看到雷文克勞和赫夫帕夫桌子上的人也在為他們鼓掌。忍不住開心地笑了。他們走過史萊哲林院的桌子時，坐在桌旁的人大聲噓叫。哈利注意到馬份臉色比平時還要蒼白。

木透在早餐時一直敦促隊員多吃，自己卻一口沒動。然後在其他人誰也沒吃完以前就把隊員都轟到球場上去了，以便讓隊員熟悉場地情況。隊

員們離開禮堂的時候，大家又為他們鼓掌。

「祝你走運，哈利！」秋張叫道。哈利覺得自己臉紅了。「好……小風，不值一提……太陽亮了一點，這有助於你的視力，小心陽光太強……地面相當硬，好的，我們可以快快地開球……」

木透在球場上一步步走著，環顧四周，球隊跟在他後面。最後他看到城堡的大門開了，其他學生也到草坪上來了。

「更衣室。」木透簡潔地說。

球員們換上猩紅色袍子的時候，誰都沒有說話。哈利納悶別人是不是也和他的感覺一樣：好像早飯時吃了什麼扭動得很厲害的東西，好像木透馬上就要告訴他們：「好，時間到了，走吧……」

他們走出更衣室來到球場，場上一片嘈雜聲。四分之三的人群佩戴著猩紅色的玫瑰花，搖著上面有葛萊芬多獅子的猩紅色旗子，要不然就是揮動著寫有「葛萊芬多成功！」和「獅子得獎盃！」等標語的小旗。然而，史萊哲林隊的球門後面有二百人佩戴著綠色飾物，史萊哲林的銀蛇在他們的旗子上眨眨發光。石內卜教授坐在最前排，像其他人一樣佩戴著綠色飾物，臉上的笑容陰森森。

「葛萊芬多隊來了！」李喬丹大叫道，他和平時一樣充當評論員。「波特、貝爾、約翰遜、斯內平特、書斯萊兄弟和木透。人們公認這是好幾年來霍格華茲最好的球隊……」

李的評論淹沒在史萊哲林那邊發出的一陣噓聲之中。

「史萊哲林隊來了，由隊長弗林特領著。他已經在隊形上作了些變化，似乎要以身材而不是技術取勝……」

史萊哲林那邊噓聲更大了。然而，哈利認為李說得有理。馬份在史萊哲林隊只能算是個子最小的，其餘隊員個個人高馬大。

「隊長們，握手！」胡奇夫人說。

弗林特和木透走向對方，彼此用力握住對方的手，好像都想捏斷對方的手指似的。

「上飛天掃帚！」胡奇夫人說，「三……二……一……」

十四把掃帚騰空而起，霍琦的哨聲淹沒在人群的吼聲之中。哈利覺得他的頭髮從前額飄向腦後，在飛行的快感中他的緊張感消失了；他向四周看去，看見馬份騎在飛天掃帚上，加快飛行去尋找金探子。

「現在快浮在葛萊芬多這邊，葛萊芬多隊的艾麗婭斯平內特帶球直衝史萊哲林的球門，看上去不錯，艾麗婭！啊，不——快浮被沃林頓截走了，史萊哲林隊的沃林頓在球場上迅速前進——哇！一記漂亮的搏格，這是喬治衛斯理幹的，沃林頓丟了快浮，被——約翰遜拿到了，快浮又在葛萊芬多這邊了，快啊，安吉利娜——在蒙塔古身旁漂亮地一轉彎——下衝，安吉利娜，搏格成功啦——她得分了！十比零葛萊芬多隊領先！」

安吉利娜繞著球場一端飛行，拳頭在空中揮舞；下面的猩紅色海洋興高采烈地尖叫著。

「哎喲！」馬科弗林特向安吉利娜衝來，安吉利娜差點兒被撞下了掃帚。

「抱歉！」弗林特說，下面的人群噓聲大作。「抱歉，沒看見她！」

過了一會兒，弗雷衛斯理用他的球棒輕輕打了弗林特的後腦勺一下。弗林特的鼻子撞到飛天掃帚上，開始流血。

「行啦！」胡奇夫人尖叫著，陡直上升到他們之間。「葛萊芬多隊員無端攻擊追球手罰分！史萊哲林隊有意傷害追球手罰分！」

「別這樣，夫人！」弗雷吼道，但胡奇夫人吹了哨子，艾麗婭飛到前面接受處罰。

「好好幹，艾麗婭！」李在人群的一片沉默之中大叫起來。「對！她越

過了守門員！二十比零，葛萊芬多隊領先！」

哈利使光閃電急劇轉向，看著在流鼻血的弗林特飛到前面接受對史萊哲林隊的處罰。木透在葛萊芬多隊球門前面盤旋，緊咬牙關。

「當然，木透是極好的守門員！」李喬丹告訴人群，這時弗林特正等著胡奇夫人吹哨子。「太棒了！很難越過去的——對！真是難以置信！他把快浮救下來了！」

哈利鬆了一口氣，躍升上去，四處尋找著金探子，但仍然注意聽著李喬丹的每一句評論。他必須不讓馬份接近金探子，一直等到葛萊芬多隊獲得了五十多分以後……

「快浮在葛萊芬多這邊，不，在史萊哲林這邊——不！——球又在葛萊芬多這邊，這個隊的凱蒂貝爾，葛萊芬多的凱蒂貝爾拿到了快浮，她在球場上疾馳——那是故意的！」

史萊哲林的追球手蒙塔古已經轉到凱蒂前面，沒有去抓快浮，反而去抓凱蒂的腦袋。凱蒂在空中橫翻跟斗，仍牢牢騎在掃帚上，但是球掉下了。胡奇夫人的哨子又響了，她上升到蒙塔古那裡，開始對他大叫大喊。一分鐘以後，凱蒂越過史萊哲林的守門員，又讓他們吃了罰分。

「三十比零！忍受吧，你們這些骯髒、騙人……」

「喬丹，要是你不能公正地評論……！」

「我正是公正評論的，教授！」

哈利感到一陣巨大的興奮。他看到金探子了——它在葛萊芬多的一根球門柱附近閃爍——但他現在一定不能去拿。如果馬份看見了……哈利裝出突然精神集中的樣子，調轉光閃電的頭向著史萊哲林那邊迅速飛去。這條計策奏效了。馬份在他後面緊追，顯然認為哈利在那裡看見了金探子……猛衝。

一個搏格在哈利右耳旁邊疾馳而過，是由史萊哲林隊身材高大的擊球手

德里克打中的。然後——猛衝。另一個搏格擦過哈利肘部。另外一名擊球手博爾正在逼近。哈利在短暫一瞥之間看到德里克和博爾正向著他急速上升，都舉起了棒子……他在最後一秒鐘駕著光閃電上升，博爾和德里克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哈哈！」李喬丹大叫，這時史萊哲林的這兩個隊員各自抱著腦袋分開了。「太糟了。孩子們！要想打敗光閃電．你們要起得更早些才是！現在快浮又在葛萊芬多隊那邊，約翰遜在拿球……弗林特在她旁邊……戳他眼睛，安吉利娜！

……開玩笑，教授，這是開玩笑……哦，不……弗林特拿著球了，弗林特對著葛萊芬多的球門飛過去，來吧，喂，木透，救球……！」

但弗林特得分了，史萊哲林那邊爆發出一陣歡呼。李喬丹狠狠地罵了起來，麥教授想把喬丹手裡的話筒奪下來。

「對不起，教授，對不起！再不會這樣了！這樣，葛萊芬多隊領先，三十比十，球在葛萊芬多隊那裡……」

這場球賽變成了哈利所經歷過的最骯髒的球賽。史萊哲林隊由於葛萊芬多隊這麼早就領先而大為憤怒。趕快不擇手段地搶球。博爾用棒子打了艾麗婭，還想說他以為她是搏格。喬治衛斯理用肘部撞了博爾的臉作為報復。胡奇夫人給兩隊都罰了分。木透又一次救球成功，於是比分達到四十比十，葛萊芬多隊領先。

金探子又不見了。哈利升到高處，四處尋找金探子，馬份仍舊緊跟在後……一旦葛萊芬多隊領先五十分……凱蒂得分，五十比十。弗雷和喬治衛斯理在她周圍轉著，舉起了棒子，以防史萊哲林隊的任何人報復。博爾和德里克利用弗雷和喬治不在的機會雙雙把大棒對準木透；他們相繼打中了木透的胃部，木透抓住掃帚在空中翻滾，人完全彎曲起來。

胡奇夫人氣得發狂。

「除非快浮在得分區，你們是不能攻擊守門員的！」她對博爾和德里克尖聲叫道，「葛萊芬多主罰球！」

安吉利娜得分了，六十比十。不一會兒，弗雷衛斯理把搏格向沃林頓擊去，把他手裡的快浮打落了；艾麗婭抓住球，把球送到了史萊哲林的球門裡：七十比十。

下面葛萊芬多的觀眾尖叫得嗓子都啞了——葛萊芬多領先六十分，如果哈利現在抓到金探子，獎盃就是葛萊芬多的了。哈利幾乎能感到幾百雙眼睛跟著他在球場上空飛轉，他現在飛得比誰都高，馬份加速跟在他後面。

然後他看見了，金探子就在他上方二十英呎的地方閃光。哈利大大加速，風在他耳邊呼嘯；他伸出手去，但是，光閃電突然減速了……他嚇了一大跳，四面張望。馬份撲身向前，抓住光閃電的尾部，把它向後拉。「你——」哈利氣得想打馬份，但夠不著他。馬份因為用力抓住光閃電喘息著，但眼睛裡閃著惡意的光芒。他如願了——那金探子又不見了。

「罰球！葛萊芬多隊主罰球！我從來沒見過這種戰術！」胡奇夫人尖叫著向上直飛奔向馬份，馬份正滑回他的光輪2001。

「你這個騙人的下賤東西！」李喬丹對著話筒狂叫，一面跳到麥教授夠不著他的地方。「你這個骯髒的、騙人的雜……」

麥教授甚至沒有費神去阻止他。她向著馬份的方向揮舞著拳頭，她的帽子掉了，她也在狂怒地大叫。

艾麗婭為葛萊芬多主罰球，但是她太憤怒了，球發到了離球門好幾英呎的地方。葛萊芬多隊分了心，史萊哲林隊由於馬份對哈利施的陰謀詭計而高興。全隊受到鼓舞，飛得更高了。

「史萊哲林隊得到快浮了，史萊哲林隊進攻……蒙塔古得分……」李呻吟道，「七十比二十葛萊芬多領先……」

現在哈利盯馬份盯得很緊，兩人的膝蓋時常相碰。哈利不讓馬份從任何方向接近金探子……

「讓開，波特！」馬份無可奈何地大叫，因為他想拐彎。卻發現哈利擋

住了他的去路。

「安吉利娜約翰遜為葛萊芬多隊得到了球，加油，安吉利娜，加油！」哈利向四面一看。除了馬份以外，史萊哲林隊每一個隊員。甚至包括守門員在內，都在加速衝向安吉利娜——他們都想堵住她……

哈利調轉光閃電，身子彎得很低，低得身子平俯在飛天掃帚上，他用腳踢掃帚前進。他像顆子彈一樣衝向史萊哲林隊。

「哎哎哎——呀！」

光閃電向著他們急速上升，他們散開了，安吉利娜前方的道路掃清了。「她得分了！她得分了！葛萊芬多隊八十比二十領先！」

哈利剛才差點兒撞到看台上，在半空中滑行著停下來，調轉頭又陡直上升，回到球場中央。然後他看到了讓他心臟停止跳動的東西了。馬份在下衝，臉上露出勝利的神色——離草坪幾英呎高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金色閃光點。哈利催動光閃電向下，但是馬份比他超前很多。

「快！快！快！」哈利催促光閃電。他漸漸趕上了馬份……博爾向他擊來搏格，哈利伏在飛天掃帚上躲過了……他已經到了馬份腳踝旁邊了……和他平行了……哈利全身向前撲去，兩手都離開了飛天掃帚。他擊開馬份的胳膊，然而……

「沒錯！」

他停止了下衝，手舉著，看台爆炸了。哈利飛在人群上方，耳朵裡有一種奇特的響聲。他緊握那只金色小球，那小球無望地在他手指縫裡拍動著雙翼。

然後木透向他疾駛過來，淚水讓他幾乎看不見東西了，他抓住哈利的脖子，伏在他肩上肆無忌憚地抽泣起來。弗雷和喬治撞上哈利，哈利覺得有兩大塊東西直壓過來。然後是安吉利娜、艾麗婭和凱蒂的聲音：「我們贏得獎盃了！我們贏得獎盃了！」葛萊芬多隊員相互摟抱在一起下降，叫得嗓子都啞了，就這樣回到了地面。

支持他們的猩紅色人群一浪又一浪地衝過欄板來到球場。無數隻手雨點一樣落在他們背上。哈利覺得噪音和人的軀體紛至沓來地包圍了他。然後他和球隊其他成員被人群舉到了肩頭上。他看到海格揮舞著猩紅色的花環——「你打敗他們了，哈利，你打敗他們了！等著，我要告訴巴嘴的！」派西也在那裡，跳上跳下像瘋子一樣，所有的尊嚴都忘記了。麥教授比木透哭得還厲害，用一面巨大的葛萊芬多旗幟擦著眼淚。拚命往他面前擠的是榮恩和妙麗，他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只是滿臉笑容。這時哈利向看台走去，鄧不利多站在那裡等待著，手裡是那個巨大的魁地奇獎盃。

要是剛才有催狂魔的話……哈利接過木透抽泣著遞給他的獎盃，把獎盃高高舉起，覺得自己彷彿能夠發出世界上最棒的護法。

* * *

1 比克，海格對巴嘴的愛稱。

第16章　特裡勞妮教授的預言

贏得魁地奇獎盃使哈利心情歡快，這種心情至少持續了一星期。就連天氣似乎也來慶祝勝利了：隨著六月的到來，白天變得悶熱而晴朗無雲，大家都只想到戶外散步，帶著幾品脫冰鎮南瓜汁到草地上猛然躺下，也許隨意玩上一場擲石子遊戲或是看著巨大的魷魚在湖面上夢一般地前進。

但是他們不能這樣做。考試臨近了，學生們非但不能在戶外懶洋洋地打發時光，而且還不得不留在城堡裡，忍受著從窗外吹來的夏日燻風的誘惑，迫使自己的大腦努力工作。就連弗雷和喬治也在用功，他們即將參加0. w. Ls（普通巫師等級）考試。派西正在準備通過N. E. w. Ts（終極巫師考試），這是霍格華茲所能提供的最高學歷。派西希望進入魔法部工作，因此他必須具備最高學歷。他越來越急躁易怒，晚上誰破壞了公共休息室的寧靜，他就給誰以嚴厲處罰。實際上，惟一比派西還要焦急的人是妙麗。

哈利和榮恩已經不再問她怎麼能夠同時上好幾門課了，但是，他們看到她為自己擬定的考試時間表的時候，還是忍不住。這張表的第一欄寫道：

星期一

9點鐘，算術占卜

9點鐘，變形

午飯

1點鐘，魔咒

1點鐘，古代神秘文字研究

「妙麗？」榮恩小心地問道，因為這些日子裡她一受打擾就容易暴怒。「哦——你肯定沒把這些時間抄錯嗎？」

「什麼？」妙麗厲聲說，拿起那張時間表來仔細察看。「對的，我當然沒抄錯。」

「你怎麼能夠同時坐在兩個考場裡，這樣問一下不算沒意義吧？」哈利說。

「不算，」妙麗簡短地說，「你們誰看見我的《數字學和語法學》了？」

「哦，對，我借了去躺在床上的時候稍微看看。」榮恩說道，但是說得很平靜。

妙麗開始在她的桌子上搬動一堆堆的羊皮紙，找那本書。就在這時，窗子處一陣響動，嘿美緊叼著一張便條飛了進來。

「是從海格那裡來的。」哈利說，把那張便條撕開了，「巴嘴的上訴定在六號那天。」

「那正是我們考試結束的日子。」妙麗說，仍舊在到處找她的算術占卜書。

「他們到這裡來聽取上訴，」哈利說，仍舊在讀那便條，「是魔法部的什麼人和……一名行刑手。」

妙麗抬起頭來，驚慌了。「他們帶行刑手來聽取上訴！聽起來好像他們已經決定了呀！」

「對，是這樣的。」哈利慢慢地說。

「他們不能這樣！」榮恩咆哮道，「我花了那麼多時間為他閱讀材料，他們不能全部不放在眼裡！」

但是哈利有一種可怕的感覺，那就是馬份先生已經替處置危險生物委員會下了決心。馬份自從葛萊芬多在魁地奇決賽中勝出以來，明顯收斂了不少，但最近幾天，他往日的狂妄自大又恢復了幾分。從哈利偷聽到的嘲笑性評論來看，馬份肯定巴嘴是死定了，而且似乎因為是自己促成的而高興得不得了。哈利所能做到的，只是不去模仿妙麗在這種場合打馬份的耳光而已。這件事最糟糕的地方在於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去看海格，因為新的嚴格的保安紀律還沒有撤消，哈利又不敢從獨眼女巫雕像下面取回他的隱形斗篷。

考試周開始了，城堡裡一片不尋常的靜寂。三年級學生星期一午飯時從變形課堂出來，個個灰頭土臉，走路也沒了精神，大家互相比較成績並且慨嘆給他們的任務太難，這些任務包括把茶壺變成烏龜。

妙麗大驚小怪地說，她變出來的烏龜倒像甲魚，而別人對這點已很滿足了，因此她的牢騷讓人惱火。

「我變的烏龜尾巴仍舊是茶壺嘴，這可要命……」

「人們是不是以為烏龜呼吸水蒸氣？」

「我的烏龜仍舊有柳葉花紋的硬殼，你說這會給我扣分嗎？」

然後，大家急急忙忙吃過午飯，直接回到樓上參加魔咒課的考試。妙麗上次說得對，弗立維教授的確考他們快樂咒語了。哈利在消除緊張不安方面做得稍有些過頭，而作為他搭檔的榮恩最後一陣陣歇斯底里的大笑，人們只得把他領到安靜的房間待了一個小時，等到他自己能念快樂咒語時為止。

晚飯以後，學生們趕回公共休息室，不是為了放鬆，而是開始複習保護神奇生物、魔藥和天文學。

第二天早晨，海格主持保護神奇生物考試，但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心思似乎根本不在考試上。他給全班學生拿了一大桶新鮮的弗洛伯毛蟲，

告訴大家說，要想通過考試，他們的弗洛伯毛蟲必須在一小時以後仍然活著。要是對弗洛伯毛蟲放任不管，它們就繁殖得極快，因此這是他們所經歷過的最容易的考試，這也給哈利、榮恩和妙麗提供了許多機會，以便和海格談話。

「比克有一點兒沮喪，」海格告訴他們說，假裝查看哈利的毛蟲是不是還活著，身體彎得很低，「禁閉得太久了。但仍舊……後天我們就知道了——勝還是敗。」

那天下午他們考魔藥，那絕對是一場災難。哈利雖然盡了努力，他的混亂調料仍然太濃，石內卜站在一旁看著，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在離開前他在哈利本子上寫下幾個字，看上去很像是一個零字。

午夜時刻考天文學，大家都到最高的樓上去了。

魔術史是星期三上午考的，哈利一面在試捲上寫下弗洛林曾經告訴他的有關中世紀追捕女巫的所有情況，一面希望在這間悶人的教室裡能夠有一份弗洛林的巧克力堅果聖代冰淇淋。

星期三下午考草藥，那就得在灼熱的陽光下待在暖房裡；回到公共休息室的時候，大家的後脖子都給太陽曬傷了，心裡都巴望著快到第二天，那時考試就都結束了。

星期四上午考黑魔法防禦術，這是他們的倒數第二門考試。路平教授擬定的考試是他們誰都沒有考過的，是最不同尋常的：那是在戶外，在陽光下的一種類似障礙賽的考試，學生們必須涉水走過一處有格林迪洛的池塘，穿行一系列滿是紅帽子的坑窪，咯吱咯吱地走過一片沼澤地，不去理會一頭欣克龐克發出的錯誤的指示，然後還要爬進一個舊箱子與一個新的幻形怪打鬥。

「棒極了，哈利，」路平說道，這時哈利笑著從箱子裡爬出來，「滿分。」

哈利高興得臉通紅，留在那兒沒走，等著看榮恩和妙麗的成績。榮恩在遇到欣克龐克以前一直很棒，但是欣克龐克的錯誤指導讓他陷進了齊腰深的泥濘中。妙麗在到達有幻形怪的箱子以前無懈可擊。在箱子裡待了

大約一分鐘之後，她又尖叫著衝了出來。

「妙麗！」路平說，嚇了一跳，「怎麼啦？」

「麥——麥教授！」妙麗喘著氣說，指著那箱子，「她——她說我全部考試都不及格！」

讓妙麗鎮靜下來花了一點兒時間。最後她又能控制自己了，她、哈利和榮恩回到了城堡。榮恩仍舊有點兒想取笑妙麗的幻形怪，但在樓梯盡頭看到的景象讓他們避免了一場爭論。

康尼留斯夫子身穿他那件細條紋斗篷，稍稍有點兒出汗，正在那裡瞪眼看著外面的場地。看見哈利，他也瞪著眼睛。「哈利，你好！」他說，「剛考完，是不是？快考完了吧？」

「是的。」哈利說。妙麗和榮恩沒有和魔法部長說過話，尷尬地在後面走來走去。

「天氣真好，」夫子說，目光落在湖面上，「可惜……可惜……」他深深嘆著氣，目光向下看哈利。「我到這裡來執行令人不愉快的使命，哈利。處置危險生物委員會要求在處死一頭發了瘋的鷹馬時有一名證人在場。正好我為了布萊克的事需要拜訪霍格華茲，他們就請我參加了。」

「這就是說已經聽取過上訴了？」榮恩走向前插嘴道。

「不，不，上訴定在今天下午。」夫子說，好奇地看著榮恩。

「那您有可能做不成死刑執行的見證人！」榮恩勇敢地說，「那頭鷹馬也許沒事！」

夫子還沒來得及回答，兩名男巫從他身後的城堡大門裡走了出來。一名已經很老了，好像就在他們眼前一點點兒枯萎下去；另外一名身材高大勻稱，有稀疏的唇髭。哈利猜想他們是處置危險生物委員會的代表，因為那很老的男巫眯著眼看海格的小屋，還用軟弱的聲音說：「哎喲，哎喲，我太老了。不能做這樣的事了……兩點鐘。是不是，夫子？」

有黑唇髭的男子在他的皮帶裡用手指觸摸著什麼東西。哈利看了一下，發現他在用大拇指撫摸著一把發亮的斧頭的刃。榮恩張嘴要說什麼，但是妙麗用力戳他的肋骨，還把他的腦袋扭到前廳那個方向。

「為什麼不讓我說話？」榮恩惱怒地問，這時他們進了餐廳準備吃飯。「你沒看見他們嗎？他們連斧頭都準備好了！這不公平！」

「榮恩，你爸在魔法部工作。你可不能對他的上司說這種話！」妙麗說。但是她也顯得很沮喪。「這次只要海格頭腦清醒，為這個案子說話恰當，他們就不會殺掉巴嘴……」

但是哈利能夠看出妙麗並不真正相信自己的話。在他們周圍，人們吃午飯時都在興奮地談論著，快樂地預測當天下午的考試結果，但是哈利、榮恩和妙麗一味擔心著海格和巴嘴，沒有參加這樣的談論。

哈利和榮恩的最後一場考試是占卜，妙麗的是麻瓜研究。他們一起走上大理石樓梯。妙麗在二樓和他們分手了，哈利和榮恩一直走到八樓，許多同學坐在通往特裡勞妮教授教室的螺旋形樓梯上，希望在最後時刻還能強記硬背一些東西。

「她要分別見我們。」奈威告訴他們，因為他們過來後就坐在他旁邊。他膝上放著一本《撥開迷霧看未來》，翻開到水晶球那一章。「你們兩人有誰在水晶球裡看到過什麼東西嗎？」他快快不樂地問。

「沒有。」榮恩說道，聲音是不在意的。他一直在看表，哈利知道他在倒計時，計算巴嘴案上訴開始的時刻。

教室外面的隊伍縮短得很慢。一有人從那道銀色樓梯上走下來，班上其餘人就都悄聲問道：「她問什麼啦？通過了嗎？」

但是他們都拒絕回答。

「她說水晶球告訴她，如果我告訴了你們，我就會遇到可怕的事情！」奈威尖聲說，這時他正從樓梯上下來走向哈利和榮恩，這兩人現在已經到達樓梯平台了。

「這就對了，」榮恩輕蔑地說，「你知道，我現在開始認為妙麗說她說對了（他把大拇指對著頭上的活板門一翹），她是個老騙子。」

「對。」哈利說，看著他自己的表，現在已經兩點鐘了。「希望她快一點兒……」

芭蒂走下樓梯，滿臉得意。

「她說我具備成為真正預見者的全部素質，」她告訴哈利和榮恩，「我看見了許多東西……好吧，祝你們好運！」

她忙忙地走下螺旋形樓梯找文妲去了。

「榮恩·衛斯理。」他們頭頂上那熟悉的模糊聲音說。榮恩對哈利做了個鬼臉，爬上銀色樓梯不見了。

現在哈利是惟一在等待考試的人了。他坐在地板上，背靠著牆，聽著一隻蒼蠅在有陽光的玻璃窗上嗡嗡著，心思已經飛越場地到海格那裡去了。

最後，大約二十分鐘以後，榮恩的大腳又在樓梯上出現了。

「考得怎麼樣？」哈利問他，自己則站了起來。

「亂七八糟，」榮恩說，「什麼也看不見，所以我就編造起來。我想她沒相信，不過……」

「在公共休息室碰頭。」哈利低聲道，這時特裡勞妮教授的聲音叫道：「哈利波特！」

這間塔樓房間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熱。窗簾拉攏著，壁爐裡燒著火，通常的那種令人噁心的氣味弄得哈利咳嗽起來，這時他正從若干桌椅之間尋路走向特裡勞妮教授。她坐在那裡等他，面前放著一個碩大的水晶球。

「你好，親愛的，」她溫柔地說，「你看看這水晶球……現在給你計時……然後告訴我在裡面看到了什麼……」

哈利俯身向這水晶球看去，儘量努力看，但願它能讓他看到除了旋轉的白霧之外還有些什麼，但什麼也看不見。

「唔？」特裡勞妮教授準時體貼地發問，「你看見什麼了？」

房間裡熱浪灼人，哈利的鼻孔裡由於火裡一陣陣飄出的帶香味的煙而感到刺痛。他想起榮恩剛才說的話，決定假裝一下。「哦——」哈利說，「一塊黑色的東西——唔——」

「那東西像什麼形狀？」特裡勞妮教授低聲問道。「現在，想一想……」

哈利就想了起來，一下就想到了巴嘴。「是頭鷹馬。」他堅決地說。

「是嗎？」特裡勞妮教授低語，在放在她膝上的羊皮紙上迅速寫下了一些什麼。「我的孩子，你很可能正在看到可憐的海格和魔法部之間的麻煩所產生的後果！看仔細些……這頭鷹馬好像……有腦袋嗎？」

「有的。」哈利堅定地說。

「你能肯定嗎？」特裡勞妮教授敦促他。「你很肯定嗎？親愛的？你是不是看到它在地上掙扎，還有一個陰影在它後邊舉起了斧頭？」

「沒有！」哈利說，開始感到有些作嘔。

「沒有血？沒有哭泣的海格？」

「沒有！」哈利又說，比什麼時候都想離開這間教室和這裡的悶熱。「它看上去很好，它……飛走了……」

特裡勞妮教授嘆了一口氣：「好吧，親愛的，我想我們就到這裡吧……

有點兒令人失望……不過我肯定你已經儘力而為了。」

哈利鬆了一口氣，站起來，拿起書包轉身要走，但這時一個響亮、嘶啞的聲音在他背後說起話來——「這事今晚就要發生。」

哈利飛快地回過身來。特裡勞妮教授僵在扶手椅裡，目光散漫，下巴下垂。

「對——對不起——」哈利說。

但是特裡勞妮教授似乎沒聽見，眼睛開始轉動起來。哈利驚慌地站在那裡。她看上去好像什麼病發作了似的。哈利躊躇了，想要不要跑到校醫院去……這時特裡勞妮教授又說話了，仍舊是那種嘶啞的聲音，和她自己的很不相像。

「黑魔頭一個人躺著，沒有朋友，被同伴遺棄。這十二年來他的僕人一直遭到鎖禁。今晚，午夜以前，這僕人將掙脫鎖鏈，開始尋找他的主子。黑魔頭將在僕人幫助下重新崛起，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強大可怕。今晚——午夜以前——那僕人——將開始——重新找到——他的主子——」

特裡勞妮教授的腦袋垂到胸前，她哼了一聲。然後，很突然地，她的腦袋啪的一下又抬了起來。

「抱歉，親愛的孩子，」她像在夢中似的說，「白天太熱，你知道……我睡著了一會兒……」

哈利仍舊站在當地，瞠目不語。

「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嗎，親愛的？」

「您——您剛才告訴我說那——黑魔頭要重新堀起了——說他的僕人要回到他身邊了——」

特裡勞妮教授似乎徹底驚慌起來。「黑魔頭？就是那連名字都不能提的

人？我親愛的孩子，這可不是什麼能開玩笑的事……重新崛起，當真……」

「但是你剛才說了呀！你說黑魔頭……」

「我想你一定也睡著了一會兒，親愛的！」特裡勞妮教授說，「我肯定不會預言這麼遙遠的事情！」

哈利爬下樓梯，心裡想著……他剛才莫非聽到特裡勞妮教授作了一番真正的預言？要不然她這樣做就是為了給考試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結束？

五分鐘以後，他從保安侏儒面前衝過去，到了葛萊芬多塔樓入口處的外面，特裡勞妮教授的話仍然在他耳邊迴響。人們在他面前大步走過，走的是與他相反的方向，一路又說又笑，往屋外走，走向嚮往已久的那一點兒自由。等到他走到肖像畫的洞那裡並且走進公共休息室的時候，那裡幾乎沒有人了。然而，角落裡坐著榮恩和妙麗。

「特裡勞妮教授，」哈利喘著氣說，「剛才告訴我……」但是他看到他們的臉就呆住了。

「巴嘴敗訴了，」榮恩沒精打采地說，「海格剛把這個送來。」海格的便條這次是乾的，上面沒有灑上淚水，但是他的手可能抖得厲害，所以這張字條很難認。

敗訴了。太陽落山的時候執行死刑。你們什麼也幫不了了。不要來。我不要你們看見行刑。

海格

「我們一定要去，」哈利馬上說，「不能讓他自己坐在那兒等著行刑手！」

「但是，太陽落山，」榮恩說，他眼睛瞪著窗外，「怎麼也不會同意我們出去的……特別是你，哈利……」

哈利雙手捧著腦袋思索著。「要是我們有那件隱形斗篷……」

「隱形斗篷在哪裡？」妙麗問。

哈利告訴她上次把隱形斗篷留在獨眼女巫雕像下面的通道里了。「……要是石內卜再在那附近看見我，我的麻煩可就大了。」他最後這樣說。

「說得對。」妙麗表示同意，一面站起來，「如果他看見你……你怎麼能打開女巫的駝背？」

「你……輕輕敲它一下說：『左右分離』，」哈利說，「但是……」

妙麗不等他說完，她大步走過房間，推開胖夫人的肖像，就此消失了。

「她不會是去取隱形斗篷吧？」榮恩說，瞪著她離去的方向。

妙麗是去了。十五分鐘以後，她回來了，隱形斗篷小心地折好藏在她的袍子下面。

「妙麗，我不知道你最近是怎麼了！」榮恩驚訝地說道，「你先是打了馬份，然後你在特裡勞妮教授的課堂上走出去……」妙麗看上去很愛聽他這樣說。

他們和其他人一起下去吃晚飯，但晚飯後沒有回到葛萊芬多塔樓。哈利把隱形斗篷藏在袍子的前襟下面，他必須一直交叉雙臂，以便隱藏袍子下面隆起的那一塊。他們偷偷摸摸地走到前廳附近一間空房間裡，諦聽了一會兒，直到他們附近的確沒有人為止。他們聽見最後兩個人急急忙忙穿過禮堂離開了，還聽到一扇門關上了，妙麗把腦袋伸到門外去看。

「沒事，」她低聲說，「那裡沒有人——穿上隱形斗篷——」

三個人擠在一起走著，以免讓人發現。他們在隱形斗篷下面踮著腳穿過禮堂，然後走下大門前的石階，來到門外。太陽已經落到禁忌森林後面去了，餘輝正照在樹梢上。

他們走到海格的小屋前，敲了敲門。他過了一分鐘才來開門，等他把門打開後，四處找不到來訪的客人，他不覺臉色蒼白，發起抖來。

「是我們，」哈利低聲說，「我們穿著隱形斗篷呢。讓我們進去，我們就可以脫掉隱形斗篷了。」

「你們不該來！」海格低聲說道，但他退後一步，他們就走了進去。海格迅速關上門，哈利拉掉了隱形斗篷。

海格沒有哭，也沒有撲到他們身上摟住他們的脖子。他看上去像是個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的人。看見這種無助的情況要比看見流淚更糟。

「喝茶嗎？」他說，伸手去拿茶壺，一雙大手直髮抖。

「巴嘴呢，海格？」妙麗遲疑地問道。

「我……我剛才把它帶到外面去了。」海格說道，在把牛奶倒到罐子裡的時候濺得滿桌子都是。「用繩子系在我的南瓜地裡。想它應該看看樹木和……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在它……」海格的手抖得那樣厲害，牛奶罐從他手裡掉到了地上，碎成一片片的。

「我來，海格。」妙麗趕快說，忙著走過去收拾殘局。

「碗櫃裡還有一個罐子。」海格說著坐了下來，用袖子擦前額。

哈利看看榮恩，榮恩無可奈何地也看看哈利。「有誰能想出什麼辦法嗎，海格？」哈利狂怒地問道，坐在他旁邊。「鄧不利多——」

「他努力過了，」海格說，「他沒有控制委員會的力量。他告訴他們巴嘴不危險，但是他們害怕……你們知道魯休斯馬份是什麼樣的……威脅他們，我想……還有那行刑手，麥克尼爾，他是馬份的老夥伴了……但是行刑會是迅速、利落的……而且我會在它身旁……」

海格吞嚥了一下。他的眼睛在小屋裡到處亂看，好像在尋找一絲一縷的

希望或是安慰。

「那個——那事發生的時候，鄧不利多肯定會來的。今天早上他寫信告訴我的，說他要——要和我在一起。好人，鄧不利多……」

妙麗一直在海格的碗櫃裡找另外一隻牛奶罐，這時低低地抽泣了一下，立即又忍住了。她拿著新罐子直起了身子，拚命忍住眼淚。

「我們也和你在一起，海格。」她開始說。

但是海格搖搖他那粗發蓬鬆的腦袋。「你們應該回城堡去。告訴你們，我不要你們看行刑。而且不管怎樣，你們不應該在這裡……如果夫子和鄧不利多撞見你擅自離開城堡，哈利，你的麻煩就大了。」

現在妙麗無聲地流著淚，但是為了不讓海格看見，她忙碌著準備茶。然後，正當她拿起牛奶瓶要倒些牛奶到罐子裡去的時候，她尖叫了一聲。

「榮恩！我——我不相信——那是斑斑！」

榮恩目瞪口呆地看著她。「你在說什麼呀？」

妙麗把牛奶罐拿到了桌上，把它底朝上翻了個個兒。斑斑驚慌地尖叫，努力掙扎著想回到牛奶罐裡去，卻滑落到了桌子上。

「斑斑！」榮恩茫然地叫道，「斑斑，你在這裡幹什麼？」他抓住這只掙扎不已的耗子，把它舉到有光線的地方。斑斑樣子狼狽，比以前更加瘦了，皮毛大量脫落，留下一片片光禿的皮膚。它在榮恩手裡扭動著，似乎拚命想得到自由。「沒事，斑斑！」榮恩說，「沒有貓！這裡沒有東西會傷害你！」

海格突然站起來，眼睛盯著窗外。他原來臉色紅潤，現在卻變成了羊皮紙那樣的顏色。「他們來了……」

哈利、榮恩和妙麗都迅速轉身。

遠處，一群男子正在走下城堡的石台階。走在前面的是鄧不利多，他的銀色鬍鬚在落日餘輝中眨眨發亮。他身旁是康尼留斯夫子，後面是年老體弱的委員會成員和行刑手麥克尼爾。

「你們必須走了。」海格說，從頭到腳一寸寸都在發抖，「一定不能讓他們發現你們在這裡……走吧，現在……」榮恩把斑斑塞到了衣袋裏，妙麗拿起那件隱形斗篷。「我領你們從後面走。」海格說。

他們跟著他走到通往後花園的那道門前，哈利感到好像是在夢中一般。當他看到幾碼開外的巴嘴時，這種感覺就更加濃厚了。巴嘴拴在海格的南瓜地裡一棵樹後面。巴嘴好像知道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它把腦袋轉來轉去，還不安地用爪子抓地。

「沒事，比克，」海格溫柔地說，「沒事……」他轉向哈利、榮恩和妙麗。「走吧，」他說，「快走。」

但是他們不動。

「海格，我們不能——」

「我們要告訴他們實際情況。」

「他們不能殺它！」

「走！」海格狂怒地說，「你們遇到麻煩的話，事情就更糟了！」

他們別無選擇。妙麗把隱形斗篷罩在哈利和榮恩頭上，這時，他們聽到小屋門外有了人聲。海格看著他們剛剛隱沒的地方。

「快走，」他啞著嗓子說，「別聽……」他慢慢走回小屋，已經有人在敲他的門了。

在一陣恐怖的恍惚之中，哈利、榮恩和妙麗開始靜靜地繞著海格的小屋慢慢走著。他們走到小屋那一邊時，前門砰的一響關上了。

「勞駕，我們快走吧，」妙麗說，「我受不了，我忍受不了……」

他們踏上傾斜的草坪，走向城堡。現在太陽下沉得很快，天空清朗，灰中帶紫，但是西方還有一抹殘紅。榮恩站住了，一動不動。

「哦，勞駕，榮恩。」妙麗開始說。

「是斑斑——它不肯——待著不動——」

榮恩彎下了腰，努力讓斑斑仍舊待在衣袋裏，但是那耗子變得狂暴起來，瘋狂地尖叫著、扭動著並且踢蹬著，想咬榮恩的手。

「斑斑，是我呀，你這個傻瓜，是榮恩呀。」榮恩低聲說。

他們聽到身後有一扇門開了，有男子的說話聲傳來。

「哦，榮恩，勞駕讓我們走吧，他們要下手了！」妙麗說。

「好——斑斑待著不要動——」

他們向前走。哈利像妙麗一樣，努力不去聽身後人們說話的聲音。榮恩又停下來了。「我抓不住它——斑斑，住嘴，人家要聽見我們了——」

那耗子狂亂地尖叫，但還不是響得能蓋過從海格的花園裡傳過來的聲音。有幾個亂七八糟的男聲，一陣靜默。然後，在不加膽告的情況下，斧子揮動的聲音和一聲鈍響。妙麗在原地搖晃了一下。

「他們已經下手了！」她對哈利耳語道，「我不……不信……他們已經下手了……」

第17章　貓，耗子和狗

哈利震驚得腦子裡一片空白。他們三人裹在隱形斗篷裡面，嚇得呆若木鷄。斜陽的最後一道餘輝向鋪著長長影子的場地上投下了一抹血紅。然後，他們聽到身後一聲狂野的哀嚎。

「海格。」哈利咕噥道。他想都沒有想，就轉身要回去，但是榮恩和妙麗都抓緊他的胳膊不讓他去。

「我們不能，」榮恩說，臉白得和紙一樣，「如果他們知道我們去看過他，他的麻煩就更大了……」

妙麗的呼吸急促而紊亂。「他們……怎麼……能？」她哽噎著，「他們怎麼能？」

「走吧。」榮恩說，牙齒好像在打戰。

他們折身向城堡走去，慢慢地走著，以便三個人都能藏在隱形斗篷裡。現在光線迅速逝去。等到他們走到空曠場地上時，黑暗已經像咒語一樣在他們周圍降臨了。

「斑斑，別動。」榮恩低聲說，手撫在胸口。那耗子在瘋狂掙扎。榮恩突然停腳，努力迫使斑斑待在衣袋更深的地方。「你這只笨耗子，你這是怎麼啦？別動——哎喲！它咬我！」

「榮恩，別做聲！」妙麗急忙耳語道，「夫子馬上就會到這裡來了——」

「它不會——待著——別動——」

斑斑顯然是嚇壞了，它竭盡全力掙扎著，想從榮恩手裡掙脫。

「它怎麼啦？」

但是哈利剛剛看到——歪腿鬼鬼祟祟地向他們走過來，身子低低地伏在地面上，黃色的眼睛在黑暗中怪異地發著光。它能看見他們，或者是它聽到了斑斑的尖叫循聲而來的，哈利搞不清到底是哪一種情況。

「歪腿！」妙麗悲嘆道，「別來，走開。歪腿！走開！」但是那貓走得更近了。

「斑斑——別！」太晚了——那耗子從榮恩的手指縫裡滑了出來，跌到地上逃走了。歪腿一跳就追了過去，哈利和妙麗根本沒來得及阻止，榮恩已經把隱形斗篷拋在一邊跑到黑暗之中去了。

「榮恩！」妙麗悲嘆。她和哈利彼此對看了一眼，然後也跟著飛跑起來。披著隱形斗篷是沒法快跑的，他們就拉脫了隱形斗篷，這件衣服在他們身後飄揚著，像面旗幟一樣。他們去追榮恩，他們能昕到他向前奔跑的重重的腳步聲，也聽到他對歪腿大叫。

「放開它——放開——斑斑，到這裡來——」一聲鈍響。「可抓住你了！放開，你這只臭貓——」

哈利和妙麗差點兒就跌到榮恩身上，他們腳下打滑，正好滑到榮恩面前才停住。他仰面倒在地上，斑斑又回到他衣袋裹去了，他兩手緊緊抓著那團顫抖不已的東西。

「榮恩——來吧——到隱形斗篷下面來——」妙麗喘著氣說，「鄧不利多——那部長——他們馬上就要出來了——」

但是他們還沒來得及把自己隱藏起來，甚至都沒來得及喘口氣，就聽到巨大的腳爪輕輕踏在地面的聲音，有什麼東西正從黑暗裡向他們走來——一條淡色眼睛、皮毛烏黑的大狗。

哈利伸手去拿魔杖，但太遲了——那狗縱身一跳，前爪已經撲到他的胸

膛上了。他迅即向後翻身，他感覺到了它熱烘烘的氣息，看到了一英吋長的牙齒……但是那狗的撲力過大，從他身上滾過去了。哈利眼花繚亂，覺得他的肋骨似乎斷了，他試著想站起來；他能聽到狗在原地打轉嗥叫，準備再度發動攻擊。榮恩站了起來。狗又向他們撲過來，榮恩把哈利推到一邊，那狗咬住了榮恩伸出來的手臂。哈利猛衝過去，抓了一把狗毛，但那只狗毫不費力地拖著榮恩走了，好像榮恩是個布娃娃。

然後，不知什麼地方出來的東西打中了哈利的臉，打得很厲害，哈利再次跌倒。他聽到妙麗尖叫著喊痛，也跌倒在地。哈利摸索著找魔杖，一面眨著眼擠掉眼睛裡的血……「路摸思！」他低聲說。

魔杖發出的光芒讓他看列了一段粗壯的樹幹，他們追趕斑斑已經追到渾拚柳的樹影裡了。這棵樹的枝條正在搖動，好像在大風裡一樣，樹枝前後搖擺，不讓他們再往前進。

那裡，就在樹根旁邊，就是那條狗，它正拖著榮恩後退到樹根處的一個大口子裡去。榮恩狂怒地打鬥著，但是他的腦袋和軀幹已經看不見了……

「榮恩！」哈利大叫，想跟進去，但一根大樹枝死命打下來，哈利被迫再度後退。

現在他們只能看到榮恩的兩條腿了，這兩條腿夾著一處樹根不放，想要阻止那條狗把他進一步拖到地下去。然後一聲可怕的巨響，像放槍一樣，榮恩的腿斷了，一眨眼，他的腳就看不見了。

「哈利……我們必須找人幫忙了……」妙麗哭了，她也在流血，渾拚柳剮破了她的肩。

「不行！那東西大得能吃掉他，我們沒有時間了！」

「沒人幫忙，我們無論如何對付不了！」

另外一根樹枝向他們打過來，小枝條扭結在一起，像拳頭一樣。

「如果那條狗能進去，我們也能。」哈利喘著氣說，來回地奔跑著，努力想在這些惡意揮動著的枝條之間找到一條通道，但是他不遭枝條的痛打就一英吋也靠近不了那棵樹的根部。

「哦，救命，救命。」妙麗發狂似地低語著，搖搖晃晃地跳來跳去，「勞駕……」

歪腿向前衝過去。它在枝條之間躲躲貶貶地穿行著，好像是條蛇，然後它把前爪搭在樹幹的一個節疤上。

突然，這棵樹好像變成了大理石，不再動彈了，所有樹葉都靜止不動了。

「歪腿！」妙麗低聲叫著，拿不定主意似的。現在她把哈利的胳膊抓得很緊很痛。「它怎麼會知道——？」

「它和那條狗是朋友，」哈利陰鬱地說，「我看到過它們在一起，來吧，魔杖伸著別動。」

幾秒鐘之內，他們就走到了樹幹旁邊，但是在他們走到洞口以前，歪腿就已經把它那瓶刷似的尾巴一甩，先溜進去了。哈利跟著進去了。他腦袋衝前爬了進去，順著一道土坡往下滑，滑到底是一條很矮的地道。歪腿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它的眼睛在哈利的魔杖發出的光芒中閃爍。幾秒鐘以後，妙麗也搖搖擺擺地滑到哈利旁邊來了。「榮恩在哪裡？」她害怕地問道。

「這裡走。」哈利說。他駝著背，跟著歪腿朝前走。

「這條地道出口在哪裡呀？」妙麗在哈利身後氣都喘不過來地問。

「不知道……劫盜地圖上標出了這條通道，不過弗雷和喬治說，從來沒有人走過。這條路在地圖邊上消失了，但是看上去它的盡頭是在活米村村……」

他們儘快前進，腰彎得幾乎不能再彎了；歪腿在他們前方，尾巴上下跳

動，時隱時現。這條通道無窮無盡，感覺上至少和到蜂蜜公爵糖果店的那條一般長。哈利這時心裡想的只有榮恩，還有那條大狗會對榮恩幹什麼……他的呼吸急促，胸口刺痛，因為他是低頭彎腰向前跑的……然後，地道開始上升；再前進一段路，地道變得彎彎曲曲，歪腿也不見了。但是，通過一處小開口，哈利可以看見一縷模糊的光線了。

哈利和妙麗停了下來，喘了口氣，從側面往前進。兩人都舉起魔杖照路，看前面有什麼。

那是一間房子，一間亂七八糟、滿是灰塵的房子。壁紙已經從牆上脫落，地板上到處都是污漬，一件件傢具都破損了，似乎是人打壞的，窗子都用木板釘住了。

哈利瞥了妙麗一眼，她顯得疲憊不堪，但她點點頭。

哈利使勁鑽出洞穴，向四面張望。房間裡沒有人，但右邊一扇門開著，通往一條幽暗的過道。妙麗突然又抓住哈利的手臂，她的大眼睛掃視著那些木板釘住的窗子。「哈利，」她低聲道，「我想我們是在尖叫屋裡。」

哈利向四周看了看。他的目光落到了附近的一把木椅上，椅子上扯去了一大塊木板，一條腿也不見了。「鬼不會幹這種事的。」他慢慢地說。

這時，頭頂上傳來吱吱嘎嘎的聲音，樓上有什麼東西在移動。兩人都抬頭望著天花板。妙麗把哈利的手臂抓得那樣緊，以致哈利的手指都失去知覺了。他對她揚揚眉毛，她又點點頭，放開了他的手臂。

他們儘量悄悄地爬出去到了廳裡。再爬上那道快要崩潰的樓梯。所有東西都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但地板上不是這樣，有什麼東西被人拖上了樓，在地板上留下一道發亮的寬印跡。

他們走到那黑暗的樓梯平台了。

「吶剋斯1」兩人一起唸唸有詞，於是，兩條魔杖末端的光芒就消失了。只有一扇門是開著的。他們潛行過去，聽到門後面有動靜：一聲低低的呻吟，然後是一聲貓感到滿足時的嗚嗚叫聲，既深沉又響亮。他們

最後交換了一下眼色，點點頭。

哈利緊握魔杖，踢開了房門。

一張豪華的四柱床，床四周的帷幕全是灰塵，歪腿伏在床上，看見他們就響亮地嗚嗚叫著，表示滿意。在歪腿旁邊的地板上，榮恩抓著自己的一條腿，腿伸得很不自然。

哈利和妙麗趕快衝到他面前。

「榮恩——你沒事吧？」

「那條狗哪裡去了？」

「那不是狗。」榮恩呻吟道。由於疼痛，他牙關緊咬。「哈利，這是個陷阱……」

「什麼——？」

「他就是那狗……他是個阿尼馬格斯……」

榮恩向哈利肩頭看去。哈利飛快地轉身。啪的一聲響，陰影裡的那個人關上了他們身後的門。

一團骯髒、糾結的頭髮一直垂到肘部；如果藏在又深又黑的眼眶裡的眼睛不發光，他就可能是具屍體；蠟狀的皮膚緊貼在臉上的骨架上，看上去活像骷髏頭一樣。他齜著黃牙咧嘴笑著，是天狼星·布萊克。

「去去，武器走！」他嘶啞著聲音說，用榮恩的魔杖指著他們。哈利和妙麗的魔杖都脫手而去，高高地飛在空中，被布萊克接住了。然後他向前跨了一步，他盯著哈利。「我想你們會來幫助朋友的。」他啞著嗓子說。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是他好久沒有說過話了。「你爸爸也會這樣對待我的。你們真勇敢，沒有去找老師。我感激……這樣事情就容易得多……」

哈利耳朵裡迴響著他奚落他爸爸的話，好像布萊克剛才是大聲喊出的一樣。哈利胸中仇恨沸騰，因此沒有地方讓恐懼停留了。他生平第一次那樣地渴望魔杖回到手中，不是為了保衛自己，而是進行攻擊……殺人。他向前衝去，心裡並不明白自己要幹什麼，但是，他兩旁都有突然的動作，兩雙手抓住了他，把他拖了回來。

「不。哈利！」妙麗害怕地對他耳語。

然而，榮恩對布萊克說話了。「如果你要殺哈利，那你要把我們也殺死！」他狂怒地說，儘管用力站起來的動作已經弄得他臉色更加蒼白，而且他說話時人都有點搖晃。

布萊克那雙幽暗的眼睛裡有什麼東西在閃爍。「躺下，」他平靜地對榮恩說道，「你要把那條腿傷得更厲害了。」

「聽到我的話了嗎？」榮恩有氣無力地說，儘管他此時痛苦地抓住哈利才能站直。「你必須把我們三人全都殺死！」

「今晚這裡只會有一次謀殺。」布萊克說，他的笑意更濃了。

「為什麼這樣？」哈利吐了一口唾沫，努力要掙開榮恩和妙麗。「上次就不在乎，是不是？為了把彼得·佩迪魯弄到手，就可以毫不在乎地把那麼多麻瓜都殺了……在阿茲卡班發瘋，那有什麼要緊？」

「哈利！」妙麗啜泣著說，「安靜！」

「他殺了我的媽媽和爸爸！」哈利吼道，用力一掙，掙脫了榮恩和妙麗的束縛向前衝去。他忘記了有關魔法的事了，他忘記了自己又矮又瘦，只有十三歲，而布萊克是身材高大的成人。哈利心裡只知道他要儘量傷害布萊克，而不在乎自己要因此而受到多少傷害……

也許是因為看到哈利做這樣的蠢事感到了震動，布萊克沒有及時舉起魔杖。哈利的一隻手抓住布萊克拿魔杖的那隻手，迫使魔杖的末端改變了方向；哈利另一隻手的指關節撞上了布萊克腦袋的一邊，兩人向後跌倒，撞到牆上……

妙麗尖叫；榮恩狂叫；布萊克手裡的魔杖向空中發出一道火花，離哈利的臉只有幾英吋；哈利覺得他手指下面那條皺縮的手臂發狂似的扭動著，但他抓住不放，他用另一隻手猛打著凡是他能夠得著的布萊克身體的各個部位。但是布萊克閒著的那隻手找到了哈利的喉嚨……「不要。」他低聲說，「我已經等待得太久……」手指捏緊了，哈利透不過氣來，眼鏡歪到了一邊。

然後他看見妙麗的腳不知從哪裡踢了出來。布萊克負痛哼了一聲，放開了哈利。榮恩撲到布萊克拿魔杖的手上，哈利聽到輕輕的一聲碰撞……他掙扎著擺脫了糾纏在一起的人體，看見他自己的魔杖滾在地板上，他全身撲過去，但是——「啊！」

歪腿也來加入了戰鬥，兩隻前爪都深深陷進了哈利的手臂。哈利甩脫了它，但是歪腿現在對著哈利的魔杖衝過去……

「別，你別！」哈利大吼道，他對準歪腿踢了一腳，使得它跳到一邊去了，吐著氣；哈利抓起魔杖轉過身來——「讓開！」他對妙麗和榮恩大叫。

他們不需要人告訴第二次。妙麗大口喘著氣，嘴唇流著血，爬到一旁，抓起了她和榮恩的魔杖。榮恩往那張床爬去，然後癱倒在床上，喘著氣，蒼白的臉色現在夾雜著紫色，雙手抓著那條斷腿。

布萊克攤開四肢倒在牆邊，瘦瘦的胸膛迅速起伏，看著哈利慢慢走近，哈利的魔杖直指布萊克的心臟。「要殺我嗎，哈利？」他小聲說。

哈利正站在他面前，魔杖仍舊指著他的胸膛，朝下看著他。一道青黑色傷痕正在布萊克左眼周圍出現，他的鼻子在流血。

「你殺了我的父母。」哈利說，聲音稍稍有些顫抖，但他拿魔杖的手是穩定的。

布萊克用他那雙深陷的眼睛瞪視著哈利。「我不否認這一點，」他很平靜地說，「但是如果你知道全部內情……」

「全部內情？」哈利重複道，耳朵裡有一種激烈的撞擊聲。「你把他們

出賣給佛地魔，這就是我必須知道的全部內情！」

「你一定要聽我說，」布萊克說道，現在他的聲音裡有了一種迫切的調子，「要是你不了——不瞭解——你會後悔的。」

「我瞭解的比你想象的多多了，」哈利說，聲音顫抖更厲害，「你從來沒聽到過她的叫喊，是不是？我的媽媽……努力不讓佛地魔殺我……而你做了那件事……你做了……」

他們倆沒來得及再說別的，一個薑黃色的東西從哈利面前飛跑過去；歪腿跳到布萊克的胸膛上，蹲在那裡不走，正待在他的心臟部位。布萊克眨了眨眼睛，向下看著那只貓。「走開。」他喃喃地說，努力要推開歪腿。

但是歪腿把爪子深插到布萊克的袍子裡，就是不動。它把它那張醜陋的臉轉向哈利，用那雙黃色的大眼睛看著他。在他左邊，妙麗抽泣了一聲。

哈利瞪著布萊克和歪腿，魔杖抓得更緊了。要是他把那只貓也殺了，那又怎麼樣？那只貓和布萊克是一夥的……如果它努力保護布萊克而不惜一死，那與他哈利無關……如果布萊克要救它，那只能說明他對歪腿的關心勝過對哈利雙親的關心……哈利舉起魔杖。現在正是大好時機，現在正是為他的媽媽和爸爸報仇的時機。他要殺死布萊克，他必須殺死布萊克。這是他的機會……這幾秒鐘很長，哈利仍舊站在當地一動不動，魔杖舉著；布萊克向上瞪著他，歪腿蹲在他胸膛上。榮恩那有些刺耳的呼吸聲從靠近床的地方傳過來；妙麗很安靜。

然後又有了新的聲音——地板上迴響著低沉的腳步聲——有人在樓下走動。

「我們在這裡！」妙麗突然大聲叫喊起來，「我們在這裡——天狼星·布萊克——快！」

布萊克大吃一驚，身子一動，歪腿險些被晃下來；哈利痙攣地抓住魔杖——現在就幹！他腦子裡有一個聲音在說——但是雷鳴似的腳步聲上來了，而哈利還是沒有動手。

房間的門在一陣火花迸射中被撞開了，哈利飛快轉身，這時路平教授撞進房間，臉上毫無血色，魔杖舉著，隨時準備著。他的目光閃爍著掠過躺在地板上的榮恩、妙麗，然後哆嗦著掠過房門，掠過哈利，這時哈利還站在那裡用魔杖指定布萊克，然後，目光掠到布萊克身上。這時布萊克在哈利腳下，崩潰了，還流著血。

「去去，武器走！」路平大叫。

哈利的魔杖再度從他手裡飛脫，妙麗手裡拿的那兩根也是一樣。路平敏捷地抓住這三根魔杖，然後走進房間，瞪眼看著布萊克，歪腿仍舊蹲在他胸膛上保護著他。

哈利站在當地，突然感到很空虛。他沒有完成那件事。他緊張得沒做成。布萊克要被交給催狂魔了。

然後路平說話了，聲音古怪，是帶有某種壓抑著感情的聲音：「他在哪裡，天狼星？」

哈利趕快看著路平。他不明白路平是什麼意思。路平說的是誰？他轉身又去看布萊克。

布萊克臉上沒有表情。過了幾秒鐘，他一動不動。然後，他很慢地舉起那只空閒的手，直指著榮恩。哈利迷惑不解，也看著榮恩，榮恩一副惶惑的樣子。

「但是……」路平喃喃地說道，專心致志地看著布萊克，像是在解讀他的心思，「為什麼以前他沒有露出真相？除非……」路平的眼睛突然睜大了，好像在看布萊克以外的什麼東西，而其餘的人誰也看不見，「除非他就是那個……除非你沒有告訴我就……變換了？」

布萊克一直凝視著路平的臉，很慢地點了點頭。

「路平教授，」哈利響亮地打斷他，「怎麼回事……」

但他永遠沒能問完這個問題，因為他看見的景象讓他的喉嚨發不出聲音

了。路平放下魔杖，走到布萊克身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了起來，歪腿因此跌到地板上，路平抱住布萊克好像兩兄弟一樣。

哈利覺得胃裡一陣天翻地覆。

「我不信！」妙麗尖叫。

路平放開布萊克轉向她。她已經從地板上站了起來，指著路平，眼睛睜得大大的。「你——你——」

「妙麗——」

「——你和他！」

「妙麗，鎮靜。」

「我誰也沒說！」妙麗尖叫，「我一直在為你掩蓋——」

「妙麗，請你聽我說！」路平大叫，「我可以解釋——」

哈利覺得自己在發抖，不是由於害怕，而是由於一陣新的狂怒。

「我信任你，」他對路平大叫，他的聲音抖得失去了控制，「而你卻一直是他的朋友！」

「你們錯了，」路平說，「十二年來，我不是布萊克的朋友，但我現在是了……讓我解釋……」

「不！」妙麗尖叫，「哈利，別相信他。他一直在幫助布萊克進城堡，他也要你死——他是狼人！」

一陣沉寂。現在大家的眼睛都轉向了路平，路平儘管相當蒼白，卻很鎮靜。「這和你平時的水平不相稱啊，妙麗，」他說，「恐怕只有平時的三分之一。我並沒有一直幫助布萊克進城堡，我肯定不希望哈利死

掉……」他臉上一陣古怪地顫抖。「但是我不否認我是狼人。」

榮恩想再站起來，但沒有成功，痛得哼了一聲又跌倒了。路平向他走過去，神色很是關心，但榮恩氣喘吁吁地說：「離開我，狼人！」

路平停住了，一動不動。然後，他顯然作了一番努力才轉向妙麗說：「你知道多久了？」

「好久了，」妙麗低聲說：「我做了石內卜教授佈置的論文以後……」

「他會高興的，」路平冷淡地說，「他佈置那篇論文，希望你們之中有誰會懂得我那些癥狀意味著什麼。你是查看過月亮盈虧表知道我總是在滿月時發病？要不然就是你知道幻形怪看見我就變成了銀球——月亮？」

「兩件事都是。」妙麗平靜地說。

路平勉強笑了一聲，說：「就我所知，你是你這個年齡段裡最聰明的女巫，妙麗。」

「我不是。」妙麗低聲說，「如果我稍稍聰明一點，我早就對每一個人都說你是狼人了！」

「不過他們已經知道了，」路平說，「至少老師們都知道。」

「鄧不利多知道你是狼人還聘用你？」榮恩氣喘吁吁地說，「他瘋了嗎？」

「有些老師是這樣想的，」路平說，「他不得不做了許多工作才說服了某些老師，讓他們認為我是可以信任的——」

「但是他錯了！」哈利大叫，「你一直在幫他進城堡！」他指著布萊克，布萊克已經走到床邊倒在上面，一隻顫抖的手掩住了臉。歪腿跳到他身旁，趴到他膝上，滿意地嗚嗚叫著。榮恩拖著傷腿慢慢離開了他們。

「我並沒有一直幫助天狼星。」路平說，「如果你們給我機會，我會解釋的。看——」

他分開哈利、榮恩和妙麗的魔杖，把它們分別擲回原主。哈利抓住自已的，很是驚訝。

「好吧，」路平說，把他自己的魔杖插回了腰帶裡。「你們有武裝了，我們沒有。現在你們可以聽我說了吧？」

哈利不知道應該怎樣看待這件事。這是在耍花招嗎？「如果你沒有一直在幫他，」他說，憤怒地瞥了布萊克一眼。「你怎麼知道他在這裡？」

「地圖啊，」路平說，「那張劫盜地圖。我剛才在辦公室裡看來著——」

「你知道怎麼用嗎？」哈利懷疑地問道。

「當然會用，」路平說，不耐煩地揮了一下手。「是我幫著畫的。我就是月影——這是在校時朋友送我的綽號。」

「你畫的——？」

「重要的是，今晚我正在仔細地看著這張地圖，因為我覺得你、榮恩還有妙麗可能偷偷溜出了城堡，在海格的鷹馬被處決以前去看他。我說得對吧，是不是？」他開始踱來踱去，看著他們。他腳邊揚起了一些灰塵。「你可能穿著你爸爸的隱形斗篷，哈利。」

「你怎麼知道我有那件隱形斗篷的？」

「有多少次我看見詹姆隱沒在那件衣服之下啊……」路平說，又不耐煩地揮了一下手。「問題在於，即使你穿上隱形斗篷，地圖上也會顯示出來的。我看著你們穿過場地走進海格的小屋。十分鐘以後，你們離開海格，向城堡走回來。但是你們又有了別的同伴。」

「什麼？」哈利說，「不，我們沒有！」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路平說道，仍舊在踱步，不去理會哈利打斷他的話。「我以為地圖失靈了。他怎麼會和你們在一起呢？」

「沒有人和我們在一起！」哈利說。

「然後我看見另外一個小點，迅速地向你們移動，那小點標明是天狼星·布萊克……我看見他和你們撞在一起，我看著他把你們之中的兩個人拉進那渾拚柳裡面去……」

「我們之中的一個！」榮恩惱怒地說。

「不，榮恩，」路平說，「兩個。」他停住不走了，眼睛看著榮恩。「你說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耗子？」他平淡地問。

「什麼？」榮恩說，「斑斑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都有，」路平說，「我能看一下那耗子嗎？」

榮恩躊躇了，然後把手伸進袍子。斑斑出現了，絕望地猛烈搖動著。榮恩不得不去抓那條長而禿的尾巴，以防它逃走。歪腿在布萊克膝頭上站了起來，低低地叫著。

路平更走近了榮恩一些。他專心地看著斑斑，似乎屏住了呼吸。

「什麼？」榮恩又說，握著斑斑讓它更靠近自己，看上去很害怕。「我的耗子能和什麼事情有關係呢？」

「這不是耗子。」布萊克突然啞著嗓子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它當然是耗子——」

「不對，它不是，」路平平靜地說，「他是男巫。」

「是個阿尼馬格斯，」布萊克說，「名字叫彼得·佩迪魯。」

* * *

1 希臘神話中管理黑夜的女神。

第18章　月影，蟲尾，獸足和鹿角

幾秒鐘之後，大家才理解到這句話簡直是匪夷所思。然後榮恩說出哈利心裡想的話：「你們兩個人都有精神病。」

「可笑！」妙麗聲音微弱地說。

「彼得·佩迪魯已經死了！」哈利說，「十二年前他就殺死了他！」他指著布萊克。

布萊克的臉痙攣性地扭曲起來。「我是想殺他，」他咆哮道，一嘴黃牙又露了出來，「但是小彼得占了上風……不過這次可不能了！」布萊克向斑斑猛衝過去，歪腿被摔到了地板上；布萊克的身體壓到了榮恩斷腿上，榮恩痛得大叫起來。

「天狼星，別！」路平大叫，自己也撲向前去，又把布萊克從榮恩那裡拖開，「等等！你不能就這樣幹……必須讓他們理解……我們一定要解釋……」

「我們可以事後解釋！」布萊克咆哮道，努力推開路平，一隻手仍然在空中抓著，好像想去抓斑斑。斑斑像小豬一樣長聲尖叫，亂抓榮恩的臉和脖子，想逃走。

「他們……有權……知道……所有的事情！」路平喘著氣，仍然想抓住布萊克。「榮恩把它當寵物養！它有些地方連我也不懂！還有哈利……你必須把真相告訴哈利，天狼星！」

布萊克停止了掙扎，但他那雙凹陷的眼睛仍舊盯著斑斑，斑斑緊貼在榮恩那雙被咬抓得流血的手下面。

「那好吧，」布萊克說，眼睛仍舊盯著那耗子，「願意告訴他們什麼你就告訴吧，不過要快。人們曾經以謀殺罪名把我囚禁了起來的，現在我就來犯這個謀殺罪。」

「你們是瘋子，你們倆都是。」榮恩沒有把握地說，轉頭望了一下哈利和妙麗，尋求他們的支持。「我已經聽夠了。我走了。」他試圖靠那條好腿站起來。

路平又舉起魔杖指著斑斑。「你應該聽我說完，榮恩，」他平靜地說，「你聽的時候，抓緊彼得別讓他逃走。」

「它不是彼得，它是斑斑！」榮恩大叫道，想迫使那只耗子回到他的衣袋裏去；但是斑斑掙扎得太厲害了，榮恩搖晃了一下，失去平衡。

哈利扶住了榮恩，把他推回到床上。然後，哈利不去理會布萊克，轉而面對路平。「有證人看見彼得·佩迪魯死掉了，」他說，「一條街的證人！」

「他們沒有看見他們以為他們看見的東西！」布萊克狂暴地說，仍舊盯著在榮恩手裡掙扎不已的斑斑。

「大家都認為天狼星殺了彼得。」路平點著頭說，「我自己也曾經這樣相信，直到今晚我看那張地圖的時候。因為劫盜地圖從不說謊……彼得還活著。榮恩正抓著他，哈利。」

哈利看看榮恩，目光相遇，他們的心裡產生了一樣的想法：布萊克和路平兩人精神都不正常。他們說的話毫無意義。斑斑怎麼會是彼得·佩迪魯呢？阿茲卡班畢竟把布萊克的精神摧毀了……但是路平為什麼配合他呢？

接著妙麗說話了，是用那種顫抖的、本來可能是鎮靜的那種聲音，好像努力要使路平教授有理性地說話似的。「但是路平教授……斑斑不可能是彼得·佩迪魯……這不可能是真的，你知道這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是真的呢？」路平鎮靜地說，好像他們是在課堂上，而妙麗只不過是在用格林迪洛做實驗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問題而已。

「因為……因為如果彼得·佩迪魯曾經是阿尼馬格斯的話，人們會知道的。我們在麥教授的課上學過阿尼馬吉。我做完作業就查閱了一下這類東西……魔法部對能夠變成動物的男巫和女巫是進行監督的；有記錄表明他們都變成了什麼動物，還有他們的標記和東西……我查了麥教授的記錄，本世紀只有七個阿尼馬格斯，而彼得·佩迪魯的名字不在那張名單上。」

哈利暗自佩服妙麗在家庭作業上下的功夫，但這種感覺立刻被路平的大笑聲打斷了。「你又對了，妙麗！」他說，「但是魔法部從來不知道霍格華茲有三名未經登記的阿尼馬格斯。」

「要是你想把事情告訴他們，那就快一點兒，路平。」布萊克咆哮道，他仍舊在注視著斑斑每一次絕望的掙扎。「我已經等待了十二年，我不願意再等很久了。」

「好……但是你要幫助我，天狼星，」路平說，「我只知道開頭……」

路平停住不說了。他身後傳來響亮的破裂聲，臥室的門自己開了。五個人都看著那門。路平走過去，向樓梯平台那邊看著。

「沒有人……」

「這地方鬧鬼！」榮恩說。

「不對，」路平說，仍舊迷惑不解地看著那扇門，「這所尖叫屋從來沒鬧過鬼……村民們經常聽到的尖叫和嗥叫是我發出來的。」他把眼睛面前的灰色頭髮拂開，考慮了一會兒，然後說：「這裡就是所有事情開始的地方……我變成狼人以後，如果我沒有被咬的話，這些事本來都不會發生的……要是我不那麼莽撞的話……」他顯得清醒而疲倦。

榮恩想插嘴，但是妙麗說：「噓！」她專心地看著路平。

「我被咬時還很小。我的雙親試過各種辦法，但在那時這是沒救的。石內卜教授給我配的藥劑是最近才發現的。你們要知道，這種藥讓我變得安全了。只要我在月圓前一個星期服下這種藥劑，我變形時就會保持理智……我能夠蜷伏在辦公室裡，做一隻無害於人的狼，等待滿月過去。

「然而，在發現縛狼汁以前，我每月一次變成一頭不折不扣的狼。我本來是不可能來到霍格華茲的，其他家長不可能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接觸我。

「但是後來鄧不利多當了校長，他很有同情心。他說，只要採取某些預防措施，沒有理由不讓我到這學校來……」路平嘆了口氣，面對著哈利，「幾個月以前，我告訴你說，那棵渾拚柳是我到霍格華茲的那年種的。其實是為了我到霍格華茲才種的。這所房子……」路平悲哀地環顧四周，「到這裡來的那條地道……是為了供我使用才開的。一月一次，我被偷偷地送出城堡，送到這裡來變形。在地道口種那棵樹，是為了不讓任何人在我對人有危險時遇到我。」

哈利不明白路平說這些有什麼意思，但他還是聽得著了迷。除了路平的聲音之外，惟一的聲音就是斑斑因為害怕而發出的尖叫。

「在那些日子裡，我的變形是……是很可怕的。變成狼人是非常痛苦的。我要咬人時卻遠離人群，所以我就咬自己抓自己。村民們聽到的那些噪音和尖叫，就以為他們聽到的是特別兇猛的鬼怪發出的聲音。鄧不利多鼓勵人們傳播這類謠言……即使是現在，儘管這所房屋多年沒有這種聲音了，村民們還是不敢走近它……

「但是，當時的我，除了變形以外，比以前更快樂了。我第一次有了朋友，三個好朋友。天狼星·布萊克……彼得·佩迪魯……當然，還有你爸爸，哈利……詹姆波特。

「那麼，我的三個好朋友不可能不注意到我每月失蹤一次。我編造了各種故事。我告訴他們我媽有病，我必須回家去看她……我特別擔心他們一旦發現我是狼人就會不理我。但是，當然……妙麗，他們就像你一樣，悟出了事情真相……

「而且他們根本沒有不理我。他們反而為我做了些事情，讓我不但可以忍受變形的痛苦，而且讓變形時期成為我這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們學會了阿尼馬吉。」

「我爸也是嗎？」哈利驚奇地問。

「是的，的確如此。」路平說，「他們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才做到這一點。你爸爸和在這裡的天狼星是全校最聰明的學生。他們是幸運的，因為阿尼馬吉變形術有可能走火入魔出大錯——所以魔法部才密切注視那些想這樣做的人。彼得需要天狼星和詹姆的大力協助。最後，在我們五年級的時侯，他們學會了變形。他們每人都可以隨意變成不同的動物。」

「但是這情況對你有什麼幫助呢？」妙麗問，似乎有些迷惑不解。

「他們不能以人的形態和我做伴，於是他們就以動物的形態和我做伴。」路平說道，「狼人只對人有危險。他們每月披著詹姆的隱形斗篷溜出城堡。他們變形……彼得變成最小的動物，因此可以鑽到渾拚柳打人的枝條下面去按那讓這棵樹靜止的節疤。然後他們就滑下地道找我。在他們的影響下，我不那麼危險了。我的軀體還是狼，但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我的心智就不那麼像狼了。」

「路平，快一點兒！」布萊克咆哮道。他仍在注視著斑斑，臉上露出一種可怕的渴望。

「就說到了，天狼星，就說到了……既然我們都能變形了，我們面前就展開了令人極其興奮的各種可能性。我們很快就離開了尖叫屋，在夜間到學校場地和村子裡遊蕩。天狼星和詹姆變成很大的動物，能夠威懾住狼人。我想霍格華茲沒有任何學生能像我們那樣瞭解霍格華茲的場地和活米村村……因此我們就畫了那張劫盜地圖，並且簽上了我們的化名。天狼星是獸足，彼得是蟲尾，詹姆是鹿角。」

「什麼樣的動物——？」哈利開口問。

但是妙麗打斷了他。「那仍舊非常危險！黑夜裡和一個狼人到處亂跑！要是他一不留神咬了什麼人怎麼辦？」

「這種想法現在仍舊讓我不得安寧，」路平沉重地說，「而且是有差點就咬了人的事，有許多次。事後我們就拿這樣的事說笑話。當時我們年輕，不懂事，只管為自己的聰明而得意。

「當然，有時我心裡有愧，覺得辜負了鄧不利多的信任……其他校長沒

一個肯接受我的時候，他接受了，而且他一點兒也不知道我破壞了守則，這守則是他為了我以及他人的安全而制訂的。他一直不知道我領著三個同學非法學成了阿尼馬吉。每次我們坐下來計划下個月的冒險行動時候，我一直想辦法忘記這種負罪感，而且我沒有變……」

路平的臉板起來了，聲音裡帶著自我嫌惡。「這一年裡，我一直在和自己鬥爭，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告訴鄧不利多：天狼星是阿尼馬格斯。但是我沒有說。為什麼呢？因為我太怯懦。告訴他，就意味著我在學生時代曾經辜負他的信任，意味著承認我還曾帶領他人和我在一起……而對於我來說，鄧不利多的信任極其重要。我還是孩子的時候，他接受我入學，我成年以後到處碰壁，因為我是狼人而找不到有報酬的工作，他卻給了我工作。這樣，我就說服了自己，認為天狼星是利用他從佛地魔那裡學來的邪法混進學校的，他成為阿尼馬格斯和這毫無關係……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石內卜對我的看法一直是對的。」

「石內卜？」布萊克啞著嗓子說道，幾分鐘以來第一次不看斑斑而看路平，「石內卜和這件事有什麼相干？」

「他在這裡，天狼星，」路平沉重地說，「他也在這裡教課。」他抬頭看了看哈利、榮恩和妙麗。「石內卜教授在學校裡和我們在一起。他曾極力反對任命我當黑魔法防禦術課的教師。他一直在告訴鄧不利多說我不可信任。他有他的理由……你看，天狼星曾經對他開過玩笑，差點沒送了他的命，那次玩笑和我也有關係……」

布萊克發出表示嘲笑的聲音。「他活該，」他冷笑道，「偷偷摸摸地到處張望，想知道我們要幹嗎……他希望能弄得我們被開除才好……」

「賽佛勒斯對我每月到哪裡去特別感興趣，」路平告訴哈利、榮恩和妙麗，「我們同一個年級，你知道。我們……哦……都不大喜歡對方。他特別不喜歡詹姆。妒忌，我想是，妒忌詹姆在魁地奇球場上的才能……無論如何，石內卜看見我有一天傍晚和龐芮夫人一起穿過場地，她領著我到渾拚柳那裡去變形。天狼星告訴賽佛勒斯：只要用一根長棍碰一下樹幹上的節疤，就能跟著我進樹洞；天狼星認為這樣做……哦……很有趣。唔，石內卜當然就這麼試了……如果他走到房子這裡，他就會遇到徹頭徹尾的狼人……但是你爸爸，他聽到天狼星做的事以後，就跟在石內卜後面，把他拉了回來，他自己也是冒了生命危險的……但是，石內卜看見我了，在地道的盡頭。鄧不利多不准他告訴任何人，不過，從那時候開始，他知道我是什麼了……」

「怪不得石內卜不喜歡你，」哈利慢慢地說，「因為他以為你也參加開玩笑了？」

「對。」路平身後牆邊一個冷酷的聲音說。

賽佛勒斯石內卜拉掉隱形斗篷，他的魔杖直指路平。

第19章　佛地魔的僕人

妙麗尖叫起來。布萊克一跳站了起來。哈利跳了起來，好像猛然觸了電。

「我在渾拚柳樹根底下發現了它，」石內卜說，把隱形斗篷扔到一邊，同時仍舊小心不讓他的魔杖偏離路平的胸膛，「很有用，波特。我謝謝你了……」

石內卜稍稍有點兒喘不上氣來，但他一臉壓不住的勝利感。「你也許不明白我怎麼會知道你在這裡？」他說。眼睛發著光，「我剛剛到你的辦公室去了，路平。你今晚忘記吃藥了，所以我拿了一大杯過去。幸而我這樣做了……我的意思是說，我走運。有張地圖放在你的桌子上。看一眼，我就明白了我需要明白的一切。我看見你沿著這條過道走，然後就消失了。」

「賽佛勒斯，你錯了，」路平急切地說，「你沒有聽到全部內容……我可以解釋天狼星來這裡不是要殺哈利……」

「今晚又要多兩個人去阿茲卡班了，」石內卜說道，這時他的眼睛狂熱地發亮，「我倒有興趣看看鄧不利多聽到這些會怎麼樣……他相信你是無害的，你知道的，路平……一個馴服的狼人……」

「你這傻瓜，」路平溫和地說，「一個學生水平的投訴就能把一個無辜的人送到阿茲卡班去嗎？」

砰！石內卜的魔杖末端爆發出蛇一樣的帶子，並且自動纏繞在路平的嘴、手腕和腳踝上。路平失去平衡，倒在地板上，不能動了。

布萊克怒吼一聲，向石內卜撲去，但是石內卜的魔杖直指向布萊克的雙眼之間。「說出理由來，」他低聲說，「說出這樣做的理由，我發誓我

會。」布萊克一點兒不動了。這時，人們沒法判斷誰臉上露出的仇恨更深。

哈利站在那裡，不知道應該做什麼，也不知道應該相信誰。他看看榮恩和妙麗。榮恩像他一樣搞不清，只是還在努力抓住不斷掙扎的斑斑。然而，妙麗卻猶猶豫豫地向石內卜跨出一步，喘不過氣似的說：「石內卜教授……聽……聽聽他們非說不可的話，這也沒有什麼妨礙，是不是？」

「格蘭傑小姐，你已經面臨著暫時停學的危險了，」石內卜吐了一口唾沫。「你、波特和榮恩太不像話了，竟然與證明有罪的謀殺者還有狼人為伍。保持沉默吧。哪怕你這輩子就這一次。」

「不過要是……要是以前有過錯誤……」

「住嘴，你這傻丫頭！」石內卜大聲喝道，突然之間發起狂來。「不要對你不懂的事情妄加議論！」他的魔杖末端冒出幾粒火花，這魔杖仍舊指著布萊克的臉。妙麗不說話了。

「復仇的滋味是很甜蜜的。」石內卜對布萊克說，「我曾經多麼希望抓到你的人就是我啊……」

「那次玩笑又在對你起作用了，賽佛勒斯，」布萊克咆哮著說，「只要那男孩把斑斑帶回城堡，」他腦袋往榮恩那邊一擺。「我就安安靜靜地跟你走……」

「到城堡去？」石內卜奉承討好地說，「我認為我們不必走那麼遠。我要做的只是，一走出那棵柳樹，就叫來那些催狂魔。它們看見你會非常高興的，布萊克……我敢說，會高興得給你一個小小的吻呢……」

布萊克臉上殘存的一點血色現在也沒有了。「你……你一定要聽我說完，」他嘶啞著嗓子說，「那耗子……看那耗子……」

但是石內卜眼睛裡有一種瘋狂的光芒，是哈利以前從來沒見過的。石內卜好像已經失去理智了。「來吧，你們大家。」他說。他一彈手指，捆路平的帶子的末端就都飛到了他手裡。「我來拖這個狼人。也許催狂魔

也會吻他一下的……」

哈利想也沒想就三大步跨過房間，堵住了門。「讓開，波特，你的麻煩已經夠多的了，」石內卜咆哮道，「要是我不在這兒救了你……」

「路平教授今年有一百次機會可以殺了我，」哈利說，「我有許多次單獨和他在一起，向他學抵抗催狂魔的方法。如果他是布萊克一夥的，那時他為什麼不結果了我？」

「別問我狼人的心態。」石內卜聲音尖厲地說，「讓開，波特。」

「你真可憐！」哈利大叫，「只不過因為當學生時他們和你開過玩笑，你就連聽他們說話都不……」

「住嘴！不准對我這樣說話！」石內卜尖叫著，看上去更加瘋狂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波特！我剛剛救了你的命。你應該跪下來感謝我才是！如果他殺了你，那你是活該！你就會和你爸爸一樣地死去吧，太傲慢自大，不相信自己對布萊克看走了眼……現在，讓開，要不然我就強迫你讓開。讓開，波特！」

片刻之間，哈利就下定了決心。石內卜還沒有來得及向他跨出一步，他已經舉起了魔杖。

「去去，武器走！」他大叫道——不過這樣叫的不止他一個人。一聲爆炸，震得那扇門在鉸鏈那兒搖晃起來；石內卜離地而起，撞到牆上，然後又滑到地板上，從頭髮下面滲出一縷鮮血。他被打昏了。

哈利四面一看，榮恩和妙麗恰巧都在同一時刻設法解除了石內卜的武裝。石內卜的魔杖高高地飛出一個弧形，掉在床上歪腿旁邊。

「你們不應該這樣做的，」布萊克看著哈利說道，「你們應該讓我來對付他……」

哈利躲開布萊克的眼睛，到現在他也不清楚自己做得對不對。

「我們攻擊了教師……我們攻擊了教師……」妙麗啜泣著說，害怕地看著了無生氣的石內卜。「哦，我們的麻煩大了……」

路平在掙脫束縛。布萊克迅速彎下腰給他解開。路平伸展了一下四肢，撫摸著帶子在雙臂上勒出的印痕。「謝謝你，哈利。」他說。

「我還沒說我相信你呢。」哈利回嘴說。

「那麼現在正是我們向你們提供一些證據的時候，」布萊克說道，「你，孩子，把彼得給我。現在。」

榮恩把斑斑抓得更加靠近自己的胸膛。「別動它。」他有氣無力地說，「你難道要說，你逃出阿茲卡班只是為了要對斑斑下手嗎？我意思是……」他看看哈利和妙麗，尋求他們的支持。「好吧，就說彼得·佩迪魯會變成了耗子……世界上的耗子成千上萬……他關在阿茲卡班，他怎麼能知道哪只耗子是他要找的呢？」

「你要知道，天狼星，這問題提得公平，」路平說，轉向布萊克，略略皺起了眉頭，「你怎麼發現他在哪裡的？」

布萊克把一隻鳥爪一樣的手伸到了袍子裡面，拿出一張皺皺巴巴的紙來。他把紙撫平了，拿給大家看。

那是榮恩一家的照片，去年夏天在《預言家日報》上登過的，榮恩的肩頭上就是斑斑。

「你怎麼將這張報紙拿到手的？」路平問布萊克，大吃了一驚。

「夫子，」布萊克說，「去年他到阿茲卡班視察的時候，給了我這張報紙。那就是彼得，在報紙頭版上……在那男孩肩頭……我立刻就認出他來了……我看見他變形有多少次了？照片下的解說詞說，這男孩將回到霍格華茲上學……到哈利所在的地方……」

「上帝啊，」路平溫和地說道，看看斑斑，又看看報紙上的照片，再看看斑斑，「它的前爪……」

「那又怎麼樣？」榮恩不管不顧地說。

「它缺一個趾頭。」布萊克說。

「當然啦，」路平低聲說道，「這麼簡單……這麼聰明……是他自己斷掉的嗎？」

「就在他變形以前，」布萊克說，「我把他逼得沒處逃了，他就嚷得整條街都聽見了，他說是我背叛了詹姆和莉莉。然後，在我未及詛咒他以前，他就用藏在背後的魔杖炸了整條街，殺死了他周圍二十英呎之內的所有人，然後和其他耗子一起逃到陰溝裡去了……」

「聽到了嗎，榮恩？」路平說，「人們找到的彼得的最大一塊遺骸，就是他的手指。」

「那，斑斑可能和別的耗子或是別的什麼東西打過架！它在我們家有好些年了……」

「十二年了，對不對？」路平說，「你從來沒想過它怎麼能活這麼長嗎？」

「我們……我們一直小心照顧它！」榮恩說。

「不過它現在看上去並不太好呀，是不是？」路平說，「我猜它自從聽說布萊克在逃以來體重就一直下降……」

「它是給那只瘋貓嚇的！」榮恩說。對歪腿點點頭，歪腿還在床上滿足地嗚嗚叫著。

但這不對呀，哈利忽然想道……斑斑在遇到歪腿以前就病懨懨的了……自從榮恩一家從埃及回來……自從布萊克逃走以後……

「這只貓沒有發瘋。」布萊克啞著嗓子說，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去撫摸歪腿那毛烘烘的腦袋。「它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貓。它馬上就認出了彼得是什麼東西。它遇到我的時候，就知道我不是狗。過了好一陣子它才

相信我。最後，我想辦法和它溝通，告訴它我想幹什麼，於是它一直在幫助我……」

「你這是什麼意思？」妙麗低聲問道。

「它想辦法把彼得帶給我，但是做不到……所以它為我偷了進入葛萊芬多塔樓的口令……就我所知，是從一個男生的床頭柜上偷來的……」

哈利聽到這許多東西之後，他的大腦似乎不勝負擔了。很荒唐……不過……

「但是彼得聽到了風聲，知道事情的進展，於是就逃了……這只貓……歪腿，你們是這麼叫的嗎？告訴我彼得在床單上留下了血跡……我想他是咬了自己……唔，假裝自己死了，這種做法已經成功了一次……」

這些話讓哈利腦子清楚起來了。「他為什麼要裝死呢？」他大怒著說，「因為他知道你會殺死他，就像當年你殺死我父母一樣！」

「不對，」路平說，「哈利——」

「你現在來是要結果他！」

「對，我是這樣打算的。」布萊克說，惡狠狠地看著斑斑。

「那我應該讓石內卜抓住你！」哈利大叫。

「哈利，」路平匆忙說，「你還不懂嗎？我們一直認為布萊克背叛了你的父母，而彼得追殺布萊克……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你知道嗎？彼得背叛了你的媽媽和爸爸，天狼星追蹤彼得……」

「那不是真的！」哈利大叫道，「他是他們的保密人！你來以前他是這樣說的，他說他殺了他們！」他指著布萊克。

布萊克慢慢地搖頭，那雙凹陷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哈利……我等於

是殺了他們。」他嘶啞著嗓子說，「我說服莉莉和詹姆，在最後一刻把我換成彼得，說服他們利用他充當保密人，而不是我……該怪我，我知道……他們死去的那天晚上，我去看過彼得，確保他安全無恙，但是我到達他躲藏的地方的時候，他已經走了。但是那裡沒有搏斗的痕跡。我覺得不對頭。我害怕起來。我直接就到了你父母住的地方。我看見他們的房子的時候，房子被摧毀了，我還看見了他們的屍體……我知道彼得一定已經幹了什麼壞事了。知道我犯了多大錯誤。」他說不下去了，他回過身子。

「別再說這些事了。」路平說，他的聲音堅如鋼鐵，哈利以前從來沒有聽過他這樣說話。「有一種方法肯定能夠證明過去真正發生過什麼事。榮恩，把那耗子給我。」

「要是我給了你，你會對它怎麼樣？」榮恩緊張地問路平。

「強迫他現出原形，」路平說，「如果它真是耗子，這不會傷害它。」

榮恩躊躇了，然後他終於交出了斑斑，路平把它拿了過去。斑斑開始不斷地尖叫，不斷地扭動，小小的黑眼睛鼓了出來。

「準備好了嗎，天狼星？」路平說。

布萊克已經從床上拿起石內卜的魔杖。他走近路平和那只掙扎不已的耗子，他濕潤的眼睛在臉上突然像是燃燒起來了。「一起嗎？」他平靜地問。

「我想是的，」路平說道，一手緊握著斑斑，另一手拿著魔杖，「數到三。一……二……三！」

兩根魔杖都發出了藍白色光芒。有一會兒工夫，斑斑懸在半空中，它那黑色的小身體瘋狂地扭動著……榮恩大叫起來……那耗子掉了下來，落到地板上。又一陣炫目的閃光，然後……那就像是觀察樹木生長的快鏡頭。地上出現了一個腦袋，四肢也伸出來了，再過一會兒，一個男子站在剛才斑斑所在的地方，畏縮地絞著雙手。歪腿在床上輕蔑地咆哮著，背上的毛都豎了起來。

這人很矮，比哈利和妙麗高不了多少。他那稀薄的淡色頭髮蓬亂不堪，頭頂還禿了一大塊。他的外表就像是一個肥胖的人短時間內體重下降了許多的樣子。他的皮膚顯得很臟，幾乎和斑斑的皮毛差不多，他那尖尖的鼻子和水汪汪的小眼睛還帶有耗子的特色。他看著大家，呼吸急促無力。哈利看到他的眼睛向門那邊一溜又趕快收回了。

「噢，你好，彼得，」路平愉快地說，似乎他身邊經常發生耗子變成老同學的事，「好久不見了。」

「小……天狼星……盧……路平……」彼得·佩迪魯的嗓音也是尖尖的。他的眼睛又迅速往門那邊看了看。「我的朋友們……我的老朋友們……」

布萊克拿魔杖的手臂舉起來了，但是路平抓住他的手腕，警告性地看了他一眼。然後路平又轉向彼得·佩迪魯，路平說話的聲音既輕鬆又隨意。

「我們剛才在閒談，彼得，談的是莉莉和詹姆死的那天發生了什麼事。你剛才在床上一味尖叫，可能有些細節沒聽到……」

「路平，」彼得·佩迪魯氣喘吁吁地說，哈利看見彼得·佩迪魯蒼白的臉上迸出大粒汗珠，「你不相信他，是不……那時他想殺我，路平……」

「我們聽說了，」路平說，聲音比較冷漠，「我想找你澄清一兩件小事情，彼得，要是你肯……」

「他又來這裡想殺我了！」彼得·佩迪魯突然指著布萊克尖叫起來，哈利看見他用的是中指，因為他的食指斷了。「他殺了莉莉和詹姆，現在他又要殺我……你務必要幫我啊，路平……」

布萊克那雙深不可測的眼睛瞪著彼得·佩迪魯，他的臉比以前更像骷髏了。

「在我們弄清楚幾件事情以前，沒人想殺你。」路平說。

「把事情弄清楚？」彼得·佩迪魯尖叫著說，再次倉皇四顧，眼睛注意到

了那些釘著木板的窗子，也再次看看那惟一的一扇門。「我知道他在追我！我知道他回來找我！我等待這件事已經十二年了！」

「你知道天狼星會逃出阿茲卡班嗎？」路平皺著眉頭說，「以前不是沒有人逃出來過嗎？」

「他有我們其他人只能夢想的邪法！」彼得·佩迪魯尖聲大叫道，「要不然他怎麼能從那裡逃出來？我猜想那個連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曾經教了他一些招數！」

布萊克開始大笑，一種可怕、沒有歡樂的大笑充滿了整個房間。「佛地魔，教我招數？」

彼得·佩迪魯畏縮了一下，好像布萊克用鞭子抽了他似的。「什麼？害怕聽到你舊主子的名字嗎？」布萊克說，「我不怪你，彼得。他手下的那些人可不怎麼喜歡你啊，是不是？」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天狼星……」彼得·佩迪魯嘟囔道，汗出得更快了，現在整張臉都是汗津津的。

「十二年來，你並不是在躲避我。」布萊克說，「你一直在躲避佛地魔以前的支持者。我在阿茲卡班聽說了一些事情呢。彼得……他們都以為你已經死了，要不然你必須給他們一個說法……我聽到他們在夢中尖叫，說出各種事情來。聽上去他們好像認為騙子騙了他們。佛地魔根據你的情報到了波特家……佛地魔在那裡失手了。佛地魔的支持者最後並不是全部到了阿茲卡班，是不是？這裡還有很多，在等待時機，假裝他們已經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要是他們得到風聲。知道你還活著，彼得……」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彼得·佩迪魯又說，聲音比以前更尖了。他用袖子擦臉，抬頭看路平，「你不相信這……這個瘋子，路平……」

「我必須承認，彼得，我理解不了：一個無辜的人為什麼願意花十二年工夫做耗子。」路平平淡地說。

「無辜，但是嚇壞了！」彼得·佩迪魯尖叫，「如果佛地魔的支持者在追

我，那是因為我把他們最能幹的一個人弄到阿茲卡班去了——那個奸細，天狼星·布萊克！」

布萊克的臉扭曲了。「你竟敢這樣說，」他咆哮道，聽上去就像是有熊那麼大的狗在咆哮，他以前變的就是這樣的狗。「我，佛地魔的奸細？我什麼時候在比我強大比我有影響得多的人身邊偷偷地轉來轉去？但是你，彼得……我真不明白我為什麼沒有一開始就認準你就是那奸細。你一直喜歡比你強大的朋友，好讓他們照顧你，是不是？以前一直是我們……我和路平……還有詹姆……」

彼得·佩迪魯又擦了擦臉上的汗，他的呼吸幾乎是上氣不接下氣了。「我。奸細……你必定是瘋了……從來不……不明白你怎麼竟會說這樣的……」

「只不過由於我的建議，莉莉和詹姆才讓你做他們的保密人。」布萊克咬牙切齒地說，說得那麼凶狠，彼得·佩迪魯不覺往後退了一步。「我以為那是最完善的計劃……是妙計……佛地魔肯定會來追我，永遠不會想到他們利用你這樣軟弱愚笨的東西……你告訴佛地魔說，你可以把波特夫婦交給他，那個時刻必定是你可憐的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刻了。」

彼得·佩迪魯心煩意亂地嘟囔著。哈利聽到的話有「荒唐」和「瘋狂」，但他忍不住更加注意彼得·佩迪魯了，他此刻面如死灰，而且他的眼睛仍舊不斷向窗子和門那邊溜。

「路平教授？」妙麗膽怯地問，「我能……能說幾句話嗎？」

「當然可以，妙麗。」路平有禮貌地說。

「唔……斑斑……我意思是說，這個……這個人……他在哈利的宿舍裡睡了三年。如果他是為那個人工作的，那他以前怎麼從來沒有試著去傷害哈利呢？」

「說得對！」彼得·佩迪魯尖聲叫道，用那只殘缺不全的手指著妙麗。「謝謝你！明白了，路平？我從來沒有傷害過哈利一根毛髮！我為什麼要傷害他呢？」

「我來告訴你這是為什麼，」布萊克說，「因為，要是你認為對你沒好處，你是不會為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佛地魔躲起來已經十二年了。據說他已經是半死不活的了。你不會就在鄧不利多鼻子底下，為一個已經失去全部法力、身體很糟的男巫而去殺人，對不對？在你回到他手下以前，你必定要拿準了他在圈子裡是最有勢力的大佬，對不對？要不然你為什麼找了個魔法家庭住下？這樣你可以時時聽到新情況，對不對，彼得？你想知道萬一你舊日的保護人又有力量了，回到他那裡可保安全了……」

彼得·佩迪魯張開嘴又閉上，這樣有好幾次，他好像已經喪失了說話能力。

「哦……布萊克先生……天狼星？」妙麗膽怯地說。

布萊克聽見這樣的稱呼真正嚇了一跳，他瞪眼看著妙麗，好像他早已忘記了這回事：別人會這樣有禮貌地對他說話。

「要是你不介意我問的話，你……是怎樣逃出阿茲卡班的，要是你沒有使用黑魔法的話？」

「謝謝你！」彼得·佩迪魯喘著氣說，對妙麗大點其頭，「正是！正是我要問……」但是路平看了他一眼，他就沉默了。布萊克對妙麗微微皺眉，但看上去並不氣惱。他似乎在考慮怎麼回答。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做到的，」他慢慢地說，「我想，我沒有喪失理智的惟一原因是，我知道自己是無辜的。這不是什麼愉快的念頭，所以那些催狂魔沒有把它從我腦子裡吸出去……這樣我就能保持頭腦清楚，而且知道自己是什麼人……有助於我保存法力……所以，要是周圍的情況讓我忍受不下去，太難忍受了……我可以在囚室裡變形……變成一條狗，催狂魔看不見，你們知道的……」他嚥了口唾沫，「它們意識到人的感情，從而感覺到怎樣才能走近人……它們能判斷出我的感情比較……比較不像人的感情，不那麼複雜，我當狗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但是，當然囉，它們認為我就像那裡的其他人一樣，正在喪失理智，因此它們並不擔心。但是我虛弱，很虛弱，沒有魔杖，我就沒有希望把它們從我身邊趕走……

「但是，那時我在報紙登的照片上看見彼得了……我獲悉他在霍格華

茲，同哈利在一起……要是他得到一點兒風聲，知道黑勢力正在聚集力量的話。從那裡開始採取行動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彼得·佩迪魯搖頭，嘴巴無聲地動著，但一直瞪著布萊克，彷彿被催眠了。

「一旦他肯定自己有同盟者，他就會動手……把波特家的最後一個人交給他們。如果他把哈利交給他們，那麼，誰還敢說他曾經背叛過佛地魔？他會滿載榮譽而歸……所以你們要明白，我必須採取行動。我是惟一知道彼得還活在世上的人……」

哈利記起了衛斯理先生告訴衛斯理太太的話：「守衛說他在睡夢中說過……『他在霍格華茲。』」

「好像有人在我腦子裡點了把火，催狂魔不能壓滅這把火……這不是令人愉快的感覺……這是一種執著……但這個念頭給了我力量，讓我腦子清楚起來。這樣，有一天晚上，它們打開我的房門送食物，我，作為一條狗，就從它們身邊溜了出去……要它們感覺到動物的感情就比較難，因為動物的感情是混亂的……那時我很瘦，非常瘦……瘦得能從鐵柵欄之間溜出去……作為狗，我游泳回到大陸……我向北方走去，作為狗，我來到霍格華茲……自從我到霍格華茲以來，我一直住在禁忌森林裡……當然，我去看魁地奇比賽的時候除外……你飛得和你爸爸一樣好，哈利……」

他看看哈利，哈利的眼睛沒有避開。「相信我，」布萊克嘶啞著嗓子說道，「相信我。我從來沒有背叛過詹姆和莉莉。我寧可死掉，也不會背叛他們。」

哈利最後終於相信他了。哈利喉頭哽咽，不能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別！」彼得·佩迪魯跪在地上，好像哈利一點頭就宣判了他的死刑一樣。他匍匐著膝行而前，雙手合十，像是在禱告。「天狼星……是我……是彼得……你的朋友……你不會……」

布萊克舉腳一踢，彼得·佩迪魯畏縮後退。「不用你來碰。我的袍子已經夠髒的了。」布萊克說。

「路平！」彼得·佩迪魯尖叫，轉向路平，在路平面前扭曲著身體哀求。「你不相信這些話……天狼星難道沒有告訴你說他們的計劃改變了嗎？」

「要是他以為我是奸細，他就不會告訴我，彼得。」路平說，「我想這就是你沒有告訴我的緣故，是不是。天狼星？」他在彼得·佩迪魯腦袋上方不經意地問布萊克。

「原諒我，路平。」布萊克說。

「沒事，獸足，老朋友。」路平說著捲起了袖子。「反過來，我也曾經認為你是奸細，你也原諒我，好不好？」

「當然。」布萊克說，那張瘦削的臉上掠過一絲笑影。他也開始捲起袖子。「我們一起殺死他嗎？」

「對，我想是這樣的。」路平陰鬱地說。

「你們不會……你們不會……」彼得·佩迪魯喘息著說，他在榮恩身邊爬行。「榮恩……我不一直是你的好朋友……好寵物嗎？你不會讓他們殺了我，是不是……你在我一邊，是不是？」

但榮恩極端嫌惡地瞪著彼得·佩迪魯。

「他曾經在我床上睡覺！」榮恩說。

「仁慈的孩子……仁慈的主人……」彼得·佩迪魯向榮恩爬去，「你不會讓他們幹的……我是你的耗子……我是一個好寵物……」

「要是你耗子當得比人好，那也沒有什麼值得吹噓的，彼得。」布萊克啞聲說。

榮恩抱著他那條斷腿躲開了，不讓彼得·佩迪魯碰到他，這一來，腿痛弄得他面色更加蒼白。彼得·佩迪魯跪著轉身，搖晃向前，抓住妙麗袍子的邊緣。「好姑娘……聰明的姑娘……你……你不會讓他們……幫幫

我……」

妙麗把袍子從彼得·佩迪魯緊抓著的手中拔出來。自己後退到牆根，看上去很害怕。彼得·佩迪魯跪著，全身不能控制地抖著，慢慢地把腦袋轉向哈利。「哈利……哈利……你長得真像你爸……就像他……」

「你怎麼敢對哈利說話？」布萊克大吼，「你怎麼還敢面對他？你怎麼竟敢在他面前說到詹姆？」

「哈利，」彼得·佩迪魯低語道，拖著腳走向他，雙手張開，「哈利，詹姆不會讓我被殺的……詹姆會理解的，哈利……他會對我發慈悲的……」

布萊克和路平都向前走去，抓住彼得·佩迪魯的肩膀，把他扔到地板上。他坐在那裡，抬眼瞪著他們。

「你把莉莉和詹姆出賣給佛地魔，」布萊克說，他在發抖，「你否認嗎？」

彼得·佩迪魯大哭起來。那副樣子真可怕，他看上去像特大號的禿頭嬰兒，在地板上發抖。

「天狼星，天狼星，我能怎麼做呢？那黑魔頭……你不知道……他的武器你想象不到……我當時是害怕了，天狼星，我一直沒有你、路平，還有詹姆那樣勇敢。我從來不是故意那樣幹的……那個連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強迫我……」

「別說謊！」布萊克咆哮道，「莉莉和詹姆死以前，你就一直在向他傳遞情報，有一年了！你是他的奸細！」

「他……他什麼地方都插手！」彼得·佩迪魯喘著氣說，「拒絕他，有……有什麼好處？」

「同有史以來最邪惡的魔頭鬥爭有什麼好處？」布萊克說，臉上露出令人恐懼的狂怒。「就是為了拯救無辜的生命，彼得！」

「你不懂！」彼得·佩迪魯哀嘆，「他會殺了我的，天狼星！」

「那你就是該死！」布萊克吼道，「死了總比背叛朋友強，我們也會為你這樣做的！」

布萊克和路平並肩站著，舉起了魔杖。

「你應該明白，」路平平靜地說道，「如果佛地魔沒有殺死你，我們會殺死你。再會，彼得。」

妙麗雙手掩面，轉身向牆。

「不！」哈利大叫道。他向前跑去，擋在彼得·佩迪魯身前，面對著那兩條魔杖。「你們不能殺他，」他說著，氣都喘不過來了，「你們不能。」

布萊克和路平兩人都大為震驚。

「哈利，這個歹徒害得你失去雙親啊，」布萊克咆哮道，「這個卑躬屈膝的骯髒傢伙看著你死會毫不動心的。你聽到他剛才說的話了，他自己的臭皮囊比你全家的命都重要。」

「我明白，」哈利喘著氣說，「我們把他帶到城堡裡去。我們把他交給催狂魔。他可以到阿茲卡班去……只是別殺掉他。」

「哈利！」彼得·佩迪魯喘息著說，兩臂伸過去抱哈利的膝蓋，「你……謝謝你……這是對我開恩了……謝謝你……」

「放開我，」哈利唾棄地說，厭惡地甩開彼得·佩迪魯的手，「我這樣做不是為了你。我這樣做，因為我認為我爸不會願意他最好的朋友殺人——特別是殺你這種人。」

除了彼得·佩迪魯以外，沒有人動彈，也沒有人發出聲音。彼得·佩迪魯抓緊自己的胸膛，大口喘著氣。布萊克和路平彼此對望。過了一會兒，他們的魔杖放低了。

「你是惟一有權作出決定的人，哈利，」布萊克說，「但是，想一想……想想他都做了些什麼……」

「他可以到阿茲卡班去，」哈利說，「如果有誰該去那裡，那就是他……」

彼得·佩迪魯仍然在他身後大口喘氣。

「很好，」路平說，「站開，哈利。」

哈利躊躇了。

「我要把他捆起來，」路平說，沒有別的意思。我發誓。」

哈利讓開了。這次是路平的魔杖上射出了帶子。不一會兒，彼得·佩迪魯就被捆了起來，嘴裡也塞上了東西，在地板上扭動著。

「不過要是你變形，彼得，」布萊克咆哮道，他自己的魔杖也指著彼得·佩迪魯，「我們就殺了你。你同意嗎，哈利？」

哈利低頭看著地板上那可憐的東西，點了點頭，讓彼得·佩迪魯也能看見。

「好，」路平說，忽然就事論事起來，「榮恩，我接骨的本事不如龐芮夫人，所以我想，最好的辦法是我們先把你的腿用帶子捆紮起來，然後送你到校醫院去。」

他走到榮恩身邊，彎下腰，用魔杖輕觸榮恩的腿，喃喃說道：「咕咕圈。」繃帶跳到榮恩腿上，把腿緊緊包紮好，固定在薄木條上。路平扶他站起來。

榮恩戰戰兢兢地把身體重量都放到一條腿上，沒有畏縮。「這就好些了，」他說，「謝謝。」

「石內卜教授怎麼辦？」妙麗小聲問，低頭看著石內卜那俯伏著的身體。

「他沒什麼大事兒。」路平說，彎下腰，摸著石內卜的脈，「他只是有一點……受到刺激罷了。他仍舊昏迷。哦……也許最好的做法是等我們平安到達城堡以後再讓他醒過來。我們可以這樣帶著他……」

他咕噥道：「呼呼移。」好像有無形的繩子縛在石內卜的手腕、脖子和膝蓋上，他被拉為站立姿態，仍舊令人不愉快地垂著頭。像個奇形怪狀的木偶。他雙腳離地幾英吋，腳軟軟地搭拉著。路平拾起那件隱形斗篷，把它妥當地放到自己的衣袋裏。

「我們之中的兩個人應該和這個東西拴在一起，」布萊克說，用大腳趾碰了碰彼得·佩迪魯，「以防萬一。」

「我來。」路平說。

「還有我。」榮恩狂怒著說，一跛一拐地走向前。

布萊克從稀薄的空氣裡召喚來沉重的手銬；彼得·佩迪魯很快就又站直了，左臂銬在路平右臂上，右臂在榮恩的左臂上。榮恩的臉板著，他似乎把斑斑的真實身份當作對他個人的侮辱。歪腿從床上輕輕地跳下來，领頭出了房間，那瓶刷似的尾巴洋洋得意地翹得高高的。

第20章　催狂魔的吻

哈利從來沒像現在這樣和一群古怪的人待在一起。歪腿领頭下了樓梯，路平、彼得·佩迪魯和榮恩跟在它後面，看上去像是六條腿賽跑中的參賽者。他們後面是石內卜教授，由他自己的魔杖支撐著，魔杖拿在天狼星手裡，指著他，讓他令人毛骨悚然地飄浮著行走。下樓時腳趾撞擊著每層梯級。哈利和妙麗跟在最後。

回到地道里很困難。路平、彼得·佩迪魯和榮恩不得不側過身來行走，路平仍舊用魔杖指著彼得·佩迪魯。哈利可以看到他們沿著地道排成單行狼狽地前進。歪腿仍舊打頭。哈利緊跟著布萊克，布萊克仍舊讓石內卜在他們前面飄浮著行走；石內卜那東倒西歪的腦袋不時撞擊著地道低矮的頂部。哈利覺得布萊克故意不去阻止。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布萊克突然問哈利，這時他們在地道里慢慢地前進著，「把彼得·佩迪魯交進去？」

「你自由了。」哈利說。

「對……」天狼星說，「不過我也……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告訴過你……我是你的教父。」

「是，我知道。」哈利說。

「你的雙親指派我當你的監護人。」布萊克呆板地說，」如果他們遭遇不幸的話……」

哈利等他說下去。布萊克的意思是他心裡猜想的那意思嗎？

「當然啦。如果你願意和你的阿姨、姨丈一起住下去，我會理解的。」

布萊克說，「不過……唔……想一想吧。一旦我恢復了名譽……要是你想要一個……一個不同的家……」

哈利胃裡發生了某種爆炸。

「什麼——和你一起生活嗎？」他說，不知不覺腦袋撞到地道頂部的一塊突出來的石頭上。「離開德思禮家嗎？」

「當然，我想你不會願意的，」布萊克迅速地說，「我理解，我只是想我願……」

「你瘋了嗎？」哈利說，聲音一下子嘶啞了，和布萊克的一樣。「我當然想要離開德思禮家！你有了房子嗎？我什麼時候能搬進去？」

布萊克轉過身來看著他；石內卜的腦袋正擦著地道頂部，不過布萊克似乎並不在意。

「你願意？」他問，「你是當真的？」

「是，我是當真的！」哈利說。

布萊克瘦削的臉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笑容，哈利以前從沒見他這樣笑過。笑容所產生的不同效果是驚人的，好像有一個比他年輕十歲的人透過那張饑餓面具對他面露喜色。有一會兒，人們又可以在他臉上認出哈利雙親結婚時大笑的那個人了。

走到地道盡頭以前，他們沒再說過話。歪腿第一個往上衝，它顯然把爪子壓在了那棵樹的節疤上了，因為路平、彼得·佩迪魯和榮恩向上爬時沒有聽到任何樹枝發狂搖動的聲音。

布萊克照顧著石內卜穿過那個洞，然後讓在旁邊，讓哈利和妙麗通過。最後他們大家都出來了。

現在地面上已經很黑了，惟一的光線來自遠處城堡窗子裡的燈。他們一句話沒說就動身出發了。彼得·佩迪魯仍然在大口喘氣，有時還嗚咽兩

聲。哈利腦子裡嗡嗡作響，他要離開德思禮家了。他要和父母最好的朋友布萊克共同生活了……他覺得頭暈……等他告訴德思禮家人說他要和他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通緝犯一起過日子，那時會發生什麼事！

「只要走錯一步，彼得。」路平在前面威脅著說，他的魔杖仍舊從側面指著彼得·佩迪魯的胸膛。

他們沉默地走過場地。城堡裡透出來的燈光慢慢地亮了些。石內卜仍舊在布萊克前面古怪地飄浮著前進，他的下巴撞擊著胸口。然後……一朵雲兒飄走了。地面上突然出現了模糊的影子，這群人沐浴在月光之中。路平、彼得·佩迪魯、榮恩等人突然停步，和石內卜撞在一起。布萊克僵住了，他伸出手臂，示意哈利和妙麗別再前進。哈利可以看到路平的側面剪影，他變得僵硬了，然後他的四肢開始發抖。

「哦，天哪……」妙麗喘息著，「他今晚沒有服藥！他不安全！」

「快跑，」布萊克低聲說，「快跑！馬上！」

但是哈利不能跑。榮恩和彼得·佩迪魯還有路平銬在一起。他往前跳，但是布萊克抓住他的胸部把他推了回去。「讓我來處理……快跑！」

可怕的咆哮聲。路平的腦袋在拉長，他的軀體也一樣，他的肩膀拱起來了，他臉上和手上冒出毛來，清晰可見，手在蜷曲成為爪子。歪腿的毛又豎起來了，它在後退……這狼人也在後退著，開合它的長下巴。天狼星從哈利旁邊消失了，他變形了，那熊一樣巨大的狗向前跳去。狼人掙脫了束縛它的手銬，狗抓住狼人的脖子把它往後拉，讓它離開榮恩和彼得·佩迪魯。狼人和狗糾纏在一起，下巴對下巴，爪子彼此撕抓……

哈利站著，被這番景象嚇得呆若木雞，他一心一意地看著它們打鬥，無暇注意其他。妙麗的尖叫驚醒了哈利。彼得·佩迪魯已經去拿路平丟掉的魔杖。榮恩由於那條有繃帶的腿而站立不穩，摔倒了。砰的一聲，迸發出一道光線……榮恩一動不動躺在地上了。又是砰的一聲……歪腿飛到空中再跌到地上成了一堆。

「去去，武器走！」哈利大叫，將他自己的魔杖指著彼得·佩迪魯。路平的魔杖高飛到空中不見了。「待在那裡不准動！」哈利大喊著向前跑

去。太晚了，彼得·佩迪魯變形了。哈利看見他的禿尾巴抽在榮恩伸出來的手臂上，聽到草叢裡一陣急跑，一聲嗥叫又是一聲咆哮，哈利轉身看見狼人逃走了，它在往禁忌森林裡奔……

「天狼星，他跑了，彼得·佩迪魯變形了！」哈利大叫。

大狗在流血，它的口鼻部位和背部都有傷口，但是聽見哈利的話它又爬起身來，轉瞬之間它也跑了，爪子落地的聲音很快就聽不見了。哈利和妙麗向榮恩衝過去。

「他對他做了什麼？」妙麗低聲道。

榮恩的眼睛只閉了一半，他的嘴張開著。

他肯定是活著的，他們可以聽到他在呼吸，但他好像不認識他們了。

「我不知道。」哈利絕望地向四面看。布萊克和路平都走了……和他們做伴的只有石內卜，石內卜還懸離地面，沒有知覺。「我們不如先把他們弄到城堡裡去，再告訴誰。」哈利說著，一面把頭髮從眼睛面前拂開，努力把事情想清楚。「來吧……」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黑暗裡傳來一聲吠叫、一聲嗚咽，一隻狗負痛而吠……

「天狼星。」哈利喃喃地說道，瞪眼向黑暗裡看去。他有一會兒拿不定主意，不過目前他們沒法為榮恩做任何事，從聲音聽起來，布萊克遇到麻煩了……

哈利拔腳飛奔，妙麗緊跟在後。吠叫聲好像是從湖那邊傳過來的。他們拚命往那邊跑。哈利竭盡全力跑著，感到冷，卻沒想一想感到冷意味著什麼……

嗥叫聲突然停止了。他們跑到湖邊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天狼星又變成人了，他蹲著，雙手舉在頭上。「別別，」他呻吟道，「別別別……請別……」

然後哈里看見它們了——催狂魔，至少有一百個，黑黑的一團，在湖的周圍向他們滑行過來。他飛快地轉身，他所熟悉的那種冰冷的感覺滲透了他的五臟六腑，霧氣開始模糊了他的視線，這幫傢伙從四面八方的黑暗中更多地擁來，它們在包圍……

「妙麗，想想高興的事情！」哈利大叫著舉起魔杖，狂怒地眨著眼想看得清楚些，搖著腦袋以便擺脫腦子裡已經開始的那種微弱的尖叫聲——我要和教父一起生活了，我要離開德思禮一家了。他強迫自己想到天狼星，只想天狼星，而且開始吟唱：「疾疾，護法現身！疾疾，護法現身！」

布萊克抖了一下，翻身一滾，躺在地上一動不動，蒼白得像已經死了。他會好起來的，我要去和他一起生活了。「疾疾，護法現身！妙麗，幫我！疾疾，護法現身！」

「呼護……」妙麗低聲說，「呼護……呼護……」但是她說不好。

催狂魔逼近了，離他們不到十英呎了。它們在哈利和妙麗周圍形成了一道堅實的牆，而且越逼越近……

「疾疾，護法現身！」哈利狂叫，努力阻止耳朵裡的尖叫聲。「疾疾，護法現身！」他的魔杖冒出一縷銀色的光線，像霧一樣在他面前搖曳。與此同時，哈利感到妙麗倒在他身旁，他只有一個人了……完全一個人了……

「呼——疾疾，護法現身——」哈利感到膝蓋碰到冷草了，霧氣弄得他視線模糊。他儘力記起——天狼星是無辜的——無辜的——我們會沒事的——我要和他一起生活了——「疾疾，護法現身！」他喘著氣。

憑藉他發出的不成形的護法的微光，他看見一個催狂魔停下來了，就在離他很近的地方，它不能穿過哈利發出的銀色迷霧。斗篷下面滑出一隻細長的死人的手，這手做了個姿勢，好像要撥開那護法。

「不——不——」哈利喘氣說，「他是無辜的——疾疾，護法現身——」

他能感到它們在觀察他，聽到它們格格的呼吸聲，這種聲音像有害的風一樣在他周圍吹著。離他最近的傢伙好像在考察他，然後它舉起兩隻腐爛的手……而且放下它的頭巾。

在應該有眼睛的地方只有薄薄的結痂的灰色皮膚，單調地蒙在空眼眶上。

但它有嘴……一個沒有形狀的洞，以死前喉鳴的聲音吸著空氣。

哈利滿心恐怖，人像是要癱瘓了一樣，既不能動也不能說話。他的護法閃動著熄滅了。

白色的霧使他看不見。他必須戰鬥……疾疾，護法現身……他看不見……在遠處，他聽到那熟悉的尖叫聲……疾疾，護法現身……他在迷霧中摸索著找天狼星……找到了他的手臂……它們不能帶走他……但是一雙強壯冷濕的手突然扼住了哈利的脖子，它強迫他抬頭……他能夠感覺到它的呼吸……它要先把哈利解決掉……他能感到它的腐臭的呼吸……他的媽媽在他耳朵裡尖叫……她將是他最後聽到的聲音……

然後，霧氣正在將他淹沒，他想他看到一道銀色的光，越來越亮……他覺得自己向前跌到草地上了……哈利臉向下，虛弱得不能動彈，渾身發抖，睜開了眼睛。炫目的光照亮了他周圍的草坪……尖叫聲停止了，寒冷的感覺正在消逝……什麼東西把那些傢伙趕回去了……這東西把他和天狼星還有妙麗包圍起來……那些傢伙格格作響的吮吸聲漸漸遠去，它們在離開……空氣又暖和起來了……

哈利集中全身力量把頭抬起來幾英吋，看見光線中有一頭動物，穿越湖面疾馳而去。哈利努力想看清那是什麼，但汗水模糊了他的眼睛……它很明亮，像身體似馬的獨角獸。哈利保持頭腦清醒，看著它慢跑著到了對岸停下來。憑藉它的明亮，哈利看見有人在歡迎它回去……那人舉手拍它……那人看上去熟悉得奇怪……但那不可能是……哈利不理解。他不能再想什麼了，他覺得最後一絲力氣離開了他，他的腦袋撞在地上，他昏過去了。

第21章　妙麗的秘密

「令人震驚的事……令人震驚……他們誰都沒死，真是奇蹟……從來沒聽過這種事……真的。幸而當時你在那裡，石內卜……」

「謝謝你，部長。」

「梅林爵士團勛章，二級，沒問題。一級，要是我能想法爭取的話！」

「的確多謝你了，部長。」

「你這傷口真糟……布萊克幹的，是不是？」

「說實在的，是波特、衛斯理和格蘭傑，部長……」

「不！」

「布萊克對他們施加了魔力，我立刻就看穿了。從他們的行為判斷，是一種迷魂亂心魔咒。他們似乎認為布萊克有可能是無辜的。他們不能為他們的行動負責。另外一方面，他們的干預也許讓布萊克得以逃跑……他們顯然認為他們會單槍匹馬地抓住布萊克。在這以前，他們幹了許多事沒人管……我擔心這讓他們高看了自己……當然，校長一貫讓波特享有特別大的特權……」

「啊，好吧，石內卜……哈利波特，你知道……在有關他的事情上，我們大家都存在著盲點。」

「不過……給他那麼多特殊待遇，這對他有好處嗎？我個人是儘量像對待其他學生一樣對待他的。帶領朋友使他們遭遇危險，任何其他學生都會受到暫時休學的處分的。至少是這個處分。考慮一下吧，部長，違反

了學校的所有規定——在為了他的安全採取所有預防措施之後——太沒邊了，在夜裡，和狼人還有殺人犯做伴……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他還曾經非法去過活米村……」

「好，好……我們會研究的，石內卜，我們會研究的……這孩子肯定是有點傻……」

哈利躺在那裡，雙眼緊閉，聽著這一切，他覺得非常昏頭昏腦。他正在聽到的話從他耳朵裡進入了大腦，好像經歷了極緩慢的旅程，因此難以聽懂。他四肢像灌了鉛一樣，眼皮重得抬不起來……只想躺在那裡，躺在那張舒服的床上，永遠躺下去……

「讓我最驚訝的是那些催狂魔的行為……你真的不知道是什麼讓它們撤退的嗎，石內卜？」

「我不知道，部長。等我醒過來的時候，它們正在回到各個入口處的崗位上……」

「真反常。但布萊克、哈利，還有那女同學……」

「我走到他們面前時，他們都失去了知覺。我自然把布萊克捆起來了，塞住他的嘴，召來了擔架，把他們直接帶回城堡。」

談話停頓了一下。哈利的大腦好像動得快一點了，這時，他的胃裡產生了一種嚙咬的感覺……他睜開眼睛。

什麼東西都有一點模糊。有人把他的眼鏡拿走了。他躺在黑暗的校醫院裡。他可以看見龐芮夫人在病房的一端，背對著他，俯身向著一張床。哈利眯起眼看。榮恩的紅色頭髮在龐芮夫人的手臂下露了出來。

哈利在枕頭上動了動腦袋。他右邊的床上躺著妙麗，月光照在她的床上，她也睜著眼睛。她似乎嚇壞了，看到哈利醒了，就放一個手指在嘴唇上，然後指指校醫院那扇側門，那扇門半開著，康尼留斯夫子和石內卜的聲音就是從外面走廊通過這扇門傳過來的。

龐芮夫人現在從黑暗的病房的那一端輕快地向哈利走來。他翻過身來看著她。她拿著他平生從未見過的最大塊巧克力，那巧克力像是塊小圓石頭。

「啊，你醒了！」她活潑地說，把那塊巧克力放在哈利的床頭柜上，開始用一把小鎚子敲碎它。

「榮恩怎麼樣了？」哈利和妙麗同時問道。

「他會活下去的，」龐芮夫人憂鬱地說，「至於你們兩個……你們要待在這兒，待到我認為滿意的時候……波特，你以為你在幹嗎？」

哈利坐起來，戴上眼鏡，拿起魔杖。「我必須見校長。」他說。

「波特，」龐芮夫人安慰他說，「沒事。他們已經抓住布萊克了。他鎖在樓上。現在隨時催狂魔都會給他那一吻……」

「什麼？」

哈利跳下了床，妙麗也一樣。但他的喊聲已經傳到走廊裡了，康尼留斯和石內卜馬上就進了病房。

「哈利，哈利，怎麼啦？」夫子說，很焦急的樣子，「你應該躺在床上……他吃過巧克力了嗎？」他著急地問龐芮夫人。

「部長，聽著！」哈利說，「布萊克是無辜的！彼得·佩迪魯假造了自己的死亡！今晚我們看見他了！你不能讓催狂魔對布萊克做那件事，他是……」

但是夫子搖頭，臉上略有點笑容。

「哈利，哈利，你的腦子很亂，你剛剛經歷過一場可怕的災難，躺回去。現在，一切事情都已經就緒了……」

「沒有！」哈利大叫，「你們抓錯人了！」

「部長，請聽我們說。」妙麗說，她已經趕著站到哈利身旁，正用探究的目光看著夫子的臉。「我也看見他了。那是榮恩的耗子，他是個阿尼馬格斯，彼得·佩迪魯，我意思是說，還有……」

「看見了嗎，部長？」石內卜說，「大腦昏亂了，兩個人都一樣……布萊克在他們身上可是幹了一件好活計……」

「我們腦子不昏亂！」哈利大吼。

「部長！教授！」龐芮夫人惱怒地說，「我必須堅持要你們離開。波特是我的病人，不應該讓他苦惱！」

「我不苦惱，我要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哈利狂怒地說，「要是他們能聽我……」

但是龐芮夫人突然把一大塊巧克力塞在哈利的嘴裡。他噎住了，她抓住這機會強迫他回到了床上。「好啦，部長，請吧，這些孩子需要照顧，請離開。」

門又開了，進來的是鄧不利多。哈利拚命吞下了那一大口巧克力，又站了起來。「鄧不利多教授，布萊克……」

「看在上帝的份上！」龐芮夫人歇斯底里地說道，「這裡到底是不是校醫院？校長，我必須堅持……」

「我道歉，波皮①，不過我要和波特先生和格蘭傑小姐說句話。」鄧不利多鎮靜地說，「我剛剛和布萊克談過。」

「我想他告訴你的就是他移植在波特腦子裡的童話吧？」石內卜不屑地說，「說什麼一隻耗子啊，彼得·佩迪魯還活著……」

「不錯，布萊克是這麼說的。」鄧不利多說著，透過他那副半圓形眼鏡仔細打量著石內卜。

「那我的證據就不算數了嗎？」石內卜咆哮著說，「彼得·佩迪魯並不在尖叫屋裡，在禁忌森林裡我也沒有看見他的任何跡象。」

「那是因為你昏過去了，教授！」妙麗真誠地說道，「你來的時候沒有聽到……」

「格蘭傑小姐，住嘴！」

「好吧。石內卜，」夫子嚇了一跳說，「這位年輕的小姐不是頭腦混亂嘛，我們必須對她寬容……」

「我想與哈利和妙麗單獨談一談，」鄧不利多突然說道，「康尼留斯、賽佛勒斯、波皮……請離開我們。」

「校長！」龐芮夫人氣急敗壞地說，「他們需要治療，他們需要休息。」

「這事不能等。」鄧不利多說，「我必須堅持。」

龐芮夫人噘起嘴，走到病房盡頭她的辦公室去了，在身後重重地關上門。

夫子看了看從他背心上掛下來的那只大金懷錶。「催狂魔現在應該到了，」他說，「我要去迎接它們。鄧不利多，回頭在樓上見。」

他走到門邊，開著門，等石內卜出來，但是石內卜並沒有動。「你肯定對布萊克講的故事一個字也不相信，是不是？」石內卜低聲問，眼睛盯著鄧不利多的臉。

「我想單獨與哈利還有妙麗談談。」鄧不利多重複說。

石內卜向鄧不利多走近了一步。「天狼星·布萊克十六歲的時候就表現出他能當謀殺者，」他低聲說，「你沒有忘記這件事吧，校長？你沒有忘記他曾經有一次想殺我？」

「我的記憶力和以前一樣好，賽佛勒斯。」鄧不利多平靜地說。

石內卜轉身走出夫子還在給他留的門。他們走後門就關上了。鄧不利多轉向哈利和妙麗。他們兩人同時急急地說起話來。

「教授，布萊克說的是真話。我們看見彼得·佩迪魯……」

「……路平教授變成狼人的時候他逃走了……」

「……他是個耗子……」

「……彼得·佩迪魯的前爪，我意思是說，手指，他把手指割斷了……」

「……彼得·佩迪魯攻擊了榮恩，不是天狼星……」

但是鄧不利多舉起手來制止了這滔滔不絕的解釋。

「現在該輪到你們聽了，我請求你們不要打斷我，因為時間很少了。」他平靜地說，「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布萊克的故事，除了你們的話以外……而兩個十三歲小巫師的話是說服不了任何人的。整整一條街的目擊者發誓說，他們看見天狼星·布萊克殺了彼得·佩迪魯。我自己向魔法部提供過證據，說天狼星是波特夫婦的保密人。」

「路平教授可以告訴你……」哈利說，未能管住自己。

「目前路平教授在禁忌森林深處，不能告訴任何人任何事情。等到他又變成人，那就太晚了，天狼星的命運要比死還糟。我也許可以加上一句。在我們這些人中，多數是很不信任狼人的，所以他的說法不會有多大份量——何況他和天狼星還是老朋友——」

「但是——」

「聽我說，哈利。太晚了，你懂嗎？你必須明白，石內卜教授所說的遠比你們的有說服力。」

「他恨天狼星，」妙麗絶望地說，「全都是因為天狼星拿他開過愚蠢的玩笑……」

「天狼星也沒有像無辜的人那樣行事。對胖夫人的襲擊。帶刀進入葛萊芬多塔樓……沒有彼得·佩迪魯，不管是活的還是死的，我們就沒有辦法推翻對天狼星的判決。」

「但是你相信我們。」

「對，我是相信你們。」鄧不利多平靜地說，「但是我沒有權力，不能命令其他人看到真相，或者推翻魔法部長……」

哈利瞪眼看著那張嚴肅的臉。覺得腳下的地面好像分崩離析了。他已經習慣於這樣的念頭，那就是鄧不利多能夠解決任何問題。他曾經指望鄧不利多能夠憑空就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但是沒有……最後的希望破滅了。

「我們現在需要的，」鄧不利多慢慢地說道，他那淺藍色眼睛從哈利看到妙麗，「是更多的時間。」

「但是……」妙麗開始說，然後她的眼睛睜得滾圓。「哦！」

「現在，注意了，」鄧不利多說，聲音很低，很清楚，「天狼星被鎖在八樓弗立維教授的房間裡，從西塔數第十三個窗子就是。如果一切順利，你們今晚可以拯救不止一條無辜的生命。但是記住這一點，你們兩人都要記住。必須不讓人看見。格蘭傑小姐，你懂法律。你知道什麼東西存危險……決……不能……讓人……看見。」

哈利還沒鬧清事情在如何發展，鄧不利多已經轉過身去，走到門口的時候又回過頭來。「我把你們鎖在這裡。現在是……」他看了看表，「差五分午夜十二點。格蘭傑小姐，轉三次就行了。祝你們好運。」

「好運？」哈利重複道，這時鄧不利多身後的門關上了。「轉三次？他在說什麼呀？我們應該幹嗎？」

但是妙麗在她袍子的領口那裡摸索著，從袍子下面抽出一條很長很精細的金鏈子。「哈利，這裡來，」她急切地說，「快！」

哈利向她走過去，完全迷惑了。她把那條金鏈完全抽了出來。他看見金鏈子下面垂著一隻小小的發亮的金針時器。

「這裡……」她把金鏈也圍到他的脖子上。「準備好了嗎？」她氣喘吁吁地問。

「我們要幹嗎？」哈利說，完全糊塗了。

妙麗把計時器轉了三次。黑暗的病房突然不見了。哈里覺得自己在飛，飛得很快，向後飛。眼前掠過各種模糊的雲彩和形狀，耳朵裡有東西在猛敲。他想大叫，但是聽不見自己的聲音……然後他覺得腳下觸到堅實的土地了，所有東西又都聚焦了……他站在妙麗身旁，站在沒有人的前廳裡，一道金色的陽光從打開的前門射到地板上。他急切地看著妙麗，計時器的鏈子勒著他的脖子。

「妙麗，什麼……？」

「這裡來！」妙麗抓住哈利的手臂，拖著他走過前廳，走到一個放掃帚的櫥門前，她打開櫥門把他推進去與水桶和抹布待在一起，自己也跟著進去了，然後關上身後的門。

「什麼——怎麼樣——妙麗，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在時間上倒退了，」妙麗低聲說，在黑暗中把哈利脖子上那根金鏈子取下來，「倒退了三個小時……」

哈利摸到自己的腿，狠命擰了一把。真痛，這似乎說明他並不是在做稀奇古怪的夢。「但是……」

「噓！聽著！有人來了！我想……我想可能是我們！」妙麗把耳朵貼在櫥門上聽。

「廳裡有腳步聲……對，我想那是我們去找海格了！」

「你難道是在告訴我，」哈利耳語道，「但是我們在這個櫥子裡呀，我們怎麼又在外面呢？」

「是啊，」妙麗說，耳朵仍舊貼在櫥門上，「我肯定那是我們……聽起來只有三個人……我們走得很慢，因為我們頂著那件隱形斗篷……」她不說了，仍舊專心地聽著。「我們已經走下那石台階了……」

妙麗坐在一個倒扣的水桶上，樣子非常焦急，哈利有幾個問題想得到回答。

「你從哪裡得到這個計時器的？」

「這叫做時光器，」妙麗低聲說，「我們回來的第一天，我就從麥教授那裡得到了它。我整年都在用它，好趕上所有的課。麥教授要我發誓不告訴任何人。她必須給魔法部寫各種信，這樣我才能有一個時光器。她必須告訴他們：我是模範學生，而且我將永遠不把它用於學習以外的事……我一直在把它一小時一小時地轉回去，這就是我能夠同時上幾門課的原因，明白嗎？不過……哈利，我不懂鄧不利多要我們做什麼。他為什麼告訴我們倒退三個小時？這樣做對天狼星有什麼幫助嗎？」

哈利瞪眼看著她那張幽暗中的臉。「一定會發生什麼他要我們改變的事，」他慢慢地說，「發生過什麼事呢？三小時以前，我們走到海格那裡去……」

「這是三小時以前，我們正在走向海格那裡，」妙麗說，「我們剛剛聽到我們自已離開……」

哈利皺眉，他覺得自己好像在把整個大腦都集中起來想著。「鄧不利多剛才說……剛才說過我們可能救下不止一條無辜的生命……」然後他靈機一動。「妙麗，我們要看到巴嘴了！」

「但是……這一點怎麼能幫助天狼星呢？」

「鄧不利多說——他剛才告訴過我們那扇窗子在哪裡——弗立維教授的辦公室！他們已經把天狼星鎖在那裡了！我們必須讓巴嘴飛到那窗口去救天狼星！天狼星可以騎在巴嘴背上——他們可以一起逃走！」

哈利能夠看到妙麗的臉，她給嚇壞了。

「要是我們設法這樣做而不被人看見，那就創造奇蹟了！」

「好吧，我們必須試一試，對不對？」哈利說。他站了起來，把自己的耳朵也貼到櫥門上。

「聽起來好像那裡沒有人……來吧，我們走……」

哈利推開櫥門，前廳裡沒有人。他們儘量輕手輕腳，衝出那櫥門，走下石台階。影子已經拉得很長了，禁忌森林的樹梢再次鍍上了一層金色。

「要是有人往窗外看……」妙麗尖聲說，抬頭看身後的城堡。

「我們跑過去，」哈利堅決地說，「直奔那樹林，好嗎？我們必須躲在樹或者什麼東西后面，然後往外看。」

「好的，不過我們要繞過那暖房！」妙麗氣喘吁吁地說，「我們必須躲開海格的前門，要不然我們會看見我們的！現在我們一定已經走近海格的小屋了！」

哈利還在想著這話是什麼意思，一面就一跳出發了，妙麗跟在他後面。他們飛奔過菜園到了暖房，在那裡停了一下，然後又出發了，儘快繞過那棵渾拚柳，向著禁忌森林裡的陰影處飛奔……

哈利到了樹木的陰影裡就回過頭來，幾秒後，妙麗喘著氣也到了。
「對，」她氣喘吁吁地說，「我們需要偷偷地到海格那裡。別讓人看見，哈利……」

他們在樹木之間默默地穿行，一直走在林子的邊緣。然後，他們瞥見海格的小屋，聽見一聲敲門。他們迅速走到一棵樹幹粗大的橡樹後面，從

兩邊向外看。海格在門洞裡出現了，渾身發抖，臉色蒼白，他四處張望，找敲門的人。哈利聽見了自己的聲音。

「是我們。我們穿著隱形斗篷呢。讓我們進去，我們就可以脫掉隱形斗篷了。」

「你們不該來！」海格低聲說。他讓開，然後迅速關上了門。

「這是我們所做過的最古怪的事。」哈利熱烈地說。

「讓我們稍稍挪一下地方，」妙麗低聲說，「我們必須更靠近巴嘴！」

他們在樹木之間爬行，直到他們看見那頭緊張不安的鷹馬為止，它被拴在海格南瓜地的籬笆上。

「現在？」哈利低聲說。

「不！」妙麗說，「如果我們現在就偷走它，委員會的那些人就會認為是海格放了它！我們必須等到他們看見它是拴在外面以後！」

「那我們大約還有一分鐘時間。」哈利說。這件事開始顯得不可能起來。

這時，海格小屋裡傳來瓷器破裂的聲音。「那是海格打破牛奶罐了，」妙麗低聲說，「我馬上就要發現斑斑了……」果然，幾分鐘以後，他們聽到了妙麗驚訝的尖叫。

「妙麗，」哈利忽然說，「要是我們……我們現在就跑進去，抓住彼得·佩迪魯……」

「不！」妙麗嚇壞了，低聲說，「你不懂嗎？我們在破壞魔法界最重要的法則之一！沒有人應該改變時間，沒有人！你聽到鄧不利多說了，要是我們被人看見……」

「我們只會被我們自己和海格看見！」

「哈利，如果你看見自己衝進海格的房子，你想你會有什麼反應呢？」妙麗說。

「我會……我會以為自己發瘋了，」哈利說，「要不然我會以為看見了什麼邪法。」

「不錯！你不會理解，你甚至會攻擊你自己！你不明白嗎？麥教授告訴過我，巫師們在時間方面搞混以後曾經發生過什麼樣可怕的事情……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誤殺了過去的自己或未來的自己！」

「好吧！」哈利說，「這只是個念頭而已。我剛才想……」

但是妙麗用胳膊肘推了推他，還向城堡指著。哈利把腦袋移動幾英吋。以便看清遠處的前門。鄧不利多、夫子、委員會的老委員和行刑手麥克尼爾正走下石階。

「我們就要出來了！」妙麗低聲說。

果然，不一會兒，海格的後門開了，哈利看見他自己、榮恩和妙麗跟著海格一起出來了。這無疑是他一生中最奇怪的感覺：站在樹後面，又看見自己在南瓜地裡。

「沒事，比克，沒事……」海格對巴嘴說。然後他轉而對哈利、榮恩和妙麗說話：「走吧。快走。」

「海格，我們不能……」

「我們要告訴他們實際情況。」

「他們不能殺它！」

「走！你們遇到麻煩的話，事情就更糟了！」

哈利看著妙麗在南瓜地裡把隱形斗篷披在他和榮恩頭上。「快走，別聽……」有人敲海格的前門。執行隊已經到了。海格轉身回到自己的小屋裡，後門沒有關上。哈利看著小屋周圍的草一片片地被壓平，聽到三雙腳走遠了。他、榮恩和妙麗走了……但是藏在樹叢裡的哈利和妙麗現在能通過後門聽到小屋裡發生的事。

「那畜生哪裡去了？」麥克尼爾冷酷的聲音問道。

「外……外面。」海格啞聲說。海格的窗子裡露出麥克尼爾的臉，他向外瞪著巴嘴，哈利把腦袋藏起來。

然後他們聽到夫子的聲音。「我們……哦……必須向你宣讀官方關於執行死刑的通告，海格。我會讀得很快。然後你和麥克尼爾要簽名的。麥克尼爾，你也應該聽著，這是程序。」

麥克尼爾的臉從窗口消失了。要麼就是現在，要麼就永遠做不到了。「在這裡等著，」哈利對妙麗耳語道，「我來干。」夫子的聲音又響起來了，哈利飛快地從樹後面衝出去，繞過籬笆進入南瓜地。走近巴嘴。

處置危險生物委員會決定，鷹馬巴嘴，以下稱其為已被定罪者。應於六月六日落時分處決……

哈利再次瞪視巴嘴那雙兇猛的橘黃色眼睛，一面告誡自己不要眨眼，而且對它鞠躬。巴嘴彎了彎有鱗片的膝頭，又站直了。哈利開始摸索著解開把巴嘴拴在籬笆上的繩子。

……執行砍頭，由委員會指定之行刑手沃爾頓麥免尼爾……

「來吧，巴嘴，」哈利喃喃地說，「來吧，我們要幫助你。悄悄地……悄悄地……」

……以下作為見證人。海格，你在這裡簽名……

哈利把全身重量都用來拉繩子，但是巴嘴已經用前腳牢牢站住。

「好吧，讓我們把這件事幹完。」海格的小屋裡傳來委員會成員那尖尖的聲音。「海格，你在屋內不要出來，這樣也許好些……」

「不，我……我要和它在一起……我不願意它孤孤單單的……」小屋裡迴響著腳步聲。

「巴嘴，快走！」哈利嘶嘶地說。

哈利更使勁地拽巴嘴脖子上的那根繩子。怪獸開始走動了，還惱怒地拍著雙翼。他們離禁忌森林還有十英呎，完全看得見海格小屋的後門。

「請等一下，麥克尼爾，」傳來鄧不利多的聲音，「你也要簽名。」腳步聲停了。

哈利用力拉繩子。巴嘴的喙啪的響了一聲，走得快了些。妙麗那張蒼白的臉從一棵樹後面露了出來。「哈利，快！」她含糊地說。

哈利還能聽見鄧不利多在小屋裡說話的聲音。他又把繩子使勁拽了一下，巴嘴不情願地小跑起來。他們到達林子那裡了。

「快！快！」妙麗呻吟著說，她從樹後面飛快地衝出來，也抓住那根繩子，把她自己的體重也加了上去，讓巴嘴走快些。

哈利回頭一看，現在人們已經看不見他們了，他們根本看不到海格的小屋。「停！」他對妙麗小聲說，「他們可能聽到我們……」

海格的後門砰的一聲開了。哈利、妙麗和巴嘴站在那裡聽著；就連這鷹馬似乎也在緊張地諦聽。寂靜……然後……

「它到哪裡去了？」這是委員會成員尖尖的聲音，「那畜生哪裡去了？」

「本來是拴在這兒的！」行刑手狂怒地說，「我剛才看見的！就在這兒！」

「真奇怪。」鄧不利多說，他聲音裡帶著有趣的意思。一陣沙沙聲，然後是揮動斧子的鈍響。行刑手似乎把斧頭砍進籬笆以發泄憤怒。然後傳來一陣嚎叫，這次他們可以聽到海格邊抽泣邊說的話。「走了！走了！上帝保佑它，它走了！一定是自己掙脫了！比克，你多聰明啊！」

巴嘴開始要掙脫繩子，要回到海格那裡去。哈利和妙麗更加用力抓住繩子，腳跟儘量站穩，以便止住巴嘴。

「有人解開繩子了！」那行刑手咆哮道，「我們應該搜尋場地，還有那林子……」

「麥克尼爾，要是巴嘴的確是被人偷走了，你真的以為賊會徒步帶走它嗎？」鄧不利多說，聽上去仍舊是感到有趣的聲音。「搜尋天空吧，要是你願意……海格。我想喝杯茶，要不一大杯白蘭地也行。」

「當……當然，教授，」海格說道，聲音聽起來快樂而虛弱，「進來，進來……」

哈利和妙麗仔細聽著。他們聽到了腳步聲、行刑手低低的詛咒聲，門啪的一響，然後一切再次歸於靜寂。

「現在怎麼辦？」哈利低語道，一面向四周看著。

「我們必須躲在這裡，」妙麗說，她顯得很受驚的樣子，「我們需要等到他們回到城堡。然後，等到安全的時候再放巴嘴飛到天狼星的那扇窗子裡。他要再過兩個小時才會在那裡……哦，這會很難……」

她回頭緊張不安地看著林子深處。現在太陽在下山。

「我們必須走了，」哈利苦苦思索著說，「我們必須能夠看見那棵渾拚柳，要不然我們就不知道事情發展到了哪一步。」

「好的，」妙麗說，把巴嘴的繩子抓得更緊了，「不過我們一定不能，哈利，要記住……」

他們沿著林子的邊緣移動，暮色越來越濃，最後他們躲在一叢樹後面，在那裡可以看見那棵柳樹。「那是榮恩！」哈利突然說。

一個黑色的身影跳到草坪上，大叫聲在寂靜的夜晚迴響。「放開它……放開……斑斑，到這裡來！」然後他們看見又有兩個人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哈利看見自己和妙麗在追榮恩。然後他看見榮恩彎下身子。「可抓住你了！放開，你這只臭貓！」

「那是天狼星！」哈利說。那只狗的巨大身影從那棵柳樹根部跳出來。他們看見它把哈利衝倒在地，然後抓住榮恩……「從這裡看甚至更糟，是不是？」哈利說，看著那只狗把榮恩拖到樹底下。「哇……看，我剛剛被那棵樹亂打了一陣……你也一樣……這很古怪……」渾拚柳正在吱吱嘎嘎地作響，用它的下部枝條抽打著。他們可以看見他們自己來來回回地到處亂衝，設法要走近樹幹。然後這棵樹一動不動了。「那是歪腿按了節疤。」妙麗說。

「我們往那兒走……」哈利說，「我們進去了。」

他們一消失，那棵樹就又動起來。幾秒鐘以後，他們聽見近處有腳步聲。鄧不利多、麥克尼爾、夫子和委員會的年老成員正向城堡走去。

「緊接在我們進入過道以後！」妙麗說，「要是鄧不利多和我們一起來就好了……」

「那麥克尼爾和夫子也會一起來的，」哈利痛苦地說，「我用任何東西和你打賭，夫子會要麥克尼爾當場殺掉天狼星的……」

他們看著這四個人登上城堡的石階，看不見了。有幾分鐘時候，四周闃無一人。然後……「路平來了！」哈利說，這時他們看見又有一個人影跳下石階，向渾拚柳走來。哈利抬頭看天，浮雲把月亮完全遮住了。

他們看著路平從地上撿起一根斷枝，用它戳樹幹上的節疤。樹靜止了，路平也消失在樹根的洞裡了。

「要是他拿了那件隱形斗篷就好了，」哈利說，「它就在那兒……」他轉向妙麗。「要是我現在衝出去把隱形斗篷拿來，石內卜就永遠得不到

它了，而且……」

「哈利，我們可不能讓人看見！」

「你怎麼能忍得住呢？」他熱切地問妙麗，「就站在這裡看著事情發展？」他躊躇了，「我去把隱形斗篷拿來！」

「哈利，別！」

妙麗伸手抓哈利袍子的後背，一把沒抓住。就在這時，他們聽到一陣歌聲。

那是海格，他正向城堡走去，儘量大聲地唱著，走路的時候身子有些搖晃。他兩手捧著的大瓶子也在晃著。

「看見了嗎？」妙麗耳語道，「看見會發生什麼事了吧？我們決不能讓人看見！別，巴嘴！」

那鷹馬瘋狂掙扎著要回到海格那裡去；哈利也抓緊了繩子，努力把巴嘴拉回來。他們看著海格歪歪倒倒地向城堡走去，他走了。巴嘴也不掙扎著要走了，它的腦袋哀傷地垂了下來。

不到兩分鐘，城堡的門又開了，石內卜出了門，向渾拚柳跑過來。他們看見石內卜在樹旁收住了腳步，四面看了看，抓起那件隱形斗篷，舉起來。這時哈利的拳頭捏起來了。

「你那骯髒的手別碰它。」哈利低聲咆哮道。

「噓！」

石內卜拿起路平用過的那根樹枝，戳了戳那節疤，穿上隱形斗篷，不見了。

「原來是這樣的，」妙麗平靜地說，「我們都在下面了……現在我們只

能等待，等我們再上來……」

她拿起巴嘴的繩子末端，把繩子牢牢系在最近的一棵樹上，然後坐到乾燥的地上，兩臂抱膝。

「哈利，有些事我不懂……催狂魔為什麼沒有抓到天狼星？我記得它們來了。然後我大概是昏過去了……它們有那麼多……」

哈利也坐了下來。他告訴她他看到了什麼；告訴她，離他最近的那個催狂魔即將把嘴放到哈利嘴邊的時候，一個大大的銀色東西從湖面上疾馳而來，逼迫催狂魔退卻了。

哈利說完的時候，妙麗的嘴張開了一點兒。

「但那是什麼呀？」

「只有一樣東西能讓催狂魔離開，」哈利說，「那就是真正的護法。強大的護法。」

「那麼是誰召喚來的呢？」

哈利什麼也沒說。他在回想他看見的湖對面的那個人。他知道他以為那是誰……但怎麼可能呢？

「你看見他是什麼樣子的嗎？」妙麗急切地問，「是哪個老師嗎？」

「不是，」哈利說，「他不是老師。」

「但是那一定是位真正有法力的巫師，能夠把那麼多催狂魔趕走……要是那個護法能夠發出那麼亮的光芒，沒有把他自己照亮嗎？你看不見……」

「是啊，我看見他了，」哈利慢慢地說，「但是……可能是我想象的……我當時腦子不很清楚……那以後我馬上就昏過去了……」

「你以為那是誰呢？」

「我想……」哈利嚥了口唾沫，知道這聽起來有多麼奇怪，「我想那是我爸爸。」

哈利向妙麗看了一眼，看到她的嘴完全張開合不攏了。她盯著他看，神情裡既有驚慌也有憐憫。

「哈利，你爸爸已經……唔……死了。」她平靜地說。

「我知道。」哈利迅速地說。

「你以為你看到他的鬼魂了嗎？」

「我不知道……不……他看上去是實實在在的……」

「那麼……」

「也許我看見幻象了，」哈利說，「但是……從我能夠看到的……看起來像他……我有他的照片……」

妙麗仍舊看著他，似乎擔心他神志不清楚。

「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瘋話。」哈利平淡地說。他回過頭去看巴嘴，它正把喙伸到地裡，顯然在找蟲子。但哈利並不真正在看巴嘴。

他在想他的爸爸，想他的三個老朋友……月影、蟲尾、獸足和鹿角……今晚他們四個人都在場地上嗎？蟲尾今晚重新露面，而大家都以為他早就死了……他的爸爸就沒有這種可能嗎？他在湖上看到的是幻象嗎？他看見的那個人太遠了，看不清……但是他曾經有一會兒覺得很肯定，那是在他失去知覺以前……頭上的葉子在微風中簌簌抖動，月亮在浮雲中時隱時現。妙麗坐在那裡，臉對著那棵柳樹，等待著。

然後，過了一個多小時以後，他們終於……「我們來了！」妙麗低聲

說。

她和哈利都站了起來。巴嘴抬起了頭。他們看見路平、榮恩和彼得·佩迪魯從柳樹下面的洞裡笨拙地鑽出來。然後妙麗出來了……然後是失去知覺的石內卜，古怪地向上飄浮著。再後面是哈利和布萊克。他們都開始向城堡走去。

哈利的心開始狂跳。他向天空瞥了一眼。現在任何時刻，雲兒都會向一邊浮去，而月亮就會顯露出來。

「哈利，」妙麗好像十分明白他在想什麼，喃喃地說，「我們只能停在原地不動。我們一定不要讓人看見。我們現在什麼事也做不了……」

「那我們又要讓彼得·佩迪魯逃走了……」哈利平靜地說。

「我們在黑暗裡怎麼能找到一隻耗子呢？」妙麗厲聲說，「我們什麼事也做不了！我們回來是為了幫助天狼星的，我們不應該做其他任何事情！」

「好吧！」

月亮從雲彩後面出來了。他們看見穿越場地的那些小小的人影停住了。然後他們看見動作……

「那是路平，」妙麗低語道，「他在變……」

「妙麗！」哈利忽然說，「我們一定要行動了！」

「決不能，我一直在告訴你……」

「別打斷我！路平要跑到樹林裡了，正衝著我們！」

妙麗喘著粗氣。「快！」她呻吟道，急忙跑過去解巴嘴的繩子。「快！我們到哪裡去？我們到哪裡去躲著？催狂魔馬上就要來了！」

「回到海格那裡去！」哈利說，「現在那裡空著——來吧！」他們跑著，儘快地跑著，巴嘴跟在他們後面慢跑，他們能聽見狼人在後面嗥叫……小屋在望。哈利衝到門前停住，擰開門，妙麗和巴嘴飛快掠過他身旁；哈利在他們後面撲進去，插上門。獵狗牙牙響亮地吠叫起來。

「噓。牙牙，是我們！」妙麗說，趕忙過去撓它的耳朵讓它安靜下來。「真就差一點兒！」她對哈利說。「是……」

哈利在往窗外看。從這裡想看外面發生的事困難多了。巴嘴似乎對於自己又回到海格的小屋十分高興。它在壁爐前面躺下，滿意地折攏雙翼似乎想美美地小睡一會兒。

「我想我們還是再到外面好，你知道，」哈利慢慢地說，「我們看不見外面的事情，時候到了我們也不知道。」

妙麗抬眼望著他。她的表情是疑惑的。

「我不會再試圖干預了，」哈利迅速地說，「但是如果我們看不見外面的事情，我們怎麼能知道應該什麼時候去救天狼星呢？」

「唔……好，那麼……我和巴嘴等在這裡……但是哈利，要小心啊……外面有狼人，還有那些催狂魔……」

哈利又走到外面去了，他沿著小屋靠邊走。他聽到了遠處的叫喊聲。這就是說催狂魔正在逼近天狼星……他和妙麗隨時都可能向他跑過去……哈利向湖面看，心臟在胸膛裡跳得和擂鼓一樣。那派遣護法的人，不管是誰，現在隨時都可能出現。

他站在那裡不到一分鐘工夫，猶疑不決，就在海格的門前。你決不能被人看見。但是他並不想叫人看見。他要瞭望……他必須知道……

哈利跑了起來，腦子裡只想著他的爸爸……那人如果是他的話……他必須知道，必須看見……

湖越來越近了，但是那裡什麼人也沒有。在對岸，他看到了小小的銀色

閃光……那是他自己設想的護法……

就在水邊有一叢灌木。哈利躲在灌木後面，通過樹葉之間的空隙拚命張望。對岸的銀色閃光突然之間熄滅了，他渾身一陣恐懼顫慄……現在隨時——

「來吧！」他喃喃地說，四處張望，「你在哪裡？爸爸，來吧——」

但是誰也沒有來。哈利抬頭看湖邊那一圈催狂魔。其中之一正放下它的頭巾。拯救者應該這時到場——但是這次沒人前來幫忙……

然後他恍然了——他明白了。他沒有看見他爸爸——他看見的是他自己。

哈利從樹叢後面跳出來，抽出魔杖。

「疾疾，護法現身！」他大叫。

從他魔杖末端冒出來的，不是不成形的霧狀物，而是一頭令人炫目的銀色動物。他眯起眼睛，努力看清那是什麼。看上去像是馬。它離開他，越過黑色的湖面疾馳而去。他看見它低下頭對準那一大群催狂魔衝過去……現在它圍繞著地面上黑色的形體一圈圈地跑著，催狂魔後退、潰散、隱入黑暗之中……它們走了。

那護法轉過身。它越過平靜的水面向著哈利慢跑回來。它不是馬，它也不是獨角獸，它是牡鹿。它全身發亮，像天上的月亮一樣……它在向他跑來……

它在岸邊停住了。它的蹄子在軟泥地上沒有留下痕跡，它那雙銀色的大眼睛看著哈利。慢慢地，它低下了帶鹿角的頭。於是哈利明白了……

但是當他向它伸出顫抖的手指的時侯，它不見了。

哈利站在當地，手仍然向前伸著。然後，心猛然一跳，他聽見後面傳來蹄聲……他轉過身去，看見妙麗牽著巴嘴向他衝來。

「你做了什麼啦？」她大怒著說，「你說你只是到外面看看！」

「我剛剛救了我們大家的命……」哈利說，「到後面來，到這樹叢後面，我來解釋。」

妙麗聽了剛才發生的事，嘴又張開合不攏了。

「有人看見你了嗎？」

「有啊，你不是一直在聽著嗎？我看見了我，但我以為是我爸爸！沒事！」

「哈利，我不能相信——你召喚了能夠趕走所有那些催狂魔的護法！這是非常非常高級的魔法……」

「我知道這次我能做到了，」哈利說，「因為我已經做過了……這樣說有道理嗎？」

「我不知道——哈利，看石內卜！」

他們一起從灌木叢裡往對岸窺探。石內卜恢復了知覺，他在召喚擔架，把哈利、妙麗和布萊克等沒有生氣的軀體放到擔架上去。第四個擔架上肯定是榮恩，它已經在石內卜身旁浮動著了。然後，他把魔杖舉在面前，把這一批人搬到城堡中去了。

「對，時間差不多了。」妙麗看著表緊張地說，「在鄧不利多鎖上校醫院病房門以前，我們還有四十五分鐘。我們一定要在任何人發現我們失蹤以前救出天狼星並且回到病房……」

他們等待著，看著湖中映出的浮雲，此時他們旁邊的灌木叢在微風中低語。巴嘴感到厭煩，又在找蟲子了。

「你估計他已經到了那裡嗎？」哈利說，看著他的表。然後他抬起頭看著城堡，開始數西塔右邊的窗子。

「看！」妙麗低聲說，「那是誰？有人又從城堡裡出來了！」

哈利透過黑暗看著。那人匆匆穿過場地，走向一個入口。他的腰帶上有什麼東西在眨眨發亮。

「麥克尼爾！」哈利說，「那行刑手！他去找那些催狂魔了！是這樣的，妙麗……」

妙麗把雙手放在巴嘴背上，哈利幫她把一條腿放了上去。然後他把一隻腳踏在灌木叢比較低的枝條上，爬上去，坐在她前面。他把巴嘴的繩子拉回來放在自己的脖子上，再系在自己領子另一邊，就像韁繩一樣。

「好了嗎？」他低聲問妙麗。「你最好抓住我。」他用腳跟夾了夾巴嘴的兩脅。

巴嘴向夜空高飛。哈利用兩膝夾住巴嘴，感覺到那一雙大翅膀在下面有力地搧動。妙麗緊緊摟著哈利的腰，他聽她喃喃自語：「哦，不……我不喜歡這樣……哦，我真不喜歡這樣……」

哈利催促巴嘴向前快飛。他們正悄悄地滑向城堡上層……哈利使勁拉左手那邊的繩子，巴嘴轉彎了。哈利努力去數在身邊飛快掠過的窗子……

「籲！」他說，儘量往後拉。

巴嘴放慢了速度，他們發現自己停下來了，不過他們還是在空中或升或降，因為不這樣巴嘴就沒法停在空中。

「他在那裡！」哈利說，他們升到那扇窗旁時發現了布萊克。他伸手去夠，巴嘴的雙翼下垂時，他能夠用力敲玻璃。

布萊克抬眼望見了他們。哈利看見他的下巴受傷了，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趕到窗子前，想打開窗子，但窗子是鎖著的。

「後退！」妙麗對哈利叫道，她抽出魔杖，一面仍舊用左手揪住哈利袍子的後背。「阿咯哈啷啦！」窗子突然打開了。

「怎麼……怎麼……」布萊克虛弱地說，瞪眼看著那頭鷹馬。

「上來——沒有多少時間了，」哈利說，用力抓住巴嘴細長脖子的兩邊讓它穩定，「你一定要從這裡出去——催狂魔就要來了。麥克尼爾已經去叫它們了。」

布萊克用兩手扶著窗框，把腦袋和肩膀探了出來。幸而他是那麼瘦。幾秒之內，他已經設法把一條腿跨到了巴嘴的背上，並且爬到了鷹馬背上，坐在妙麗背後。

「好啦，巴嘴，向上飛！」哈利搖動著繩子說，「飛到塔樓。來吧！」

這頭鷹馬雙翼一振，他們就又向上飛去了，飛得和西塔樓頂一樣高。巴嘴噠的一聲降落在雉堞牆上，哈利和妙麗立刻從它背上滑下來。

「布萊克，你最好快走，」哈利喘著氣說，「他們隨時都會到弗立維的辦公室去的，他們會發現你跑了。」

巴嘴腳爪抓地，揚起它那尖尖的腦袋。

「另外一個男孩怎麼樣了？榮恩？」布萊克急切地問。

「他會沒事的——他還不很好，但是龐芮夫人說她能夠讓他好一點兒的。快——走吧！」

但是布萊克還在注視著哈利。「我怎麼感謝你們——」

「走吧！」哈利和妙麗一起叫道。

布萊克讓巴嘴調轉頭，面向天空。

「我們會再見的，」他說，「你是——你真是你爸爸的好兒子，哈利。」

他用腳跟夾了夾巴嘴的兩脅。巨大的雙翼再次展開，哈利和妙麗連忙向後跳去……那鷹馬飛上了天空……哈利目送著他們，但見它和騎它的人越來越小……然後一朵浮雲掩住了月亮……他們走了。

第22章　又見貓頭鷹郵遞

「哈利！」妙麗在拉他的袖子，一邊瞪眼看著她的表。「我們正好還剩十分鐘，我們要回到病房去，要不讓任何人看見我們——在鄧不利多把我們鎖起來以前……」

「沒問題，」哈利說，把目光從天空中收回來，「我們走吧……」

他們溜過身後的門廊，走下一道很陡的石頭螺旋形樓梯。他們走到樓梯底部時，聽到了說話聲音。他們緊貼牆壁站著諦聽。聽起來像是夫子和石內卜。他們沿著這道樓梯底部的走廊迅速走來。

「……只希望那些催狂魔不要惹麻煩，」石內卜正說著，「馬上就會給他那個吻吧？」

「麥克尼爾一帶著那些傢伙回來就可以了。這整個布萊克事件真叫人尷尬。我沒法告訴你我是多麼盼望能告訴《預言家日報》說我們終於抓到他了……我敢說他們會來採訪你的，石內卜……還有，一旦小哈利腦子恢復正常，我認為他會告訴《預言家日報》你是如何救了他的……」

哈利咬牙切齒。石內卜和夫子走過哈利和妙麗躲藏的地方，哈利還看見了石內卜臉上的假笑。他們的腳步聲消逝了。哈利和妙麗又等了一會兒，確認他們真的走了，這才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下一道樓梯，再下一道，沿著一條沒有走過的走廊……然後他們聽到前方傳來咯咯的聲音。

「皮皮鬼！」哈利喃喃地說，抓住妙麗的手腕，「就在這兒！」

他們及時跑到左邊一間空閒無人的教室裡。皮皮鬼似乎情緒高漲，正沿著走廊蹦蹦跳跳，樂得不可開交。

「哦，他真可怕，」妙麗耳語道，耳朵貼在門上，「我敢打賭，他這麼高興是因為催狂魔們要來結果天狼星了……」她看了看表。「三分鐘，哈利！」

他們等著，直到皮皮鬼幸災樂禍的聲音在遠處消失了，他們才又溜出教室。拔腳飛奔。

「妙麗……要是我們……在鄧不利多鎖門……以前……沒有回去……會發生什麼事？」哈利喘著氣問道。

「我不願意想這事！」妙麗呻吟道，又去看表，「一分鐘！」他們已經跑到走廊盡頭校醫院的入口處了。「好吧……我聽見鄧不利多說話了。」妙麗緊張地說，「加油。哈利！」

他們彎下身子沿著走廊前進。門開了，鄧不利多的後背出現了。「我把你們鎖在這裡，」他們聽見他說，「現在是差五分午夜十二點。格蘭傑小姐，轉三次就行了。祝你們好運。」

鄧不利多退出房間，關上門，抽出魔杖用魔法鎖門。哈利和妙麗驚慌失措地向前跑去。鄧不利多抬眼一看，長長的唇髭下面露出了笑容。「唔？」他平靜地說。

「我們做到了！」哈利氣都透不過來地說，「天狼星走了，騎著巴嘴……」

鄧不利多滿臉笑容地望著他們。「幹得好。我想……」他緊張地諦聽校醫院裡是否有什麼聲音。「好，我想你們也走了。進去吧……我要把你們鎖起來。」

哈利和妙麗溜回病房。那裡是空的，只有榮恩在，榮恩仍舊沒有知覺地躺在床上。門鎖在他們後面輕輕一響，哈利和妙麗各自爬回自己的床上，妙麗把計時器塞回到袍子下面。龐芮夫人馬上就從她的辦公室裡回來了。

「我聽到校長走了，是不是？我可以照顧我的病人了嗎？」

她情緒很壞。哈利和妙麗認為他們最好安靜地接受她給的巧克力。龐芮夫人站到他們床前，看著他們把巧克力吃下。但是哈利覺得難以下嚥。他和妙麗在等待、諦聽，心裡煩躁……

等他們兩人都從龐芮夫人手裡接過第四塊巧克力的時候，他們聽見上面什麼地方響起了憤怒的吼聲……

「怎麼回事？」龐芮夫人驚慌地問道。現在他們能聽到惱怒的說話聲了，越來越響。龐芮夫人瞪眼看著門。「真的——他們會吵醒所有人的！他們以為自己在幹什麼啊？」

哈利想聽清這些聲音在說什麼。他們走近了些……

「他一定是變形走了，賽佛勒斯，我們應該在房間裡留人看著他！這種逃走……」

「他沒有變形！」石內卜吼道，聲音很近了，「在城堡裡面，誰也不能變形或者複原的！這件事……和……波特……有……關係！」

「賽佛勒斯……講點理……哈利被鎖起來了……」

砰。

校醫院的門被撞開了。

夫子、石內卜和鄧不利多大步走進病房。只有鄧不利多顯得很平靜。的確，他似乎相當輕鬆高興。夫子惱怒。石內卜氣得不成樣子。

「說出來。波特！」他咆哮道，「你幹了什麼好事？」

「石內卜教授！」龐芮夫人尖叫道，「管管你自己。」

「看到這裡了吧，石內卜，理智些，」夫子說，「門是鎖著的，我們剛才看見……」

「他們幫他逃走了，我知道的！」石內卜吼道，指著哈利和妙麗。他的臉扭曲了，嘴裡唾沫橫飛。

「鎮靜，朋友！」夫子大聲喊道，「你在胡說八道！」

「你不瞭解波特！」新內普尖叫道，「是他幹的，我知道是他幹的！」

「行了，賽佛勒斯，」鄧不利多平靜地說，「想想你在說些什麼吧。十分鐘以前我離開病房的時候，門就鎖著了。龐芮夫人，這些學生離開過床嗎？」

「當然沒有！」龐芮夫人惱怒地說，「你們離開後，我一直守著他們！」

「好吧，你聽到了，賽佛勒斯，」鄧不利多鎮靜地說道，「除非你的意思是說，哈利和妙麗能夠同時在兩個地方出現，否則我認為再找他們麻煩沒有什麼意思……」

石內卜情緒激昂地站在那裡，從夫子瞪到鄧不利多，夫子對石內卜的言行驚詫不已，鄧不利多的眼睛在鏡片後面眨動。石內卜飛快轉過身去，袍子因擺動而在他身後簌簌作響，他乒乒乓乓地走出了病房。

「這人好像腦子不大清楚了。」夫子說道，瞪眼看著他離去，「我會留心他的，如果我是你的話，鄧不利多。」

「哦，他不是腦子不清楚，」鄧不利多平靜地說道，「只不過是極度失望罷了。」

「他不是惟一的！」夫子嘆了一聲說。「《預言家日報》可有盡情嘲笑的機會了！我們把布萊克逼到了絕境，他卻又從我們手指縫裡溜掉了！現在那張報紙需要的，就是把那頭鷹馬逃逸的事披露出去，我就要成為笑柄了！好吧……我還是離開這裡去通知部裡吧……」

「那些催狂魔呢？」鄧不利多問，「我想它們可以從學校撤走了吧？」

「哦，是的，它們必須走了。」夫子說道，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梳理著頭髮。「從來沒有想到它們竟然會去吻無辜的男孩……完全失控了……好，我今晚就叫它們打點一切回阿茲卡班去。也許我們應該考慮安排龍來守住學校的入口……」

「海格會高興的。」鄧不利多說，對哈利和妙麗迅速地一笑。他和夫子離開病房的時候，龐芮夫人趕快到門邊又把門鎖上。她憤怒地對自己嘟囔著什麼，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了。

病房那頭傳來低低的呻吟聲，榮恩醒過來了。他們看到他坐了起來，揉著腦袋四面張望。

「怎麼——發生什麼事情了？」他呻吟道，「哈利？找們為什麼在這裡？天狼星哪裡去了？路平呢？事情怎麼樣了？」

哈利和妙麗面面相規。

「你來解釋。」哈利說，又吃了些巧克力。

哈利、榮恩和妙麗第二天中午離開了病房，發現城堡裡幾乎沒人了。酷熱和學期考試結束，這兩件事意味著大家都去充分利用再次拜訪活米村的機會了。

然而，榮恩和妙麗都不想去，所以他們和哈利就在場地上閒逛，仍舊談論著前一天夜裡非同尋常的事件，猜想著天狼星和巴嘴現在可能在哪裡。他們坐在湖邊，看著巨大的魷魚懶洋洋地在湖面上搖晃著觸手，哈利看著對岸，不知道他們說到哪裡了。就在昨天晚上，那只牡鹿從那裡向他跑來……

一條影子落在他們身上，他們抬眼望去，看見的是淚眼模糊的海格，他用一塊桌布那麼大的手帕擦著汗津津的臉，滿臉是笑地看著他們。

「知道我不應該高興，昨晚發生了那樣的事。」他說，「我意思是說，布萊克又逃走了。還有那麼多事情……不過你們猜猜？」

「什麼？」他們說，假裝好奇的樣子。

「比克！它逃脫了！它自由了！我一晚上都在慶賀！」

「那太棒了！」妙麗說，譴責地看了榮恩一眼，因為他好像馬上就要大笑起來了。

「是啊……肯定是沒有把它拴好。」海格說，快樂地往場地那邊看。「今天早晨我擔心……怕它也許在場地上遇到路平教授，但是路平說昨晚他什麼也沒有吃……」

「什麼？」哈利迅速地問。

「哎呀，你們沒有聽到嗎？」海格說，笑容收斂了一些。他壓低了聲音，儘管附近並沒有人。「哦……今天早上石內卜告訴史萊哲林院所有的學生了……我以為現在大家都知道了……路平教授是狼人，明白嗎？而且他昨晚是在場地上走動的。現在他在打行李了，這是自然的。」

「他在打行李嗎？」哈利吃驚地問，「為什麼？」

「走啊，難道不是嗎？」海格說，對哈利這樣問感到驚奇。「他今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辭職。說他不能夠再擔風險，怕這樣的事第二次發生。」

哈利忙著站起來。「我去看他。」他對榮恩和妙麗說。

「不過要是他辭職了……」

「聽起來好像我們幫不上什麼忙……」

「我不管。我仍舊想看他。回頭我到這裡來找你們。」

路平的辦公室門開著。他已經把大部分東西打好了包。格林迪洛的空水箱立在他那破舊的箱子旁邊，那箱子開著，差不多要裝滿了。路平正彎

腰看著他書桌上的什麼東西，哈利敲門的時候他只抬眼望了一下。

「我看見你來了。」路平微笑著說，指指那張他一直在看著的羊皮紙。那是劫盜地圖。

「我剛看見海格，」哈利說，「他說您已經辭職了。他說得不對吧？」

「恐怕是對的。」路平說。他開始拉開書桌的抽屜，拿出裡面的東西。

「為什麼？」哈利問，「魔法部沒有認為您幫了天狼星，是不是？」

路平走到門邊，關上了哈利身後的門。

「沒有。鄧不利多教授想辦法說服夫子，說我是想救你們的命來著。」他嘆了口氣。「對於賽佛勒斯來說，這是最後一根稻草。我想他得不到梅林爵士團勛章了，這對他是一大打擊。所以他……哦……今天早餐的時候就偶然地說出我是狼人這件事來。」

「您不能因為這個就離開我們！」哈利說。

路平苦笑。「明天這時候，貓頭鷹要從家長們那裡飛來了——他們不願意有狼人教他們的孩子，哈利。而且經過昨晚的事情以後，我認為他們是對的。我可能會咬你們之中任何一個人……這種事絕對不能再發生了。」

「您是教過我們的最好的黑魔法防禦術課教師！」哈利說，「不要走！」

路平搖搖頭，沒有說話。他繼續收拾抽屜。然後，當哈利在想理由讓他留下時，路平說：「根據今天早上校長告訴我的內容看，昨晚你救了許多人的命呢，哈利。如果我為什麼事情驕傲，那就是你學到了許多東西。告訴我關於你的護法的事。」

「您怎麼會知道的？」哈利心煩意亂地問道。

「那還有什麼東西能夠把催狂魔趕回去？」哈利告訴路平發生了什麼事。等他說完了，路平又微笑了。「對，你爸爸變形的時候總是變成牡鹿的。」他說，「你猜得對……所以我們叫他鹿角。」路平把最後幾本書扔進了箱子，關上書桌的抽屜，轉身看著哈利。

「給你——我昨天晚上從尖叫屋拿回來的。」他說，把隱形斗篷還給哈利。「還有……」他躊躇了一下，然後把那張劫盜地圖也拿了出來。「我不再是你的老師了，所以把這個還你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這張地圖對我沒有用處了，我敢說，你、榮恩和妙麗會給這張地圖找到用武之地的。」

哈利接過地圖笑了。「您告訴過我說，月影、蟲尾、獸足和鹿角會引誘我離開學校……你說過他們會認為這樣做很有趣。」

「我們本來是會這樣做的，」路平一邊說，一邊伸手去關箱子，「我毫不猶豫地說，如果詹姆的兒子從來沒有發現城堡外面的任何秘密通道，詹姆會大失所望的。」

有人敲門。哈利連忙把劫盜地圖和隱形斗篷塞到衣袋裏去。

是鄧不利多教授。他看見哈利在這裡並不驚奇。

「你的車子在大門口呢，路平。」他說。

「謝謝你，校長。」

路平拎起他的舊箱子和那個空水箱。

「好啦——再見。哈利，」他微笑著說，「教你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我覺得我們一定還會見面的。校長，不用送我到大門口了，我自己能行……」

哈利覺得路平希望儘快離開。

「那麼，再見了，路平。」鄧不利多有節制地說。

路平把那空水箱稍微側了一下，以便和鄧不利多握手。然後，路平對哈利最後點了點頭，很快地一笑。就離開了辦公室。哈利坐在他的空椅子上，憂鬱地看著地板。他聽見門關上了，便抬起眼來，鄧不利多還在那裡。

「幹嗎那麼不高興呀，哈利？」他平靜地說，「昨晚以後，你應該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

「沒有什麼兩樣，」哈利痛苦地說，「彼得·佩迪魯逃走了。」

「沒有什麼兩樣嗎？」鄧不利多平靜地說道，「這可是大大的不一樣啊，哈利。你協助發現了真相。你救了一個無辜的人，使他免於可怕的命運。」

可怕。哈利腦子裡好像想起了什麼東西。比以前更大更可怕……特裡勞妮教授的預言！

「鄧不利多教授，昨天，我在考占卜的時候，特裡勞妮教授變得很……很古怪。」

「是嗎？」鄧不利多教授說，「哦……比平時古怪，你的意思是說？」

「是啊……她聲音變得深沉起來，眼睛不停地轉動，她說……她說佛地魔的僕人要在午夜前重新回到他身邊……她說那僕人會幫助他主子重新獲得權力。」哈利瞪眼看著鄧不利多。「然後她好像又回到正常狀態，她不記得剛才說過的任何東西。她是不是……是不是在作真正的預言呢？」

鄧不利多似乎稍稍有點兒驚訝。「你知道，哈利，我認為也許是，」他深思著說，「誰會想到這件事呢？這把她真正預言的能力提高到二級水平了。我應該給她加工資……」

「但是，我阻止了天狼星和路平教授，不讓他們殺了彼得·佩迪魯！如果佛地魔重新獲得權力，那豈不是我的過失嗎？」

「不是的，」鄧不利多平靜地說，「用計時器的時候，你的經歷沒有教會你什麼東西嗎，哈利？我們行動的後果經常是如此複雜、如此分散，因此，預言未來的確是很困難的事……特裡勞妮教授，上帝保佑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你救了彼得·佩迪魯的命，你這是做了件很高尚的事。」

「不過要是他幫助佛地魔重新得到權力……」

「彼得·佩迪魯的命是你救的。你給佛地魔送去一個欠你恩情的助手。一個巫師救了另外一個巫師的命，他們之間就有了某種聯繫……如果佛地魔願意他的僕人欠哈利波特的情，那我一定是大錯而特錯了。」

「我不要和彼得·佩迪魯之間有什麼聯繫！」哈利說，「他背叛了我父母！」

「這是魔法的最高、最無法參透的境界，哈利。但是相信我……有朝一日你會因為救過彼得·佩迪魯的命而非常高興的。」

哈利無法想象會有那一天。

鄧不利多似乎看出了哈利在想什麼。「我很瞭解你爸爸，在霍格華茲的時候以及他畢業以後都很瞭解，哈利，」他溫和地說，「我敢肯定，他也會救彼得·佩迪魯的命的。」

哈利抬眼看著他。鄧不利多不會笑他……他可以告訴鄧不利多……「昨天晚上……我覺得給我召喚護法的是我爸爸。我的意思是說，我看見我自己在湖對面的時候……我以為我看見他了。」

「很容易犯的錯誤，」鄧不利多溫和地說，「我想你已經聽厭了，不過你真是特別像詹姆。除了眼睛之外……你眼睛像你媽媽。」

哈利搖頭。「認為是他，這是愚蠢的，」他喃喃地說，「我的意思是說，我知道他已經死了。」

「你以為我們愛過的死者會真正離開我們嗎？你以為在有大麻煩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比以前更加清楚地回憶起他們來嗎？你爸爸活在你身上，哈利，在你需要他的時候，他在你身上表現得最清楚。不然你怎麼能產生那麼特殊的護法呢？鹿角昨晚憑藉你而出現了。」

哈利過了一會兒才明白了鄧不利多這番話的意思。

「昨晚天狼星把他們如何成為阿尼馬格斯的事情都告訴我了。」鄧不利多微笑著說，「一項特殊的成就——不讓我知道，做到這一點就不容易。那時我記起你的護法呈現出來的最不平凡的形狀，那是在你們和雷文克勞隊進行魁地奇比賽中，你的護法對著馬份衝過去的時候。所以說，你昨晚的確看見你爸爸了，哈利……你在你身體裡面發現了他。」

鄧不利多離開了，留下哈利一個人在辦公室裡面對自己混亂的思緒。除了哈利、羅愚和妙麗還有鄧不利多教授之外，霍格華茲的人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天狼星、巴嘴和彼得·佩迪魯都不見了。

學期快要結束了，哈利聽到了許多有關事情發生的說法，但是沒有一種是接近真相的。馬份對巴嘴的事情暴跳如雷。他深信海格找到了什麼方法，把巴嘴偷偷運到了安全的地方。一個狩獵場看守竟然智勝他們父子。馬份對這一點怒不可遏。

與此同時，派西衛斯理在天狼星逃脫事件上有許多話可說。

「要是我能夠進魔法部，我就要在魔法法律的執行方面提許多建議！」他告訴惟一願意聽他說話的人——他的女朋友潘妮。

儘管天氣非常好，儘管氣氛愉快，儘管哈利知道在幫助天狼星獲得自由方面，他們已經做到了幾乎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哈利在學年結束時的情緒還是很低落。

他肯定他不是惟一對路平教授的離去感到惋惜的人。和哈利一起上黑魔法防禦術課的同學對於他的辭職都感到遺憾。

「不知道下學期他們安排誰來教？」西莫斐尼干悶悶不樂地說。

「可能來個吸血鬼。」丁湯馬斯滿懷希望地說。

讓哈利心情沉重的，還不只是路平離開這件事。他忍不住對特裡勞妮教授的預言想了很多。哈利不清楚彼得·佩迪魯現在到哪裡去了，有沒有在佛地魔那裡找到避難所。

但是，讓哈利最不痛快的是：還要回到德思禮家度過假期。曾經有過半小時工夫。在那光輝的半小時裡，哈利認為，從此以後他就可以和天狼星一起生活……他父母最好的朋友……這件事僅僅次於自己的爸爸重新回來。就天狼星而言，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因為這就意味著他躲藏得很成功。但是哈利想到自己本來可能有的那個家，還是忍不住心情淒慘，這樣的家現在是不可能有了。

學期最後一天，公佈了考試成績。哈利、榮恩和妙麗每門課都通過了。哈利想不到他竟然通過了魔藥課考試。他很懷疑是鄧不利多進行了干預，不許石內卜跟他過不去。最後一星期裡，石內卜對哈利的態度相當令人害怕。哈利想不到石內卜對他的厭煩情緒竟然有增無減，但事情就是這樣。石內卜每次看到哈利，他那薄薄的嘴唇旁的一根肌肉就令人不愉快地扭動起來，他還不斷地折屈手指，似乎恨不得要扼住哈利的喉嚨似的。

派西通過了最高級N. E. w. Ts；弗雷和喬治每人都勉強湊集了一把0. W. Ls證書。

與此同時，葛萊芬多院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在魁地奇比賽中的突出表現而連續三年得到了院冠軍。這意味著期末的宴會用猩紅色和金色來裝飾，也意味著葛萊芬多院的桌子格外熱鬧，因為每個人都在慶祝。就連哈利在吃喝談話，和大家一起開懷大笑的時候也忘記了第二天他還要回到德思禮家去。

霍格華茲特快列車第二天離開車站的時候，妙麗向哈利和榮恩提供了若干驚人的消息。

「今天早上我去看麥教授了，就在早飯以前。我已經決定不上麻瓜研究這門課了。」

「可是你的考試成績是百分之三百二十呀！」榮恩說。

「我知道，」妙麗嘆著氣說，「但是明年再像今年這樣我可受不了了。那個計時器簡直要讓我發瘋了。我已經把它上交了，不上麻瓜研究和占卜這兩門課之後，我就又能有一張正常的時間表了。」

「你竟然不告訴我們有關計時器的事，我仍舊不能相信。」榮恩埋怨，「我們難道不是你的朋友嗎？」

「我答應過不告訴任何人。」妙麗一本正經地說。

她回過頭來看著哈利，哈利正注視著霍格華茲被一座山遮得看不見了。再看見霍格華茲要等整整兩個月啊。

「哦，高興起來，哈利！」妙麗悲傷地說。

「我沒事，」哈利飛快地說，「只是想到假期的事而已。」

「對，我也一直在想呢，」榮恩說，「哈利，你一定要來和我們住在一起。我會和爸媽說好的，然後我打掉話給你。現在我知道怎樣打掉話了……」

「是電話，榮恩，」妙麗說，「說真的，你明年應該選麻瓜研究……」

榮恩不理她。「今年夏天有魁地奇世界盃！怎麼樣，哈利？來我家住下，我們一起去看比賽！爸總能從單位裡拿到票的。」

這個建議讓哈利高興起來。

「對……我打賭德思禮家會樂意讓我走的……特別是在我對瑪姬姑媽做了那樣的事以後……」

哈利高興起來，便和榮恩、妙麗玩了幾場遊戲，等到推茶車的女巫來到的時候，他給自己買了大大的一份午飯，儘管裡面沒有巧克力。但是讓

他真正高興起來的事發生在下午晚些時候……

「哈利，」妙麗忽然向後看著說，「你窗子外面是什麼東西啊？」

哈利轉身向外面看。窗玻璃上方有個小小的灰色東西跳躍著忽隱忽現。他站起來想看清楚些。那是隻小貓頭鷹，帶著一封對它來說太大的信。這只貓頭鷹實在太小了，因此它在空中不斷地翻跟斗。在火車向後的氣流中這邊那邊地撞著。

哈利迅速拉下窗子，伸出手臂抓住了那貓頭鷹，好像是抓住了一個蓬蓬鬆鬆的金探子。這只貓頭鷹讓信落在哈利的座位上，然後開始在車廂裡陡直上升，顯然對於完成了任務十分得意。嘿美莊嚴地動動嘴，表示不高興。歪腿在座位上坐起來，那雙大大的黃眼睛跟著小貓頭鷹轉。榮恩注意到了這一點，一把抓住那小貓頭鷹，不讓它受到傷害。

哈利拿起那封信，那是寫給他的。他撕開信，大叫起來：「是天狼星寫來的！」

「什麼？」榮恩和妙麗興奮地說，「大聲讀！」

親愛的哈利：

我希望這封信在你到你阿姨姨丈家以前就能收到。我不知道他們對貓頭鷹送信是否習慣。

我和巴嘴都躲起來了。我不告訴你躲在哪裡，以防這封信錯遞到別人手中。我對於貓頭鷹的可靠性有一點兒懷疑，但它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郵差，而且它的確像是急於幹這份差事。

我相信那些催狂魔仍舊在找我。但是它們沒有希望再找到我。我打算不久就讓某些麻瓜看見我，在遠離霍格華茲的地方，這樣，城堡的保安措施就可以撤消了。

在我們短暫的會見中，有一件事我一直沒有機會告訴你。那就是送光閃電給你的是我。

「哈！」妙麗勝利地說，「看！我告訴過你那是他送的！」

「對，但是他沒有在上面做手腳呀，是不是？」榮恩說，「哎喲！」那只小貓頭鷹現在在他手上快樂地啼叫著，已經在他的一個手指上啄了一口，似乎認為這是一種愛撫的方式。

歪腿為我到郵局去訂購了這只貓頭鷹。我用了你的名字，但是告訴他們到古靈閣第711號我自己的金庫去取錢。請把它看做你教父送給你的十三歲生日禮物。

我想我讓你受過驚。那是在去年你離開你姨丈家的那個晚上，我願意為此道歉。我只是想在去北方以前看你一眼，不過我想當時你看見我嚇得不輕。

信中附上一些東西給你，我想這可以讓你明年在霍格華茲過得更加愉快。

如果需要我，帶信來。你的貓頭鷹會找到我的。

不久我還會寫信給你。

天狼星

哈利在信封裡急切地找著。信封裡還有一張羊皮紙。他迅速地看了一遍，突然覺得渾身溫暖，心中滿足，好像一口氣喝下了一瓶熱的黃油啤酒。

我，天狼星·布萊克，哈利波特的教父，特此同意他周末去活米村村。

「對鄧不利多來說，這就夠好的了！」哈利快樂地說。他又去看天狼星的信。「等一等，還有附言呢……」

我想你的朋友榮恩也許會願意養這只貓頭鷹，因為由於我的過失。他失去了那只耗子。

榮恩的眼睛睜大了。那只小貓頭鷹仍舊在興奮地啼叫。「養它？」他沒有把握地說。他仔細看那貓頭鷹，看了一會兒，然後，讓哈利和妙麗大為驚訝的是，他把它拿給歪腿去嗅。

「你認為怎麼樣？」榮恩問那貓，「肯定是隻貓頭鷹嗎？」

歪腿滿足地嗚嗚叫著。

「這對我夠好的了，」榮恩快樂地說，「它是我的了。」

在回到王十字車站的途中，哈利把天狼星的信讀了又讀。他、榮恩和妙麗走下站台的時候，這封信仍舊緊握在他手裡。

哈利馬上就看見了威農姨丈。威農姨丈站的地方離衛斯理先生和衛斯理太太相當遠，還狐疑地打量著他們。衛斯理太太擁抱哈利表示歡迎的時候，他對他們的猜疑似乎得到了證實。

「世界盃的事我會打電話的！」榮恩在哈利身後大叫，這時哈利正向他和妙麗道別，然後推著放箱子和嘿美籠子的行李車向威農姨丈走去。

威農姨丈以慣常的方式迎接他。「那是什麼？」他咆哮道，瞪著哈利還捏在手裡的信封。「如果那又是要我簽名的表格，那你一定要……」

「不是表格，」哈利高興地說，「是我教父寫來的信。」

「教父？」威農姨丈唾沫星子飛濺地說，「你可沒有什麼教父！」

「不，我有，」哈利歡快地說道，「他是我媽和我爸最好的朋友。他是判了罪的謀殺犯，不過他逃出了魔法監獄，現在還在逃。他願意和我保持聯繫，通過……一直瞭解我的情況……看看我是否快樂……」

哈利看著威農姨丈一臉恐怖的表情笑得很開心，他推著行李車向車站出口走去，嘿美在他前面輕捷地飛著，一起去過一個看起來會比去年好得多的夏季。